HERE I STAND

A Life of Martin Luther

这是我的立场

改教先导马丁·路德传记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Here I Stand

A Life of Martin Luther

根据Abingdon Press 1978年版翻译出版
版权授权者: Roland H. Bainton
中国大陆地区转授权: 道声出版社

这是我的立场

马丁·路德传记

[美] 罗伦培登著 陆中石 古乐人译

出版发行 译 林 出 版 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165号(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2 插页4 字数285千
版次 1993年10月第1版 1995年10月第3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567-266-0/I·117
定 价 18.50元

(译林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编者序

这是一本风行欧美、脍炙人口的传记，自一九七八年面世以来，深受各地读者喜爱，印量逾百万本之多。其所以大受欢迎，除了文章的可读性颇高以外，主要还是因为马丁·路德在近代世界历史上是一位先知式的宗教伟人，尤其在基督徒眼中，他是复兴福音信仰，重建基督教会的现代使徒。

本书作者罗伦培登（一八九四——一九八四）生前任美国耶鲁大学的教会历史教授，是研究改教历史的权威学者。本书内容大部分原是作者周游讲学的精华，是多年钻研考据的心血结晶。罗氏以其精湛的文学造诣，演绎马丁·路德的一生，娓娓道出改教的前因后果、信心的突破、成长的奋斗，生命中的喜、怒、哀、乐等等。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丰富的感情，敏锐的思维，有条不紊将一个个性格鲜明的历史人物活现读者眼前。

马丁·路德是近代被谈论最多，被了解最少的一位教会历史人物，他本人著作等身，后世的考据评论更是车载斗量，即使学者专家也鲜有能够细览其全豹的，普通人更是目为之眩，无从着手。阅读本书是可提供一个最简单全面的引介，作为研究马丁·路德及改教历史的第一课。

感谢两位译者为此中文版本奉献心力，他们是陆中石弟兄（第一至三章）和古乐人弟兄（第四至二十二章）。

目　　录

第一章　**誓言**……………………………………………………1
家庭和学校…………………………………………………3
灵性的不安…………………………………………………5
僧袍里的避风港……………………………………………10
第二章　**修道院**…………………………………………………15
至圣者的可怕………………………………………………17
自救的途径…………………………………………………21
圣人的功德…………………………………………………23
罗马之行……………………………………………………25
第三章　**福音**……………………………………………………29
忏悔失败……………………………………………………31
神秘的阶梯…………………………………………………34
福音的体验…………………………………………………38
第四章　**急起猛攻**………………………………………………45
为圣彼得大教堂发售赎罪券………………………………50
九十五条肯定命题…………………………………………54
第五章　**罪孽之子**………………………………………………59
道明会的攻击………………………………………………63
案件交由德方处理…………………………………………66
谒见迦耶坦…………………………………………………70
放逐的恐吓…………………………………………………73
第六章　**萨克森之胡司**…………………………………………79
厄克的多面进攻……………………………………………84
来比锡辩论会………………………………………………88

支持胡司……91

第七章 德意志的大力士……97

人文主义者——伊拉斯姆……101

墨兰顿与杜勒耳……105

国家主义者——胡腾与西金恩……106

第八章 葡萄园中的野猪……111

圣礼与教会理论……116

检举重新开始……118

“求你起来”教谕……121

搜捕路德教谕……123

第九章 上诉该撒……127

发表教谕……131

斥敌基督可咒教谕……136

论基督徒的自由……139

第十章 这是我的立场……145

听讼出尔反尔……148

皇上负全责……152

重邀路德……156

路德现身国会……159

沃木斯谕旨……163

第十一章 我的拔摩岛……169

在瓦特堡……172

威丁堡的改革运动：修道主义……175

弥撒……179

暴乱爆发……180

第十二章 放逐者回来了……183

骚动……185

应邀回来……………………………………………… 189
返回威丁堡……………………………………………… 191
第十三章　没有别的根基……………………………………… 195
大自然，历史和哲学……………………………………… 197
基督乃唯一启示者……………………………………… 200
道与圣礼……………………………………………… 204
对道德的威胁………………………………………… 206
善良根基……………………………………………… 209
第十四章　重建城墙…………………………………………… 213
召命…………………………………………………… 214
经济…………………………………………………… 217
政治…………………………………………………… 218
教会与国家…………………………………………… 222
第十五章　中庸之道…………………………………………… 229
遭革新教皇的敌对……………………………………… 230
大公教温和派伊拉斯姆退缩…………………………… 235
清教徒迦勒斯大变节…………………………………… 239
圣徒革命与闵次尔……………………………………… 242
煽动者遭驱逐………………………………………… 244
第十六章　河马、鳄鱼与洪流………………………………… 249
竞争者：慈运理以及重洗派 …………………………… 250
宗教与社会不安………………………………………… 252
路德与农民…………………………………………… 255
闵次尔煽动叛乱………………………………………… 259
动乱对改革运动之影响………………………………… 261
第十七章　培养德性的学校…………………………………… 265
凯蒂波拉……………………………………………… 267

家庭生活……………………………………………… 269
儿女与桌边谈………………………………………… 272
婚姻观………………………………………………… 276
家庭的慰藉…………………………………………… 280
第十八章　政教分治………………………………… 283
传播改革……………………………………………… 284
教会的实际问题……………………………………… 288
敬神的亲王…………………………………………… 290
抗议…………………………………………………… 292
复原派联盟：马尔堡对话 …………………………… 295
奥斯堡信条…………………………………………… 298
第十九章　信众良师………………………………… 303
翻译圣经……………………………………………… 304
翻译教理时的问题…………………………………… 307
基督教教义问答……………………………………… 311
礼拜仪式……………………………………………… 313
音乐…………………………………………………… 315
赞美诗集……………………………………………… 319
第二十章　牧者典范………………………………… 323
讲道…………………………………………………… 324
耶稣降生讲章………………………………………… 328
讲解约拿……………………………………………… 331
祷告…………………………………………………… 335
第二十一章　信心的挣扎…………………………… 337
路德长期的挣扎……………………………………… 338
他的沮丧……………………………………………… 339
迂回法………………………………………………… 341

与天使摔跤……………………………… 343
圣经磐石……………………………… 344
第二十二章　盖棺论定……………………………… 351
伯爵重婚……………………………… 352
对重洗派的态度……………………………… 353
对犹太人的态度……………………………… 356
对拥护教皇者与皇帝……………………………… 358
盖棺论定……………………………… 360

附录：路德年谱 ……………………………… 364

编后记 ……………………………… 370

第一章　誓言

一五〇五年七月一个闷热的夏日，在斯道特亨(Stoternheim)萨克逊(Saxon)村郊一条晒得焦干的路上，一个孤单的旅客拖曳着疲惫的身躯踽踽独行。他看来颇为年青，个子短小精悍，一身大学生的打扮。将近村子的时候，已是四野昏朦，阴霾密布。突然间，洒下一阵骤雨，跟着便雷轰电掣，哗啦哗啦的倒下了倾盆大雨。一鞭闪电，撕裂了天际的沉郁，年青人一跤摔在地上；他好不容易的挣扎起来，声色凄惶的喊着说："圣亚拿(St. Anne)，救我！我愿意作修道士。"

在惶惑中得乞灵于圣徒的青年，后来却弃绝了对圣徒的崇祀。曾立誓要作修道士，结果竟抛弃了修道主义。往日是罗马教会不贰之臣，今夕倒成为粉碎中世纪天主教主义的战士。昔日为教皇的忠仆，后来却把教皇视为敌基督者；这位年青人便是马丁·路德。

当日欧洲的政教早已陷于分崩离析的局面，加上路德的推波助澜，情况便益见一发不可收拾。改教运动摧毁了宗教的统一，而国家主义正在忙于破坏政治上的联合。在这当儿，这位充满矛盾的人物却振兴了欧洲基督徒的意识。在路德的时代，正如天主教历史家所一致赞同的，文艺复兴除了教皇走的都是世俗化的路子，挥霍无度，轻率浮躁，只知耽于官能的享乐，崇尚奢华，狂妄自大。而知识分子对此种种却表现得无动于衷；事实上，他们的心意与教会的表现刚好是情投意合，臭味相投，这样又何来会有什么抗议可言。政治和信仰割裂到一个地步，以致为了对抗神圣罗马帝国，身为尊贵基督徒的法国国王，和最神圣的教宗，竟然不惜与土耳其君王缔结联盟。路德改变了这一切。以后的一个半世纪，宗教再次抬头，甚而影响政治。人类再认真的面对信仰，可以为它抛头颅，洒热血。基督教文化继续在西方造成重大影响，马丁·路德居功至伟。

很自然的，路德是个充满争论性的人物。就以当日来说，时

人对路德的褒贬，便已是议论纷纭，莫衷一是；概括起来，大致上可分为数大类。拥戴路德的，称他为主的先知，德国的解放者。站在天主教一边反对他的，却视之为沉沦之子，毁灭基督教王国的罪魁。农民革命的煽动家，污蔑他谄媚皇孙贵胄。至于激进派的信徒，则把他比作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而又让他们在旷野中灭亡的摩西。但这些判辞总嫌是结论过早，缺少回环转圜的余地。其实知人论世，首要之务，乃是实事求是的去了解路德的为人。

除非一开始，我们便认定路德是个彻头彻尾热中于宗教的人物，不然的话，一切的讨论便会搔不着痒处。路德生命中外在的巨大危机，使得妙笔生花的传记作家不禁为之目眩；但在路德来说，这一切比起他寻索神时内心的挣扎和激变，简直是微不足道。基于这个缘故，要缕述路德的生平，当以一五〇五年他生命中首个尖锐的宗教危机为开端，而并非以一四八三年他底诞生为肇始。至于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只有在涉及他进入修道院的经过时，方才加以论及。

家庭和学校

路德的誓言实在有诠释的必要，因为即使在这么早的当儿，世人对他的评价便已是人言人殊，褒贬不一。那些对路德后来背约弃誓而深表同情之士，辩称路德根本毋须出此下策，猝然起誓。假若他本身真的是一位修士，他断不会舍弃他的僧袍。他对修道主义的批评，正好说明他根本是一位没有召命的修士；他的誓言也不是出于真正的呼召，只不过用来消解内心的矛盾，以及作为在家庭和学校的苛虐底下的一种逃避。

有一些零星的资料，是可以用来作为支持这种解说的佐证。但是这些资料的可靠性并不太高；它们全部出于路德学生之手，是路德后期言谈的记录，而这些记录却常欠缺精确。即使这些资

料的正确性没有问题，这些片面的言谈，亦不足以正确的反映路德的思想，因为作为基督徒的路德，已无从客观中肯的忆述他在天主教期间的意向。而事实上，当中只有一句话，可以表明路德之披上僧袍，乃是与他父母的严厉管教有关。依照记录所示，路德曾经说："为了偷吃一片核仁，母亲把我鞭打至皮破血流。虽则她是用心良苦，但这样严厉的管束，终于驱使我跑进修道院里去。"此外，路德又提及："有一次，我吃了父亲的鞭笞，于是我便离家出走。从此我对父亲便极为恨恶；直到后来，他要费很大的气力，才改变了我对他的观感。""（在学校）单单一个早上，无缘无故的我竟要饱尝十五记藤鞭，并且要罚出课堂背上木驴，一点功课也学不到。"

在那些日子，孩子们的管教毫无疑问是十分严苛，而路德这番话的目的，乃是指望他们能够得到较为合乎人道的对待。对于这严厉的教育方式，他除了透露出一丝厌恶之外，便再没有其他什么的了。家里人对路德的期望甚殷；他双亲认为这个儿子才智非凡，日后必定能当上一名律师，配一门够体面的婚事，然后好好的供养他们，颐养天年。在路德取到文学硕士之后，他父亲送了他一部《法典大全》（Corpus Juris），并且一改以往的称呼，不再亲昵的称他做"你"（Du），而改口称之为"阁下"（Ihr）。路德对父亲一向极为敬重，因此当父母反对他进入修道院的时候，内心着实困扰难过不已。在父亲离世的日子，路德好几天悲痛得什么也干不来。他对母亲的依附，似乎不及对父亲那样来得强烈。虽则母亲对他的管教颇为严苛，但路德明白，这纯然是出于她一片好意；他还情深款款的忆起母亲在他年少时最常吟唱的一段童谣：

> 假如别人讨厌你和我，
> 看来那是我俩的过错。

学校的教育也不见得温婉，但亦不至于残忍暴虐。教育的目的乃是要学生能够娴习拉丁文。当时无论是教会、法律、外交、国际关系、学术以至旅游，如果言非拉丁，肯定行之不远，故此学生对这要求大体是逆来顺受，不会抗拒。拉丁文的教习，是一门记诵之学，当中自然少不了戒方的点缀。班上一名学生被称做"狼"(lupus)的，要担负起窥伺的任务，遇有说德文的，便得向老师报告。到了午间，最差劲的学生，便被罚戴上驴头的面具(asinus)，直到找着了下一位继任人为止。一个星期下来，老师便按着学生所犯错失的多少而施以体罚；因此，一天里头一口气吃上十五记藤鞭，亦事属寻常，不足为奇。

学习的过程虽备尝艰苦，但学生却确实学得一手不错的拉丁语文，并且乐此不疲。路德对拉丁文不但没有丝毫厌恶，反而趋之若骛，深谙个中三昧。作老师的亦并非庸碌无能之辈；当中有储本留(Treboniu)，每次进入课堂，面对着未来的市长、首相、博士、大臣，总会脱下帽子，以示尊重。路德一向对老师非常尊敬，因此在申请继续攻读不竟之时，不禁有好一阵子的难过。

但他并没有让自己陷溺于愁苦沮丧之中，倒是如常的开朗幽默；酷爱音乐，沉缅弦琴，钟情于德国山川之美。耳弗特(Erfurt)的绮丽，简直要叫人梦系魂牵！山中的苍松翠柏，伸展至村子的外缘，连接着连绵的果树和葡萄林。与果园接壤的，是靛蓝的亚麻和橘黄的番红花；这些园林为德国的染织业，提供了必需的颜料。穿在这片怡人的田畦中的，是耳弗特耸然矗立的尖塔门墙。路德便曾称誉耳弗特为新伯利恒(Bethlehem)。

灵性的不安

路德的情绪间亦不免极度低落，原因并不在于他个人有什么

难题或是矛盾，倒是基于因宗教意识而强化的对存在所生的不安，这个人并非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儿女，而是诞生于偏远的替林根(Thuringia)的一名德国汉子。历代以来，敬虔的村民筑起教堂的尖塔和拱门，用此竭力攀附着无限。路德本身是这样一个哥德式的人物，因此他的信心可以称为中古世纪最后盛放的奇葩。他出身于宗教上最为保守的农民阶层。父亲汉斯·路德(Hans Luther)和母亲马嘉烈大(Margaretta)，俱是坚强不屈，粗壮结实，皮肤黝黑的德国巴伐利亚人(Bauern)。事实上，他们并不是以耕种为生，由于汉斯家无恒产，不得不从务农转业为矿工。凭藉着矿工守护神圣亚拿(St. Anne)的庇荫，在大地的化育底下，兴家立业，终于能够拥有六所属于自己的铸造厂。但汉斯的生活仍然不算十分富裕，他的妻子仍须跑到山上砍伐木柴，弯腰曲背的拖曳回家。一家数口有着浓厚的农民气息，勤苦粗犷，率直虔敬，甚至有时更表现得近乎粗俗。老汉斯一向习惯在儿子的床缘祈祷，而马嘉烈大更是一名祷告的妇人。

这群无知的百姓的信仰，混揉着某些古老德国的迷信，与基督教的神秘色彩。对他们来说，山石草木之间，风云流水之内，皆栖息着魑魅魍魉，妖精女巫。阴险的精灵最会发动风暴、洪水和瘟疫，并且会诱人犯罪，和叫人染上精神病。路德的母亲相信他们喜欢玩一些小把戏，诸如偷窃鸡蛋、牛乳和牛油；而路德到了老年尚不能丢掉这些信念。他说："许多地方都住满了恶鬼，普鲁士(Prussia)尽是妖怪，而拉布兰(Lapland)则充斥着女巫。在我的家乡，有一座高山名叫浦布斯堡(Pubelsburg)，山顶上有一个湖，只要丢一块石头在湖中，整个地区便会立起风暴，因为湖水乃是被禁锢的恶鬼栖身之所。"

学校的教育不但未能冲淡这一份玄思，反而使家中的薰陶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小学阶段，孩童皆得学习圣歌，他们要做

到能够随口唱诵"三圣哉"(Sanctus)，"撒迦利亚颂"(Benedictus)，"上帝的羔羊"(Agnus Dei)和"认罪文"(Confiteor)。此外，尚要学习咏唱诗篇和圣诗。在芸芸众多的圣咏歌当中，路德独钟爱"尊主颂"(Magnificat)！他们又要参加弥撒和晚祷；遇上节期圣日，更得参与色彩缤纷的宗教游行。路德求学所到之处，极目所见，尽皆教堂寺院。大城小镇，无一不充斥着高耸的教堂尖塔、修道院和修士、不同会属的僧侣、古圣的遗物、响彻云霄的钟声、赎罪的宣告、宗教的游行和神龛的显灵治病。在曼斯菲德(Mansfeld)，病人每天都伫候在女修道院旁，企盼在晚祷钟声底下，得以顿起沉疴。路德曾经亲眼看见一只恶鬼，着着实实的从附着的人身上走出来。

耳弗特大学(University of Erfurt)，亦没有给路德带来什么改变。这所学府仍然未为文艺复兴所感染；课程中的经典著述，诸如罗马诗人威吉尔(Vergil)的诗作，一直是中古世纪喜爱的功课。亚里斯多德(Aristotle)的物理学，则被视为探索上帝旨意思想的指南。地震、雷暴的发生，除了归之于自然现象，亦没有排除神灵偶然干预的可能。进德修业，全在依附于神学；就以路德所攻读的法律硕士来说，便可以作为进入修道院的装备。家庭、学校、大学，整个训练无非在灌输敬畏上帝和尊重教会的思想。

处身于这样的一个时代，路德与时人并无二异，同样受到当时的气氛所感染；更无从说明路德为什么在后期对中古世纪的宗教，作出如此那样激烈的反响。只有一点，路德与同时代的年青人显著不同，那就是他极端敏感，深受情绪上一起一落的支配。终其一身，情绪的波动一直使他困扰不已。他坦言这情形自青少年时期即告开始；特别在决定进入修道院前的六个月，情绪极度低落。这一种现象，并不能归之于青春期的心理发展，便可以轻轻抹过，要知道路德当年已是二十一岁，而类似的感受却与他的年

龄相随。我们亦不可以轻率下笔，断言这是不能自制的过度亢奋症。原因在于这病人在工作上，展示出惊人和持久的高度能力。

其实个中道理，在于中古世纪的宗教形成了一种张力，蓄意叫人陷溺于恐惧和盼望之间，徘徊浮沉，不得超脱。地狱已生起熊熊烈焰，但这并非意味世人尽皆活在难以抖落的恐惧之中；事实上，情形正好相反，教会为要驱使世人前来领受圣礼的恩惠，不得不诉诸骇人的恐惧，藉此以煽惑人的心魂。如果此计得逞，则继之以炼狱，好宽慰人心。炼狱是一个居中之所，叫坏不够下地狱，善又不至于上天堂的人，可以在当中谋取赎罪。如果这样的宽慰却叫人自满，不知进退，那便在炼狱中添火加油；至于新增的压力，依旧可以在赎罪中得着消弭。

死后的火光烟影固然令人惶惑，但修士阶层之摇摆不定，时而激怒，时而悲悯，活像钟摆般摇晃不定，最是叫人战兢不安。一会儿上帝给描绘为一位慈父，一会儿却又扮演着凶恶的雷神。上帝的心肠或许会因着爱子的代求而软化，但可惜这位爱子却又被勾勒为一位铁面无私的法官。这时候只好乞灵他母亲的悲悯，但毕竟身为女性，终不能像上帝一般，难免受人欺哄，何况当中又有魔鬼从中作梗。假如慈悲的圣母遥不可及，那就惟有哀告她的母亲圣亚拿(St. Anne)了。

这一些想法，在文艺复兴时代最流行的小册子插画上，活灵活现的表现出来。死亡是当中的主题；当日最畅销的书并不是教人如何逃税，却是教人如何逃脱地狱的深渊。一本名为《论死亡之道》(On the Art of Dying)的小册子，书中骇人的木刻，绘画出一群恶鬼包围着一个处于弥留之际的灵魂，他们诱使他承认一项不可宽恕的罪行，这就是对上帝的怜悯，表示不再稍存盼望。为要使他相信自己是罪无可恕，于是安排他面对曾经发生奸情的女人，或是一名从来未得着他半点施舍的乞丐。有一幅木刻给予

人安慰和激励，板画上刻着的尽是蒙饶恕的罪人：彼得和他的公鸡，抹大拉的马利亚和她的油瓶，悔改的强盗，逼迫教会的扫罗，最后是一行简单的标题："永毋绝望"。

这一句结语，如果教人洋洋得意，随之而来的将要是叫人难以抖落的恐惧。一四九三年，谢杜(Hartmann Schedel)在纽伦堡(Nürnberg)，出版了一部世界历史，书中引人注目的插画把当时盛行的风气思潮表达无遗。巨大的对开本，缕述自亚当开始，直至人文主义者克勒特(Conrad Celtes)的人类历史，而以慨叹人生的短暂作结，旁边附有木刻，画中所呈现的是一幅死亡之舞。最后的一幅木板画，展示出审判之日的情态。整页的木刻，刻画基督以审判者的姿态坐在彩虹之上；右耳伸出一枝百合花以象征救赎，花枝底下，是一群得蒙救赎的罪人，他们正在天使引领之下，进入乐园。基督的左耳，伸展出一把利剑，象征被诅咒者的悲惨收场。他们从坟墓中被魔鬼抓着头发拖出外面，并且被抛入地狱之火。近代一位编辑先生觉得，一部成书于一四九三年的编年史，照理应该是以发现新大陆的事件作结，但此书竟然以审判的日子告终，实在令人惊讶不已。谢杜博士(Dr. Schedel)的世界历史于六月脱稿，而哥伦布在先一年的三月间，已完成了他整个的航程。或许这则消息当时尚未抵达纽伦堡；而争不多时，谢杜博士竟然错过了这则令人震撼的独家新闻。"假若把这件大事记载下来，这部史书在今天的价值，便不可同日而语了！"

这位编辑先生如此这般的写道，但在高年的谢杜博士来说，即使得着这份消息，亦未必觉得发现新大陆有何值得记载的价值。一四八八年发现好望角这一件大事，看来他不能一无所知，但他却没有将之笔之于史。原因是在他的眼中，历史并不是一纸人类土地拓展的记录，也不是以开拓更多土地作为最崇高的理想。历史是无数的朝圣者，从泪谷步行至天上耶路撒冷的旅程。今天逝

去的，某日便要起来，与那先前已离去的，一同站立在审判者的宝座前，聆听他说："干得好。"或是"离开我，到那永火之中。"坐在天虹上，耳边插着百合和利剑的基督，是当日书中最常见的插画。路德曾经看过这些画像并且毫不讳言地表示，当他目见审判者的基督，内心便会产生一种难以遏止的震惊。

僧袍里的避风港

就像中世纪其他人一般，路德明白如何处理自己的困苦。教会便曾经教导，任何心智清明之士，绝不应等待苟延残喘之际，才在病榻上临急抱佛脚，诚心忏悔，祈求福荫。自始至终，惟一安稳的途径，便是把握教会所给予的每一项帮助，这包括圣礼、朝圣、赎罪、和圣徒相通。可是只有蠢材才会眼巴巴的倚赖天上的圣徒，而不懂得努力争取他们的青眼眷宠！

有什么比披上僧袍更为上算的呢？当时的人相信，世界终局之得以延迟，乃是因着西笃会(Cistercian)僧人的缘故。(译者注：西笃会僧侣，主张简朴苦行的生活。)在基督正想"命令他的天使吹起号角，宣告最后审判的来临，慈悲之母跪在她爱子的跟前，求他宽容一二，'最低限度，也要为西笃会的朋友着想，叫他们得以有所准备。'"恶毒的群魔曾经抱怨，指斥圣本尼狄克(St. Benedict)是一名强盗，因他偷去了他们手中的亡魂。基于僧侣的僧袍，他们死后，在天上可以得着特殊的款待。有一次，一名西笃会的僧人发高热，禁不住要脱掉长袍，可惜他从此却一病不起。在抵达乐园的大门时候，圣本尼狄克却把他拒诸门外，原因他欠了一袭僧袍。他只好在墙外打圈，自窗户窥伺里头，眼瞪瞪的看着他的兄弟在养尊处优。后来终于有位弟兄发现了他，为他代求，圣本尼狄克才网开一面，准他下去寻找那袭失掉了的僧袍。当然，这一切只不过是当时流行的一种敬虔的想法；姑且

勿论这些想法在德高望重的神学家眼中，是如何的不值一哂，但在当时的人来说，他们却深信不疑。而路德亦不过是一名平凡人，难于免俗。即以圣多马亚奎那(St. Thomas Aquinas)而言，他也宣称披上僧袍好比行第二次洗礼；可以叫罪人洁净，一无瑕疵，就好像第一次洗礼一般。当时流行的想法，认为僧侣即使在往后的日子犯了罪，亦可以享有特殊的恩宠；只要他悔改认罪，便可以回复昔日无罪的光景。修道主义是登上天堂至高无尚的法门。

路德深悉个中一切。任何带着眼睛的青少年，也会明白修道主义是怎么一回事。在耳弗特(Erfurt)的街头，随处也可以碰到这些活生生的例子，年青的卡都新派修士(Carthusians)，小小年纪，已被他们严峻苦修的戒律，弄致衰老不堪。在马得堡(Magdeburg)，路德目睹安享特权的威廉王子(Prince William of Anhalc)，抛弃了宫廷的尊贵，瘦削嶙峋，背着粗布袋，在街上缘门托钵。在寺院里，他毫无区别的与他的弟兄干着同样的粗活。路德说："我亲眼见着他。""在马得堡的时候，我才十四岁。他像驴驹一样背负着粗布袋。在过度禁食和不眠祷告的折磨底下，他看来直像一具只剩皮和骨的活骷髅。任何人见着他，没有不为自己的生活而感到羞愧的。"

年青人甘心落得如此衰老，王孙贵胄竟亦甘蒙耻辱，路德实深明所以。此刻的生命，只不过是一幕短暂的操练，好为来世作好准备；蒙恩得救的，可享永生的的福祉，遭受咒诅的，则难逃永世的苦楚。他们的眼睛，要目睹不能逃脱毁灭的失败者的命运；他们的耳朵，要听见受咒诅者的呻吟。失丧的一群，注定要呼吸硫磺的烟熏，折腾于炽热而永不止息的烈焰中。这一切皆要存留到永永远远。

路德就是在这样的思想底下哺育长大。除了感受较常人来得强烈以外，路德的思想和反应，并无特异之处。他确实对死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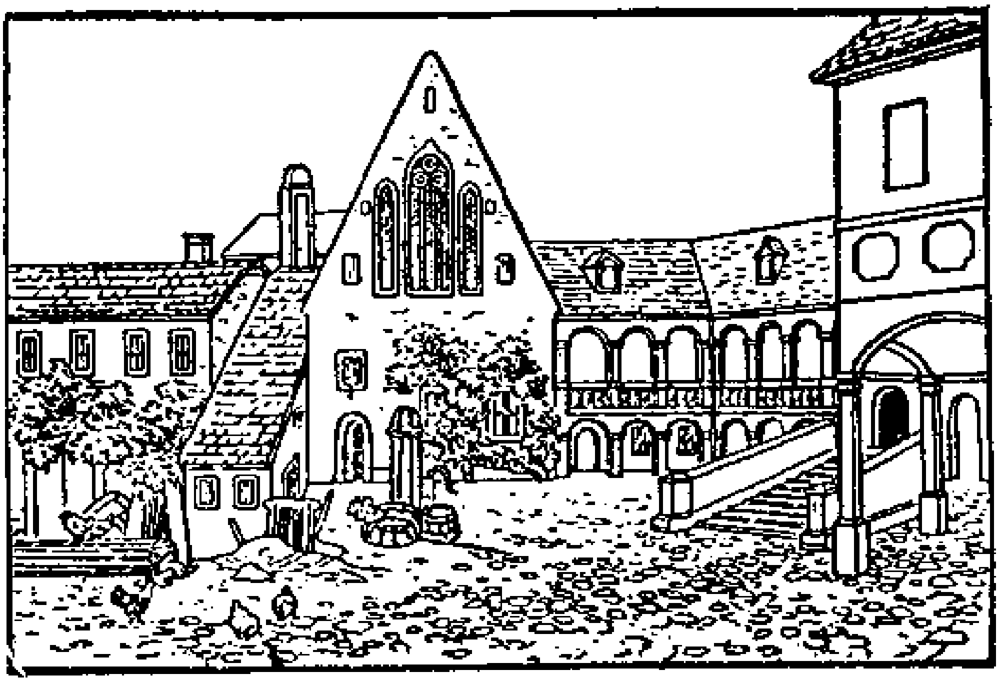
一切，怀着深深的恐惧，但并不异于常人！这位后来背叛了修道主义者之所以选择出家一途，无非像千千万万的青年，为的是要拯救一己的灵魂。在一五○五年闷热的七月夏日，路德猝然惊觉要面对死亡，由是触发他进入修道院的决心。那时候他只有二十一岁，是耳弗特大学的一名学生。在探望过双亲之后，返回学校的途中，突然而来的雷轰，叫他仆倒地上。瞬息而逝的闪电，向他透显出人生舞台的终局。上帝是使人惧怕的上帝，基督是无情的基督；隐匿于湖沼和丛林间心怀叵测的恶魔，自藏身之所跳跃而出，高声狂笑，尽情嘲弄，伸手要抓他蓬乱卷曲的头发，并且要把他吞噬到地狱里去。怪不得路德要求告于父亲的圣徒，矿工的守护者圣亚拿(St. Anne)："圣亚拿救我！我愿意作修道士。"

路德一再的明确表示，他深信自己的呼召乃是自天而来，不可抗拒。姑且勿论誓言是否可以作废，他始终认为自己命中注定要坚守不渝。由于上天的驱使，即使违背自己的爱好和志趣，他还是披上了僧袍。他足足花了两星期，才把种种事务弄妥，并且选定了所喜欢的寺院。经过改革的奥古斯丁(Augustinians)修道院，是一所戒律精严，要求严格的寺院。与数好友告别后，路德便跨进寺院的大门。消息传到做父亲的耳中，不禁勃然大怒。这儿子幼承庭训，自少严加管束，本指望在自己年迈之时，可以一报抚养之恩。好一段日子，他父亲始终难消心头之忿；直到后来其他两个儿子先后死亡，这样他才诿过于己，甘心认命。

路德最初是当一名见习修士。他领受圣职时的情景，并无第一手的资料可以依凭，但根据奥古斯丁的会规仪文，总可以忆述其中一二。修道院的院长站立在祭坛的前阶，受召人则伏拜于阶下。院长问道："汝何为至此？"答曰："上帝之恩典，和尔之怜悯。"然后院长将他扶起，细细询问他可曾结婚，是否身为奴隶，可有染有不可告人的隐疾。答案尽属否定之后，院长便把院中的清规

戒律，一一道来。这包括须弃绝一己的私念，饮食要厉行简约，衣服尽属粗布麻衣，日间得作工不息，彻夜需无眠祷告，要时刻攻克己身，贫困则甘于屈辱，讨饭则乐于蒙羞，苦涩的修道生涯要甘之如饴。受召人一旦愿意接受这一切，他便答谓："靠赖上帝之帮助，脆弱人生所能负担者，我愿接受。"这样他便被接纳，见习一年。在诗班高唱圣歌之时，落发的仪式便告开始；剃光发顶，换上见习修士的僧袍。受召人双膝下跪，院长口中吟颂："祝福你的仆人。""啊！主啊！垂听我们衷心的恳求，俯允赐福你面前的仆人。奉你的圣名，我们给他穿上僧衣，好叫他在你大能的帮助底下，得以尽忠教会，借赖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得以承受永生，阿门。"在仪式结束之前，诗班高唱之际，路德俯伏地上，双手张开，成一十字架。这时候，他便正式成为修道院的一员，众弟兄上前给他平安之吻。院长则再一次给他训谕："惟有忍耐到底，方能得救。"

路德竭力持守教会的法规所带来的失望，导致他挺身而出，大力对抗中古教会；而路德投身修道院的意义，亦在于此。亚伯拉罕只有在甘心于以撒的头上举起刀来，这样他的献祭才能超越人世间的献祭；作为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保罗曾经尝试去满足公义的要求，因为这样才可以在律法主义底下得着释放；同样道理，路德对教会的反叛，乃是源出于一种非一般可比的敬虔。路德投身修道院，就像其他人一样，虽则他的心志更为积极彻底，但目的仍是要与上帝相和。



路德进修的奥古斯丁修道院

第二章　修道院

路德年长时透露，在修道院的第一年里，魔鬼很少来打扰他，相信他内心的骚乱已平息了。在当见习修士期间，他是相对的比较平静，这点可从年终时他获许宣誓这事实推知。见习期的意义是希望给候选者机会以考验自己以及接受考验，他必须寻索自已的内心，澄清任何的疑惑，以决定是否适合成为修士。一旦同伴和长者认为他并不合适，他们便会拒绝他的请求。由于路德得到接纳，我们相信无论是他本人，抑或他的弟兄，均同意他可以适应修士的生活。

在当见习修士期间，所从事的宗教活动都是为了叫人的心魂得着安宁。凌晨一两点间，经过八小时的睡眠，众修士便给钟声唤醒。第一次召集时，他们便起来划十字架，并且穿上白袍及法衣，不穿上白袍和法衣，没有人可以离开斗室的。第二次钟声响起，每个人便虔敬地齐集教堂，用圣水洒在头上，然后跪在圣坛前向救主基督祷告，跟着便是唱诗。黎明早祷需时大约四十五分钟。一天里有七次祷告，每次祷告结束时都由诗班长唱出“圣母拯救颂”(Salve Regina)：“啊！至尊至贵，慈悲圣母，请拯救我等。你是我们的生命、喜乐和盼望。被逐的夏娃子孙向你呼求，在痛苦流泪中向你哀鸣。圣母玛利亚，请作中保，为我等祈祷。”在背诵过“圣母经”(Ave Maria)本和“主祷文”(Pater Noster)之后，修士便两个两个静悄悄地退出教堂。

每一天都排满了这样的日课。马丁修士确信自己正在步武圣徒的脚踪。由于其他人均认为他是可造之材，所以在受职之时他心里实在充满了喜乐。他在修道院院长脚前，把自己献上；并且静心聆听院长的祷告：“主耶稣屈尊降世，甘愿担负世人必死的命运，把世人的罪如衣穿上。恳求主以无可测度的爱祝福这件法衣，这法衣是教父所拣选，好作为纯洁及克己的记号。马丁路德现在接受这一件法衣，恳求主保护你的仆人，叫他能够披戴你的

永恒的生命。主耶稣基督，与圣父及圣灵同权同治，自有永有的上帝，阿门。”

路德已宣誓成为修士，就好像新受洗婴儿般的纯洁。他满有信心的把自己完全投入，过着一种教会认为必能通往救赎之路的生活，满足于把时间花在祷告、唱诗、默想，以及和弟兄共处静修，过着有纪律及适度的苦修日子。

至圣者的可怕

要不是遭遇到另一次风暴，他可能会一直这样的生活下去。这次风暴发生在他的内心，事情发生在他第一堂的弥撒。院长挑选了他为司祭，因此便以这次弥撒来作为他圣职的开始。

这永远是一种考验，因为弥撒是教会施恩之具的焦点。在圣坛前，酒和饼成为上帝的血肉，加略山的牺牲再次重演。负责施行变质神迹的司祭，享有无比的权力，这权能即使是天使亦未能拥有。教士和俗人的分别就在这里；同样道理，教会之所以凌驾政府之上，也是根源于此。而帝王授予世人的恩惠，又如何能与最卑下的教士在祭坛前所赐赠的相比较？

年青的神甫在施行弥撒时感到战栗是可以理解的，原因在仪式中上帝是以肉身出现。这种感受许多人已经历过，而数百年的经验也叫教会对一切可能发生的问题，能够洞识，并且加以防范。司祭的神甫对仪式规矩要非常当心，但亦不可流于过分，以免弄巧成拙。法衣必须正确，背诵礼文也不能出错，语调要轻柔，切忌结结巴巴，口舌不清。进入圣坛之前，他应先行告解，获取赦罪；换句话说，他的灵魂状态也必须是正确的。司祭很容易因怕犯错而担心；路德便曾经言及把服饰弄错，比犯“七项大罪”还要严重。虽则如此，典礼的手册上勉励受训的司祭没必要把任何错误视为致命的，因为圣礼的有效与否，只是取决于正确的意念。

就算在仪式进行之际，司祭记起有未获赦免的重罪，也不应自圣坛逃跑；他应待弥撒完毕，然后才去寻求赦罪。如果因为太紧张而无法继续下去，旁边较年长的神甫便会从旁协助。司祭者断不会遇到不能克服的困难，我们也没有理由相信路德是以极度惊惧的心情来主理他第一堂的弥撒。至于把时间延后一个月，也不是基于任何的重大的疑虑。

延迟的原因倒是值得高兴的。路德希望他父亲能够前来观礼，所以把日期推晚了，为的是方便他的父亲。自从老汉斯在大学时代送给马丁一本罗马法，并且以恭敬的态度向儿子说话之后，父子二人就没有见过面。他的父亲曾经极力反对他进入修道院，但现在看来已经怒气全消，就像其他作父母的，愿意以愉快的心情来观礼。汉斯路德和其他二十人一同骑马来到修道院，这令修道院生色不少。那天自寺院的钟声敲响，诗班高唱诗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作为一天的开始，路德已在圣坛前作好准备，并且自弥撒的起首部分一直往下念，直到："永活、真实、永恒的上帝，我们要向你献上一切。"他其后忆述：

> 当我念到这里，我感到茫然及害怕。我这样想："既然在遇见地上的王子时也会战栗，那么我应以什么说话和天上的君王交谈？我是谁，竟然可以举目向上帝观看？举手向上帝祈求？天使围绕着他，世界因他的点头而振动。作为一个卑微的小子，我应否说：'我要这样，我要那样？'而我只是尘土，充满罪恶，和我说话的却是永活、永恒和真实的上帝。"

与至圣及无限者相遇，那种恐惧就像闪电一样击打在他的头上；他之所以能够在圣坛前坚持到底，那只是由于努力地抑制着内心

的恐惧。

要我们这些处身于这个世俗化年代的人去了解一个中世纪修士的激动，实在并不容易。事实上，路德所信奉的宗教包含了非常原始的质素，这些质素可以追溯到人类历史的初期。他怀有原始的恐惧，害怕一个怀有恶意，以人为敌的上帝；这样的上帝不但善变，而且易怒，特别是在圣所受到冒犯，或是弄错了充满奥秘的仪文的时候。路德的恐慌就像古以色列人来到上帝约柜面前的恐慌。在弥撒进行之际，路德便有这样的感受；当他拿着基督的身体，整个人便不由自主的为战栗所笼罩。路德的上帝乃是至大有威，不可侮慢的上帝，盘踞于西乃山的风云正是他的居所。在他面前，摩西也必须披上面纱，才能幸免不死。路德的体验却远远超越这种原始宗教的感受；当现代人以自己手造的仪具仰观星象，因而了悟自己的渺小而感到畏缩，这时候当不难理解路德的心境。

路德的激动也是源于明白到自己的不配，"我只是尘土，充满罪恶。"被造身份的醒悟，一己不完全的觉识，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既被上帝所吸引，也同时感到被厌弃。他晓得必须和至高者取得谐协，方能找到内心的平安。但是一个卑微的人如何能站在神圣的君王面前？一个有罪的人又如何能面对那圣洁者？在至高至圣的上帝面前，路德感到一片惶惑。他以Anfechtung这个字来形容自己的体验。英文中没有一个字和这个字是完全相同的，这个字和Blitzkrieg同样应收纳到英文里去。这个体验可能是指上帝对人的考验，也可能是魔鬼对人的攻击。其中包括了怀疑、混乱、痛苦、激动、骇惧、失望、孤单和绝望；这一切一同起来侵袭人的心魂。

路德从圣坛走到会众的桌子前，全身像失去了力量；而他父亲和宾客正在那里与众修士愉快的坐在一起。他刚才由于认识到

天父的不可接近而战栗，现在他转过来切盼从生父那里获得认可和保证。假若老汉斯表示已怒气全消，并且恳切地赞同儿子的决定，他内心将会是何等的温暖！他们坐在一起进食，马丁转身向父亲说话，情形就好象自己仍是小孩一样："亲爱的父亲，你从前为什么反对我作修士呢？或许现在你仍然有所不满，但是修士的生活却是那么平静和神圣。"

对老汉斯来说，这实在是太过份了。他本来已尽力抑制自己，但现在终于按捺不住，不得不在众多的博士、硕士和宾客面前勃然大怒，说："你这位有教养的学者，难道在圣经里头你没有念过要尊敬父母吗？而你却让我和你的母亲在年老体衰之时要独自照顾自己。"

路德想不到父亲会有如此反应；面对老父的责难，他却懂得如何应付。依据圣经的教导，要在属灵的事上获得更大的益处，那就得不惜舍弃父母妻儿。路德回答说："父亲，我能够在祷告中带给你更多的好处，这是我在尘世中所不能做到的。"当然他必定会申述自己如何在风暴中给来自云彩的声音所呼召；对路德说，这无疑是最重要的论据。

"愿上帝帮助，希望那不是魔鬼的幽灵。"老汉斯说。

中世纪信仰的弱点正在于此。处于到处是怀疑主义的今天，我们会怀念过去充满信心的年代。那时的人只知天真地信靠；他们自小便接受信仰的薰陶，即使偶有怀疑，从没有让怀疑折磨自己的心灵。要是今日能生活于这样的环境里，那是多么的美妙！这一幅中世纪的图画，惜乎不过是浪漫主义的表现。中世纪的人绝不会怀疑灵界的存在，但这个灵界却是满天神佛，并不统一。那里有圣者，也有恶魔；有上帝，也有魔鬼。魔鬼甚至可以假装成光明的天使。不遵行圣经里头明显的教训去孝顺父母，却追随一个可能是魔鬼化身的幻象，路德这样做法是否正确呢？这一天

原本以寺院的钟声和"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的诗章开始，想不到却以恐惧和怀疑结束。路德所恐惧的是至圣者的神圣超越，所怀疑的是第一次的雷暴，到底是出于上帝的异象，抑或是出于撒旦的幽灵。

自救的途径

这次灵性上第二度的巨变，在路德的内心掀起颇大的混乱；混乱的结果，最终导致他放弃了修士的长袍，但这已是较晚的事情了。事实上，在他被逐出教会后的三年内，他仍然穿着修士的服饰；前后一共十九年的时间，他始终是一身修士的打扮。事情的发展是渐进的，困扰是有时而止，也不是每次弥撒都必然感到惊怕。他努力控制自己，日复一日的履行例常的工作以及新的任命。举例来说，院长希望他能够继续大学的学业，以便有资格成为奥古斯丁修道会的读经人。对于这些任务，他都能轻而易举的按着吩咐完成。

但是人神间彼此隔绝的问题，却以不同的姿态再次出现。作为一名神甫，每天站立在圣坛之前，都要与至高至圣者面对面的相对，不必有待死亡。除非人本身是圣洁的，否则如何能面对上帝的临在？路德努力的追求圣洁，修道的生涯正好满足这方面的追求。路德未进入修道院的时候，心目中的修道院，无论从任何角度看来，总代表着较高层次的义。可是在成为修士之后，他发觉修道生活也存着不同的层面。有些修士是比较随便，有些则非常严谨。那些一脸早衰的卡都新派(Carthusian)少年，那个只余一副会呼吸的骨头的安哈特王子(the Prince of Anhalt)——这些都不是典型的例子。他们是英雄式的斗士，坚决固执的持守着清规戒律，以雷霆万钧之势，意欲闯上天堂。路德进入修道院，姑且勿论是基于上帝的感召，抑或出于魔鬼的驱使，但既成为修

士，他便要做一名彻彻底底的修士。投身修道院其中一个好处，是叫罪人能远离一切使人分心的俗务，专心一致的去实践成圣的功夫——不单是施与、节制和博爱，也包括纯洁、贫穷、顺服、禁食、守夜和禁欲；好借此拯救一己的灵魂。凡是能够拯救自己的善行，路德已下定决心去作。

他禁食，有时候三天下来连一丁点儿面包也不进口。在他来说，禁食的日子比宴乐的季节更能令他得到安慰；大斋期也比复活节更能叫人感到舒适。他不断守夜和祷告，远超出规则的要求。他丢掉给他的毛毯，险些因此把自己冻死。有时候他会为自己的圣洁而骄傲，并且会说："今天我可没有犯错。"但怀疑很快便冒出头来："你是否禁食得足够？你是否已彻底贫穷？"于是，除了是礼貌上必须之外，他把身上一切多余的脱下来。在往后的日子，他言及苦修的生活对他的消化系统做成永久性的损害。

> 我是好修士，我严谨地恪守修道会的一切规则；严谨到了一个地步，如果曾经有修士因为修行的缘故而得以进入天堂，我敢说那就是我了。所有在修道院认识我的弟兄可以为我见证。假若我继续这样下去，终会给守夜、祷告、阅读和其他工作夺去我的性命。

所有这些激烈的方法并不能使他的内心得到宁静。他这样努力的目的是要补赎自己的罪行，但他从来不觉着他所亏欠的已得偿还。有些历史学家因而认定路德必定是一个大罪人，他的罪行很可能与性有关，因为这方面的罪行最不容易矫正。但路德本人却声称性不是特别的问题，他向来都纯洁自守。在耳弗特(Erfurt)，他从来没有替女性办告解；后来在威丁堡(Wittenbrg)，他也不过替三名妇女办过告解，并且不曾见过她们的面貌。当然

人非草木，但性的诱惑也不见得比其他的道德生活问题更使他感到困扰。

问题是，在任何事上他都不能满足上帝的要求。从其后他对山上宝训的析论中，我们可以洞察他的醒悟。对于耶稣的教训，他有如下的看法：

> 这些教训实在是太高太难了，要实行起来是不大可能的。主的话不但已说明了这点，我们自己的经历和感受也可为此作证。以一个正直的人为例，他可以与不激怒他的人相处得很好，但只要有人招惹他，他便会勃然大怒，……即使没有这样对待朋友，也必会这样子去对待敌人。血肉之躯，总归如是。

路德根本没有能力去满足上帝的要求。

圣人的功德

纵使路德力有不逮，但其他人或许可以办得到。一方面教会把罪恶作为个人的事务看待，而另一方面却把善德视为整体的事情处理。罪行必须由人各自承担，但善德却可以与人分享。善德之所以能够与人分享，原因在于圣徒、圣母，以及上帝儿子的善德，除了满足他们本身得救的需要之外，还绰绰有余。其中又以基督最为余裕，因他是无罪的，而且本身就是上帝，所以他拥有无穷尽的功德。这些公义圣者多余的功德，于是构成了一个宝库，库内的财宝可以转移给负债的人。转移的工作要透过教会，特别是透过教皇来进行；因为作为圣彼得的承继人，教皇掌管着捆绑及释放的钥匙。把功德作这样的转移称为赎罪。

没有人确实知道这样做会带来什么好处，但一般的老百姓却

愿意相信这些非常过份的宣传。教皇当然可以从宝库中抽取所需，用以减轻自己犯罪所带来的刑罚。而事实上，我们可以这样设想，作为教皇只要下一道令谕，便可免除身上的罪债，根本没必要支取宝库中的功德；问题的中心只在于他能否减轻灵魂在炼狱中的痛苦。在路德出生的年代里，有一位教皇曾经宣称赎罪的效果亦可以适用于炼狱之中，无论对生者及死者都能带来好处。对于生者来说，有待偿还的罪债的多寡及刑罚的长短，只有上帝才会知道，因此赎罪的功能永不能保证可以完全避免在炼狱中受苦。但，无论是何种罪行，教会都可以把刑罚的刑期、减刑的细则说明。对于已经死亡而又身处炼狱的人来说，由于已获悉所犯的一切恶行，只需要付出足够代偿便立时得着释放。当日的教谕有些还远不只此，它们宣称赎罪不但可以减轻刑苦，甚至有赦罪的功能。他们可以无限制的提供绝对的赦免，使罪人得与至高者相和好。

要获得这些特殊的恩惠，地点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剩余的功德集中在某一些地方。教会把朝拜圣人的遗物与惠赠圣人的功德相提并论，纯然是一种宣传手法，实际上并没有神学的根据。往往教皇甚至明文规定瞻看圣人的骨头可以带来多少的好处；例如教皇利奥十世(Pope Leo X)，曾经指令每一件在哈勒(Halle)的圣人遗物，可以减轻炼狱四千年的刑苦。这些财宝的最大储藏库是在罗马；那里的圣加历斯都教堂其中一个墓穴，便埋葬了四十位教皇和七万六千名殉道者。罗马有一片属于摩西的焦荆棘，以及三百件圣者的遗物。罗马的圣华尼加(St. Veronica)藏有印了耶稣圣容的手帕。罗马拥有囚禁圣保罗用的镣铐，以及多米田皇帝(Emperor Domitian)用来剪去圣约翰头发的剪刀。靠近亚比乌门(Appian Gate)的罗马城墙留有斑斑白点，这些痕迹是暴徒袭击圣彼得时，石头变成雪球打在墙上所留下来的。罗马的一座教堂有着靠向圣布丽琪达(St. Brigitta)讲话

的十字架苦像。另一所教堂则藏有一块犹大卖主得来的钱币；现在它的价值已陡然大增，因为它拥有赦免一千四百年刑苦的能力。从拉脱兰教堂(Lateran)到圣彼得大教堂，一路上所能获得的功德比到圣地朝圣还要多。此外另一座罗马教堂有一条十二英尺的横梁，犹大就在上面把自己吊死。严格来说，这些并不是什么遗物，它们的真实性实在叫人怀疑。拉脱兰教堂前的二十八级圣梯(Scala Sancta)，相传为彼拉多审耶稣时的殿阶，任何人手膝并用的爬上圣梯，并且在每一级念诵主祷文(Pater Noster)一遍，便能从炼狱中解救一个灵魂。在芸芸圣物当中，其中最重要的算罗马拥有的圣彼得及圣保罗的全躯。但是他们的身躯已被分割开，为的是叫多些教堂同得益处。他们的头颅在拉脱兰，其余一半身躯安放在圣彼得和圣保罗大教堂内。与罗马相比，世上再没有别的城市拥有这么多的圣物，也没有别的城市拥有那么大的属灵赦罪能力。

罗马之行

当路德有机会到这个永恒的城市一游，他感到非常光宠。奥古斯丁修道会内部起了争端，需要教皇来调解；耳弗特(Erfurt)修道院遣派两名代表到圣城去，其中一人便是马丁·路德，时为一五一〇年。

罗马之行颇能显示出马丁·路德的性格。有一些事物是他切望要观看的，而另一些事物他却全不放在心上，这一点便可反映他的为人。他对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并没有多大兴趣；当然那时候很多伟大的艺术瑰宝还未有出现——新的圣彼得大教堂刚好奠基，西斯丁教堂(Sistine Chapel)还没有完成。另一方面，本部历基奥(Pinturicchio)的壁画本应能引起他的赞赏，可是他只对一幅据说是路加所绘画的童贞马利亚油画发生兴趣；至于其他文

艺复兴时代的圣母像也不外如是。同样，古代的遗迹也不能引起他的热爱，而它们的存在徒然显示出一个建基于杀害同胞及染满殉道者鲜血的城市，已经被上帝的公义所毁灭，情形就好象巴别塔一样。

无论是文艺复兴时代的罗马，或是古代的罗马，路德一概提不起兴趣，他所关注的只是圣徒的罗马。修道会的事务并非那么费时，以致他能够利用此次难得的机会去拯救自己的灵魂。路德当时的心情就好象朝圣者的一般，当他第一眼目睹这座永恒的城市时，他不禁发声高呼："啊！圣罗马城！"他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为自己及亲友谋取在那里才能获得的属灵上巨大的益处，所以必须好好的加以利用。他借寓在奥古斯丁会的一所修道院，每天所规定的日课自然要完成；虽然如此，他仍有足够的时间去办告解，参加弥撒，参观墓穴和教堂、以及敬拜遗骸、神龛和圣物。

种种幻想很快便告破灭，虽然这不一定与他当时所面对的问题有关，但却是随着他全然失望而来。他往告解时，神甫的无能，叫他诧异。意大利神甫的无知轻浮和不庄重，使他惊讶不已。路德还在念第一遍弥撒时，他们已完成了六七遍；路德还在看福音经课的时候，他们已完成全部弥撒，并且像对他说："快一点！快一点！"(Passa! Passa!)这种情况在德国也有发生，只是路德很少离开修道院，没有机会接触专司弥撒的修士。他们每天必须按着规定的数目念完弥撒，而这些弥撒并不是为领圣餐的人念诵，乃是为逝去了的人而设。这一项规矩毫不实际，也无意义可言。有些不信此举的意大利神甫，在圣礼进行时心存轻蔑地说："这是饼，并且永远是饼；这是酒，并且永远是酒。"对于一个从北方远道而来的虔诚信徒来说，这一发现无疑叫人大吃一惊。但无论如何，这仍不足以影响他的追求，因为教会一向教导圣礼的有效与否并不在乎执行者的品性。

同样道理，那些有关罗马圣职人员不道德的故事，自然不应损害路德对罗马能给予属灵益处的信心。他又听闻，世间果有地狱，罗马便是建立在地狱之上；对此传闻他只有惶惑的份儿。罗马的神职人员时常留连于风月场所，这已成为人尽皆知的事实，不必多加打听。他也听闻好些人自夸良善圣洁，因为他们纯粹只好女色而无其他秽亵倾向。有关教皇亚历山大六世(Pope Alexander VI)的劣迹，仍然历历在目。天主教史学家坦然承认文艺复兴时期教皇的丑闻；而天主教本身的改革运动，与基督教的宗教改革，同样是为了要消除这些弊端。

这些发现固然令人遗憾，但仍然没有粉碎路德对忠实信徒的信心。问题在于他们究竟有没有多余的功德可以转让给他和他的家人，以及究竟是否到圣地探访便能带来功德的施增，在这一点他倒是充满怀疑。他手膝并用的爬上彼拉多的殿阶，一遍又一遍的念诵主祷文，他吻遍每一台阶，盼望这样做能从炼狱中拯救一个灵魂。路德只可惜他双亲还在世，还没有下在炼狱之中，否则的话他便可以给予他们重大的恩惠；现在他只好下定决心去拯救他的祖父汉尼(Heine)。他已爬过圣梯，重述了许多遍的主祷文，吻遍每一台阶。他在顶级的台阶上站起来，并没有像传言所说的喊道：“义人必因信得生！”——他那时还没有这样进步。他只是说：“谁晓得究竟是否真能如此？”

路德内心真正的不安，乃是基于对此事的怀疑。神甫可能轻浮，教皇可能好色，这些并不打紧，只要教会具有颁赠恩典的有效途径。假若爬上基督曾经站立过的阶梯、念遍所有规定的祷文，却不能带来什么益处的话，那么另一个所谓指望的根源，原来也不过是虚幻而已。路德后来忆述他这次罗马之行，原来抱着的是满心的盼望，但结果只落得感喟虚空。



路德时代举行弥撒情形

第三章　福音

自罗马归来，路德便从耳弗特(Erfurt)迁往威丁堡(Wittenberg)。由于居处的迁移，路德的生活起了新的转变；终此一生，路德便在威丁堡度过。与耳弗特比较起来，威丁堡只不过是一条小村落，人口只有二千至二千五百人；整个市镇，全长还不到一哩。时人对威丁堡有种种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威丁堡这地方是"绍林吉(Thuringia)的宝石"，有的以为这不过是堆"发臭的沙丘"。威丁堡建立在一脉沙土之上，因此被称为"白色的沙丘"(Witten-Berg)。路德从来没对这地方表示眷恋，但他倒曾为此地谱下这样的一首小词：

小镇，小镇，
你只是一堆沙丘。
若要耕耘，泥土稀松，
若问收割，禾壳不重。

其实，威丁堡并非是不毛之地，它的出产无论是五谷、蔬果都颇见丰裕，而邻近一带的树从更是狩猎的好地方。小镇的一边是埃比河(River Elbe)，另一边围绕着一道壕沟。两条木槽在河的上游穿过石墙，把溪水湲湲引进，流经镇里的两条大街，然后在磨坊汇合。潺缓的露天水道固然带来不少方便，但也令人厌烦。路德就住在奥古斯丁修道院，修道院位于城堡教堂(Castle Church)的另一端。

这条村子的声誉主要系于镇上的大学，这所大学是智者腓勒德力(the elector, Frederick the Wise)心目中的宠儿。他盼望这所新成立的学府，能够与享有百年历史，久负盛名的来比锡大学(University of Leipzig)争一时瑜亮。但这所新学府并未能如理想中的出名，腓勒德力只好试图从奥古斯丁和方济(Francis-

cans）会士中增聘三位名教授；而路德便是其中的一员，时维一五一一年。

这次搬迁使路德遇上了施道比次（Johann Von Staupitz），施道比次是奥古斯丁修会的教区长，他对路德思想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作为属灵生命的导师，可没有人再比得上施道比次了。这位教区长洞悉各类属灵的疾病，并且深谙学者高人所开列的处方。此外，他本身的宗教生活，可称得上为温淳豁达，庄敬自持；对于别人的困苦，则是古道热肠，悲悯有加。"假若不是施道比次博士，"路德说，"我早已沉沦地狱。"

路德始终抖落不掉心中的难处；其中过程，我们无法加以精确的描绘。他的怖栗并非一开始就酝酿成为独一的危机，与此相反，他以颇为安稳的姿态经历过不同阶段的危机。这些阶段的先后，以至发生的时地，却是无从稽考。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路德努力在当代天主教所能提供的方法中上下求索，希望能别辟蹊径，以缓和他与上帝割离之苦。他尝试过行善之法，却发现善功无涯，遑论自救。他试图借助先圣的功德，但又只落得满腹疑团。以当时而论，这些疑惑虽未算严重，叫人魂牵梦绕，但已足以摧毁他对这方面的信赖。

忏悔失败

同一时期，路德力图探讨其他的出路，而天主教正好多的是此类法门，可供选择。人的成就并不能拿来作为救恩的凭藉，因为救恩从来没有倚仗人的成就。而教会设立圣礼，整套系统便是要人从中得着上帝的恩典和帮助。特别是忏悔之礼，目的是叫人得着安慰；因为需要安慰的并非圣徒，而是一般罪人。在忏悔之礼，罪人只须承认自己所有的过犯，寻求宽恕。

路德努力不懈，为要得着这大怜悯的益处。他曾经宣称，要

不是因着忏悔的缘故，魔鬼早就把他吞没了。他忏悔频仍，几乎每天如是；有一次他竟然在上帝面前认罪忏悔达六小时之久。若要把内心所积压的每一丝罪咎得蒙赦免，那便要认清所犯的一切罪。因此，必须遍搜心魂，穷究记忆所及的动机。而省察七大死罪和十条圣诫，更成为忏悔者的良助。路德巨细无遗，周而复始的认罪忏悔，并且毫无保留的把整个生活赤露敞开，直至办理告解者感到不胜其烦，因而叹曰："孩子，上帝并没有生气，只是你与上帝过意不去。难道你不晓得，上帝吩咐你要存有盼望吗？"

如此刻苦忏悔，确实可以把任何重大的过犯清理净尽。而路德却仍然不断往返于施道比次的门下，原因在于他病弱的心魂残存着丝丝的自咎。"听着，"施道比次说，"假如你要基督赦免你，那就提出值得赦宥的罪——杀害亲朋、亵渎、奸淫——不要老是这些鸡毛蒜皮。"

在路德来说，问题并不在于罪恶的孰大孰小，而在于有没有把这些罪交托忏悔。他最大的困难，是要肯定罪无大小，绝无遗漏。经验告诉他，人的记忆往往会流于保护自我。他在长达六小时的忏悔之后，跑了出来，竟然发觉有一些罪过，虽则是费尽心力，还是未能省察得到，不由得他震惊不已。而令人越发不安的是路德发觉有一些微小过失根本无从知悉，遑论记忆之所能及。而罪人犯罪往往不带半点儿悔咎。亚当和夏娃品尝禁果，竟然在天起凉风的日子于园中行走。约拿逃避了上主召命，竟然可以在船上鼾然入睡。人只有面对审判，然后才意识到有犯罪的感觉。在一般情况底下，人即使遭受控诉，也往往像亚当一样替自己自圆其说："这女人是你给我作伴的"——好象要对上帝说："她诱使了我；她是你给我的，你只好埋怨自己。"

以路德而言，个别的罪愆尽可以一一条例、忏悔、甚至得蒙赦免，但是人的罪性远不是逐项缕列便可以解决得了。因为人的

本质就是败坏。认罪告解这个方法之所以行不通，在于这方法只局限于个别的罪状。路德明白到人类所需要的赦免，乃是全人的赦免。在穷思苦索之中，他的情绪汹涌不安，已达到不能自我的境地。因此，当办理告解的神甫认为他是在无事生非，令大其辞的时候，路德只能惋叹别人难以了解他的心思；而由告解得来的慰藉，只属浮光掠影，一点真正的益处也没有。

结果，他整个人陷于极度可怖的不安，他的心神备受痛苦的煎熬。良心的恍惚动荡，即使有什么风吹草动，也可以使他为之战栗惊恐。灵魂在梦魇的禁锢底下，难得片刻的安宁；每于晨曦薄暮惊醒过来，乍见那前来取他性命的恶者就在床前瞪视着自己，天上的守护神全然隐退，而恶鬼则用动听的言语召唤他那虚弱的灵魂。路德一再的谈及这些精神上的折磨，并且声称其中的痛苦，要远比肉体上的苦困为甚。

路德的讲述的情状与某种精神病的病征极为相似，难免叫人再起怀疑，究竟他的困扰纯然是出于信仰的问题，抑或由于肠胃不适或内分泌失调。要好好的回答这问题，那就得留意他日后生活的表现。以目前而言，需要补充一点，就是路德惊人的工作能力，并没有受到什么疾病的影响而有所减损。由此可知，他遭遇的困难，并非是出于想象，而是根于孕育他底宗教。在他情绪上的反应，确是有点过激；为了消解心内的忧闲，他努力借助中古世纪宗教所能提供的每一分帮助。

他已是人逢绝境。为要使罪得赦免，必须透过忏悔。要忏悔，就得清楚知道并且记得自己犯过什么罪；假如不清楚或者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也就无从忏悔；罪恶若非经过忏悔，则无从宽宥。唯一的出路，便是对这要求予以根本的否定。但这不是当时的路德所能够做得到的；这时候施道比次切切实实的助他一把，他把路德的注意力从个人的罪咎转移到人的本质上面。路德后来

说，作医生的并不需要诊断每一小脓疱，才晓得病人患上了天花，而治病之道亦不在乎治好每一小痂；这就是他从学习得来的体会。专注于个别的罪行，只会令人陷入懊恼失望，正如彼得在海面上行走，当他专注于一个个浪头的时候，立即便向下沉。人性需要的是一个全面的改变。

神秘的阶梯

这是神秘主义者的真知灼见。施道比次是位神秘主义者。神秘主义者虽然没有弃绝认罪告解，但是处理救恩的途径，与认罪告解的系统有着根本的差异；他们认为救恩之道，应该直指全人。人既然是软弱无能，便让他停止挣扎，让他降服在上帝的存在和大爱中。

他们认为，新生命需要一番操练准备的功夫。这包括克制一切的自我肯定，一切的狂妄傲慢、自私自利，以及凡所有与自我有关的一切(the I, the me, and the my)。路德竭力追求功德，正好是自我肯定的一种表现。他必须降服，让自己沉埋在上帝的怀抱，以代替不断的挣扎图存。神秘主义者所追求的境界，便是与创造者有所契合，感通于海洋的涓滴，日光下的烛辉。挣扎者得以克胜他的不安，弭止他的争战，把自己交托给那“永恒”，于渊深无涯的“存在”找到他所渴慕的平安。

路德试行此法。有些时候，他心灵获得提升，恍如置身于圣咏团的天使行列，但疏离隔绝的感受不久又飘然而至，挥之不掉。而神秘主义者亦体会到其中的困境；他们称之为灵魂的黑夜，生命的干涸枯槁；好比釜底火尽薪残，不起一丝氤氲。他们建议暂且等待，直至奋兴的再来。而在路德来说，实在难再奋兴，因为人和上帝间巨大的嫌隙，深邃得无从逾越。虽则人是这样的虚弱无能，但却反叛了创造他的造物主。

路德的苦恼所以如此凝重，概由于他把历代以来一直困扰着世人的难题，一下子全部放在敏感的心窝。假如他能够每次只挑一个难题，情形便容易应付得多了。对于那些因着个别的罪行而遭受良心谴责的人来说，教会借着认罪告解的系统，可以为他们提供宽恕。但路德发觉这个方法并不是有求必应，屡试不爽，因为当中有好些要求是他无法达到的。对于心志软弱，无力面对考验的人，神秘主义的方法可以帮助他们，不用再作挣扎，把自己捐弃在上帝深不可测的渊薮之中。但依路德的了解，他不能把上帝视作一个接待不洁人的深渊。上帝是圣洁、尊贵；不可企及、吞噬所有。

> 岂不知上帝居于不可接近的荣光？我们软弱无知的受造之物，竟要探索和明白上帝的奇妙；那无可洞悉的尊贵，深不可测的荣光。我们举步前进，我们作好准备举步前行。这样，如果他的尊荣压服我们，击碎我们，那又何足怪哉！

由于路德的苦痛变得如此深沉，自宗教而来的帮助，不管是如何简易，也难于叫他心安。即使是祷告，也未能平静他的怖栗；因为一当他双膝跪下，诱惑者便会前来进言："老兄，祷告有啥子用？你看，四周是何等寂静。你以为上帝会听你的祷告，会有半点关心吗？"

施道比次尝试叫路德明白，他正在不断把宗教弄得异常的复杂困难。其实，只有一件事情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敬爱上帝。这是神秘主义者在劝导人的时候，所乐用的另一种建议。但在路德听来，这句本意是叫人得安慰的说话，却恍似一支利箭。有谁可以去爱一位上帝，他是一团燃尽一切的烈火？诗篇说道："当

存畏惧事奉耶和华。"这样，有谁可以去爱一位恼怒人、审判人、咒诅人的上帝？有谁可以去爱一位坐在天虹之上，把受咒诅的灵魂交付地狱之火的基督？路德看见十字架苦难像，就如看见闪电，忙不迭地从发怒的圣子面前逋逃，寻求那大有怜悯的"圣母"。他也向诸圣祈求庇护，特选二十一位圣徒作他的"保护者"，由周日至周六，每日向三位求告。然而这一切都属徒然，上帝怒气不息，代求又有何用？

在这青年心中还有一个至大至难的疑惑：也许上帝本身也无公义可言。这疑惑由两种不同见解形成，视乎人们对上帝的性情和作为如何理解。两种见解都以上帝为绝对的主宰，因而不可能接受世人公义的标准。过去的学院派，即马丁路德师承的学派，主张上帝是完全自由的；除了他自己所定下的以外，并不受任何规范约束。因此他没有向人论功行赏的必要，不论功德大小，他原来都无须理会。虽则他在一般情况下都会施行赏赐，但不应视作理所当然。路德因此认为上帝是反复无常的，而人的命运也是无法预知的。

第二种见解更为令人不安，它主张世人悲惨的命运已定，上帝是绝对的，而万事皆非偶然；人的命运远在创世之前定下，人的性情大部分也早经安排。路德对此论调置信不疑，因为这是他所属修会的创立者圣奥古斯丁提出的。圣奥古斯丁与使徒保罗一样，主张上帝早已拣选某些人作贵重的器皿，并不在乎其功过。失落者自失落，得救者自得救，前者无可挽回，后者安枕无忧。

对于那些自以为已得救者，这种说法令人有说不出的宽慰。但对那些自忖已被定罪者，这是最残酷的折磨。

路德这时写道：

如果说上帝随意弃绝人类，先使他们的心刚硬，然后定

> 他们的罪，这是完全不合常理的说法，难道上帝真以"罪"和"永刑"为可喜悦的事么？他怎能说是大有怜悯和慈爱的主呢？历代以来多少人产生反感，就由于这种说法。将上帝描写为不义、凶残、暴戾的上帝，任谁也会反感，我自己就不止一次感到极度绝望，宁愿上帝没有造我出来。还说爱上帝？我恨他还来不及呢？

亵渎的话说出了口，这是弥天大罪，因为得罪了至高者上帝。路德向施道比次请教，施氏回答："我也莫明所以。"那么，路德是否世界上唯一受这种困扰的人呢？施氏说不是，但他认为："这些都是于你有益的事情。"显然他以为路德的烦恼只是成长必经之途。他只说了句安慰的话，就是提醒路德，基督所流的血有赦罪的功用。但路德一心只想着基督的惩罚而不想到基督的救赎。

施道比次设法开解路德，他看出路德不仅道德严谨，信仰虔敬，而且才华出众。这位青年的问题又多又难，实在叫人吃不消。直接的辩论和劝慰既然无效，就得另找出路。

有一天，在奥古斯丁修道院中，路德站在他心爱的梨子树下，他的院长向他游说，劝他攻读博士学位，并在大学里担任讲道和教授圣经。起初路德惊奇得说不出话来，然后结结巴巴地提出十五个婉拒的借口，综合起来就是说太多的工作会叫他没命。施道比次的答复："不要紧，能干的人即使到了天上，上帝还是用得着的。"

可能施道比次感觉路德的心智基本上是正常的，假如将医治人灵魂的责任交付他，他会因此放下心中疑惧，转而寻求上主的应许。说不定他为信徒祈求的恩典，也同样临到他自己。

可能施道比次也知道路德会从教学中得益，他推介给路德的"圣经学"教席原属他自己所有。有人推测他让位给路德，为的就

是驱使这位忧患中的弟兄去研读其信仰所本之经典。有人会问为何路德自己不如此做呢？不是因为没有研读圣经的自由，而是因为路德所遵循的神学教育模式里，向来置圣经于末次地位。

然而任何人在寻找基督教的真相时，势必要到圣经中去找，因为基督教所根据的是过去发生过的事，基督道成肉身，出现于历史的某一特定时空里，而圣经是这事件的记录。

福音的体验

路德开始专心致志研读圣经，一五一三年八月一日，他开始讲授诗篇。一五一五年冬讲授保罗致罗马人书。一五一六至一五一七年讲授加拉太书。这些研究于路德犹如“大马色路上”之于扫罗。与斯道特亨雷暴中第一次突来的震撼，以及与首次主领弥撒时第二次激动的火焰相比，这第三次的信仰冲击就像以利亚在山上所听见的微小声音，使他心中疑窦全开。既没有电光霹雳，没有天使出现，也没有举行什么仪式，第三次的冲击就这样发生了。不在雷雨交加的僻径上，也不在神圣的祭坛前，而是在奥古斯丁修院的书斋里。路德的疑难终于借日常之工作得到解决。

他最先讲授的是诗篇；在路德看来，诗篇以至整部旧约，都是预言或预表救主降生与受死的基督教典籍。这也是当代人的看法。当他读到诗篇二十二篇，他就更加深信不疑这是指着基督而写的。它的第一节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发出的呼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这是什么一回事呢？基督显然感觉到被遗弃，为上帝所撇下、舍弃。原来基督也曾在信心上受过试探。路德认为不能活着忍受超过一刻钟的那种感受——完全孤立无助的感受，基督临死的那一刻即已身受了。他不但不容于人，也不容于上帝，这是何等的难受？肯定比鞭打、荆棘、钉刑更难受不知多少倍。在客西马尼园中，他淌血如汗，即使在十

字架上也未至于如此。路德由此领悟到自己所受的苦，其实是基督所受的。换言之，路德在自己身上看见基督的苦难，正好象那位名画家杜勒阿尔贝茨（Albrecht Dürer）将自己容貌绘在基督肖像（"忧伤之人"Man of Sorrows）上一样。

基督为何要经历这种种惨况？路德十分清楚自己为何会有相同的遭遇：在全能者的面前他是软弱的，在至圣者的面前他是不洁的，他亵渎了神圣的至高上帝。但基督既不软弱，也无不洁，更不是不敬虔者，为何他在绝境中竟会如此无助？唯一的答案：基督承担了全人类的罪，原本无罪的主现在为我们的缘故成了罪人，也与我们同置于被离弃之列。因为基督也是人，与世人同属一体，也与世人一样感受到与至圣上帝割离的痛苦。这是对基督的一种全新认识。但那位高坐天虹之上给罪人定罪的审判者又何在呢？基督仍旧是那位审判者。他必须施行审判，因为唯有真理可以审判虚谬，唯光明才可审判黑暗。但在施行审判的同时他也分担被定罪者的苦痛，甚至感到自己也被定罪了。天虹上的审判者变成了十字架上的被遗弃者。

至此我们也对上帝有一新的认识：全然可畏的上帝，同时也是大有怜悯的上帝。怒气与爱互相销融在十字架上；罪的丑恶不能被否认或忘却，但上帝愿见罪人回转得生，而不忍见他灭亡，故而借死亡的苦痛觅得和好之法。然而这并不意味上帝儿子的牺牲平息了天父的怒气，也不是借着救主勇于舍己的善行弥补了我们的不足。真正的原因在于上帝自己，透过无法言喻的方式，借着基督所受的极端苦难，叫世人与他复和。奥秘仍未完全揭开，上帝有时还是隐藏在云里。我们几乎以为有两位上帝，一位是不可知的玄妙之神，一位是在基督身上显明出来的上帝。上帝是烈火，但他的火焰是为洁净、精炼和医治而发出的。上帝也不是无为而为的上帝，因为十字架不等于终结；他舍了自己的儿子，让

他下到阴间，又叫他从死里复活。假如我们要得到新生命，愿意与他在罪里同死，上帝也必叫我们与他儿子一同复活。

谁能明白这事？哲学不能相提并论，唯有信心可掌握这高深奥秘。十字架的愚拙向聪明通达之人是隐藏的，理性于此无用武之地，它无法明白这类事物：上帝能将能力藏于软弱，将智慧藏于愚拙，将恩慈藏于威严；又将他的公义纳于罪孽中，将怜悯收在怒气之内。

上帝竟在基督里成就了这一切；至高至圣的上帝同时也是大有慈爱的上帝，无可形容的荣美竟然降卑成了肉身，忍受饥寒、死亡与绝望之折磨。我们见他躺卧马槽里，见他劳碌于木匠的店中，最后见他遭唾弃，被压在世人的罪担下死去。福音不仅是神迹，更是旷古奇闻，从头到尾都充满不可思议的力量。

上帝首先在基督身上作的，也必同样作在我们身上。既然那位完全无罪的要在十字架上被离弃，我们这些事实上与上帝割离者也必要经历大痛楚，但我们不为此怨咎，因它是为我们的医治而有的。

心平气和的悔改是虚伪的悔改。悔改需要极大的诚意，如要"除去旧人"，更要忍受大伤痛。正如一棵树或一个人被闪电击中的时候，肯定会发生两件事。一，闪电将树劈开两下，将人击毙。二，闪电将死人的脸和树的断枝转向天上。我们寻求拯救的时候，上帝为救我们不得不先定我们的罪。凡不愿接受定罪的，他们的罪已经定了，因为基督就是所有圣徒中担罪最多，受责最重的。

十字架的默想使路德明白到上帝并非反复无常，也不是铁石心肠。如果上帝像那位好撒玛利亚人，先将酒倒在我们的伤口上，必致灼痛人心，为的却是清洁伤口，好将滋润的膏油抹上。但是有关上帝公义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怒气可以消融为怜悯，这样

的一位上帝确是基督教的上帝。但假如公义流为宽容纵任，他就不是圣经上所说的那位公义上帝。有关使徒保罗的研究，使路德获益无穷，但也同时带给他前所未有的困惑。因为保罗论及上帝公义的时候，义正词严而毫不含糊。路德一方面为之战栗不已，一方面努力探究其所以。路德遭遇的难题，其实也正是保罗经历过，而且已找到答案的。路德仔细研究希腊原文圣经，终于从原文更为完整的字义中，获得第一丝亮光。我们因此可以理解路德为何总是远离那些鄙弃人文主义学术方法的人。

在希腊原文的保罗书信中，“公义”此字有双重含意，可作“公义”解，也可作“称义”解。前者指律法严格的执行，正如法官宣判时所作的。“称义”则指法官暂不予定罪，罪人可获假释，且受信任和关怀，以致罪人受感归正。后者无需做到以身抵债，以血偿命的地步，却能更有效地达成“公义”的要求。同样的道理，虽然基督的重生经验所产生的道德革新，离完美尚有一大距离，但已足以视为上帝公义的明证。

但由这点开始，上帝的作为都是无与伦比的。上帝的赦免并非出于对未来成就的期望。人与上帝和好也不靠着本身的成就，不管是眼前的或是预期中的。在人的方面唯一必须具备的只是信心，就是相信上帝在基督里施行拯救，并且信赖上帝的应许，服膺于上帝的旨意与道路。信心本身不是一种成就，而是恩赐，而且只有借着听道和查考圣经才可获得。在这方面路德自己的经验就是一个标准例子。在整个更新的过程中，路德袭用了保罗的名句“因信称义”。

以下是路德自己的见解：

我极盼望能了解保罗致罗马人书的全部，一切都很顺利，唯一不能解决的就是“上帝的公义”那句话。我一

> 直以为它是指上帝大公无私，凡行不义者他必惩罚的意思。我虽是一位无可指责的修道士，但在上帝面前我仍是良心不安的罪人，我也不知道我的善行能否平息他的怒气。因此我不爱这位公义而震怒的上帝，相反地我恨恶他，并向他发怨言。但我还是紧抓住保罗的话，誓要弄清楚他的意思。
>
> 我日以继夜地思索"上帝公义"的问题，直到我看出它与"义人必因信得生"的关系。不久我便明白到"上帝的公义"真正是指上帝以恩典和怜悯使我们因信称义。我立时感到自己已得重生，乐园的门大开，让我进入。圣经的一切话语有了新意义，从前"上帝的公义"令我闻而生厌，现在它使我在更大的爱中有说不出的甜蜜。保罗这段话使我进入天堂之门……。

路德终于对基督和上帝有了全新的认识。他现在知道怎样去爱那位受苦的救主，去爱那位彰显在各各他山上的上帝。但这些能救他脱离地狱的权势么？十字架消除了"上帝的怒气"与"上帝的怜悯"之间的矛盾，而保罗也为他调和了"上帝的公义"与"上帝的赦免"。但上帝与魔鬼之间的冲突又如何呢？上帝是否真为万有之主宰，或连他也受邪恶力量所控制？这个问题，在数年前的现代人耳中，只不过是中世纪的古物，因此他们一味否认魔鬼的存在，以祛除对魔鬼的畏惧。但今天发生在我们周遭的邪僻事物太多，我们不得不怀疑天空上是否真的没有邪恶力量的存在。曾经受过精神错乱痛苦的人都很能认同一个经验，就是幻象中见到魔鬼伸手拉他们下去灭亡之地。路德提供的答案是宗教的，而不是科学的。他并不以扭开电灯作为驱逐魔鬼的方法，因为他知道，远在基督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天，魔鬼的命运便已被裁定：当那天

圣殿的幔子裂开，大地震动，遍地昏暗，基督忍着极度痛苦将上帝的怒气和怜悯融合连接起来，以致撒但和他的众徒即时落荒而逃。

在路德的诗歌里，可以听见千蹄并发，两军交锋的嘶喊，也可以听见凯歌高唱的胜利场面。

我在魔鬼的黑牢里被捆锁，
死亡的剧痛弥漫每一寸蜷伏着的肌肤，
自我母亲怀我的日子直到如今
我的罪疚昼夜蚕食我身魂。
痛苦无穷加深，
生命无可恋惜，
罪令我智乱神迷。

天父因我悲忧，
痛见我骨瑣孑立；
他慈怜的心自我起誓，
定要救我脱离这苦井。
他以慈父之心转向我，
且不顾惜，也无后悔地，
付出了他最爱的那一位。

圣子呼唤我：来就近我
由今日起你要得胜
我为你舍我命
为你我愿将一切摆上
我本属你，你也属我，

两下相连永不分离；

有我同在，魔鬼不能动你分毫。

第四章　急起猛攻

路德新的见地已包含了他成熟的神学精华。惹人注目的概念已呈现于一五一三至一五一六年所作诗篇与罗马书的讲授中。后来新作的只属注释并敏锐地排除曲解。所有花瓣环生成一簇的中心便是肯定罪恶能够得到赦免，全然由于上帝藉着耶稣的十字架赐人白白的恩典，基督的十字架调和了忿怒与怜恤，打败了地狱全军，战胜了罪和死亡，并指着复活，把那使人能向罪死又活过来、一举一动有新生样式的能力彰显出来。这当然是保罗的神学的升华，加强，与澄洁。路德从未逾越这些首要教条。

他的发展倒是在肯定方面，为他对圣礼和教会的理论作实用的推断，在否定方面则从当代的天公主义揭示其矛盾。起初，路德并未想到改革，只着眼于神学教育，着重于圣经，而非着重于令谕和墨守传统的方法。不是说他对教会中那些邪恶的事漠不关心！在他讲授罗马书的笔记中，他再三地对奢侈，贪财，无知，和圣职人员的贪婪加以抨击，并且明确地谴责好战教皇犹流二世的狡猾手段。不过，这些非议是否曾确实地讲出来则是可疑的；因为这些记录并未出现于学生所记这些演讲的笔记中。实际上，路德被迫要对教会中不道德的弊端表示抗议，要比他同时代的一些人为少。

有一个理由是他太忙了。一五一六年十月，他写信给一个朋友，说：

> 我需要有两个秘书才行。我几乎整天不做别的，只写信。我是修道院的讲员，飨会上的讲员，教区的传道人，研究生的导师，十一间修道院的监督，利慈考(Litzkau)养鱼场地的总监，为杜尔高镇(Torgau)排解纠纷的仲裁者，保罗书信的讲师，诗篇注释资料的搜集者，还有正如刚才所说的，那些信件真可叫我吃不消。我很少有充足的时间(译者按：照教规每日七次)祷告和

作弥撒，遑论世界，肉体，和魔鬼对我本身的试探了。
你看我多么懒惰。

他就是藉着这些工作，发动他的改教事业。

作为一个乡村教会的教区牧师，他对他羊群属灵的福祉要负起责任。教友们想方设法要取得赎罪券，正如路德从前所作的。人们要获得这恩宠，不一定要跑到罗马去，因为历任教皇都授予辖下许多教会有发放赎罪券的特权，而且威丁堡的城堡教会(the Castle Church at Wittenberg)是得到很特别的优待，这教会发出的赎罪券将具有全面性的赦罪作用。宣教的日子已经定下是十一月一日，是为诸圣节。诸圣的德行是设立赎罪券的根据，他们的遗物也将在那一天拿出来展览。萨克森的选侯，智者腓勒德力(Frederick the Wise, the Elector of Saxony)，路德的保护者，是一个爽直而又真诚的敬虔人，他毕生致力于把威丁堡变作德国的罗马，成为那些神圣遗物的宝库。他走遍欧洲各地，并且交换圣徒遗物作为外交协商的条件。例如，丹麦王便曾把克努特王(Canute。译者按：克氏乃丹麦王，曾兼治英国与挪威，使基督教得以在丹麦建立)和圣布丽琪达(St. Brigitta。译者按：为瑞典贵妇，创布丽琪达修会；重默想，祷告及文学)的骨块送给他。

腓勒德力搜集得的圣徒遗物中以一根基督荆棘冠冕上的荆刺至为珍贵，经过鉴定认为它曾刺入救主的额头。腓勒德力用这承受得来的宝物建立他私人的收藏，由克拉纳(Cranach)于一五〇九年所开列的目录显示：他一共收藏了五千零五件，而附于这些遗物上的赎罪力量足以将炼狱刑期缩短一千四百四十三年。这些收藏品当中有圣徒的牙齿，一只是耶柔米(St. Jerome)的，四只是屈梭多模(St. Chrysostom)的，六只是圣伯尔纳(St. Bernard)的，和四只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的；圣母马利亚的四根头

发，她外衣的三块碎片，她腰带的四块碎片，和七片洒有基督的血的面罩碎布。基督的遗物则包括基督襁褓衣裳的一块碎片，婴儿栏床的碎片十三块，一束稻草，一片东方博士带来的金块和三粒没药，一根耶稣的须，钉入他手的一根钉子，最后晚飨吃剩的一片面包，一块耶稣升天时踏在其上的石头，和一小枝摩西所见焚而未毁的荆棘。到了一五〇二年，所搜集的古圣物已增至一万九千零十三块圣骨。在所定的日子参观这些遗物并作了规定奉献的那些人，可以从教皇的赎罪券得到炼狱的减刑，或为他们自己或是为别人，高达一百九十万二千二百零二年又二百七十天。这些是在那个诸圣节使人可用的宝藏。

路德在一五一六年的讲章中有三次批评这些赎罪券。这三次时机的末一次是诸圣节前夕。路德有节制地没有确切论及所有要点。但对于有些事情他是非常确定的。他说，没有人能知道罪过得赦是否已经完成，因为完全的赦免只赐给那些已表示真正忧伤痛悔并认罪的人，而且没有人能知道那忧伤痛悔和认罪是不是真的。断言教皇能救人脱离炼狱是大胆的。倘若他能这样行，那末他不把所有的人都释放出来便太残酷了。但如果他拥有这种能力，他所处地位为死人去做便比为活人去做更为有利。购买赎罪券无论如何是非常危险的，而且可能引致自满。赎罪券只能免除教会要人私下忏悔的那些义务，而且会容易与内心的悔悟发生冲突，内心的悔悟是由真正的忧伤痛悔，真正的认罪，和使心灵真正的满足构成的。

路德记载说，选侯对这篇讲章表示不悦。他当然会这样，因为赎罪券不但用来把圣徒的功德分给人，也用来增加税收。赎罪券是十六世纪的一种宾果游戏（赌博性游戏），这种做法起源于十字军。起初赎罪券是赠与那些献身或冒性命危险与异教徒作战的人，然后便扩展至那些不能赴圣地而对这事业作了贡献的人。这

种方法证明有利可图，便迅速扩展，连建教堂，修道院，和医院的事工也包括在内了。建造那些高耸入云之哥德式大座堂的钱便是这样得来的。智者腓勒德力便用赎罪得来的钱重建易北河(Elbe)的一座大桥。确然地，赎罪券并未退化到完全图利的地步。那些服从良心的传道人设法用它唤起罪的意识，大抵只有那真正关心的人才买。虽然如此，教会今日已不难承认赎罪券的买卖是丑闻，以致一位当代的传道人把那些必要条件化成三个词的片语：忧伤痛悔，认罪和奉献(contrition, confession & contribrition)。

何尔宾(Helbein)所作的一幅漫画表明了这个要点：把赎罪券交给人的那一刻并未预期金钱便掉进钱柜之中。我们在这幅漫画中看见一个大厅，教皇高高坐在宝座上。他大概是利奥十世(Leo X)，因为美迪奇族(Medici。译者按：乃意大利佛罗伦斯望族，从十四世纪至一七四三年，代出文学及艺术天才)的盾徽频频出现周围的墙壁上。教皇把一张赎罪券交给一个跪着的道明会士(Dominican)，在两边的诗班席上坐着许多教会的显要。他们右边的那一位按手在一个跪着的青年的头上，并用一根杖指着一个铁皮色的大奉献箱，有一个妇人把她的小铜钱投入箱中。在右边的桌旁有几个道明会士正在准备分发赎罪券。其中一人驱逐一名乞丐，因为他没有东西作交换，而另一位则小心数算钱，手抓紧赎罪券不放，直至得到足数的钱银才松手。对比之下，他在左边把大卫，玛拿西，和一个声名狼藉之罪人的真正悔改刻划出来，他们只直接向上帝祈求赦免。

在威丁堡分发赎罪券得到的钱是用来维持城堡教会和大学。换言之，路德的攻击是落在他自己机构的收入上。这最初的重击，的确不是一个被剥削的德意志人因自己国家被贪婪的意大利教皇诈取而起的反叛。在后来的岁月路德的追随者被这样的理由激动

得无论怎样激烈，他最初的猛攻却不是这样激起的。他是一个为自己教区教友永远福祉负起责任的牧师。他必须警告他们免得陷入属灵的陷阱，不论什么会临到城堡教会和大学都在所不计。

为圣彼得大教堂发售赎罪券

次年，就是一五一七年，他们的注意力落在充满枝节影响广远的另一次售赎罪券的实例上。这件事是由何亨佐勒(Hohenzollern)家族要控制德意志教会和公民生活的借口而起。积聚教会的圣俸在一个家族是非常合算的，因为每个主教都控制巨大的税收，而且有些主教还是亲王。布兰登堡的亚尔伯特(Albert Brandenburg)，属何亨佐勒家族，根本还不够年纪作主教时，就已拥有哈尔北城(Halbertadt)和马得堡(Magdeburg)两个主教辖区，并热望成为迈因兹(Mainz)的总主教了，这样会使他成为德意志的主教长。

他知道他要得到他的职位就得作出可观的付出。就职的费用是一万德克(译者按：每德克约值美金二点二八元)，教区无力筹措此数，因十年内三个总主教之死，已使它财政涸竭。其中之一在职仅四年便死了，因此立即使他的羊群要为他的继任者筹款。教区提议亚尔伯特担任这职位，条件是他自己偿还这笔费用。他体会到除了因为破例同时拥有三个主教辖区而对教皇要有所孝敬之外，而且仍然可能要付出更多代价以消解对于哈斯堡(Hapsburg)家族所加于教皇的压力。

然而亚尔伯特信钱能通神，因为教皇正需钱孔亟。当时的教宗是利奥十世，属美迪奇家族，为人文雅而又懒惰如一只波斯猫。他最杰出的才能便是把教宗辖区的资源浪费在狂欢节，战争，赌博和狩猎上。他的圣职并不妨害他的户外运动。他穿着长猎靴以致他的子民没法亲吻他的脚趾。三任教皇的资源：他的前任，

他本人，和他的继任的利益，都被他的恣意浪费花光了。天主教历史家帕斯妥的卢得盛(Ludwig von Pastor)说："这个人在危机之时登上圣彼得的座位，是一个简直不了解他崇高职位职责的人，是上帝给教会最厉害的试炼之一。"

利奥此刻特别需要经费以完成他前任已开始建造新的圣彼得大教堂的计划。那座旧的木质的礼拜堂，建于君士坦丁(Constantine)时代，已被宣告为不合用，而且那强有力的教皇犹流二世(Julius Ⅱ)威迫主教公会要赞同那巨大的计划，在弟使徒彼得和保罗遗骸所在地上兴建一座大如万神殿一样的圆顶建筑。建筑的拱台建好后，犹流便死了，工程便拖延下去，杂草从柱间长出，利奥需要钱因而接管了这工程。

亚尔伯特与教皇的谈判是透过德意志银行界的福格尔(Fugger)家族，这个家族垄断了教皇在德意志的财源。当教会需要预支税收作经费时，她便按十六世纪罗特希德(Rothschilds)或摩根(Morgan)所订高利贷利率向银行透支。为了还债，于是发行赎罪券，福格尔家族便监督款项的募集。

亚尔伯特知道他们至终会扮演的角色，于是转过来与他们作最初的谈判。他们告诉他，教皇为十二使徒要求他付一万二千德克。亚尔伯特则为赎七样死罪还价七千。他们讨价还价的结果，协议付一万，大抵不是为赎犯十诫的罪吧！亚尔伯特在得到他的任命以前，得即时支付这笔金额，他便从福格尔家族借了这笔款项。

于是教皇为了使亚尔伯特能偿还债务，便给他在自己领土内发行赎罪券的特权，为期八年。盈利的一半，连同已付的一万德克，应归教皇为建造新圣彼得大教堂之用，另一半应偿还福格尔家族。

这些赎罪券实际上并没有在路德的教区发售，因为教皇未得当地政府同意便不能推销他的赎罪券，而且智者腓勒德力也不会允准在他的领土内发行，因为他不想圣彼得教堂的赎罪券侵占威

丁堡诸圣节赎罪券的利益。因此，那些推销的人并未进入选侯的萨克森领土，但他们却走到路德教区边界，使他的教友只要越过边界，便能带回最令人惊异的特赦权。

在向推销人员提示任务时，亚尔伯特不惜极力搜罗各种托辞，说到赎罪券所赐予人属灵的利益。而他要给福格尔家族还债的事却绝口不提。在所作的指示指明：这种无限制的赎罪券是由教皇利奥十世陛下发出的，用来支付建筑费用，以挽救那有福的使徒彼得和保罗以及无数殉道士与圣徒骸骨经常被雨电污损、腐朽的可悲情况。购买的人会享有一切的罪无限制和完全的赦免。他们会回复到受洗时所享受无罪的情况，而且会消除炼狱中一切的痛苦，包括那些得罪至圣上帝所招致的罪恶。那些为已在炼狱中之死者购买赎罪券的人，自己便无须忧伤痛悔认罪了。

那些指示继续说，然后要把基督的十字架，和教皇的盾徽安放在传道的场所中，使所有的人都可以按他们的能力有所奉献。君王和王后，总主教和主教，和其他地位崇高的亲王，盼望他们都奉献二十五个金币。大修道院长，座堂教长，伯爵，男爵，和其他地位崇高的贵族及其夫人，都奉献二十个金币。其他高级教士，地位较低贵族，应奉献六个金币。自治市镇的公民和商人的比率是三个金币。至于那些处于较低地位的，是一个金币。

> 而且，由于我们关心人的灵魂得救，正如同心建造这座建筑一样热切，无人应空手走开。非常贫穷的人可以祷告和禁食作为供献，因为天国不但属于富人，也属于穷人。

宣告售卖这种赎罪券的工作是委托道明会一个有经验的推销员帖次勒(Tetzel)去作的。他每到一座城市郊外，便有城中显要

出来迎接他，然后他们便与他以庄严的行列进城。一具有教皇盾徽托着的十字架行在他面前，教皇所颁发赎罪券的教谕便高挂在用金线刺绣的天鹅绒靠枕上。那具十字架然后便严肃地树立在市场上，于是讲道便开始。

> 现在请留心听，上帝和圣彼得正呼唤你。要考虑你的灵魂和你那些去世亲人的灵魂的救恩。你为祭司，你为贵族，你为商人，你为童女，你为主妇，你为青年，你为老人，现在要过入你的教会，就是圣彼得的教会。要谒见树在你面前并永远呼召你的最神圣的十字架。要你思考到你现在在世界的试探和危险中受到猛烈暴风雨的吹拙，你并不知道你，不是你必死的身体，而是你不死的灵魂，能否抵达避难所？要想一想：所有忧伤痛悔认罪并作了补偿的人，他们所有的罪都会得到完全的赦免。现在你留心听你去世亲友的声音，恳求你说："可怜我们，可怜我们。我们正在悲惨的痛苦中，你用少量金钱便能救赎我们出来。"你不希望吗？要张开你的耳朵。听作父亲的对作儿子的说，作母亲的对作女儿的说，"我们生你，养育你，使你长大，把财产遗留给你，而你这样残忍这样硬心，现在不愿花这样少的钱使我们脱离痛苦。你愿意让我们躺在火焰中？你愿意延迟所应许我们的荣耀么？"
>
> 要记住：你能释放他们，因为钱币叮当一声落银库，
> 　　灵魂立即出炼狱。
>
> 既是这样，你不愿付二角五分的银币得到这些赎罪券，使你能借此领一个神圣而又不朽的灵魂进天家的乐园吗？

因为有智者腓勒德力的禁令，这篇哗众取宠的演说并没有在威丁堡发表，但帖次勒就在距边界不过一箭之地，离路德教区的教友不远，他们只要越过边界，便可带着赎罪券回来。他们甚至报告道，帖次勒曾说，教皇的赎罪券能赦免人得罪圣母的罪，传卖赎罪券的人树立之教皇盾徽托着的纹饰十字架便等于基督的十字架。路德的一个追随者稍后发表一幅漫画，显示十字架的中心除了钉痕和荆冠以外，空无一物。在它旁边更加显著的是教皇的盾徽，上有美迪奇的圆球徽号，而前景则见那个推销赎罪券的人在叫卖他的货品。

九十五条肯定命题

这已经是太令人难于忍受了。在万圣节前夕，当智者腓勒德力又要推出他的赎罪券时，路德发言了，这次是用笔，他在城堡教堂大门上依照流行的做法贴了一张招贴，招贴上用拉丁文写了九十五条用来辩论的肯定命题。大抵那时路德并不知道亚尔伯特之交易一切卑污的详情。他必定已经知道亚尔伯特会得到盈利半数之事，但他把抨击单指向帖次勒那篇出名的讲章和印好的对亚尔伯特的指示，这指示显示赎罪券的功能已到了无限制的顶点。西克斯四世(Sixtuv IV)一四七六年已应许购买赎罪券的人立即释放在炼狱中的灵魂。这样帖次勒那音调铿锵的诗句便以教皇的权威为依据。而且利奥十世于一五一三年已应许十字军无限制赦免一切的罪恶并且与至高者和好。亚尔伯特便把以前那些权利都汇合在一起、并加上明确地免除那些为炼狱中死者买赎罪券的人这方面的忧伤痛悔。

路德的肯定命题与普通辩论的那些提议不同，因为他们是在忿怒中锻炼而成的。那九十五条肯定是明确、勇敢、而又无条件的。在后来的讨论中他把他的用意作了更充分的解释。如下的摘

要同样地是根据那些肯定命题及其后的解说引申的。其中有三个要点，即反对那公开宣布的开支目标，否定教皇对炼狱的权力，并考虑罪人的福祉。

攻击首先集中于花钱名义上的目的，说是为了保护圣彼得的骸骨在一个普世教会的神龛下。路德反驳道：

> 所有基督教会的收入都被吸进这个无法满足的礼拜堂中。德意志人笑称这是基督教会公共宝库。不久，罗马所有礼拜堂，王宫，城墙，和桥梁都会用我们的钱来兴建了。首先，我们应建立活的殿，次是地方教会，最后才是圣彼得教堂，对于我们来说，它是不必要的。我们德意志人无法参加圣彼得教堂的礼拜。最好是它永不应兴建，以免我们那些教区礼拜堂会被掠夺。教皇任命一位好牧师，，就比把赎罪券赐给他们所有人会更好。教皇为什么不用他自己的钱建造圣彼得礼拜堂呢？他比克理萨斯(Croesus。译者按：乃纪元前六世纪之吕底亚国王，极为富有)更富裕。他最好把圣彼得教堂出售，把得来的钱分给钱财被贩卖赎罪券者骗光的穷人。教皇若晓得这些推销员的苛索，他会宁愿要圣彼得教堂化为灰烬，而不愿用他羊群的血和皮来建造了。

这篇争论定然在德意志中间唤起衷心的共鸣，他们对那些意大利教廷官吏唯利是图已心怀不平多时，而往往又完全忽略了德意志那些同谋者。路德以亚尔伯特所说钱全归罗马而非注入福格尔家族银库的话为真，而有这种曲解。然而，按一种意义而言，亚尔伯特的生动描述是正确的。那只是偿还他已垫付给罗马的钱。然而，无论如何，财政方面在路德心目中是最小的问题。即使一

个钱都没有流出威丁堡，他也准备对整个做法提出非议了。

他的第二个要点是否定教皇对炼狱有赦罪或免刑的权力。赦罪是要借着补赎礼赐给忧伤痛悔者的。

> 教皇的赎罪券除不掉咎。要当心那些说赎罪券能使人与上帝和好的人。钥匙权不能把畏罪的忏悔变成忧伤痛悔。忧伤痛悔的人不需赎罪券，罪咎罪罚就能得到无限制的赦免。教皇只能除去他自己在世上所加于那些人的刑罚，因为基督没有说，“我在天上捆绑的，不论什么，你在地上可以释放。”

炼狱的刑罚，教皇无法减少，因为这些刑罚是由上帝所加的，而教皇并没有可以自由转让的功德。

> 圣徒并没有额外的功德。每个圣徒爱上帝都要爱到极点。并没有份外功德这回事。倘若有任何多余的功德，也不能累积起来为后来的用途。圣灵老早就会把它们充分利用了。基督的确有功德，但除非我得到更佳的教导，我拒绝相信那些功德便是赎罪券。他的功德是白白可得，无须用教皇的钥匙权。
>
> 所以我断言，教皇无炼狱管辖权。倘若教会作这样断定，我要废弃这种判断。教皇若确实有权释放任何人从炼狱出来，那他为什么不本着爱心废止炼狱，让每一个人出来呢？倘若他为了可鄙的钱释放了不可胜数的灵魂，他岂不应当为了最神圣之爱的缘故使那地方空无一人么？说灵魂从炼狱解放出来是大胆的。说钱币在箱中叮当一响，灵魂便立即得着释放是鼓励人贪得无厌。教

> 皇样样免费赐给人就会好得多。教皇于炼狱有的唯一权力便是为那些灵魂代求，而这种权力在他的教区中由任何祭司或助理使用的。

因此，路德的抨击，到此为止绝不能视为异端或新奇的。即使亚尔伯特的指示依据教皇的教谕，然而尚未作明确的宣告，而且许多神学都会赞成路德的主张。

但他还有更加鞭辟入里的话：

> 赎罪对接受者肯定有害的，因为赎罪券藉着转移人对爱心的注意并引致错误的安全感而阻碍救恩。基督徒应受教导，明白施舍给穷人的人比得赦宥的人更为有福。把钱买赎罪券而不救济贫困的人，得到的不是教皇的免罪而是上帝的愤怒。有人告诉我们，只在极度急需的情形才优先济助穷人。我猜想我们并不须解衣推食探亲病弱。什么才是极度急需呢？我要问，为什么天生的人性这样善良，而把它自己白白施与，并且不计算急需，反而渴望任何急需都不应有呢？难道仁慈无比的上帝的爱，对这些事情会全不理会吗？基督岂曾说过“有外衣的人要卖外衣买赎罪券”吗？爱遮掩许许多多的罪，而且比耶路撒冷和罗马的一切的赦免都更好。
>
> 赎罪券是为害无穷的，因为赎罪券引致人自满，并因而危害救恩。那些以为赎罪券必定使他们得救的人都被定罪。上帝的做法相反：一个觉得自己失丧的人，便在那一瞬间得蒙拯救。上帝将要称一个人为义时，他定他死罪。他要使谁活过来时，他必须先把他处死。上帝的恩宠是这样以忿怒的形式传授的，它在手边时似乎又在最遥远之处。

人必须首先高呼在他里面没有良善。他必须被恐惧吞食。这是炼狱之苦。我不知道炼狱在哪里，但我确实知道在今生便能经历炼狱。我知道一个人，他曾经历这样的痛苦，若那些痛苦再延长几分钟，便会使他化为灰烬。在这种扰乱不安中救恩便开始破曙。当人以为自己全然失丧时，光明便出现。平安借着相信基督的话而来临。人没有这种经历，即使他被教皇赦千万次，还是失丧的；而确实有这种经历的人，可能并不想从炼狱中得着释放，因为真正的忧伤痛悔寻求刑罚。应鼓励基督徒背十字架。受洗归入基督的人必定是待宰的羊。基督的功劳带来十字架时，必定比带来赦免时有更加巨大的力量。

路德的九十五条肯定命题包括那些愤愤不平的德意志人的诉冤，以至一个奋力争胜者守夜的呐喊，应有尽有。一方面要求解除财政困境，另一方面则要求钉死自己。众多的人可能了解前者，只有少数蒙选的属灵人才会了解后者的充分涵义，然而是在后者包含了造成民众革命的一切能力。对财政上巧取豪夺所发的怨声已逾一个世纪都不见果效。使众人受激动拂袖而起只因此人，他视赎罪券不但为唯利是图，也为亵渎上帝的圣洁与怜悯。

路德并未采取步骤把他的肯定命题散布民间。他只邀请学者来辩论以及显要者来阐释，但别的人暗暗地把肯定命题译成德文并交给报界。不久，它们便成了德意志人的话题。巴特(Karl Barth)曾说未料到自己会以改教家身份出现他的自白也同样适用于路德：他形容自己像一个人黑夜在一间古老座堂尖塔上攀登盘旋的楼梯，在漆黑中他伸出手臂平衡自己，他的手抓到一条粗绳，立时钟声大响，使他大吃一惊。

第五章　罪孽之子

路德张贴那些肯定命题时，他并无意四处传播。他的用意是要有心人关心那些问题。他把一份抄本连同下面的函件寄给迈因兹的亚尔伯特。

> 主内善长兼至显赫亲王阁下：在下卑微如地上渣滓，今竟胆敢就近尊前。主耶稣乃在下见证，深知自己微不足道而且不配。在下如今如此狂妄行事，乃因身负忠于专长之职责。愿阁下垂察区区微尘，以阁下及教宗之仁慈垂听在下恳求。

然后路德便报告他所听到关于帖次勒吹嘘的言论，说人藉着赎罪券不但得以赦免罪罚，也赦免罪咎。

> 愿上帝在高天鉴察，阁下所看顾之灵魂怎可以此方法应付死亡的来临？阁下须注视此事，此其时矣。在下不能再缄默。我们必须恐惧战兢作成我们得救的工夫。赎罪券不能提供安全，只能提供教会律例外在罚则的豁免。敬虔与爱心行为远胜赎罪券千万倍。基督未吩咐人传讲赎罪券，只吩咐人传扬福音，而且一个主教若不传福音给他的子民，而只给他们赎罪券的喧扰，那是何等可怕、何等危险之事！以专长之名义所发推销赎罪券的训令，谅阁下并不知情更不会同意此事(路德给他留一条退路)，内称赎罪券乃上帝无价赐与，使人与上帝复和并使炼狱一空。且称忧伤痛悔非必要。至显赫亲王阁下：在下若不恳求专长，靠我们之耶稣基督对此等训令全然加以抑制，免得有人起而驳斥圣经并使至显赫至专阁下蒙上污名，在下深恐若不迅速处理，后果堪虞，在

下渎职更不在话下。愿专长阁下采纳在下衷诚谏言。在下固然为阁下所看顾群羊之一。愿主耶稣永远护佑阁下。阿门。 一五一七年于威丁堡万圣节前夕

附言：阁下若浏览在下那些肯定命题，将明了被人如此信任地渲染之赎罪券教理，实多么可疑。

奥古斯丁修道会神学博士马丁路德上

亚尔伯特遂把那些肯定命题转寄罗马。有两点评论被认为是教皇利奥作的。极可能二者都不可靠，然而每一点都有所显露。第一点评论是："路德是德意志的一名酒徒。到他清醒时，他的感觉便会不同了。"第二点评论是："修道士马丁，是个有才能的家伙。全篇的挑剔，都是因修道士的妒忌心而起。"

这些评论，不论它们起源于何处，都含有几分真实性。路德若不是德意志酒徒，他清醒时就会有不同的感觉，他是一个生气的德意志人，若加以抚慰，他可能肯接受劝告。若教皇立即发出一年后发的那个教谕，清楚阐释赎罪券的教理并改正那些最显著的弊端，路德可能便已经罢休了。在许多要点上他尚未有坚定的信念，而且他并不渴望引起争论。倘若那些敌对他的人愿意停止争吵，他已不止一次准备引退。在他的讼事进行的四年中，他的书信中甚少发表有关公开辩论的评论。他全神贯注于教学和牧养教会，而且更关心为威丁堡大学的希伯来文教席物色一个适当的在职牧师，多过于从教皇的三重冠上找毛病。迅速而又利落的行动可能就已经抑制了事件的爆发。

但教皇宁愿用暗中剪烛者的手法消灭这个修道士，他给奥古斯丁修道会任命一名新会长，使他可以"在他的修道会消除一个名叫马丁路德的修道士，这样应可以在大火燎原以前便把火扑灭了。"第一次的机会出现于下一年五月教团三年一次的常会中，这

次会议在海得堡(Heidelberg)举行。路德已被安排在会中作他完成教区牧师任期的报告，而且也要为这修道会之父圣奥古斯丁关于人类堕落的神学作辩护。赎罪券的问题未在考虑中，但奥古斯丁的神学已给路德提供攻击的根据。

他对这种场合有其恐惧的理由。危险的警告已来自多方面。他的敌人都大言炎炎，说他在一个月内，甚至两周内被刺杀。路德写道："虽然如此，我必定会遵命前往。我打算步行。我们的亲王(智者腓勒德力)完全未经请求便许诺不论在任何情形下决不容我被解往罗马。"然而作为一种预防，路德化名踏上旅途。徒步行了四天之后，他写信回去说："我在徒步前往中内心经历适当的忧伤痛悔。由于我的忧伤痛悔是完全的，充分的苦行已经完成了，而且不需要赎罪券。"

令他惊异的，他在海得堡受到贵宾式的接待。伯爵巴拉丁(Palatine)邀请他和施道比次(Staupitz)以及别的人参加宴会，并亲自领他们参观礼拜堂的圣礼用品和盔甲。路德在教士团面前为奥古斯丁的见解辩护，说甚至外在正直的行动在上帝眼中可能看是大罪。

"那些农民若听见你这样说，他们会拿石头掷你，"这话是一个听众率直的评语，引起哄堂大笑。严厉反对路德的函件都呈现在教士团面前，但并没有反应。年纪较长者不过摇摇头，年纪较轻者则满腔热诚。路德说："我大有盼望，像基督被犹太人弃绝时，它便转向外邦人去，所以这真正的神学，被固执已见的年长者拒绝，必定会传给年青的一代。"在那些年青人中，在路德路线的运动中有几个后来作了著名的领袖。他们便是符腾堡(Württemberg)的改革家布仁次(J. Brenz)，和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的领袖布塞珥(M. Bucer)。他是个获准参加公众会议的道明会士。他报告说，"路德在答辩时能度异常亲切，在倾听时则有难能的

忍耐。在辩论时他显示出使徒保罗的敏锐。"伊拉斯姆(Erasmus)则谓:"他公开并且无拘束地讲论。"

众修士非但未规避路德，反而邀他与纽伦堡(Nürnberg)代表团一同乘马车回家，直到他们分道为止。然后他便换乘前往耳弗特(Erfurt)的马车，在那里他与他的老师邬新颜博士(Dr. Usinger)同行。路德说:"我与他谈话，并且想法说服他，但我不知道有什么果效。我默想而又惶惑地离开他。"从整体来看，路德觉得他是胜利而回。他用如下的话总结此行:"我徒步而往，乘车而返。"

道明会的攻击

奥古斯丁修道会的人明显地是更不愿意压制他们这个喧闹的弟兄，因为他们不满道明会士重重的压迫他。这是把第二点评论归于教皇利奥的真相。道明会士支持帖次勒，颁给他一个博士学位，使他可以有出版的地位。在他的晋升礼中他直言无隐地为叮当声辩护:

> 银钱"叮当"落银库，
> 　灵魂立即出炼狱。

他的论文都刊印出来，威丁堡的大学生或偷或购，搜集了八百份，而且瞒着选侯，大学当局，以及路德，将这些论文付之一炬。路德因他们的过激行动而颇为尴尬。但对于帖次勒他不屑置答。

但他觉得必须向公众更明白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九十五条款已由印刷商销行至德意志全境，不过读者对象仍只限于神学界人士。条款中有许多坦率大胆的主张需要加以解释和澄清，但路德不甘于纯粹复述或解说他以前所说过的。在星期一徇众要求眷写

出来的讲章往往与听众在星期天笔录下来的并不相同。新的意念就像新鲜的牛油从转动着的搅乳机里源源不绝产生。关于九十五条之分析(Resolutions concerning the Ninety-Five Theses)里面包含一些新的要点。路德发现那引自武加大拉丁文译本(the Latin Vulgate)用来支持补赎礼(the sacrament of penance)的圣经经文是错误的翻译。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的拉丁译本作"要行补赎"(perritentiam agite do penance),路德从伊拉斯姆译的新约希腊文译本得知原意只是指"要悔改"(be penitent)。直译的意思是"要改变你的心意。"路德在给关于九十五条之分析发行礼时写信给施道比次说:"有这段经文加以证实,我敢说那些牵强附会拉丁译本之行动而不取希腊原文心意改变的人是错误的。"这是路德自己所谓一种"辉煌的"发现。在这个极重要的发现中显示教会的一种圣礼并不是根据圣经设立的。

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情况中路德不经意地说了一句话,为了这句话他受到严厉的压迫。他说:"从前的罗马教会,在贵格利一世(Gregory I)以前的时代,并不高于其他教会,至少不高于希腊教会。"这就是说,罗马教会的居首地位乃是由于历史的发展,为顺应历史的急迫需要而作的安排,并非教会初建之时上帝所命定。

这样煽动性的言论立即引起大争论,不再是修道会与修道会之间的龃龉,而且每一个新的阶段都被用来引进暗示在路德预想中的急进主义了。不久便使他不但否定教皇释放人出炼狱的权力,也否定有送人入炼狱的能力。听到他被教廷驱逐出教会的命令时,根据敌对听众的报导,路德犹勇敢地讲论这驱逐令,谓革除教籍与复和只影响地上教会外在的团契,而不影响上帝的恩典。那些为金钱问题革除人教籍的主教是亵渎的,人不应服从他们。这些言论都是敌对的人印发的,并且出现于皇帝给教皇使节的会报上,

据传闻那些使节便把这些文件寄往罗马。路德得到消息，这些文件对他作了无可估计的损害。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他为报界写出他能记得的全部讲辞，但他企图修好的措辞便难说得恰切了。他说即使母教会在她的责难中错误了，我们仍然应尊重她，如同基督尊重该亚法，亚那，和彼拉多一样。革除教籍只应用于外在的领受圣餐，殡葬礼，和公祷。驱逐出教会的命令并不是把人交付给魔鬼，除非他已经被交付了。只有上帝能断绝人属灵的交通。没有受造之物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我们无须惧怕死于革除教籍的情况中。倘若判决是公正的，被定罪的人若忧伤痛悔，仍然能得救；倘若判决是不公正的，他就有福了。

刊印的讲章，直到八月尾才出版。这期间那些批评他的人所印发的那更具挑拨性的版本生效了。教皇不愿再稽延。他撇开不合作的奥古斯丁修会，转而利用道明会。属道明修道会的蒲莱利亚(S. Prierias)，就是罗马教廷的总管(Master of the Sacred Palace)，奉命草拟答复路德的函件。他迅速地写好了那封信。开头的一段把焦点从赎罪券转移到驱逐出教会的命令和教皇的特权。蒲莱利亚说，普世教会实际上就是罗马教会。罗马教会由红衣主教们代表组成，实际上由教皇组成。正如普世教会在信仰和道德上不会错，一个真议会也不会错，罗马教会和教皇，在他以职务的地位发言时也不会错。无论谁不接受罗马教会和罗马教宗为信仰无误准则，以及圣经都从这准则引伸力量和权力的教理，便是传异端者，而且人在赎罪券的问题上说罗马教会不能行它实际所行的，就是传异端者。然后蒲莱利亚继续驳斥路德的错误，形容他在这条道路上如同一个铜脑铁鼻的痲疯患者。

路德反驳道：

我曾轻视帖次勒，我现在感到很难过。他虽荒谬，

> 但总比你精明得多。你未曾引用过一句圣经。他不讲理由。你像一个狡猾的鬼魔一样曲解圣经。你说教皇实际上就是教会。你认为还有什么可憎之事是教会做不出来的呢？瞧瞧犹流二世那可怖的流血事件吧！瞧瞧鲍尼法斯八世(Boniface Ⅷ)侵略杀害的暴行吧！他如谚语所称："来如狼，治如狮，死如狗。"倘若红衣主教团就是教会，你把全教会的大议会又当作什么呢？你称我为麻疯患者，因为我把真理与错谬混淆。我很高兴听到你还会承认有真理的存在。你把教皇变成一个满有权力暴行的皇帝。马克西米良(Maximilian)皇帝和德意志人民对此都无法容忍。

这张单张急进之处不在于它的猛烈抨击，而在于它肯定教皇会犯错，唯有圣经才是决定性的权威。在路德作此表白之前，教皇已经采取行动。八月七日，路德接到一张传票，要他前往罗马，针对传讲异端和抗命的控罪提出答辩。谕令限他在六十日内出庭答辩。次日，路德写信给选侯，提醒他从前所作的承诺；他曾保证不会将路德送往罗马受审。于是便开始了一系列诸多波折的谈判，以至路德出现于沃木斯国会(Diet of Worms)前受审而达于最高潮。那个特殊场合的意义是：德意志民族的一个会议承担了大公教会议会的功能。历来的教皇一向尽他们所能抑止或控制议会。结果和解的职责交由一个非宗教性的议会承担，然而是在许多其他方法都尝试过之后才那样做的。

案件交由德方处理

采取在德意志国会前听审这最初步骤，是把路德的受审地方从罗马移至德意志。八月八日他恳求选侯加以干涉便是为此。这

恳求不是直接向他提出，而是向宫廷牧师施巴拉丁(G. Spalatin)提出的，施氏从这时起便扮演这个教授与亲王之间的重要角色。腓勒德力极想表明自己一向右手不理左手做的事，而且显得非常不轻易赞同路德的意见或支持路德本人过于对任何臣民应得的支持。选侯曾郑重声明，他生平与路德说话还不到二十句。现在他对由施巴拉丁转呈的恳求所作的反应是：他开始与教皇的使节红衣主教迦耶坦(Cajetan)谈判，要求在即将举行的奥斯堡(Augsburg)御前议会之前给路德一次私下审问。这审问是私下而不是在国会面前，而且至少会在德意志领土内。然而，这点利益却被方正、饱学、且傲慢的教皇制拥护者红衣主教迦耶坦的职权和坚强的意志抵消了。他简直无法容忍路德对蒲莱利亚的答辩或论逐出教会的讲章，而且不愿用温和手段来迁就；因为马克西米良皇帝已经被那篇出名讲章的摘录激怒，而且他自己对八月五日的事已采取主动写信给教皇，要他"遏止马丁路德对赎罪券最危险的攻击，免得不但百姓被诱惑，甚至诸亲王也被诱惑。"皇帝，教皇，和红衣主教都与路德作对，他逃过火刑的希望便渺茫了。

他满怀沉重疑惧启程前往奥斯堡。危险性比他三年后以唤醒国家之斗士前往沃木斯要大千万倍。这一次他只是一个有嫌疑传异端的奥古斯丁修道会的修士。他已看见火刑柱在他前头，他自言自语说："现在我非死不可了。这对我父母是多么耻辱的事！"在路上他染了肠胃病，几乎晕倒。更加令他不安的，是别人的指责究竟是否正确的疑惑重复出现，"难道只有你才是聪明的，而历世历代的人都错了？"路德的友人们已忠告他，无安全护送便不要进奥斯堡，而且腓勒德力终于得到从皇帝马克西米良而来的指示。为此事咨询迦耶坦时，他被激怒了，他说："你若不信任我，为什么征求我的意见，你若信任，为什么要安全护送呢？"

但红衣主教比路德有更加自得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国会已

经完毕了，在会议期间他获悉很多事情。他的使命是：与北方人士重行合作，为攻击土耳其人重组一支十字大军。波希米亚(Bohemia)那些传异端者必须与之和解，为的是使他们可以参与这计划；应为这个目的征收税项；那些重要人物都要用酬报和荣誉来征募。迈因兹的总主教要擢升为红衣主教，马克西米良皇帝要饰以头盔和短剑作信仰的保护者。附带地，那些稗子必须从主的葡萄园芟除。

国会以其中古特色的壮观和礼节开幕。一切应有的敬意都向这位红衣主教表示出来。迈因兹的亚尔伯特接到紫袍时面为之赤，而皇帝则毫不犹豫便接受了短剑。但是在要作的事开始时，众亲王并未准备好在教会主使下和土耳其人作战。他们组不成十字军，他们断言百姓被教会那样剥削之后，他们无法课税。德意志人像以前许多特别的时机一样，起而作不平之鸣，不过这一次锋芒毕露。那文件说：

> 这些宁录的子孙攫取小修道院，大修道院，牧师薪俸来源的田产，女修道院，和教区教堂，他们让这些教会没有牧师，群羊没有牧人。(新任神甫将第一年收入献于教皇)献金与赎罪券的收入都增加。凡呈上教会法庭的案子罗马教会为分润微利而不惜两面讨好。德国人的金钱违反自然飞越阿尔卑斯山(Alps)。所分派给我们的那些牧师只是挂名的牧人。他们不关心分别的，只关心羊毛并靠众人的罪压榨自肥。应行的弥撒已被忽视，敬虔的信众们发出伸冤的呼求。愿神圣的教皇利奥制止这些弊端吧！

迦耶坦着眼的所有大目标都失败了。组十字军和征税的事都

被拒绝了。他能利用主葡萄园中的杂草得到更佳的成效吗？他意识到他必须小心从事，但他受制于教皇的指示，按教皇的谕令，路德必须先撤回言论才准与教会复和，如果他不撤回，便把他押解到罗马来。他可以求助教会以外的权势，特别是皇帝马克西米良，因为他的抗议极可以促使教皇发出这些指示。

这份教皇文件的真实性首先被路德、其后又被近代史家所驳斥，理由是教皇在传票所宽限六十日期间断不会采取这种迅速的行动。但教皇已限定路德必须在六十天内出庭，他若不照办的话，在教皇方面并没有作出任何许诺。而且，正如美迪奇的红衣主教十月十日写给迦耶坦的信上说的："倘若罪恶昭彰的异端依然如故，便无须拘谨于任何礼貌上的形式或公文了。"

这些指示的真实性是不能绝对确定的，因为无现存的原件可资证明。然而梵谛冈(Vatican)档案室有另一封教皇于同日写给腓勒德力的信，那封信是同样专横的。

> 亲爱的孩子，愿使徒的祝福归与你。我们记得你最高贵家族的显赫名声，在于虔守上帝的信仰和忠心维护教宗辖区的荣誉与威严。现在我们听说有一个罪孽之子，就是奥古斯丁隐修士马丁路德弟兄，有你支持要推翻教会。即使我们知道这是不可信的，我们必须劝你给你高贵家族的声誉澄清这种诽谤。我得到教廷总管的忠告，说路德的教训含有异端，我们已经发出传票，叫他在红衣主教迦耶坦面前接受查问。我们要求你把路德交在这教宗辖区当局的手中与裁判权下，免得将来的世代谴责你，说在你扶助下兴起了一种对上帝教会为害最烈的异端。

谒见迦耶坦

在这封信来看，对迦耶坦的指示是清楚不过的。他们显然剥夺了他的自由，而且还有另一张便笺限制他查询路德的教学，并且不容许有讨论。谒见共三次——就是一五一八年十月十二日到十四日的星期二，星期三，和星期四。施道比次也在场。第一日路德十分谦卑地俯身致敬，红衣主教完全以尊长身份扶他起身，然后便告诉他必须撤回他的言论。路德回答说，他在威丁堡所能作的就大可以不必千辛万苦来奥斯堡作了。他很愿意人指出他的错误。

红衣主教回答说，最主要的是对教会功德宝库的否定，这是一三四三年教皇革利免六世(Clement VI)独生子(Unigenitus)教谕清楚明言的。迦耶坦说，“在这里你可找到教皇说的一句话，说基督的功劳是赎罪券的宝藏。”路德非常熟悉那段话，于是回答说，倘若那教谕是这样说，他愿意撤回前言。迦耶坦低声轻笑，翻到那一页，指着那个地方说，基督借着他的牺牲取得了一个宝藏。路德说：“噢！是的，但你说基督的功劳是一个宝藏。这里说他取得一个宝藏。是和取得不是同一回事。你别以为我们德意志人不懂文法。”

这答复毫不客气而且不切题。路德因为受窘而大发脾气。任何无成见的读者都会认为红衣主教是正确地道出了教皇谕令的涵义，说基督借着它的牺牲取得了一个宝藏，任由持有钥匙权的使徒彼得和他的继任者自由使用，为的是把信徒从暂时的刑罚中释放出来。这宝藏因那有福的童女以及众圣徒的功劳而增加了。教皇把这储存当作宝藏分与那些在一三五〇年禧年到罗马朝圣的人，那年那些悔改认罪的人，他们所有的罪都可以完全得到赦免。

基督和众圣徒盈余功劳宝藏的整个观念在这里是不可能被误

解的，但路德中了圈套，因为他必须撤回前言或拒绝那教令或以一种可接受的意义解释那教令。他尝试后者，而且体会到这种工作的困难，于是请求允许他用书面作答，说在问答过程中他们已经“争辩得很够了”。红衣主教被激怒了，因为他体会到自己超越了有关他与路德辩论的指示。他抢白说，“我儿，我并没有与你争辩。我准备使你与罗马教会复和。”但由于复和只有借着撤回前言才有可能，路德遂抗议，他不应在未得到申述机会并在未被驳倒之前即被定为有罪。他说：“我无意反对圣经、教父、教令，或正常的理性。我可能有错误。我会服从巴色(Basel)、夫来堡(Freiburg)和卢文各大学，必要时以及巴黎大学的评判。”这是规避红衣主教裁判权的最率直做法。

书面的答辩只是用更有技巧和更煞费苦心的努力把有利的解释置于教谕之上。路德想必看出了迦耶坦的用意，因而改变立场，对教谕和教皇的权柄提出率直的排斥。“我不会这样大胆，为了教皇一篇含糊不明的谕令会撤回圣经偌多而且清楚的见证。因为正如一位教会法律家说的，‘在信仰的问题上，不但一个议会高于教皇，而任何一个信徒，若本身具有更佳的权威和理性，都高于教皇。’”红衣主教提醒路德，圣经本身是要加以解释的。教皇是唯一的解释者。教皇高于议会，高于圣经，高于教会中的一切。路德反驳道：“宗座妄用圣经。我否认他高于圣经。”红衣主教勃然大怒，并咆哮道：“路德应当滚蛋，而且永不准回来，除非他愿意说，‘我撤回前言’(Revoco)。”

路德写信回家，说红衣主教处理这案件，并不比驴弹琴来得高明。漫画家不久就把这个话题当作漫画题材，画了一幅驴状教皇吹风笛的姿势。

迦耶坦迅速冷静下来，并与施道比次同进午餐，请他说服路德撤回前言，并强调路德没有比他更要好的朋友。施道比次回答

说:“我一直都在尝试说服他，但我的才能和圣经的运用都不及他。你是教皇的代表，责任在你。”

红衣主教说:“我不打算跟他谈话。他眼神深似湖水，他脑子里的思索令人惊愕。”

施道比次免除了路德服从修道会的誓言。他可能想减轻奥古斯丁修道会的负担，或者他曾设法解除这个修道士的束缚，但路德觉得他被遗弃了。他后来说:“我曾三次革除教籍，第一次被施道比次，第二次被教皇，第三次被皇帝。”

他在奥斯堡等候直到下个星期，看看是否会再被召见，然后便寄一封由迦耶坦转呈教皇的上诉书，指出由于赎罪券的教理从未正式宣布过，对那些可疑问题的辩论，特别是对于救恩非必要的观点，不应视为异端。路德不满要他赴罗马的传票，那样便会把他交在道明会人士的手中。而且罗马即使对一个有安全通行证的人，都不会是安全的地方。在罗马，甚至教皇利奥本人，都不安全。这里所言是指一次阴谋，后来发现有几个红衣主教要毒死教皇。无论如何，路德作为一个托钵僧，并没有钱作远行。他得到迦耶坦亲切的接待，但不容许有辩论，而只给予撤回前言的机会。路德拒绝把这案件呈交各大学审断，他说:“我觉得我没有得到公正对待，因为我教导的，不外是圣经中所说的。所以我要继续向利奥上诉，直至他由蒙蔽和歪曲之中获知真相为止。”

这时有谣言传到路德耳中，谓红衣主教已获当局授权逮捕他。各城门都有人看守。由于友善市民暗中相助，路德于晚间逃走了，逃命逃得这样仓卒，以致他只穿连有头巾的修道士袍，骑上马背时没有穿马裤，没有刺马钉，马镫，或一把剑。他到了纽伦堡，在那里有人把教皇给迦耶坦的训谕拿给他看。路德虽然怀疑其真实性，但仍旧打算透过教皇向大议会上诉。他于十月三十日回到威丁堡。

放逐的恐吓

他在威丁堡的逗留感到非常不安全。迦耶坦把他与路德会晤的报告寄给智者腓勒德力，表明路德关于教皇谕令所说的话不宜见诸文字。要求腓勒德力拘解路德前往罗马，要不就驱逐路德离开他的领土。选侯把这报告给路德看，路德根据他自己的感受发表了他与红衣主教会晤的经过情形，选侯看了心中更加作难。他不再尝试为教皇谕令作出有利自己的解释。相反地，却直斥教谕为伪造者，且把教皇含糊的谕令与圣经清楚的见证作对比。路德告诉选侯：

> 你若否定那教令，你不算是一个坏基督徒。但你若否定福音，你便是传异端者。我诅咒并憎恶这教令。那位教皇使节仗着天威敌挡我，并命我撤回前言。我告诉他教皇妄用圣经。我尊重教皇的神圣，但我更敬爱基督的神圣和真理。我不否定罗马教会在我们这一代兴起的这个新君主国，但我否定凡作基督徒者必须服从罗马教宗命令的说法。至于那道谕令，我不承认基督的功劳是赎罪券的宝藏，因为他的功劳传递给人的恩典与教皇无关。基督的功劳消除罪恶增加功德。赎罪券则夺走功德留下罪恶。这些奉承者推崇教皇高于圣经，并且说他不会犯错。这样一来圣经便在教会中消失了，教会除了人的话一无所有。我要抵挡那些假借罗马教会之名想建立巴比伦的人。

十一月廿八日，路德向一个公证人呈递由教皇转交大议会的上诉，路德声称议会的权柄高于教皇，是真正在圣灵里感召，且

代表大公教会。教皇既是人，他就能犯错，犯罪，甚至撒谎的。即使圣彼得也不能超脱这种软弱。倘若教皇所下达的任何命令与上帝的意旨相违背，人就不必服从他。

> 所以基于利奥听信下策和被他革除教籍，停职，停止职权，不信任，判刑，罚锾，以及所指异端及背道的无论什么公开指责与宣告，这一切我都认为是空话，都认为是极不公平而又暴虐，我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向大议会申诉。

路德已把这申诉书印好，并请求把所印的都交给他，以便一旦他被逐出教会时才发表出去，但印刷商不理这嘱咐便立即交给公众。这样一来，使路德处于最不利的地位，因为教皇犹流二世已规定：未获教皇同意转交议会的申诉书其本身便构成异端罪。

智者腓勒德力加倍地感到局促不安。他是一个最倾向大公教会的选侯，醉心于圣徒遗物崇拜，热衷于赎罪券，同时也真心认为自己没有资格审断路德的教训。在这些问题上他渴望有所遵循。这就是他创办威丁堡大学的原因，在法律和神学问题上他经常向大学当局征询。路德是那间大学的博士之一，受委任在信仰的问题上教导他的选侯。这位选侯相信他的圣经博士犯了错误吗？当然，教皇若宣布路德是传异端者，这问题便很容易解决，但教皇尚未宣判。威丁堡的神学院还没有辞退路德。全德意志许多学者相信他是对的。倘若腓勒德力在教皇判罪以前先采取行动，他岂不是抵挡上帝的道吗？另一方面，教皇已力促他拘禁路德，并称路德为“罪孽之子”。不听命岂不意味包庇传异端者吗？诸如此类的问题令腓勒德力很作难。他与当时其他诸侯很不一样，他从不问怎样开疆拓土，甚至也不理会怎样维护自己的尊严。他唯一关

心的是:“身为基督徒选侯，我的职责何在?”他现在委实大大作难，除了于十一月十九日写信恳求皇帝，或是撤消此案，或是交由德意志最高裁决团体主持聆审，除此外便不愿采取什么行动。

路德修书给选侯道:

> 顷闻教皇使节诿咎于阁下，在下至感难过。他在设法使萨克森家族名誉扫地。我建议阁下把在下解往罗马或把在下驱逐出境。在下为穷修道士一名，若被驱逐出境，还期望什么?由于在下在阁下国境内已够危险，在国境外更何以堪?然而，惟恐阁下因在下而受苦，在下将心甘情愿离开贵境。

路德写信给施道比次道:

> 亲王曾反对我发表谒见特使的报告，但终于准如所愿。特使请他解我赴罗马或驱逐我出境。亲王非常关心我，但我若在别处，他会快活些。我告诉了施巴拉丁，若驱逐令来到，我愿离开。他劝我勿猝然逃往法国。

在奥斯堡有个意大利人曾问路德，倘若被亲王抛弃，他会前往何处，他回答说:“天下之大，何处不可容身。”

十一月廿五日他寄语施巴拉丁:

> 我日日期望罗马的诅咒。我一切都准备好了。诅咒一来，我便束上腰带，像亚伯拉罕一样不知往那里去，但我确知这一点:上帝无所不在。

施道比次从奥大利的沙兹堡(Salzburg)写信给路德道:

> 世界恨恶真理。基督因这种恨恶而被钉十字架，而今日等着你的若除了十字架以外我不知还有什么？你的朋友不多，惟愿他们不因害怕仇敌而隐藏。离开威丁堡到我这里来吧！使我们可以共生死。亲王(腓勒德力)与我们同心，我们既被弃绝，就让我们跟从被弃绝的基督吧！

路德告诉他的会众，他不是说再会；但他们若发现他走了，那末这一次是他的辞行。他晚飧时款待了几个朋友。若不是接到一封由施巴拉丁寄来的信，说亲王希望他留下，否则再过两小时他便会离开了。事情究竟怎样，我们永不知道。多年后路德说，亲王曾计划将他藏匿起来，但在这事件几周以后，路德写道："起先亲王很愿意我离开这里。"两年后腓勒德力在罗马当局面前证明自己对路德未采取行动是正确的，理由是他本已准备接纳路德离开的提议，却得到教廷大使的忠告，说让路德在监视下会比任其自由行动的危险小得多。腓勒德力在事后当然可能说过这话，虽然他在暗中曾想过要把路德掳到某地藏匿起来。然而同样可能的是：在腓勒德力正准备屈服但却拖延到教皇采取行动之后才作打算。无论如何，十二月十八日，腓勒德力上书迦耶坦，这是他为路德向罗马教廷陈词的唯一文件：

> 我们确信阁下以尊长之仁慈对待路德，但我们了解他未被明示以撤回前言之足够原因。在各大学中不乏有识之士坚信他的教导并未显明为不正，或不合基督徒体统，或属异端。少数作这种想法之人乃由于妒忌他的成

就。我们若晓得他的教理为不虔敬或不可容忍的，我们便不会维护它。我们全心全意要履行一个基督徒亲王的职责。所以我们希望罗马方面会对这问题有所评定。至于把他解往罗马或把他驱逐出境，只在他被判为有传异端之罪后我们才会如此行。他要求辩论以及呈请各大学公断之建议应予考虑。应该明示他在哪一方面为传异端者，而不应预先便加以定罪。我们必不轻易地容许自己卷入错证之中，也不会随意背逆教宗。我们希望阁下得知威丁堡大学最近曾为他上书陈词。抄本随函附奉。

路德对施巴拉丁评论道:

我已看到我们最杰出亲王对我们尊贵的罗马使节所说那些使人感服的话。仁慈的上帝啊，我以何等的喜乐再三拜读!



路德所译圣经一五四一年版书名之插图

第六章　萨克森之胡司

教皇策略的改变，大抵部分是由于红衣主教迦耶坦那一篇有辨识力的报告。他深知一个人可能怒中有错而未必是个传异端者，因为异端意味否定教会已确立的教会教条，而且赎罪券的教理尚未得到教皇正式批示。教皇必须首先作出声明，假若路德仍不肯服从的话，才能适当地把他逐出教会。教皇的宣言终于出现了，极可能是由迦耶坦撰写的。一五一八年十一月九日的自此以后(Cum Postquam)教谕，明确地澄清了许多争论点。指明赎罪只应用于刑罚而不应用于罪咎，罪咎必须借着补赎礼才得蒙赦免。赎罪券不能减少地狱永远的痛苦，但可以减少地上和炼狱中短期的刑罚。教皇在地上所加于人的刑罚，凭着他解罪的权力当然可以完全由他裁决。但在炼狱之刑罚方面，他不外是借着祈求，把基督和众圣徒足够而有余功劳的宝藏摆在上帝面前。这教令消除了一些极恶劣的弊端。

这教令若早些出现，这场争论可能早已结束，但在这期间路德不但攻击教皇释放的权柄，也攻击教皇借逐出教会捆绑人的权柄。他进一步表明教皇和议会都会错误。他指出用断章取义的经文支持补赎礼的错谬，而且扬弃一部分与圣经不能两立的教会律例。道明会人士称他为声名狼藉的传异端者，而教皇则指他是罪孽之子。

但是，要把他怎样处置呢？于一五一八年十二月开始的调解政策，是由政治理由促成的。教皇知道十字军的计划已遭排斥，征税事已被拒绝，而德意志民族不满的情绪日益高涨。还有一个更严重的理由：马克西米良皇帝于一月十二日驾崩，因此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选举必须立刻举行，原来马克西米良早已计划推举他的孙儿查理(Charles)作他的继承人。

此帝国的基业已逐渐衰微，但仍不失中古时代的威风。皇帝的职位是选任的，欧洲任何亲王都有资格当选。然而，那些选侯

主要都是德意志人，因此比较喜欢由德意志人担任皇帝。但他们也现实地觉察到：目前无一个德意志人具有足够力量承担这职位。因此，他们愿意接受其他强国元首来担任，而选择便介于法国的法兰西斯(Francis)与西班牙的查理之间。然而，教皇反对二者，因为权力加添于任何一方都会破坏教皇赖以自保的平衡局面。当德意志对德意志人当选不怀希望时，教皇却出面支持智者腓勒德力。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他对马丁路德所存的愿望便不容忽视。然而腓勒德力意识到自己不能胜任、转而支持哈布斯堡(Hapsburg)家族的角逐者，后者遂于一五一九年六月廿八日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查理五世。但情况的改变并不怎么大，因为以后整整一年半之久查理在西班牙极其忙碌，无暇顾及德意志，腓勒德力仍然成为关键人物。教皇仍然无法强使他与路德疏远。

教皇的策略于是转向调解为主；选派了一个与智者腓勒德力有关系、名叫米尔提次(Carl von Miltitz)的德意志人给迦耶坦作助手，要他曲意奉承选侯，并使路德缄默，直到选举完成。米尔提次为了这些目的，带备了梵谛冈箭囊里的每一种箭枝，从赎罪券以至停止教权禁令样样都有。为了软化腓勒德力，他给威丁堡的城堡教堂带来新的特权，用以使那些作了适当贡献的人借着腓勒德力所搜集的每一根圣徒遗骨可在炼狱少受痛苦一百年。另外还颁赠给他一种垂涎已久的荣誉，即从教皇手中获赠一枚金玫瑰勋章。为颁赠这荣誉利奥十世写信给他道：

> 亲爱之子：那枚最神圣之金玫瑰勋章，我们在神圣斋戒期的第十四日给它行了祝圣礼。它是由圣油膏抹，并洒以教皇祝福的芬芳之香。它将由我们最亲爱之子，有贵族血统和贵族举止之米尔提次颁赠给你。这玫瑰勋章是我们救主宝血的象征，借此宝血我们得蒙救赎。玫

瑰乃花中之花，是世上最美且最芳香者。所以，亲爱之子，且让这神圣之芳香沁入阁下内心最深处，使你能完成米尔提次将要指示你的无论什么事。

递送玫瑰勋章的事耽延了不少时候，因为那枚勋章是交给奥斯保的福格尔家族的银行保管的。

腓勒德力联想到耽延另有理由。他说："米尔提次可能拒绝把那金玫瑰勋章交给我，除非我把那个修道士逐出教会，并宣告他为传异端者。"米尔提次以教皇的命令为武器，以引渡路德为颁赠金玫瑰勋章的条件，路德已有所闻，但米尔提次的做法受到一个红衣主教的明智劝阻，那个红衣主教说："你们若以为能向那个亲王买到那个修道士，你们便是一群傻瓜。"在米尔提次之前教皇与教廷已致函腓勒德力，力促尽全力协助对付那个"撒但之儿，灭亡之子，患瘰疬病之羊，和葡萄园中之毒草马丁路德"。马丁路德预料自己会被逮捕，而且米尔提次也可能为此而来。路德写信给施道比次说，"我后来在亲王的宫廷中闻悉，米尔提次带了七十本教皇令状前来，使他可以把我解往杀害众先知的耶路撒冷，就是那穿紫色袍的巴比伦去。"米尔提次在德意志夸口说，他已经把那个隐修士放入他的囊中，但他立即又意识到：太确定一件事的进展是欠思虑的。他在沿途的客栈中征询众人的意见，发现若有一人支持教皇，便有三人支持路德。他坦白承认：千年来没有一个案件这样折磨教会，而且罗马乐于付出一万银币了结此事。教廷已准备付出更大代价。智者腓勒德力得到示意，他若听命的话，可以容他提名一位红衣主教。腓氏认为意思是指那高位可以颁给路德。

米尔提次一来到，便满口奉承。在一次会晤中他对路德说："我们立即便会把一切都解决了。"他要路德接受教皇论赎罪券的

新谕令。路德回答说，其中没有一句话来自圣经。于是米尔提次只要求他一件事，倘若那些反对他的人不再公开辩论和发表文章的话，请他也自我约束。路德答应了。米尔提次哭了。路德评论说："那是鳄鱼的眼泪。"

帖次勒作了代罪羊。米尔提次传了他来审问，并控告他挥霍，说他旅行用二马一车。并指他有两个私生子。帖次勒被迫退休，入住一间修道院，懊恼而死。路德曾写信给他说："别太难过，这场纷扰非因你而起。孩子另有一位父亲呢！"选侯这时利用他独当一面的地位，为自己计划利用米尔提次。他说，把路德的案件交给特里尔城(Trier)总主教格来芬克劳的理查(Richard of Greiffenklau)任主席之德意志教牧委员会；他会赢得德意志人的欢心，因为他是一位选侯；也会赢得教皇的欢心，因为他是一位总主教；也会赢得路德的欢心，因为在选举时他是教皇候选人的对头。迦耶坦同意这个计划，而理查亦表示他愿意这样做。腓勒德力与他安排好，听审的事在即将来临的沃木斯国会(Diet of Worms)会议时举行。但教皇既不授权，也不否定这建议，一时之间没有了下文。

路德这时卷入另外的争论中。他本已同意，只要那些反对他的人也遵守休战，他便不争论，但对方食言。各大学都卷入旋涡。威丁堡大学被视为路德派的一个机构。在教授部的杰出人物中有迦勒斯大(Carstadt)和墨兰顿(Melanchthon)。前者曾是路德的上司，并曾把博士袍授与他。迦勒斯大是博学的，但因醉心于学问，有时不够谨慎。他敏感，冲动，易受影响，有时且过于奋激。他极其拥护路德的教训，甚至咒骂那些批评者，使路德自己有时也要退避三舍。

墨兰顿则比较温和，比较年轻——只有廿一岁——是一个学习的天才，在欧洲已享有声誉。他的外表并不吸引人，因他口吃，

而且走路时肩膊动个不停。有一回，人问路德，在他想象中使徒保罗的外表像什么样子，他以亲切带哄笑的口吻回答说："我想他是骨瘦如柴的矮子，像墨兰顿一样。"但当这小伙子张开他的口时，他更像圣殿中的孩童耶稣。他是希腊文教授，不是教授神学，而且对路德初时并无特别感情；但他不久便慑服在后者的魅力之下。他的归正非由灵命挣扎而起，乃从赞同路德对使徒保罗的解释而来。以上这些人物都是威丁堡阵营的领袖。

厄克的多面进攻

从非利士阵营率先出来辱骂以色列的歌利亚，是英歌城(Ingolstadt)的一位教授，名叫厄克(John Eck)。路德的肯定命题一出现，他已以"锥标"(Obelisks)为题瞄准那些肯定命题肆意攻击，"锥标"一词是用来指加插于荷马著作中的批注。路德则以"星标"(Asterisks)为题作答辩。厄克的攻击使路德难堪，因为他本是一位老朋友，不是托钵僧而是人道主义者，不是"奸诈的意大利人"而是德意志人，而且是一位可畏的人物，因为他是不可轻视的。虽然他脸面似屠夫，声音似公牛，却有惊人的记忆力，口若悬河的口才，和不可思议的敏锐——一个专业的辩士，够资格被安置于维也纳或波隆那(Bologna)辩论三位一体，天使本质，或高利贷合约的工作。特别恼人的是他有以褒为贬，把对手迫至低头认错为止的癖性。

被厄克邀来向威丁堡阵营挑战的，不是他自己所属组织机构，而是来比锡(Leipzig)大学。于是旧日之妒忌与新的冲突便连结在一起，因威丁堡与来比锡分别代表萨克森选侯辖区与公爵辖区两个敌对派系。厄克亲近来比锡的守护者，就是胡子乔治公爵(Duke George the Bearded)——萨克森所有亲王都留胡鬚，但乔治使别人以他为智者，为稳重者，为度量宽宏者著称。他赞成

厄克应在来比锡与迦勒斯大辩论，后者为路德辩护时，已对厄克作辛辣的攻击。然而厄克无意与二等人物交手。他公然攻击路德的那些主张，路德指出罗马教会在君士坦丁时代并不高于其他教会，承受彼得职位之人被承认为彼得继承人与基督代理也不是自古已然的事——换句话说，教皇制乃晚近才有，所以是起源于人的。路德反驳道：

> 人应当明白：当我说罗马教宗的权柄是以人的命令为依据时，我并非劝告人不要顺从。但我们不能承认基督所有的羊都委托给彼得。那末，交托给保罗的又怎样呢？当基督对彼得说"喂养我的羊"时，他岂是指人不获彼得的允许便不能作喂养的工作？我也不能同意做罗马教宗的人都不会错误或只有他们才能解释圣经的说法。教皇之谕令用一种新的文法把基督的话"你是彼得"改成"你是首席主教。"因着教皇的谕令，福音便被消灭了。我对这谕令那最邪恶且最荒谬的亵渎简直无法忍受。

明显地，这只是厄克与路德个人之间的辩论，但让一个被教皇指责为"罪孽之子"的人公然出现于由正统的来比锡大学主办的公开辩论会中是大胆的。那一区的主教发出了禁令。但乔治公爵力争。他后来成了与路德仇恨最深的敌人，但在此刻他真正想知道是否

> 钱币叮当一声落银库，
> 　　灵魂立即出炼狱。

他提醒主教："辩论是自古以来就容许人做的，甚至关于神圣三

位一体的问题也是如此。一个士兵若不让他作战，一只牧羊犬若不会吠，一个神学家若不会辩论，那有什么用处呢？花钱维持会编织的老妇人比维持不会辩论的神学家更好。"乔治公爵照自己的意思而行。路德得到安全通行证，前往来比锡出席辩论。被迫退休的帖次勒评论说："那岂不就是魔鬼！"

路德为这场辩论着手准备自己。由于他肯定只有从最近四百年的谕令中才有确定教皇最高权力的根据，因此他必须专心研究那些谕令。在研究中，他的结论变得更加激烈。二月间他写信给一个朋友说：

> 厄克正煽动对抗我的新战争。他可能还要驱使我不得不严厉攻击拥护教皇的人。到此时为止我只是虚度光阴而已。

三月间，路德向施巴拉丁吐露心声：

> 随函附上厄克写给我的那些信件，信中夸称他已获得奥林匹克的胜利。我为了我这场辩论正研究教皇谕令。静静告诉你一件事："我不知道教皇是否即敌基督或他的使徒，他在他那些教令中败坏基督并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就是这样对待真理。"

提及敌基督是不祥的。路德发现说服人相信教皇是敌基督容易使人单单因信得生。路德不敢公开吐露的这种怀疑，无言中使他与中古世纪的那些小教派连成一气，那些小教派重新提起敌基督这个主题并加以变化，敌基督是犹太人在被掳时代构想出来的，作为患难中的慰藉，他们相信弥赛亚的来临因敌弥赛亚的阴谋而

延缓，而后者的肆虐在救主到来以前必定会达于顶点。当前最令人沮丧的图画，将来会变成最令人鼓舞的。启示录把敌弥赛亚变成敌基督，并增加了细节，就是有两个见证人在末日以前必定出来作见证并且殉道。然后，天使长米迦勒和一位骑白马、眼目如火焰的人物就会出现，把那兽扔入无底坑中。路德时代的人怎样处理这个主题，在纽伦堡编年报(Nürnberg Chronicle)的一幅木刻上又生动地刻划出来了。在该图左下端有非常巧言令色的敌基督正在诱惑众人，图右端则有两个见证人在讲台上教导群众。图中央的小丘是橄榄山，基督从那里升天，而且敌基督会从那里被扔入地狱中。图上端米迦勒则挥剑击杀。

这个题目于中古时代晚期在小兄弟派(Fraticelli)、威克里夫派(Wycliffites)、和波希米亚弟兄会(Hussites，译者按：或译胡司派)中非常流行，他们认定那些教皇是即将被打倒的敌基督。路德所见无意中与这些教派不谋而合，然而却有一个显著的分别。他们认定某些教皇(因他们邪恶的生活)是敌基督，路德则坚信每一个教皇，即使个人方面为模范，都是敌基督，因为敌基督是集体的：是一个机构，就是教皇制，一个败坏基督真理之体系。这便是路德为什么以对个人的尊敬再三地禀告利奥十世，而只在一周后左右便痛骂他为敌基督。但这一切是在以后才发生的。路德在来比锡辩论会前夕，突然被自己的思维所惊吓。一个被人这样尊敬、作基督代理的教宗，而联想到他竟是基督大敌，真令他不寒而栗。同时那个思维却有抚慰作用，因敌基督的末日是必定来临的。路德若一定要倒下，像那两个见证人一样，那攻击他者也很快会被上帝的手毁灭。这不再是一场与人的争战，而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

来比锡辩论会

这场辩论，于七月间在来比锡举行。厄克早就来了，而且穿着基督圣体节(Corpus Christi)巡行的祭服高视阔步而行。威丁堡的人几天后才到，有路德，迦勒斯大，墨兰顿，其他博士们，以及二百名手持战斧的学生。厄克则由市议会提供的七十六名保镖日夜保护，以防威丁堡人以及他们相信混在他们中间的波希米亚人突袭。早晚一对守卫随着招展的旌旗，短笛和鼓齐步操来，并在城堡大门站岗。辩论会被安排在大学的大厅举行；但由于众大修道院院长，众伯爵，众金羽武士，有知识和无知识之人合成的一大群人人数太多，乔治公爵便让他们自由使用城堡的礼堂。椅子和长凳都饰以花毡，威丁堡人坐的有圣马丁(St. Martin)的标号，厄克这边的人坐的则有屠龙者圣乔治(St. George)的徽章。

开幕之日，会众于早上六时参加圣多马教堂的弥撒。仪式由十二人的诗班在劳乔治(George Rhaw)领导下演唱，劳氏后来成了路德歌集在威丁堡的承印商。会众然后前往城堡。开会礼由乔治公爵的秘书以拉丁语致开会辞，用了两小时，讲述合宜主持神学讨论会之正确方法。乔治公爵说："那是一篇伟大的演讲，不过我诧异那些神学家会需要这样的忠告。"然后诗班便献唱求圣灵来临(Veni, Sancte Spiritus)歌，同时市议会的笛子手也在活泼地演奏。奏完时已到了午膳的时候。乔治公爵向来欣赏桌上佳肴。他送一只鹿给厄克，一只麈给迦勒斯大，并赐酒给全席的人。

下午为这场比赛的规则开始了初步的小冲突。第一个问题是要不要速记员。厄克说不要，因为考虑到他们会冷却辩论的兴奋热情。墨兰顿评论说："真理在较低温度下进行可能较为顺利。"厄克输了。第二个问题是要不要裁判。路德说不要。腓勒德力正安排他的案件由特里尔的总主教审问，而他也不想在此时节外生

校。但乔治公爵坚持要。路德输了。于是便拣选厄耳弗特大学和巴黎大学任裁判。这与从前几次为处理他的案件所建议的方法没有不同。当巴黎大学接纳时，路德要求邀请全体教授，而非只请神学家，他对那些神学家已失信任。厄克不加思索地冲口说："那末你为什么不把这案件交给鞋匠和裁缝呢？"第二个问题是要不要承认在这范围的任何著作。厄克说不要。他非难说，迦勒斯大在开头几天搬来连篇累牍的书，念到听众都睡着了。特别是那些来比锡大学的人，要人叫醒他们去吃午饭。迦勒斯大反驳，说厄克想用滔滔不绝的学识迷惑听众。迦勒斯大输了。一致同意辩论的笔记在裁判未作出判决以先不得发表。正式的辩论于是开始。

有个目击者对那些争辩者给我们留下如下描述：

> 马丁中等身材，因思虑与好学而消瘦，你几乎可以透过他的皮肤数算他的骨骼。他有刚毅的活力，而且有一口清晰而又尖锐的声音。他饱学，对圣经非常熟悉。他精通希腊文和希伯来文，有资格作注释的裁判。如林中树木一般多的字辞和概念任其运用。他和蔼可亲而又友善，毫无冷峻或傲慢气味。他能胜任一切。与人为伍时，既活泼而又诙谐，不论他的敌手逼得他多么厉害，他总是显得欢悦又轻松。人人谴责他的过失是：指摘人时有一点太横蛮，而且作为一个宗教改革家或成为一位神学家则刻薄多于审慎。迦勒斯大的情形也大致相同，不过程度较为和缓。他比路德矮小，肤色像熏青鱼。他的声音重浊且不悦耳。他记忆缓慢，发怒则快。厄克是个体形粗壮，平肩宽胸的人，操一口流利德语。酷似悲剧演员或市镇上向民众宣读政令的人，但他的声音有点沙哑，不够清晰。他的眼、口和整个脸面，使人觉得他

更像一名屠夫而不像一位神学家。

迦勒斯大和厄克为人类的堕落辩论了一周之后，路德加入讨论教皇和罗马最高权力的远古性，以及它是否由人或由上帝设立的问题。乔治公爵问道："教皇是否由上帝的权力或人的权力设立究竟有什么关系呢？他仍然一样是教皇呀。"路德说："一点不错。"他强调自己否定教皇制起源于上帝，并不是企图叫人不顺从。但厄克比路德更清楚看见他的论点所具的颠覆作用。教皇要求人对他无条件地顺服，因他坚信他的职位是上帝设立的。路德高声说出以下的话，表明他对这职位毕竟是多么不重视，他说："即使有十个或一千个教皇，教会也不会分裂。基督教的统一性能保存在极多领袖的领导下，正如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最高统治者治下和谐相处一般。"

厄克嗤之以鼻说："我惊异阁下对英人与法人永久的冲突，法人对西班牙人根深蒂固的憎恨，和洒于拿坡里国(the Kingdom of Naples)所有基督徒的血竟是这样健忘。至于我，我宣认一信，一主耶稣基督，而且我尊敬罗马教宗为基督的代理。"

但光是证明路德的见解有颠覆性，并不等于证明那些见解是错误的。两位辩论者要从历史中找根据。厄克断言，罗马主教辖区的最高权力与罗马主教为彼得继承人，乃溯自教会最早时代。他提出西班牙与第一世纪一个罗马主教的函件作为证明，断言"神圣罗马教会得到最高权力，不是从众使徒，而是从我们的救主自己，而且它享有高于所有教会和整群基督徒群羊的优越权力"；又说："祭司职权的程序在新约时期直接在我们的主基督以后开始，当彼得被委以教皇职权时，这职权在以前已由基督自己在教会中行使了。"所陈述的这两点，已被编入教会律例中。

路德大叫道："我驳斥这些谕令。无人能证明那位神圣的教

皇和殉道者曾说过这些话。"路德是对的。那些谕令今天已普遍地被天主教当局承认是属于伪造的依西多尔教令(Isidorian decretals)。路德作了一项超卓的历史批判，正如瓦喇(Lorenzo Valla)后来所做的，但那时路德尚未得见瓦氏的著作。路德指出，最初数世纪罗马以外的主教们非由罗马批准，也不受命于罗马，且希腊人从未承认的罗马的最高权力。诚然，希腊教会的那些圣徒，并不因此被视为应堕地狱的。

支持胡司

厄克说："我明白了，你是追随威克里夫那些可恶而又毒害人的错谬，他说：'为了救恩，无须相信罗马教会是高于其他一切教会的。'你现在正赞助胡司约翰那些如瘟疫般的错谬，他宣称，彼得从前不是，现在也不是神圣大公教会的首领。"

路德大叫道："我不同意波希米亚弟兄会的说法。我从未赞成他们分裂的行动。即使他们在自己那一方有神圣的权利，他们都不应退出教会，因为最高的神圣权利是合一和爱心。"

厄克有意把路德迫进一个危险的地步中，因为波希米亚就在来比锡附近，波希米亚的胡司派，就是那些追随胡司约翰的人，因异端罪名在康士坦斯(Constance)受火刑的事仍在人们的记忆中，为此他们曾攻击并蹂躏萨克森各地。至此会议暂停，让与会人士午膳。路德利用这时间到大学图书馆，查阅康士坦斯会议的决议，胡司便是被那些决议定罪的。令他惊异的是：他发现胡司的信仰声明中有如下语句："那唯一神圣的普世教会便是那一群预定得救的人，"又说："普世的神圣教会只有一个，正如选民的数目为一一般。"他认出这些声明的第二项是直接从圣奥古斯丁引伸出来的。当辩论会于二时重开时，路德宣布说："在胡司约翰的信仰声明中，我发现许多明显是基督徒的和福音性的，是普世

教会不能定罪的。"乔治公爵听到这些话，缩起双手作悲苦状，清楚可闻地喃喃自语道："瘟疫！"他的脑海中正出现大群胡司徒众蹂躏萨克森各地时的情景。厄克又赢了一个回合。

路德继续说："至于胡司的信仰声明'救恩是无须相信罗马是高于其他一切教会的'，我不理会这话是出于威克里夫或出于胡司。我知道无数的希腊人，虽然他们从未听过这信仰声明，他们已蒙拯救了。罗马教宗或异端裁判所，并无权草拟新的信条。以相信的基督徒，无人能越过圣经去压制他们。按照神圣的律法，禁止我们相信不是神圣的圣经或神圣的圣经或明显的启示所确定的任何事情。有个正典法律家说，一个人的意见，若依据更佳权威或理性，就比一个罗马教宗或一个教会议会的意见更有份量。我无法相信康士坦斯会议谴责胡司的这些见解。也许在决议中的这一段已被人窜改了。"

厄克说："那些决议记录在克鲁阿弟亚(Croatia)之耶柔米的可靠史实中，他们来源的确实性从未被胡司徒众驳斥。"

路德回答说："即使如此，议会并没有说胡司所有的文章是异端。它说，'它们个别地，有些是异端，有些是错谬的，有些是亵渎的，有些是傲慢的，有些是煽动性的，有些对虔诚人是不堪入耳的。'你应当加以区分，并告诉我们哪些是那些。"

厄克反驳道："无论它们是哪些，它们没有一样被称为最合基督徒和福音性的；你若为它们辩护，那末你便是传异端的，错谬的，亵渎的，傲慢的，煽动的，且使人不堪入耳的。"

路德要求道："让我说德语。我被人误解。我断言议会有时犯了错误而且有时会错误。议会也没有权设立新的信条。议会不能将本质不是神圣的权利变成神圣的权利。议会与议会之间彼此矛盾，因为晚近的拉特兰议会(Lateran Council)已把康士坦斯和巴色城(Basel)议会所提出的议会高于教皇的主张。一个有圣

经装备的普通平信徒，要被视为高于一个没有圣经装备的教皇或议会。至于教皇关于赎罪券的谕令，我要说，教会或教皇都不能设立信仰的条款。这些条款必须来自圣经。为了圣经，我们应当拒绝教皇和议会。"

厄克说："但这是波西米亚的毒素，把更多的份量放在自己对圣经的解释上，甚于放在教皇和议会、博士们和各大学对圣经的解释上。当路德弟兄说，这是那段经文真正的意义时，教皇和议会说：'不对，这位弟兄并未正确了解那段经文。'这样，我情愿相信议会，而放弃那弟兄了。否则，所有异端都会卷土重来。他们都引用圣经，而且相信自己的解释是正确的，声言教皇和议会都错了，正如路德现在作的，如果说那些聚集在一起会议的人，因为是人，所以就会犯错，这话带有恶臭。这是不可思议的，阁下违反康士坦斯神圣的议会和所有基督徒一致的意见，而不怕称胡司和威克里夫某些条款为最合基督徒的和福音性的。阁下，我忠告你，你若摒斥康士坦斯议会，你若说合法召集的议会会错而且已经犯错误，在我看来你就是外邦人和税吏了。"

路德回答说："你若不当我是基督徒，至少要留意听我的理性和那些权威，正如你会听一个土耳其人和异教徒一般。"

厄克便默然听从。他们然后继续讨论炼狱。厄克引证马加比二书十二章十五节那一段著名的文句："因此他为那些死了的人赎罪，使他们可以脱离他们的罪。"路德反对说，马加比二书属于旁经，不属于旧约正典，而且没有权威。这是在辩论中他第三次驳斥那些支持教皇权威的文件。第一次他否定初世纪教皇谕令的真实性，他是对的。第二次，他质疑康士坦斯议会的决议，他错了。这一次，他拒绝旁经的权威，这当然是一个观点与角度的问题。

然后，他们提起赎罪券，在此没有什么可供辩论的。厄克表

示，路德若没有攻击教皇权威的绝对性，他们之间的差异便容易调解了。至于"补赎"的问题，厄克则不住地追问路德："你是唯一有真知灼见的人吗？除了你以外，全教会都错了吗？"

路德回答道："我的答复是，上帝从前曾借驴口说话。我把我所想的直对你说。我是一位基督徒神学家；我有义务，不仅是说明真理，而且要用我的血和生命维护真理。我要自由地相信，而不要作任何权威的奴隶，不论那权威是议会，是大学，或是教皇都一样。我会坚决地承认那在我看来是正确的，不论它曾为一个大公教徒或为一个传异端者肯定过，或它是否曾被一个议会赞成或谴责都是一样。"

辩论会持续了十八天之久，有个当代的人说："若不是乔治公爵干涉的话，可能一直继续下去。"他对于钱币叮当一声落银库会发生何事并没有学到多少，而且他需要用会议大堂招待布兰登堡(Brandenburg)的侯爵，后者是从神圣罗马皇帝选举完毕经过此地回府的。之后双方以小册子为武器，继续争论不休。要等到各大学作出判决后才可发表辩论内容的协议并未被遵守，因为耳弗特一直没有作出判决，而巴黎大学则过了两年才有报告出来。

搁下这个辩论会以先，有一件小事值得一录，因为这件事显示那时代人粗野与感觉迟钝的天性。乔治公爵有个独眼的宫中弄臣，在厄克与路德的辩论中发生一段诙谐的小插曲，两人辩论这个弄臣是否应给他一位妻子，路德正方，厄克反对。厄克极尽诋毁之能事，以致弄臣动起怒来；以后厄克无论何时进入会堂，弄臣都扮鬼脸。厄克假装眇一目作报复，弄臣一见，便毒言咒语齐发，听众都哄堂大笑。

辩论会完毕后，厄克又为路德找到了新的罪状。他自鸣得意地说："无论如何，至少没有人会称我是萨克森的胡司。"原来有两封致路德的书信在途中被拦截了，是从普拉格(Prague)的胡

司门徒帕都斯卡(John Paduška)和罗慈达洛夫斯基(Wenzel Roždalowski)寄来的，他们在信上说："胡司从前在波希米亚怎样，你马丁路德在萨克森也怎样。你要坚定不移。"当这些函件送到路德手中时，还伴同胡司的一本著作论教会(On the Church)。路德说："我现在赞同胡司的文章，比在来比锡的时候更多。"到了一五二〇年二月，他坦然说出"我们都是胡司派，不过自己不知道罢了。"那时厄克正在罗马告诉教皇说，那位罪孽之子同时也是萨克森的胡司。



路德谒见迦耶坦(一五五六年木刻)

第七章　德意志的大力士

改革运动初年出现了一幅画，把路德绘成"德意志的大力士"。教皇悬挂在他的鼻子上，备受嘲弄。异端裁判官霍斯特拉腾(Hochstraten)在他手下抖缩一团，不少经院哲学派的神学家则仰卧在他周围。标题表明路德已成了国人共仰的人物。这样卓著的地位，是在来比锡辩论会之后才临到他身上。那场辩论对他的声誉为什么有这样大的贡献是令人费解的。他在来比锡说的，很少是他以前没有说的，而且胡司对他的某些赞同，带来的可能是非难而非欢呼。也许，一个反叛的传异端者，竟被容许参加辩论这一件事实，是引起公众注意的原因。

不过，更重要的因素可能是路德之著作的传播。巴色城那个勇敢的印刷商傅洛本(John Froben)，已把九十五条肯定命题，和关于九十五条之分析(Resolutions)，答蒲莱利亚(Answer to Prierias)，论悔罪(On Penitence)讲章，和论圣餐礼(On the Eucharist)讲章都搜集起来，印发合订本。一五一九年二月，他向路德报告，存书只剩下十本了，而且说，他印行的书籍不但行销德意志，也行销其他国家，使路德不但国内知名，也使他成了负国际盛名的人物。有六百本已寄往法国和西班牙，其他的则寄往布拉班(Brabant)和英国。慈运理(Zwigli)，瑞士的改教家，订购了几百本，让圣经推销员乘马到各处推销。甚至路德从前的一位同学，从罗马写信告诉他，说那些门徒在梵谛冈的阴影下，冒着性命危险派发他的小册子。他应得一个雕像，像国父一样。

这样的赞誉，迅速地使路德成了后来称为改革运动的首领。在这个运动形成时，它势必与当日另外两大运动，即文艺复兴与国家主义发生关系。

文艺复兴是一种多采多姿的现象，这现象的核心地位是由通称为人文主义的理想所占据。它基本上是对人生的一种态度，其观点是：人类固有的兴趣就是人，人应当把地上每一领域放在自

己的罗盘内，知识的每一范围都在自己的视界中，以及生活的每一纪律都在自己理性的控制之下。战争应化为战略。政治应化为外交，艺术应化为透视，以及商务应化为簿记。个别的人应当设法把自己能取得的所有事业和所有技能都在自己掌握之下。这个宇宙人(the uomo universale)应该是朝臣，政治家，探险家，艺术家，科学家，财政家，而且极可能也是神圣的。文学和专门的古代言语，都作为探索宇宙知识的一部分而加以热心钻研，而且受希腊文化影响的人对人生的态度也与此类似。

这个运动并未引致与教会明显的破裂，由于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被世俗所同化的教皇都成了文艺的倡导者，而且因为在古典与基督徒之间的综合语辞已由圣奥古斯丁作成了。同时，在这运动中对基督教的威胁是含蓄的，因为它以人为中心，因为真理的探索与任何范畴都可能是相关的，何况那些古时的哲学，并没有涉及基督教道成肉身和十字架这些特殊的教理。

然而只有一种明显的破裂发生于人文主义者与教会之间。那问题便是关于研究学问的自由，而且出事地点就在德意志。这里有一个狂热的犹太籍信徒，名叫斐费科仁(Pfefferkorn)，他主张把所有犹太人的书籍都加以销毁。他遭遇到德意志之伟大的希伯来语学者锐赫林(Reuchlin)，即墨兰顿的外叔祖的反对。那些反启蒙主义者，他们得到异端裁判官霍斯特拉腾，即在那幅漫画中歪在路德的手下的那一位，以及那个检控官蒲莱利亚的声援。结果是双方得到妥协。锐赫林获准继续执教，不过要负担这次审讯的费用。实质上他是赢了。

人文主义和改革运动，在几个要点上可以形成一个联盟。二者都要求自由研究的权利。人文主义者把圣经和圣经语文包括在他们复古的计划内，而路德争取了解保罗的权利，对于他们并对于路德自己似乎成了锐赫林事件的延续。那些对手还是一样：就

是霍斯特拉腾和浦莱利亚；目的也是一样，就是不阻碍探索。纽伦堡的人文主义者皮克海麦(Willibald Pirheimer)撰文讥讽厄克，描述他在人文主义的城市奥斯堡和纽伦堡无法获得博士学位，所以不得已便转往来比锡，就是他最近“胜了”路德的所在。这个讯息，用一个巫婆传送，她使她的山羊腾空，宣告她的魔咒为腾拉斯霍仁科费斐(Tartshoh Nerokreffefp)，就是把锐赫林案件中主要人物的名字 Pfefferkor(e)n和Ho(c)hstrat(en)前后倒转过来。

路德揭发教皇文件为伪造，与瓦喇(Lorenzo Valla)证明君士坦丁之御赐教产谕(Donation of Constantine)为赝品，对人文主义者和路德来说，是如出一辙的。人文主义和改革运动，为了不同的理由，都攻击赎罪券。这一方所称为亵渎的，另一方则称为可笑的迷信。

最深切类似之处似乎在如下一点：文艺复兴之人开始怀疑自己的勇猛是否会被幸运女神(Fortuna)阻挠，或自己命运是否未曾被星宿命定时，便对自己失去了自信心。而路德则陷在以上帝为难以测透和敌对的难题上。文艺复兴之人，遭遇到这个谜，而自己没有根深蒂固的宗教经验，通常都少向路德那些令人不胜惊愕、不合理性的看法求慰藉，而多向受尊敬的教会权威求慰藉。

但那些反应则各有不同。许多初期佩服路德的人，像皮克海麦，都退缩而与罗马方面和解。三个实例大可以例示别的人所采取不同反应的过程：伊拉斯姆对路德，从有辨识力的支持转而为吹毛求疵的反对；墨兰顿，则成了他的同道中最忠实、而又最令人困惑的人；杜勒耳(Dürer)，若不是在灵性经历重大转变后死去，可能已成为改革运动的艺术家了。

人文主义者——伊拉斯姆

伊拉斯姆比文艺复兴许多其他人物都更加接近路德，因为他非常基督化。他的文学工作，主要部分并非致力于古典，而是致力于新约及教父们的著作。像路德一样，他的理想是借传播那些神圣著作复兴欧洲基督徒的良知，而且为了这个目的，伊拉斯姆首先让希腊原文新约得以印刷。一五一六年，傅洛本印务新印行一本美观的希腊文新约，所用字体使人联想到新约抄本，经文附有译文，并加以注解。这本书在威丁堡发行时，路德正讲授罗马书第九章，从此以后，它便成了他的工具书。他从并列的译文发现武加大(拉丁文)译本把"要悔改"(be penitent)译作"要行补赎"(do penance)的不准确。伊拉斯姆毕生工夫都用来改进研读圣经的工具。路德珍视他的努力，认为大有价值，他于一五一九年讲授加拉太书时表示，等到伊氏撰写的注解面世时，他教起来会更加惬意。路德给伊氏写的第一封信，表示很钦敬他。这位人文主义的王子被他称为"我们的喜乐和我们的希望。有谁不就教于他呢？"从一五一七至一五一九年，路德深深意识到自己与人文主义者的密切关系，以致自己采用了他们所时尚受希腊文化影响之希式名字。他称自己为依流德留士(Eleutherius)，即自由人之意。

路德和伊拉斯姆实有极多共通点。二者都着重指出他们那个时代的教会，已回复到使徒保罗所指责之犹太教的律法主义之中。伊拉斯姆说，基督教已不是由爱邻舍所构成，而是由在预言苦期中戒食牛油干酪构成了。他请问道，什么是朝圣呢？只是外在技艺表演，而往往是牺牲对家人的责任。赎罪券对那些不改正自己行为的人有什么益处呢？那些昂贵的装饰在坎特布里(Canterbury)之圣多马墓的还愿物，若是奉献出来作这位圣徒所珍视的

爱心工作上便好得多了。那些一生从未效法圣法兰西斯(St. Francis)的人，却愿死时穿着他的修道士袍。伊拉斯姆嘲笑那些防御恶魔的人，说他们竟倚靠一件不能杀死虱子的衣服。

二人都与教皇有争执，路德是因为那些宗教危害人的救恩，伊拉斯姆则因他们鼓励外在礼仪，并且屡次阻碍自由的研究。伊拉斯姆越出他的常规，在所著新版本中添进简直无法不解释为煽动路德的章句。一五一九年版的新约评注(Annotations on the New Testament)引进了如下这一段话:

> 因多少人为的条例而使悔罪礼和认罪受到阻碍呢？革除教籍的门闩时常都准备妥当了。罗马教宗的神圣权柄，被告解、特赦，和诸如此类的礼仪滥用，令虔敬的人看见无不叹息。亚里斯多德(Aristotle)的哲学这样风行，以致教会中简直没有时间解释福音。

而且，在一五二〇年版的神学理性(Ratio Theologiae)一书中，还插入如下这样的评语:

> 有一种人，不以奉行教会一种仪式为满足，还给这教条附加上一些话，说它不只是使徒设立的，而是基督自己设立的，他们也不容许人在那七种圣礼的数目上加上一种或减去一种。然而，他们却十分愿意把解除炼狱之苦的权柄交给一个人。有人指出：教会普世的身体，已被收缩在罗马教宗一人身上，指他在信仰和道德上都不会错，因此把教皇为自己要求的更多权利都归给他，然而，他若干涉他们的钱袋或他们的期望，他们便毫不犹豫地与他的判断争论。这样的权力若由一个不虔敬而

又可憎厌的人掌握的话，这岂不是给暴虐大开方便之门吗？同样，对涉及用誓愿，什一奉献，偿还，赦罪，和认罪各种办法欺骗那无知而又迷信之人的事，也可以这样说。

在攻击赎罪券之后与抨击那些圣礼之前那几年间，在当代的人看来伊拉斯姆和路德似乎传讲同一的福音，以致一五一九年由纽伦堡人文主义者之秘书施朋格勒(Lazarus Spengler)以德文为路德所撰几发行的第一封辩护书称赞他是解放者，使人摆脱玫瑰经，祷告诗篇集，拜苦路，圣水，认罪，食物和禁食条例，逐出教会之妄用，和赎罪券之壮观铺张。伊拉斯姆可能说过像这样的每一句话。

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而最基本的在于伊拉斯姆毕竟是文艺复兴的人，他想把宗教本身置于人悟性的罗盘之内。他设法这样做，不像那些迂腐的学究，用理性合成的神学去竖起一座堂皇大厦，而是把那些难懂之点以及简单到阿兹特克人(Aztecs。译者按：乃墨西哥中部之印第安人。他那些灵修单张便是为这些人译的)都能明白了解的基督徒教训的讨论，都推至审判之日。他的守护圣徒，永远是那个在十字架上悔罪的强盗，因为他用这样少的神学便得救了。

还有另一种理由，使伊拉斯姆缺乏自信而毫无保留地支持路德。伊拉斯姆对于欧洲的统一逐渐消失是伤怀的。他的梦想是用基督徒的人文主义来抑制国家主义。他在把所著四福音注释献与新兴国家的四位元首——英国的亨利(Henry)，法国的佛兰西斯(Francis)，西班牙的查理(Charles)，和奥国的斐迪南(Ferdinand)——时吐露了这种愿望：因为他们的名字都与这些福音作者连结在一起，所以要他们的心也被福音连结在一起。改革运动

中所隐藏的分裂和战争的威胁，着实令他吃惊。

一切之中最决定性的乃是他自己内心的需要。基督那简明的哲学，就是他极其夸耀的，并没有解除那些终极的疑虑，而且就连那学术纲领，就是他所赖以救赎世界的，都不免被人怀疑，被人嘲弄。若智慧是在婴孩里的，那为什么使苍白，虚弱，眼痛，未成熟而著书立说之痛苦加诸己身呢？这个对自己生平努力的效用会这样表示怀疑的人，需要一个碇泊的地方——若不是路德，那末便是罗马了。

这样的人，不违背他自己的正直，便简直不能予路德以无条件的支持。伊拉斯姆缜密而周到地选择了他的方向，而且用比一般相信他有的固执和勇气更加倍地坚持下去。他会为那人辩护，而不为那些意见辩护。他若支持一种概念，它便是一种概念，而不是路德的概念。他会维护那人说话和让人听见他说话的权利。伊拉斯姆甚至假装不知道路德所说的。他自认也许除了几行拉丁文的作品之外，没有时间阅读路德的著作，而德文的作品，因不懂这种文字，则根本没有读过——然而，却有伊拉斯姆致智者腓勒德力的两封德文信，现今仍然存在。他作了这样的否认之后，然后他又会再三地不知不觉中显示甚至熟悉那些德文的著作。但他的论点已够彻底了。他是把他的辩护限于对公民和宗教自由那些问题。路德是一个在生活上无可非难的人。他愿意服从人的纠正。他曾请求公正的法官这样做，说应给他一次听审的机会，而且是一次真正听审的机会，以决定他对圣经的解释是否正确。这场争战是为了研究的自由。即使路德错了，应凭爱心纠正他，而不应以罗马的门闩来制止他。伊拉斯姆是一个不容有中立的时代确立自己是中立的人。

墨兰顿与杜勒耳

人文主义者之中，其余毫无保留地投向路德的人中有墨兰顿，作为一个人文主义的学者，他确信路德已正确地解释了使徒保罗。所以墨兰顿成了他的同道和拥护者。然而，墨氏继续持守的立场是如此居中而又如此含糊不明，甚至今日仍有人怀疑，他到底是路德在福音上的辩护者抑或曲解者。事实上，墨兰顿与伊拉斯姆的友谊，始终都未中断过，这件事本身，若不是他始终准备把完全不同的细微差异附加在路德的教训上的话，是没有特别意义的。路德死后，墨兰顿为君士坦丁堡的主教长把奥斯堡信条（Augsburg Confession）译成希腊文，而且在他这样做时，实际上把路德因信称义的教训变了质，而变成人在圣礼中借着与不朽的基督联合而神化的希腊观念。人文主义是个可疑的拥护者。

人们想知道路德是否未曾被那个早年为典型之文艺复兴人物之德意志人文主义者更好地了解。艺术家杜勒是宇宙人（uomo universale）最佳的例子，他用所有技巧来实验并寻求对秘传象征中奥秘的理解；有时选择轻率的笔触，就如在"模仿的圣母像"（Madonna of the Parrot）中显示的，对于所有人为努力之徒劳无用，感到深切的不安。文艺复兴那些充满活力的骑士，悬崖勒马于命运的深坑之前。他们的困境，在杜勒耳的忧郁（Melancolia）一画之中深刻地刻划出来。在图中有个才智高超和生有翅膀的妇人，呆钝且闲散地在男人最精巧技艺的所有工具与象征中间坐着。在她周围放着画师的罗盘，化学家的天秤，木匠的刨子，作家的墨水瓶，废置不用；在她腰带上挂着权力的钥匙，财富的钱袋，废置不用；旁边那张建筑用的梯，也废置不用。那完美的球体和凿刻好的长菱形木头，都激不起人作新的努力。那个在她头顶的滴漏，其中的沙正不住往下流，那个魔术自乘器，无论怎

样计算，都产生不出更大的数目来。那在上端的钟，正要敲响。然而，她在沉思，阴沉而且愁眉不展，因为命运的问题正在天际竞争。在天空中彩虹高挂，是上帝向挪亚起誓立约，永不再用洪水灭世界的记号；但在彩虹内有一颗彗星朦胧出现，是灾祸即将来临的征兆。栖息于磨石上的忧郁者，在她旁边坐着一个胡书乱写的喋喋啪，有一种漫不经意的力量在驱使他独自活动。那重点是否又是像伊拉斯姆所想的一样，智慧隐藏于儿童的单纯中，男人最好把自己的巧技高置，直等诸神对那日子的问题作了决定。

在这里我们得到何等相似而又不相同的术语来表达路德苦苦探索之生命的始终意义啊！他的用语不同；他用的那些象征不同；但文艺复兴能包罗那些能转换的象征。当杜勒耳听见人是因信得救时，他领悟到那彗星已被吸进彩虹之中，而且愿借上帝的帮助见到马丁路德，并给他一个雕像，"作为给那个曾帮助我脱离极大不安之基督徒大丈夫永久的纪念。"从此以后，杜勒耳的艺术，便扬弃世俗，而为福音效力了。他从"晶莹光耀的笔触"而转入"克制而又充满奇异热情的质朴中"。

国家主义者——胡腾与西金恩

与改革运动发生关系的第二种重要运动，是德意志的国家主义运动。这种运动，在路德时刚刚开始，因为德意志在国家的团结方面，是比西班牙、法国和英国较为迟缓的。德意志没有中央政府。神圣罗马帝国不过和德意志民族的一个邦那么大，因为它同时又太大了，因为任何欧洲亲王都合格充任那最高的职位，同时又太小了，因为实际上哈斯堡王朝支配着一切。德意志被分割成许多小的、由众亲王和主教重叠管辖的区域。那些自由城市则闪烁于那些纠缠不清之联盟阴沉的道途中。那些武士则是一个难驾驭的阶级，正设法防止自己势力的衰落，而农民也同样难驾驭，

因为他们想担任与他们经济重要性相称的一个政治角色。无论哪个政府，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把德意志结合成一整体。她分裂而又团结迟缓，遂被意大利人愚弄，并且被教皇当作一头私有的母牛。人民对罗马的恨恶比别国的人民更加厉害，因为那些国家的政府能抑制教皇对他们的剥削。

多年来，德意志国家主义的代表们对于路德的事业有几分影响的是胡腾（Ulrich von Hutten）和西金恩（Franz von Sickingen）。胡腾本身是武士和人文主义者，露穿甲戴桂冠招摇过市。他也显示出人文主义的多变性，可以是国际性的，如伊拉斯姆身上表现的，又可以是国家性的，如在自己身上表现的。胡腾做了不少促进德意志人民国家主义观念的事，并建立起理想的德意志人的形象，这样的德意志人应驱逐祖国的众仇敌，并建立一种文化，能与意大利人互争雄长。

要驱逐的第一号仇敌便是教会，她往往要负分裂和榨取德意志的责任。胡腾摇动人文主义者的笔杆，以最辛辣、最猛烈的评论攻击罗马教廷。在一种名叫罗马的三位一体（The Roman Trinity）的小册子中，他以三个为一组、由弱而强地把罗马所有的罪恶列举出来："三样在罗马销售的东西：基督，祭司职位和女人。三样罗马憎恨的东西：大众议会，教会改革和德意志人睁开的眼睛。三样我为罗马祈求的疾病：瘟疫，饥荒和战争。愿这是我的三位一体。"

撰写这话的人，起初并不称赞路德。在与厄克小战的最初阶段，胡腾看这场争论是修道士之间的小口角，并且因他们相咬相吞而幸灾乐祸，但在来比锡辩论之后，他发觉路德的话吐露了他的心声。路德也愤恨德意志的虚伪，意大利人的狡猾手段与傲慢。路德愿圣彼得堂化为灰烬，而不愿德意志被掠夺。胡腾所想像德意志人的肖像，可以用路德对德意志人灵魂神秘深度甚于其他人

民灵魂之观念而更加丰富。一五一六年，路德发现从上帝之友(The Friends of God)发出的一篇不具名的稿件，他以一个德意志人的神学(A German Theology)为题把它发表，在前言中，他宣称从其中学了从圣经和圣奥古斯丁的著作以外更多东西。这些话并没有狭窄的国家主义包含在内，因为圣奥古斯丁是一位拉丁人，但路德的意思当然是指德意志应被视为高于轻视他们的人。胡腾与路德之间更形相似，在于胡腾向福音派方面增长，并把他的笔调从雅典转向加利利。

在胡腾看来，最实际的问题是怎样实现他解放德意志的计划。他起初是期望马克西米良皇帝抑制教会并统一国家，但马克西米良天不假年。然后胡腾便寄望于迈因兹的亚尔伯特，他身为德意志的大主教，可以成为国家教会的真正领导，可是亚尔伯特负欠于罗马太多了。

在德意志只有一个阶级的人响应胡腾的号召，那就是他自己的那个武士阶级。其中最杰出的人物便是西金恩，他出了极多力量襄助选举皇帝的事，他冒险用自己的军队把法兰克福包围起来。西金恩试图用罗宾汉(Robin Hood)的方法给德意志树立一种公平的制度，以免自己的阶级被消灭。他以被压迫者的辩护者自命，且由于他的军队处于远僻地区，他总是寻觅更多受压迫的人并为他们辩护。胡腾看准机会，可以招募他也为德意志和路德辩护。在那个没有战事的冬天，胡腾在称为爱冰堡(Ebernburg)之西金恩的城堡中自立，这位桂冠诗人在那里向那个文盲剑客朗诵威丁堡先知的德文著作。西金恩决心为了福音护卫穷人和受苦的人时，他顿足伸拳表示赞成。有许多通俗的小册子出版，描述他为农民和马丁路德的辩护者。在一次这样的宣讲中，有个农夫已付给教会他的一半罚款，但无力付出其余的一半。西金恩告诉他，前一半都不该付，并引证基督对门徒说不要带口袋和钱囊的话。那个

农夫问在哪里可以找到这些话，西金恩答说："在马太福音十章，也在马可福音六章，以及路加福音九章和十章。"

"武士先生，"惊奇的农夫叫道："你怎样学会偌多的圣经呢？"

西金恩回答说，他是在爱冰堡胡腾给他念路德的著作时学到的。

西金恩给被压迫者作辩护者的描述，并非全是幻想的。他的确出力帮助胡腾，为人文主义和改革从事较小规模的十字军运动。锐赫林因而免除了缴他的罚款，为了福音而逃亡的人，都被收容在爱冰堡。其中有个年青的道明会士布塞珥，他对于路德在海得堡会议的事曾非常热诚，现在既弃了自己的修道士袍，便逃来投靠这个绿林绅士。他们叫人告诉路德，他也在受欢迎之列。路德怎样回答，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能从他回答类似建议的话中推断出他的答复；事缘曾有个武士告诉他，要是选侯失败了，只要他不被那些无可非难的审判官驳倒，便可以召集百名武士来保护他。路德对这样的提议未表示明确的意见。他私下对施巴拉丁说："我不轻视他们，但我不会利用他们，除非那是基督，那保护我者的旨意，他也许已感动了那个武士。"

但路德早已预备利用他收到的函件来达到外交的目的，并指示施巴拉丁港若是适当的话，便把那些函件给红衣主教利阿利俄(Riario)看。要让罗马教廷知道，倘若因他们的猛烈攻击使他被逐出萨克森的话，他不会前往波希米亚，而会在德意志本土求庇护，在那里他可能会比在亲王视下时更加令人讨厌，会用全部时间从事教学任务。这封信的语气是粗野些。他说："就我而论，事已决定。罗马的愤怒和罗马的恩宠我都鄙视。我不愿与他们和好，也不愿与他们交通。他咒骂，并焚毁我的著作。若非我无法控制火焰，否则我必定会把全部教会律例(Canon Law)烧熔。"

一五二〇年八月，路德暗示，因为他已被这些武士援救，摆

脱了从人而来的恐惧，他会攻击教皇为敌基督。但他已经那样做了；虽然保护的保证无疑鼓励了他并且增加了他的勇气，他勇气的来源并不是从免疫的意义而获得的。路德的一个朋友怕他在危险来临时临阵退缩。他回答说：

> 你问我打算怎样行。我不知道。撒但从来未这样向我发怒。我可以这样说，我从未寻求货财，名誉，及荣耀，我也不因众敌对而沮丧。事实上他们愈是愤怒，我愈充满圣灵。然而也许令你惊奇，我简直无法抵挡内心失望的最小波浪，而且这便是为什么轻微的这种颤抖便把另一种最大勇气抖了出去。你无须害怕我会放弃那些准则。

这位最无畏的改革者是一位有比他仇敌加于他之任何事都更大恐惧者。在神前恐惧战兢之路德，在人前是无所惧的。

当那问题变得更加明朗时，便清楚知道，他不会因为自己或福音的缘故而采用暴力。一五二一年一月，他写信给施巴拉丁道：

> 你看见胡腾所请求的。我不愿用流血来为福音争战，我已经按这个意思回复他。世界是用“道”来征服的，而且教会是用“道”来服事和重建的。因故基督不经人手而兴起，所以他也不经人手而倾倒。

第八章　葡萄园中的野猪

因路德始终依赖主从高天伸出来的膀臂，他并不因此而疏忽不做在地上所可以做的事。审讯他的事迟延了一年半，遂给他有机会详尽表明自己见解并宣布自己的发现。他的神学，正如我们所见，就有关上帝和基督最重要本性以及人得救之法，在他与罗马破裂以前已经成熟了。这些要点使路德知道，他在某些方面与教会的看法有差异。但他的神学就教会的理论，她的礼仪，她的构成，和她与社会关系的实用含意方面，他还没有想通。他也没有对道德行为的问题表达自己的意见。在他不受骚扰期间，即一五一八年十月与迦耶坦会谈以至一五二〇年十月教皇教谕到达这一段期间，给他提供了机会。路德热切地利用这缓衡的时间，当然也不知道这段时间会历时多久。在一五二〇年夏天，他交给印刷商一捆小册子的稿件，这些小册子至今仍常被称为他的最初作品：五月出版的是“论善功讲章”(The Sermon on Good Works)，六月是“论罗马教皇制”(The Papacy at Rome)，八月是“上德意志公侯书”(The Address at the German Nobility)，九月是“被掳于巴比伦”(The Babylonian Captivity)，十一月是“论基督教自由”(The Freedom of the Christian Man)。后三种更直接与争论有关，我们需要加以申述。

在当代的人眼中，其言论最激烈的是论及圣礼、题目为“被掳于巴比伦”的那一本。这一本论及圣礼已被教会奴役。这本攻击大公教教训的小册子，比以前的任何小册子都更具攻击性；当伊拉斯姆读到这本小册子时，他突然喊叫道，“破裂已无法弥补。”理由是罗马大公教会的权利全然依赖圣礼为独占的恩典渠道，而且依赖圣职人员拥有的特权，因为圣礼是排他地由他们执行的。倘若把圣礼主义的价值降低，那末祭司职权势必崩毁。路德实际上把圣礼的数目由七种减为两种。坚信礼(即坚振礼，又作圣信礼，坚证礼)，证婚礼，授圣职礼，补赎礼，和临终膏油圣礼都被取

消了。只剩下圣餐礼和洗礼。裁减的原则是：一种圣礼必须直接由基督设立，而且必须是明明白白地为基督徒举行的。

取消坚信礼和临终膏油圣礼，除了减少了教会对年青人和死亡的控制以外，并没有巨大的意义。取消补赎礼便严重多了，因为这是赦罪礼。路德在这个阶段中并没有把它全然取消。补赎礼的三种要素中，他承认当然需要忧伤痛悔，而且认为认罪，若不是把它制度化的话，是有用的。最激烈的一点是关于告解，他说，这只是由人宣告上帝在天上所判定的，而不是由上帝承认人在地上所裁决的。

否认授圣职礼为一种圣礼，便是把教权主义制度的地位推翻了，并且给所有信徒皆祭司提供了一个稳固基础，由于根据路德所说，授圣职礼只是教会的一种仪式，借以设立一个执行一种特别职务的职事。受圣职的人，并非得到了不可磨灭的德性，不是被免除受民事法庭的裁判，也不是凭授圣职礼便授予执行其他圣礼的权力。在这一点上，祭司所作的，任何基督徒若由会众委托的话，都可以做，因为所有基督徒皆祭司。捏造授圣职为圣礼乃是：

> 借以用来产生不能缓和的不和谐，圣职人员因此与平信徒要分隔得比天离地还远，对洗礼的恩典加以不可思议的损害，并使福音团契造成淆乱。这是圣职人员把极可恶暴虐加诸于平信徒的根源，他们依靠外在的膏抹，剃度和圣衣，不但提高自己的地位过于受圣灵膏抹的平信徒，甚至视后者为狗，不致与他们一同置身于教会中……。基督徒手足之爱在此已终止，牧人已变成豺狼。我们所有已受洗者皆为祭司，并无区别，但那些我们称为祭司的乃教牧，是从我们中间拣选的，他们应以我们

> 的名义做一切的事，他们祭司的职任不是别的，只是一种事工而已。所以，授圣职礼这个圣礼，不是别的，只是在教会中拣选一个传道人的一种礼仪罢了。

然而，路德反对五种圣礼的事，若不是因他在所保留的两种圣礼中彻底的革新，甚至可能会受容忍的。从他对洗礼的观点，他是意含废弃修道主义，所根据理由乃以它非重洗，而且，除了洗礼的誓愿以外，永远不应起什么誓。

在一切之中，最严重的是路德把弥撒简化为主的晚餐。弥撒是整个罗马大公教体制的中心，因为弥撒被认为是道成肉身和钉十字架的重演。当饼与酒变质时，上帝又再变成肉身，而基督则又再死在祭坛上。这种奇事，只有借着授圣职礼蒙赐能力的祭司才能施行。这种恩典排他地由他们经手执行，他们在教会中便占有一种独特的地位；而且，因为教会是基督身体的监护者，她在社会上便占有一种独特的地位。

路德攻击弥撒并不是要中伤祭司。他首要关注的，时常都在灵性方面，只偶然在教会或社会方面。他最强调的是：弥撒这个圣礼决不是魔术，而是神秘的，不是执行一个仪式，而是经验主的临在。这个要点，是与迦耶坦那次会晤讨论的几个要点之一。那个红衣主教，不满路德以这种圣礼的功效有赖于接受者之信心的见解。教会的教训是：各种圣礼不能被人的任何软弱，不论是执行者的不配或受者的漠不关心所损害。圣礼是凭借其本身里面的能力因功生效(ex opere operato)。这样的见解，在路德看来是使这圣礼成为机械的和魔术的。他也不想这圣礼受制于人的脆弱，也不愿承认他这样做是假定信心乃必需，由于信心本身乃上帝的赐与，但这信心，由上帝在何时、何地赐下，并给与何人都可，甚至不借圣礼也能有效地赐与人；然而，反过来说，这圣礼

没有信心也有功效，便不真实了。路德说："关于赎罪券，我可能错了，但关于在这圣礼中需要信心，我是宁死也不撤回的。"对信心的这种坚持，削弱了祭司的角色，他可以把圣餐薄饼置于人的心中，但不能在人的心中产生信心。

路德所指出的第二点：在举行弥撒时，祭司并没有资格作教会宣称他能作的事情。他不是"创造上帝"，也不是"献基督为祭"。否定这种见解的最简单方法，就会是说上帝并不临在和基督并不被献为祭，但路德只愿意肯定后者。基督不被献为祭，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为全人类一次献上了，但上帝是临在饼、酒之中，因基督即是上帝，曾说："这是我的身体。"然而，由祭司复述这些话，并不能把饼、酒变成上帝的身体和血，正如天主教至今坚持的。所谓变质说，这种见解是说，饼、酒保持原状、味道、颜色等等附带的性质，但丧失了它们的实质，那实质已被上帝的实质代替了。路德拒绝这种见解，基于圣经的理由多于理性的理由。伊拉斯姆和墨兰顿二人在他以先已经指出：质的观念不合乎圣经，那是经院哲学的一种诡辩。为了这种缘故，路德根本反对这种说法，而且他自己的见解不应被称为合质论。这种圣礼，在他看来，并不是上帝的一块饼像一块陨石一样从天上掉下来，因为他无所不在，在他的受造物中作支持和赋予生命的力量，而且，基督如同上帝一样，也是普世的，但他的临在是人的肉眼所看不见的。因此，上帝已选择三种启示的渠道，向人类显示他自己。第一个渠道是基督，道在他里面成了肉身。第二个渠道是圣经，在圣经中把说出的道记录下来。第三个渠道是圣餐礼，在圣餐礼中，道显示于食物的饮料之中。圣餐礼并不是人像隐多珥那个交鬼妇人一样，用法子把上帝召来，而是显示他在那里。

随着祭司权力缩小的程度，他的特权也削弱了。在大公教的惯例中，圣职人员与平信徒之间的区别之一，是举行弥撒时酒只

由祭司饮。这种限制的起因，是怕平信徒笨拙地把上帝的血溢了一些出来。路德对这圣礼同样尊敬，不过他不愿意在教会牢不可破的制度下保护它。虽有溢出的危险，然而这杯仍应递给所有信徒。这种声明，在他那个时代有急进主义的非凡特性，因为把圣餐杯递给平信徒，乃是波希米亚之胡司徒的呼声。他们根据圣经中基督的话说："你们都喝这杯。"以作证明。大公教的解释者解释说，这些话是对使徒们说的，他们都是祭司。路德赞同这种说法，但反驳道，所有信徒皆为祭司。

圣礼与教会理论

从教会的理论来看，这种见解的后果影响广远，而且路德自己对教会的见解，是从他对那些圣礼的理论引伸出来的。然而，他在这个范围的推论并不是轮廓分明的，因为他对主晚餐的见解指向一个方向，而他对洗礼的见解又指向另一方向。这便是为什么他可能同时有几分地是重洗派公理会主义（译者按：即会众自治主义）和后来信义宗教会地权说（译者按：指王侯有权选择属地之宗教信仰）之父。

他对主晚餐的见解，只是为信服信徒所齐集之教会作的，因为他表明这圣礼的功效有赖于接受者的信心。那便必须使这圣礼成为非常属于个人的，因为信心是属于个人的。路德强调说，每一个灵魂，在造它之主面前是赤露敞开的。无人能替代别人死；每一个人都必须单独为自己与濒死的痛苦搏斗。"那时我将不与你在一起，你也不与我在一起。一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答辩。"类似地，"弥撒是一种神圣的应许，不能帮助别人，不适用于别人，不为别人代求，不传递给别人，只救那用他自己信心相信的人。上帝的应许个别地要求每一个人的信心，谁能为别人接受或应用呢？"

在此，我们认识路德的个人主义的核心。它不是文艺复兴的个人主义，寻求个人才能的满足；它不是晚期经院哲学派的个人主义，他们根据形而上学的理由称真实只是由许多个别的人构成，而那聚会像教会和国家一样，并不是众多的个体，而只是它们的成份的总和。路德并不关注把教会和国家的结构加以哲学化；他强调的只是每一个人都必须为自己向上帝作答。这便是他的个人主义的范围。为这圣礼所必需有的信心，必须是一个人自己的信心。从这样的理论，那明显的推论便是：教会应只由那些拥有热诚的个人信心之人所组成；由于这样的人的数目决不是大的，教会就会是一个比较小的宗教聚会。路德经常准确地说，这便是他所指的意思。特别在他较早期的讲授中，他已把对教会的见解描绘成余民的轮廓，因为选民是稀少的。他坚信这必然是这样的，因为上帝的道与属血气之人所有的愿望相悖，贬抑骄傲，压碎自大，并使人所有的自负都落在尘埃与灰烬中。这样的工作是不合人意的，而且很少人会接受。那些确实接受的便是匠人所弃的那些石头。嘲笑和逼迫将会是他们的份。每一个亚伯，势必有他的该隐，每个基督，势必有他的该亚法。所以真教会会被人藐视并弃绝，并且会隐藏在世界之中。路德的这些话，可能迅速地在代替大公派之修道院的分离之后原派社区中流行的。

但路德不愿走这条路，因为洗礼在他看来是指向另一方向。假如他愿意的话，他很容易就能像重洗派人士一样，使洗礼适应那先前的见解，视洗礼为重生之内在经验的外在记号，只适用于成人而不适用于婴孩。但这是他不会作的。路德为了婴孩洗礼而与大公教会站在一起，因为婴孩必须在生下来时便从撒但的权势中夺过来。但是这样一来，他那圣礼效力有赖于接受者之信心的信式会变成怎样呢？他极力用想象来保持这种见解，婴孩必然蕴含信心，如同睡眠中之成人有信心一样。但是路德又会把婴孩的

信心转移到保父保母的信心上，借着保父保母婴孩便深得到维护。诞生，在他看来，不是像死那样隔离的。人不能为别人死，但人能按一种意义代替人正式加入一个基督徒群体。因此，洗礼，不是主的晚餐，是把教会与社会相连结的圣礼。它是与社会有关的圣礼。在中古时代的社区中，除犹太人聚居的地方以外，人生下来便是公民，而且受洗成了基督徒。不论个人的确信怎样，国家和教会同是那些人构成的。这两个机构的联合，因此是自然的。基督徒社会的基础便是在此。路德的伟大与悲剧，是他既不能放弃祝谢餐杯的个人主义，而又不能放弃洗礼盆的集体主义。他在一个宁静的时代，准会是一个心灵苦恼的人。

检举重新开始

然而，他那个时代并不是宁静的。罗马并没有忘记他。提高压力只是机会主义；当至高大公派皇帝将从西班牙前往德意志的时候来临，教皇便准备重新开始检举了。甚至在对圣礼之攻击发表以前（这种攻击在伊拉斯姆看来已使决裂无法弥补），路德已说的够多，担保会有激烈行动了。有关赎罪券的争论，因来比锡辩论会中对神性起源与教皇统治的肆意攻击而扩大。他的攻击如此显著，以致教廷一成员主张先发制人，不赞成等待皇帝到来。厄克在这个时候来到罗马，不但配备了来比锡的笔记为武器，也配备了科伦（Cologne）大学和卢文（Louvain）大学对路德之教训的指摘。路德与厄克之间的辩论，当耳弗特大学拒绝呈交报告而巴黎大学又无报告时，这两间大学便自动填补了这个空位。科伦的裁决，由道明会士操纵，更加严厉。卢文的判语，略带伊拉斯姆主义的意味。二者都一致指摘路德对人的堕落、补赎、炼狱和赎罪券的见解。卢文大学对关于教皇的攻击保持缄默，然而科伦大学则对从钥匙权而来之居首与贬抑权被视为异端表示不满。

路德反驳道，所引反对他的话，无任何证明是来自圣经：

> 我们为什么不废除福音而转向他们呢？奇怪的是：手艺工人作的判断，比那些神学家更加正确！对那些指摘锐赫林的人，人应当认真到什么程度呢？他们若焚烧我的著作，我必定会重述我所说过的。在这一点上我无所忌惮，我愿为它受苦而死。当基督充满了对法利赛人的轻蔑，保罗为雅典人的盲目愤慨时，我请你们告诉我，我当怎样行呢？

在记录上都没有提到进一步的检举，直到三月，镇压路德的企图又静悄悄地借着奥古斯丁修道会而死灰复燃了。修道会长写信给施道比次，说：

> 本修道会，从前从未有过异端的嫌疑，现在正变成臭名四溢了。我们在爱的结连中求你，尽你所能的约束路德，不说反对神圣罗马教会和她的赎罪券的话。要力劝他停止写作。叫他救救我们的修道会，摆脱丑名。

施道比次辞去教区长职，以解除自己的窘境。

另一种方法是透过智者腓勒德力。红衣主教利阿利俄，因他同谋要取教皇性命罪，最近才蒙赦免，写信给腓勒德力说：

> 至显赫、至尊荣之尊长弟兄阁下：当我想起府上之华丽与阁下祖先及阁下对教宗热爱始终如一的表现时，我为了基督教和阁下自己永远荣誉之共同益处的缘故，想借这份友谊写信给阁下。我确信阁下对马丁路德放肆，

> 怨恨、轻视，并嘲骂罗马教宗及整个教廷事，并非不知情。因此我劝阁下，务使此人放弃他的错谬。阁下若愿意，就必能办到；小小的大卫，只用一块小圆石，便把巨人歌利亚杀了。

腓勒德力回信说，这案件已交给他的挚友特里尔的总主教、神圣罗马帝国之选侯、革来芬克劳的理查去办理了。

到了五月，拉锯的局面终于终止。教宗于五月廿一，廿三，廿六日和六月一日，先后主持了四次枢机主教会议。教皇于廿三日晚间前往他在玛革利安那(Magliana)的猎舍，一个荒僻的所在(a soliti piaceri)隐居。会议由红衣主教们、正典法学者们，以及神学家们继续下去。与会人士可能有四十位。厄克是唯一的德籍人士。三大修道会，即道明会，方济会，以及奥古斯丁会，都有代表出席。人再不能说是修道士的小争吵了。路德本人所属的修道会的会长在那里，遑论他的老对头蒲莱利亚和迦耶坦了。有待解决的有三个问题：怎样处置路德的见解，怎样处置他的著作，和怎样处置他本人。结果意见纷纭。在第一次会议时，鉴于德意志民情激愤，有人诘问颁发一道教谕毕竟是否合算。神学家们都率直地谴责路德。正典法学者们则力辩，说应给他听审的机会，像亚当一样，因为即使上帝已知道他有罪，在它说"你在哪里？"时，还是给他听审的机会。结果终于达成折衷的办法：不给路德听审的机会，而应给予六十天的时间，在这期间内使他屈服。

关于他的教训，则有所争论，不过是谁争论并关于为什么发生争论，则只能加以猜度。由第二手或第三手的报导暗示，在这次宗教会议中有意见冲突。据云，意大利籍的红衣主教亚可谛(Accolti)称帖次勒为"小猪"(porcaccio)，并给蒲莱利亚冠以"辩

士”(rabbuffo)之名，因为他在三天之内便给路德作了答辩，要是用三个月去做就会好些。据称，迦耶坦听见厄克到了罗马，曾嗤之以鼻，说：“谁让那头野兽进来？”西班牙的红衣主教卡尔瓦耶(Carrajal)，一位大公会议主义者，据云曾猛烈反对对付路德的行动。最后终于全体一致赞成四十一条条款当受谴责。卢文大学和科伦大学以前的抨击，都合并在一起，并加以扩大。

“求你起来”教谕

任何熟悉路德成熟见解的人，都会觉得那教谕对其见解的谴责是非常微少的。路德论弥撒的见解，只在递杯给平信徒这一点上受非难。七种圣礼中，除了补赎礼之外，没有别的受到注意。关于修道誓愿，并无异议，只推翻路德要诸亲王和修道院院长抑制那些募缘会上掠夺行为的请求。关于所有信徒皆祭司的见解并无意见。那些条款集中于路德贬抑人甚至受了洗之后的能力，他诋毁教皇捆绑和免刑、免罪的权力，诋毁教皇及议会宣告教理的权力，诋毁教皇和罗马教会的最高权力。对路德的谴责，在一点上与教皇最近所宣布的话相抵触，是有关赎罪。路德认为，只有上帝之神圣公正能赦免刑罚，教皇则刚刚声明，在这样的情形功德库只能由代求、而不能由司法权加以应用。对路德走波希米亚路线的指控，已明白的提出，他被定罪是因为他介绍胡司约翰的一些信仰声明。两种有伊拉斯姆特征的教理，说烧死传异端者乃违背圣灵旨意，对土耳其作战乃抗拒上帝刑罚，都受到严厉批判。那四十一条条款并非正式指控为异端，但被非难为“分别地使虔诚的耳朵听起来有异端、或恶意中伤、或错谬、或令人发生反感的意味，或对单纯的人具诱惑性，或厌弃大公教真理”。有人怀疑，那时他们用这种说法，是因为宗教会议无法确定那一条是属于那一种，因此像古罗马的三执政一样，各自放逐自己的仇敌，而所

放逐的可能是其余执政的朋友。然而人可能会怀疑这是否实情，因为这一套说法是陈旧的，而且在定胡司约翰的罪时就已经用过了。

教谕完成，便呈交教皇，要他作序并作总结。他借喻玛革利安那猎舍的环境，一开始便这样说：

> 主啊，求你起来，为你的缘由施行审判。有一只野猪已侵入你的葡萄园。彼得啊，求你起来，并要留意神圣罗马教会，所有教会之母，和用你血献为圣之教会的这个案件。保罗啊，求你起来，你借着你的教训和舍命已经一直而且确实照明了这个教会。你们所有圣徒，和普世的全教会啊，求你们起来，你们对圣经的解释已遭受到痛击。我们对古老的异端在德意志死灰复燃的事，简直无法表达我们的忧伤。我们更感沮丧的是因为她一直本是对抗异端的最前线。我们身为教牧的职责，使我们再也不能容忍下列四十一种错误害人的毒素。(它们是逐一计算的。)我们不能再容许那条蛇爬过主的田地。马丁路德的著作，就是包含这些错误的书籍，都要加以检查并加以焚毁。至于马丁本人，仁慈的上帝啊，我们还遗漏了什么父爱的管教，好使他想到自己的错谬呢？我们不是给他提供安全通行证和旅费么？(这样的提供从未传到路德手中。)而且他已卤莽地向将来的一个议会上诉，而我们的先任教皇比丝二世(Pius)和犹流二世早已裁定，这样的越级上诉要受传异端的刑罚。所以我们现在给马丁六十日的宽限，由这教谕在他那地区公布之日起生效。任何人胆敢违背我们的革除教籍及咒逐令，便会在全能上帝和使徒彼得与保罗的忿怒之下。

一五二〇年六月十五日

这道教谕，便以它的首句"主啊，求你起来"(Exsurge Domine)著称。

几周后，教皇写信给智者腓勒德力，说：

我的爱子，我们高兴你对那罪孽之子马丁路德从未假以颜色。我们不知这是否要更多归功于你的睿智或你的敬虔。这个路德左袒波希米亚人和土耳其人，对刑罚传异端者表示悲痛，藐视神圣博士们的著作，大公会议的判决，和罗马教宗们的法令，而且除了信任自己以外，不信任何人的意见，是以前的传异端者从未有人敢作的。我们再也不能容忍这只患疥癣病的羊传染群羊。因此我们召集了那些德高望重的弟兄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圣灵也同在，因在这种情况中他是决不会不与我们罗马教廷同在的。我们已撰好了一道教谕，用铅封严，其中胪列了我们从这人无数错谬中选出的他那些歪曲信仰、诱惑老实人、并使人疏忽顺服、节制、与谦卑。他以辱骂我们教廷为荣，我们只好把这一切交给上帝。我们劝你诱导他清醒过来，并接受我们的仁慈。倘若他狂性不改，便将他囚禁。

一五二〇年七月八日，即我们教皇在位第八年，由大渔夫(Fisherman)的指环印章盖印印证。

搜捕路德教谕

教皇的教谕费了三个月时间才到达路德那里，但早就有谣言说那教谕已在途中。胡腾于一五二〇年六月四日写信给他道：

> 据云，你会被革除教籍。若是真的话，你是多么伟大呀！诗篇上的话在你身上应验了："他们大家……将无辜的人定为死罪，但主我们的上帝……叫他们的罪孽归到他们身上；他们正在行恶之中，他要剪除他们。"这是我的愿望；愿这是我们的信心。也有对我不利的阴谋。他们若使用武力，他们必定会遭遇武力的抵抗。我想他们会定我的罪。要坚定不移。别动摇。但我为什么要规劝你呢？不论何事来临，我必定会援助。让我们为共同的自由辩护。让我们解放被压迫的祖国。上帝必定会在我们这一边；上帝若与我们同在，谁能抵挡我们呢？

这是西金思和另外一百名武士重新表示愿助一臂之力的时候。路德对此并非不动心，然而，他简直不知道是否要依赖人的膀臂，或是单单靠主。一五二〇年夏天，当教皇的教谕在德意志全境寻索他时，他的心情徘徊于投向煽动者与投向启示者之间。在一次突如其来的激动中，他居然说要诉诸武力。蒲莱利亚变本加厉的攻击，使他勃然大怒。他在一份印好的答复中说：

> 在我看来，假如那些罗马人如此疯狂，剩下来的唯一办法似乎是由皇帝、诸王，和诸亲王，都武装起来，去进攻这些危害全世界的害物，并与他们战斗，不是用言语，而是用钢铁。假如我们用轭刑罚盗贼，用剑对付拦抢劫者，并用火烧传异端者，那我们为什么不攻击这些灭亡的怪物，这些红衣主教，这些教皇，和败坏青年和上帝教会之罗马所多玛全体的人呢？为什么我们不用武器攻击他们，并在他们的血中洗手呢？这岂不是更加

合理么?

路德后来解释说，他的确没有那些话所包含的存心。

我写过"假如我们用火烧传异端者，为什么我们不用剑攻击教皇及其追随者，并在他们的血中洗手，这岂不是更加合理么?"由于我不赞成用火烧传异端者，也不赞成杀死任何基督徒——我十分明白这是与福音不相合的——我已经表明，假如传异端者应受火刑，那便是他们所应受的。并没有必要要用剑攻击你们。

虽然作了这种否认，路德永远无法忘记他一时所作煽动性的暴怒。在沃木斯国会的谕旨中曾引证这话指摘他。

他后来所作的否认，是真实无伪的。他高涨的情绪表露于十月间给一个快要离开自己事奉岗位的牧师的信中。路德写道:

我们不是与属血气争战，而是与那些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的恶魔争战。我们要坚定，并留意主的号角。撒但不是与我们作战，乃是与我们里面的基督作战。我们是在打主的仗。所以要刚强壮胆。上帝若帮助我们，谁能敌挡我们呢?

你因厄克正在发表一道反对路德，反对他的著作，以及反对其追随者的最严厉教谕而沮丧。无论会发生何事，我不会动摇，因为除了与坐在天上管理一切者一致旨意以外，不会发生别的事。你心里不要忧愁。你的天父在你祈求他之先，已知道你的需要。树上的叶子，没有一片落在地上是他不知道的。我们任何一个人跌倒而

他不知道，更不可能，除非是他的旨意。

你若有圣灵，便不要离开你的岗位，免得别人夺去你的冠冕。我们要与主同死，那只是小事，他有我们一样的肉体时已为我们舍弃他的性命。我们将与他一同复活，并永远与他同在。既是这样，就要留意，你不可轻视你的神圣召命。他必定会来，他必不耽延，他必定会救我们脱离一切凶恶。愿你在耶稣里面有平安，他安慰人，并扶持人的意念和心灵。阿门。

第九章　上诉该撤

有一点路德是十分清楚的。无论谁帮助他或不帮助他，他都会自己出来见证。

"在我来说，已经作了决定。罗马的烈怒和罗马的恩宠，我都同样鄙视。我不会与他们复和或交通。任他们没收并焚毁我的著作吧。在我这一方面，除非我找不到火种，我必定会公开咒诅并焚毁全部教会律例(canon law)。"

路德也没有忽略为自己辩护。他向教皇上诉无效，向议会上诉也无效。还有另一处可以求助，就是向皇帝上诉。路德遂于八月间用如下的话向查理五世(Charls V)上诉：

> 一个借着福音真理已上升到神圣威严宝座的人，今得就近地上一个王的宝座，并非胆大妄为，或一位为天上之王形象而造的地上君王，俯身从尘埃中提拔贫穷人，亦非不适宜。因此，在下虽然不配而且穷贫寒，今谨俯伏于皇上陛下之前。在下曾刊行著作，因而疏远了多人，但在下如此行，乃因别人所迫，因在下宁愿默默无闻，不求闻达。三年之久，在下曾寻求和平而归徒然。在下现在只有一处可求助。在下现在上诉该撒。若在下被显明为不虔敬或传异端，在下便无意为自己辩护。在下今只请求一事：不论真理或错谬，在未予申述机会且未被驳倒之先，勿予定罪。

然而，路德对该撒的请求，不但要他听一个人的申诉，他也要辩明一个缘由。教会迫切地需要改革，而且正如胡腾坚信的，力量当从政府而来。改革大计的轮廓，路德已在上德意志公侯书(Address to the German Nobility)中刻划出来。"公侯"一词，是广义地用来指德意志自皇帝以下的统治阶级。但现代的读者极

可能会问：路德凭什么权利吁请他们改革教会呢？这个问题不只好古家的兴趣所在，因为有人争论说，路德在这本小册子中一反他较早以前以教会为被逼迫之余民的看法，反把教会的基础与国家结合起来并屈服于国家之下。路德给他的吁请列举了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很简明：裁判官是裁判官，是上帝所立，刑罚做坏事者的。路德所要求于裁判官之为裁判官者，是要他把圣职人员拉进民事法庭，保护市民抗拒教会的曲解，并运用政府的功能抗拒教牧的干涉，拥护国家。这是路德常常肯定的意义，千百年来无人像他那样拥护国家政府的。教会之神权政治的托词是要加以拒绝的。

然而，上德意志公侯书所论，实远超过给教会所划定的所有界限。路德关心国家的解救，实远逊于对教会洁净的关注。教会被剥夺其现世与过度富裕，乃要她从属世罣虑中解放出来，使她能更佳行使其属灵职责。而作长官从事这种改革的权利基础，路德在第二个理由中已表明了："现在执政当局，像我们一样，受洗于同一洗礼。"这是基督徒社会的辞语，这社会建筑于那社会性的圣礼上，诞生于这社区中的每一婴孩都受了这种圣礼。在这样的社会中，教会与国家是共同负责、互相支持、互相纠正的。

在第三段中，路德指出附加的理由，因那些作长官的亦是基督徒，都分担信徒皆祭司之责。有些近世史家便从这一点推断，路德承认长官作教会改革家的角色，只因长官本人为令人信服之基督徒，而且只在有需要的时候。不过，在这本小册子中并未说到这种资格。所有信徒皆祭司被指为较低层次的信心，而隐藏在婴孩受洗中的。路德对长官作改革家角色和整个态度，本质上是属于中古时代的。是什么使它从偌多其他矫正冤情的尝试中脱颖而出，乃在于它那根深蒂固的宗教品质。德意志的不平之鸣，是在教会的改革连结的，而且政府权力本身的依赖，放在血肉膀臂

上是少于放在主的手上的。

这个建议以宗教的前提作为开始。罗马的三道墙必须象耶利哥的城墙一样倒塌。第一道墙是属灵权力高于现世权力。这个主张，路德以所有信徒皆祭司的教理作反击。“我们大家都一样是基督徒，而且所受的洗，所得到的信心，圣灵，以及一切都相同。倘若一名祭司被杀，那他便受禁令处分(译按：指禁止当地人享有领受圣礼、葬礼之权利)。为什么一个农夫的情形便不是这样呢？在都称为基督徒的那些人之间何来这样巨大的区别呢？”第二道墙是唯独教皇可以解释圣经。对抗这种肯定，不全用人文主义学者指教皇不胜任的那些正当理由来辩驳，而指出平信徒同样了解基督的心。“巴兰的驴，比先知本人更聪明。若是上帝既然借着一头驴说话抵挡先知，现在为什么不能借一个义人说话抵挡教皇呢？”第三道墙是唯独教皇能召开议会。在这里，路德重申信徒皆祭司，特别是给政府当局因其所处战略地位，在紧急时有这种权利。

接着又指出：所有改革建议都要由一个议会来制定。教皇应返回使徒时代的单纯，不再戴三重冠，无须行吻脚趾礼。教皇不应坐着接受由一个下跪的红衣主教用一根金节递给他的圣餐，而应象其他任何“发恶臭的罪人”一样站起来领受。红衣主教的人数应减少。教会应舍弃现世财产和各种权利，使教皇可以专心关注属灵的事。教会的进项应减缩——不再征收首年捐(译按：指升神职者第一年之收入须奉献教皇)，各种费用，发售赎罪券，全年捐，留位捐，十字军税，以及其余用来掠夺“德意志信徒”的一切欺诈手段。教会法庭涉及德意志人之诉讼，应在德意志境内由德籍大主教审问。这个建议是从国际性教会方向着眼的。就波希米亚来说，这个建议是必定受欢迎的。

关于修道主义和教牧婚姻的建议，并未越出路德以前说过的

任何事情。募缘会士应免除听告解和讲道任务。宗教团体(如修道院)的数目应减少，而且不应有不能撤回的誓愿。应准许圣职人员结婚，因为他们需要有人照料家务，而且，把男人和女人一起放在这种情况下，便象把干草置于烈火旁边而盼望不会燃烧一样。

其余的劝告包括要求减少教会的节期并抑制朝圣的事。把圣徒列入圣品的事，应听其自然。国家应开始法律改革，并应立法规定费用的征纳。这计划包罗丰富，其中大部分会令德意志人士喝彩。

隐藏在这一切建议之下的，是对教会败坏深切的愤慨。教皇被人再三地拿来与基督作比较，而愈加显得名誉扫地。这主题被人从胡司追溯至威克里夫。有一本波希米亚人绘的连环图，刻划出基督与教皇的悬殊，这本作品藏于智者腓勒德力的图书馆中，另一本类似的作品，有墨兰顿的评注与克拉纳的木刻，后来刊行于威丁堡。在上德意志公侯书里面已经有这种概念，在那里提及，基督步行而教皇则坐在花轿上，并有一队有三、四千骡马车夫的随从；基督洗门徒的脚，教皇则要人吻他的双足；基督吩咐人甚至对仇敌都要讲信实，而教皇则宣告不向没信实的人讲信实，并且宣告对传异端者的承诺无约束力。更变本加厉的是，说要用拘禁对待他们。“然而，对待传异端者，应当用书籍征服他们，不是用火刑对付他们。基督，我的主呀，求你垂顾。愿你审判之日破曙，并毁灭魔鬼在罗马的巢穴！”

发表教谕

其时，“主啊，求你起来”教谕，已在罗马执行。人把路德的著作搬到纳窝纳广场(Piazza Navona)上焚毁。刊印教谕，由公证人证明，再加印鉴广为散播。教谕在北方发行之工作交由二人

负责，他们被称为教皇的钦使，而只是为这目的而设的异端特别裁判员。其中之一便是厄克。另一位是亚良德(Jerome Aleander)，他是一位杰出的人文主义者，精通三种语文——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是巴黎大学前任校长。但他年青时居住于北海沿岸之低地国家(译按：即今荷、比、卢三国)，对德意志事务颇有认识。他没有节制的私德，在未改革之教皇制的时代尚未算为罪。二人的活动范围已依地理界线加以划分。厄克负责东部，即法兰柯尼亚(Franconia)和巴伐利亚(Bavaria)。亚良德则负责低地国及莱茵区。在职责上还作了进一步的划分，亚良德应多向皇帝、朝臣、达官豪绅、平信徒及教牧做鼓吹工作，而厄克则应在各主教及各大学做工夫。二人受命须合作无间。亚良德蒙指示，首先须把教谕交与"我们亲爱之子查理，神圣罗马皇帝兼西班牙大公教之王"。当时查理为众望所归。他年青，惟尚未表明心迹。教皇期望他步其祖母大公教徒依萨伯拉(Isabella the Catholic)之后尘。德意志人则视他为其祖父德意志人马克西米良之继承人。亚良德受命若路德要求御前听审，则应以此案已完全交由罗马处理作答。这是第一个暗示，表明路德可能请求将其案件交非宗教法庭处理。草拟此备忘录之秘书似具机敏洞察力，因这些指示草拟于路德上诉于该撒以前。厄克则获得不为亚良德所知之秘书授拟，在对路德的谴责以外，准许他随意加上对其他人的谴责。

二人都不喜欢所奉派的工作，因这种工作各人都得冒性命危险去做。厄克轻率地加上六个名字：三位是威丁堡的，包括迦勒斯大；三位是纽伦堡的，包括施朋格勒和皮克海麦，遂使他的工作受到更加困难。他选取攻击德意志人文主义众领袖的时刻，没有比那个时候更不合时宜了，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比在那个时候更加团结。亚良德在荷兰，同样遭遇到许多同情路德的人。其中有伊拉斯姆，伊氏说，"这教谕的残酷无情，简直与利奥的温和并

不相称。"又说，"教皇的那些教谕有份量，但学者们把更多的份量加在从圣经见证引来良好论据的著作上，圣经的见证并不强制人，只教导人。"在安特卫普(Antwerp)，犹太血统的马兰尼人(Marrani)，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都用西班牙文刊印路德的著作。德意志商人传播他的概念。杜勒尔在安特卫普区办理所受委托的事，他巴不得路德和伊拉斯姆能洁净教会。在莱茵河流域一带有谣言说，西金恩会用武力拥护路德，正如他为锐赫林作过的。

厄克遭遇到最出乎料想的反对。乔治公爵基于没有明确地注明其领地，遂把教谕隐而不宣。人期望智者腓勒德力会阻止，但他的做法最具破坏性，他明示已从亚良德处获悉，除路德外，厄克未蒙权列入任何人的名字。基于一种或别种理由，连那些主教也把教谕隐而不宣，其中有些拖延了六个月才把教谕发表。维也纳大学以无主教授权而拒绝采取行动，威丁堡大学则抗议把教谕交给富争论性之一方发表。"不应让山羊作园丁，也不应让狼作牧人，更不应活厄克作教皇的领使。"不但威丁堡大学，甚至巴伐利亚的公爵，都表示怕公布教谕会产生骚乱。人有这种罣虑是有理由的。厄克在来比锡，要躲藏于一间修道院才保全性命。在耳弗特，当他把教谕重印好时，那些大学生将教谕命名为"气球"，然后把所有教谕抛入河中，看它们是否会浮。在杜尔高，教谕被人撕下并被人涂污。只有对布兰登堡(Brandenburg)，梅森(Meissen)和麦尔色堡(Merseburg)各主教的游说，才轻易成功了，他们分别允许于九月廿一，廿五和廿九日公布教谕。厄克为记念这次胜利，在英歌城的教台竖立一块谢恩碑："厄克约翰，神学特定教授兼大学校长，教皇领使与使徒衔总书记，既奉利奥十世之命在萨克森与梅森公布了谴责路德教理之教谕，幸获平安返家，心存感激，谨立此碑。"

亚良德发觉自己的工作错综复杂，因教谕未公布前已在德意

志泄漏出去，而且形式与自己所公布的差异很大。但他在安特卫普皇帝宫廷中受到极佳接待，而且皇帝陛下应许以自己性命为赌注，要保护教会与教皇以及罗马教廷之荣誉。他表示十分愿意在世袭领土内执行这教谕，所以亚良德于十月八日在卢文能作一次信仰措施，公开焚烧路德著作。然而，当火开始燃烧时，学生们把经院神学著作和中古时代名为安睡(Sleep Well)之传道人手册也投入火中。类似的焚书之举，于十七日发生于列日(Liége)。在卢文大学教授部的募缘会上与保守派人士都受煽动，使生活在伊拉斯姆看来已变成难以忍受。反改教运动，由皇帝的武力协助下，已经开始了。

但在莱茵邦便不同了。皇帝只凭借其当选而统治其地。当亚良德于十一月十二日在科伦想在户外举火烧书时，总主教虽已同意，执法者以无皇帝明确命令而拒绝执行。总主教断言自己有权柄，才把那些书烧毁了。在迈因兹的抗拒则要更加厉害。执法者举起火把以前，转身向围观者问道，这些著作是否已合法地被定罪。当群众众口一词大声答以“否！”时，执法者便走下来，拒绝执行。亚良德向总主教亚尔伯特求助，并获他授权，于次日烧毁了几本书。这命令于十一月廿九日执行，非由公众之执法者执行，而由一名掘墓穴工人主其事，且无目击证人，只有几个携鹅赴市场出售之妇女在场。亚良德被人掷石，他说，若非大修道院院长干涉，他不会活着离开。他的话，我们若没有其他证据，是令人怀疑的，因为他夸大自己的危险，以提高自己的成就。

关于这件事件，却有独立的陈述。胡腾用拉丁文和德文刊印的一首诗中，曾猛烈抨击其事：

> 上帝呀，路德著作他们焚烧。
> 你那使人虔诚的真理步其后尘。

赦免，可以预先出售，
天堂标以重价。
德意志人被榨取成苍白脸无血色，
而并不要求人忧伤痛悔。
他们对马丁路德，坏事做尽——
上帝呀，愿你作我们的战士。
为了他，我的货财毫不吝惜，
为了他，我的性命，我的血，
　　都不惜牺牲！

十月十日，那教谕交到路德手中。次日，他写信对施巴拉丁评论那教谕说：

这教谕非难基督本身。它召唤我，不是作听者，而是要我收回前言。虽然这教谕我认为是真实的，我打算当它是假的而行。惟愿查理作大丈夫，并为基督而与这些撒但争战。但我并不惧怕。上帝的旨意必然成就。我不知道亲王除了掩饰以外，应当怎样做。我把一份教谕寄给你，使你可以看看这个罗马怪物。信仰在教会正濒于危险。我高兴为这样高尚的一个缘由而受苦。我不配受这样神圣的试炼。我现在感到更加自由得多了，我确信教皇是敌基督。伊拉斯姆写道，皇帝的朝廷已被募缘会士占据了，使有希望可以从皇帝来了。我现在在前往利示田堡（Licthtenburg）途中，是到那里与米尔提次进行会议。祝你平安并请为我祷告。

阻止的策略已经开始。智者腓勒德力，受亚良德的劝告和米

尔提次的委托对抗厄克。米尔提次从未被教皇罢免，现在遂率直地说，在友好的谈判仍在进行时，厄克无权公布教谕。腓勒德力决定使谈判继续进行，所以重新给路德和米尔提次之间安排一次会晤，特里尔的总主教在这种情形下当然仍然作仲裁者。因此，路德质问那教谕的真实性，所根据的理由是罗马不会玩弄两个选侯，把这案件从他们手中撤回去。“所以，非到我亲眼看见原来封缄的铅和蜡，包裹的细绳，签字，和印记，我不会相信这教谕来源的真实性。”

有一段时间路德以双重的可能性看这教谕，一方面以它为真实的，另一方面以它可能是伪造的。在这种理解下，他极力加以抨击，在他写给施巴拉丁的信上显然可以证明：

> 反对所有教宗及诸亲王诚然是难事，但是逃避地狱及上帝的愤怒诚然没有别的方法。你若不曾力劝，我会把一切都交托给上帝，而且要去做比我已做的更多的事。我已经用拉丁文作了一篇对那教谕的答辩，现在随函夹附一份给你。答辩的德文版已在印刷中。自从世界开始以来，撒但何时曾这样暴怒敌对上帝？我被这教谕大而可怕的亵渎压倒了。那许多沉重的论据使我几乎相信末日就在门口了。敌基督的国度开始倒塌了。我看见无法阻止的一场暴乱从这教谕而出，那是罗马教廷应得的酬报。

斥敌基督可咒教谕

路德提及的答辩，名叫斥敌基督可咒教谕（Against the Execrable Bull of Antichrist）。路德写道：

我听说有一道谴责我的教谕，在未交给我以前已遍传遐迩，因为它既是黑暗之女，它怕见我脸上的光辉。因此，也因为它明白地谴责基督教的信仰声明，我怀疑它是否真是来自罗马，而不是那谎言、欺瞒、错谬、与异端化身之怪物厄克约翰其人所生的。据传，厄克是那教谕的使徒时，这种怀疑便进一步增加了。诚然，那文体和口吻，全都指出是厄克的。不错，在厄克所在之处，人应发现敌基督的国度，那并不是不可能的。但与此同时，我会照样认为利奥无须负责，那并非我对罗马之尊崇，而是因我不认为自己配为上帝的真理这样崇高的事受苦。因为在上帝面前谁会比路德更加高兴，他若是为这样明显的真理而受到从这样大而且高的源头而来的谴责？但这缘由所寻索的乃是一位更配的殉道者。我以及我的罪恶应受别的惩罚。但无论谁撰写这教谕，他便是敌基督。我在上帝、我的主耶稣、他的圣天使们和全世界面前抗议，全心对这教谕的谴责表示异议，我咒诅并憎恶它对上帝的儿子我们的主基督的亵渎和轻视。教谕啊，你这众教谕之女，这就是我的收回前言的论调。

既作了我的证言，现在我要答复这教谕。彼得说，有人问你们心中所信的，就要给人说明所信的理由，但这教谕用它自己的话，用无任何证明是从圣经而来的话谴责我，而我的论点都有圣经支持。无知的敌基督，我问你，你以为凭你的空口白话，便能胜过圣经的军装么？这是你从科伦和卢文学来的么？倘若这是它相信的一切，那只要说，“我不同意，我否认”便成，有什么痴人，什么驴子，什么鼹鼠，什么木头不能指摘呢？你用你空虚的烟雾抵挡神圣之道的闪电，你那粉饰的额岂不

变成绯红么？我们为什么不相信土耳其人呢？我们为什么不容纳犹太人呢？倘若谴责全是它相信的，我们为什么不敬重传异端呢？但路德，他已惯于战斗(bellum)的，是不怕斗牛(bullam)。(译按：这是双关语，因亦可译作“教谕”，表明自己无惧于教皇教谕)的。在空虚的文件与上帝全能的道之间我是能够加以区别的。

他们用他们发明的副词“个别地”显示他们的无知和负疚的良心。我的文章被指为“个别地有些是异端，有些是错谬，有些令人反感，”那不啻是说，“我们不知道哪些是那些。”吹毛求疵的无知者啊！我希望人指点我，不是个别地，而是绝对地而且是确实地。我要求他们绝对地而不是个别地，明确地而不是混乱地，确实地而不是大概地，清楚地而不是含糊地，一点一点地而不是总括地，指出究竟哪一样是异端。让他们指明在哪里是传异端者，否则请住口，勿口沫横飞。他们说，其文章有些是异端的，有些是错谬的，有些是令人反感的，有些是无礼的。其含意是：那些异端的便不是错谬的，那些错谬的便不是令人反感的，那些令人反感的便不是无礼的。那末，说某一样不是异端的，不是令人反感的，不是错谬的，但仍然是无礼的，那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样看来，你们这些不虔敬而又无理性的拥护教皇者，你们想写什么的话，就得清醒地写。这教谕，不论是否由厄克或教皇所撰，它乃是一切不虔，亵渎，无知，卤莽，伪善，谎言的总和——一言以蔽之，它是撒但以及他的敌基督。

最优越的查理皇帝，诸王，和基督徒亲王们，你们现在在哪里？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你们能忍受敌

基督的这些鞭挞人的声音吗？主教们，你们在哪里？博士们，你们在哪里？承认基督的人，你们在哪里？所有生活在这些时代的人有祸了。上帝的愤怒正要临到拥护教皇的人，就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所有的人都应当抵挡他们。这样，你利奥，你们红衣主教们和你们其余在罗马的人，我当着你们的面告诉你们："倘若这教谕是用你们的名义发出的，那末我便要用在洗礼中使我成为上帝的儿子与基督一同作后嗣时所赐给我的权力了，这权力建立在磐石上，地狱的权势是胜不过它的。我呼吁你们抛弃你们那恶魔的亵渎与大胆而又无耻的不敬，而且，你们若不愿意，我们大家便要奉你们所逼迫耶稣基督之名认定你们的座位乃撒但所拥有、所钳制、可咒之敌基督的座位。"然而我的热诚止息我。我尚未确信这教谕是教皇所撰，而不是那不虔使徒厄克约翰的手笔。

接着便讨论那些文章。本小册子总结说：

我这出于兄弟情谊的警告，任何人若加以蔑视，在最后审判时何人灭亡，罪不在我身上。要我死千次，容易过要我收回那些被定罪文章的一点一画。而且，他们以异端的亵渎而革除我的教籍，所以我如今奉上帝神圣真理之名革除他们的教籍。基督必定会裁定谁的革除教籍才有效。阿们。

论基督徒的自由

上述这本小册子面世两周后，另一本小册子又出现，口气令人惊异地大不相同，使人希奇它是否出于同一人手笔，或者若由

同一作者所撰，他怎能假装得那样诚恳。那本小册子以论基督徒的自由(Freedom of the Christian Man)为题，并以向利奥十世恭顺的进言开始。这篇篇幅较少的作品是与米尔提次会晤的结果，后者重提他旧日作调停的原则，请路德以非滥用权利者向教皇进言，并申述信仰。路德能作出完全正直的回应。他不是与一个人，而是与一种体制争战。在两周内他能从轰击教宗为敌基督，又转过来恭顺地向教皇进言。

> 最有福之父，在过去三年的一切争论中，在下总是念念不忘尊上，虽然尊上的奉承者迫使我向议会上诉，指我违抗尊上先任比约和犹流无用之法令，因他们愚蠢的暴虐以致使尊上至福受侮辱，在下本人从未受害。诚然，在下曾强烈抨击不敬虔之教，但基督岂不是称他的仇敌为毒蛇的种类，瞎眼领路的，和假冒为善的人么？而且保罗岂不曾指明敌对他的人为犬类，未受割礼的，和魔鬼之子么？谁能比众先知更加辛辣呢？在下不与人争论他的生活，只争论关于真理的道。在下不视尊上为狮子利奥(译按：拉丁文"利奥"，意即狮子)，而视尊上为巴比伦狮子坑中的但以理。尊上可能有三、四位有学问而且杰出的红衣主教，但他们在诸多之中又算什么呢？罗马教廷应得到的不是尊上，而是撒但自己。普天之下还有什么是更导致死亡，憎恨，与败坏的呢？它比土耳其人更加不敬虔。但利奥父啊，当在下苛责这瘟疫的中心时，别以为在下是猛烈抨击尊上本人。要慎防那些海上女妖，他们不但会使尊上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还会使尊上成为半神。尊上是众仆之仆。别倾听那些人，他们说没有尊上授权，人便不能成为基督徒，他们使尊

上成为天堂，地狱，和炼狱之主。他们做错了，他们使尊上高于议会和普世教会。他们做错了，他们使尊上成为圣经唯一的解释者。在下给尊上寄上一本小册子作为一个和平的前卫，尊上可以看见，若那些奉承尊上的人不干涉我，我便能并会更有成果地专心从事小册子的事。

然后便是路德所撰基督徒之自由的颂歌。倘若路德假定这封信和小册子会缓和教皇的话，他就实在太天真了。那封恭顺的信件本身否定教皇有高于议会的最高权力，而且那篇论文断言所有信徒皆祭司。攻击不是针对教皇，而是针对教廷的托辞，乃是护法革命分子常用的方法，他们不愿承认他们是背叛政府的领袖。英国的清教徒有一段时期声言他们不是敌对查理一世，而只是对抗那些包围他的"恶毒人士"(Malignants)。冲突继续下去时，这种杜撰的故事不久便变成太明显是被人利用了。路德一开始便被迫放弃区别真伪了，因为那教谕已用教皇的名义发出，而且梵谛冈从未加以否认。教谕要求他收回前言。路德则决不愿同意。十一月廿九日他以"对罗马教谕错判一切论文之肯定"(Assertion of All the Articles Wrongly Condemned in the Roman Bull)为题反击。语调可以从如下两条推断出来:

第十八条，被非难的见解是"赎罪券乃借宗教之名欺诈信徒的做法。"路德评论道:

我承认，当我说赎罪券"乃借宗教之名欺诈信徒的做法，"我是错了。我现在取消前言，我现在要说，"赎罪券乃那些最卑鄙之教宗借宗教之名最坏之欺诈行为与骗术，他们借此欺骗人并破坏信徒的善行。"

第廿九条，被非难的见解是"胡司约翰在康士坦斯议会被定罪的一些论文中是最基督化的，真实的，和福音性的，是普世教会不能定罪的。"路德评论道：

> 我错了。我撤回所说胡司约翰的一些论文是福音性的说法。我现在说，"不是一些，而是胡司约翰所有论文在撒但会堂中都被敌基督和他们众使徒定罪。"现在当着你上帝最神圣的代理的面，我直率地说，胡司约翰所有被定罪的论文都是福音性的和基督化的，而你们的定罪是完全不敬而且是属恶魔的。

这本小册子于路德之著作在科伦被焚之日面世。有谣言说，下一次的户外焚书大火会在来比锡举行。六十日的宽限很快便届期满。计算方法通常都是从传票实际收到之日起算。那教谕已于十月十日交到路德手里。十二月十日墨兰顿替路德向大学的教授部和学生发出邀请，请他们于十时齐集爱尔斯忒(Elster)城门，在那里为报复他们焚烧路德合乎虔敬和福音的著作，把教皇不虔敬的法令，教会律例，经院神学的著作，都付诸一炬。路德本人亲自把教皇认为是尺度善良的教谕投入火中。教授们都回家去了，但学生们唱赞美颂(Te Deum)，并用一辆四轮马车，把另一份教谕固定在一根竿子上，一张赎罪券则挂在一把剑尖上游行全城。厄克和其他反对路德者的著作都被烧成灰。

路德替他所作的公开辩护。

> 由于他们焚毁我的著作，我现在焚毁他们的著作。教会律例包括在内，因为它使教皇成了地上的神。直至现在，我只是在这一件事上愚弄教皇。我所有被敌基督

定罪的文章都是表现基督精神的。教皇很少以圣经并以理性压倒任何一本。

智者腓勒德力为路德的举止向皇帝求宽恕。他给一名法律顾问写道:

> 我离开科伦之后，路德的著作便被焚毁了，在迈因兹也是这样。我对此事深表惋惜，因为马丁博士已明言他愿意照与基督徒之名一致的一切而行，我也一直坚持不应未予申述机会便定他的罪，也不应焚烧他的书。现在若让他以牙还牙，我望皇帝陛下会仁慈地加以宽恕。

腓勒德力在此以前从未袒护到这种地步。他矜夸说，他一生与路德交谈还不到二十句话。他声明对他的教训不作判断，而只要求给予他公正的审问。腓勒德力仍然能够说，他不为路德的见解辩护，而只原谅他所行。理由不是神学，而是法律。路德的著作已被非法地焚烧。他的确不应报复，但皇帝鉴于众怒难犯应假装没有看见。腓勒德力曾说，一个德意志人被误判，不但焚烧教皇教谕应加以原谅，甚或把全部教会律例，或大法典焚烧亦应加以宽恕。这大法典所提供给欧洲文明的法律基础，比中古世纪的民事法所提供的更多。



驴头教皇吹风笛

第十章　这是我的立场

腓勒德力幸获求助于皇帝的好忠告。这案件在罗马已经成为定案，正式驱逐出教会在所难免。问题在于国家是否会附加以任何刑罚。这问题要由国家本身决定。路德除了传道，教书和祷告，并等候别人对其案件的处置之外，便不能作别的事了。

需要六个月才有答案。这与教会方面耽搁了四年的时光比较起来，似乎不是一段漫长的时间。然而人会假定，由于皇帝习染西班牙的正统教义，他不会容许人耽延下去。然而，皇帝的处境并不能随意而行。他加冕礼的状况并不能免除他必须加签帝国宪法的义务，而那宪法中有两个条文被人认为是智者腓勒德力为了保护路德加插进去的。一个条文规定任何等级的德意志人不应在德意志国境之外受审，另一条文是任何人不能无故和未经听讼而被宣布为非法。这些规定真的要保护一个被控传异端之修道士的权利，这种说法是非常可疑的，而且没有现存文件显示腓勒德力或路德曾求助于这些条类。同时，皇帝是个立宪的君王，无论他的信念是什么，他会发现，他不便随私意统治德意志。

他面对的公众意见是分歧的。有人拥护路德，有人反对，有人中立。拥护他的人人数众多，力量雄厚，而且意见是自由表达的。教皇在德意志的钦使亚良德报告道，十分之九的德意志人高叫“路德”，另外十分之一的人则高叫“杀死教皇”。这无疑是言过其实的。然而，路德的伙众并不是可轻视的，支持他的人是有势力的。西金恩在他爱冰堡的堡垒控制着莱茵河谷，而且极可能阻止那没有西班牙军队随从而进入德意志之皇帝采取行动。支持路德的人也是自由表达意见的，值得注意的是胡腾，他痛斥为了避免被革除教籍而服从罗马的人；他在爱冰堡轰击教廷，并且不断发表宣言而使亚良德心寒。他复印“主啊，求你起来”教谕，并加上不少尖刻的注解，他还在这小册子中自诩为屠牛者(Bull Killer。语意双关，因“教谕”及“公牛”均作bull之故)。他吁请皇

上摆脱那群如贼民般的祭司。对迈因兹的亚尔伯特，则作出暴力对付的恐吓。对教皇的钦使亚良德，则要他注意德意志人的呻吟，并给予公正的听讼。这种审讯是对弑杀尊上者都不应加以拒绝的。胡腾问道，“你以为以狡计得到皇帝一道诏书，你便能把德意志与自由、信仰、宗教、以及真理分离么？你以为用焚书的手段就能吓倒我们么？这问题不会用笔尖，而只能用武力解决。”

支持路德的人中最有影响力的是智者腓勒德力。他袒护到烧教皇教谕都可以原谅的地步。在召开沃木斯国会时，他让他的弄臣傅力兹(Fritz)模仿那些红衣主教。腓勒德力拒绝颁赠他金玫瑰勋章、为威丁堡教堂发售的赎罪券、和赐他私生子圣俸这些献媚。在他那一方为路德案件最清晰的表示，我们只是从第二手得到。亚良德说他从布兰登堡的约雅斤(Joachim)处获悉，腓勒德力曾对他说，“我们的信心，长久以来已缺乏马丁给它带来的这种亮光了。”这句话必须打个折扣，因两个叙述者都极想给腓勒德力加以袒护路德的污名。选侯本人再三地强调自己并不在左袒马丁博士的意见，而只知要给予他公正的听讼。这位修道士若给予适当的听讼并被定罪，腓勒德力将会是率先以基督徒亲王身份执行处置路德的人。然而腓勒德力所指公正听讼的意思是指要依据圣经证明路德是否有罪。腓勒德力对于那些问题往往不是分明；但一旦清楚时，他是紧随不逾的。

对方是那些拥护教皇的人，就是那些像厄克一样受罗马指使的人。教廷一再声言要拔除稗子，驱逐那只患疥癣病的羊，割除腐烂的肢体，把摇动圣彼得权力象征的人丢入水中。参与审讯的罗马代表自始至终都是亚良德，他的目标是将此案交皇帝专断地裁决，不必咨询德意志各阶层人士，据所知，他们的意见是分歧的。此外，路德在俗世法庭受审前，不应予以发言的机会。他已被教会定罪，而且平信徒只应履行教会之决定，而不应当再调查

被定罪之理由。

当时还有斡旋派，以个人而言，居首的是伊拉斯姆，他虽然说破裂无法挽回，他并不停止调解的努力，甚至还草拟了一个备忘录，议由皇帝与英国和匈牙利的国王指定的一个公正无偏的法庭去审理。伊拉斯姆一派人士，比他们的领袖更少认识到路德与教会之间、和路德与他们之间分裂的深度。

意见这样分歧，耽延路德案件的解决是无可避免的。路德派人士审慎地求助于拖延战术。最奇怪的，妨碍审讯进行最力的人士都在梵谛冈，因教皇已看见自己最惧怕的事——查理当选为皇帝——已成为事实，而且皇帝现在正倾向于支持法国而抑制他的权力。但无论何时向那个方向有所行动，查理因有自己一切正统的习染，都暗示可以利用路德作为一种武器。甚至在这幕戏中最重要的行动主义者，他们的行动远较所预期的为少。胡腾的自抑，是寄望于静观其变，因他相信历史必会重演，在当时，任何德籍的皇帝必然与教皇现世的权利冲突。他为这些期望所迷，延缓了他的祭司之职，直到一位人文主义同道痛骂他只会口吐空言。但同时，亚良德却因胡腾的严词谴责而怕得要死；因此当教皇把革除路德和胡腾的教谕寄来时，亚良德竟拒绝发表，并把教谕寄回罗马，要求把胡腾的名字先删除才好发表。这革除教籍的纠葛，费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这样，由于亚良德胆小如鼠，路德被教会正式革除教籍以先，已实际被国家宣布为非法了。

听讼出尔反尔

路德案件应在何处、应怎样、并应由谁来处理，是查理面对的难题。一五二〇年十一月四日，当查理在亚琛(Aachen)加冕后，在与被痛风困于科伦的"腓勒德力叔叔"商议时，才当场作了决定。大家都知道那些重要的决定正在悬待着。追随路德的人在全城张

贴上诉该撤的布告。亚良德则为拥护教皇的人急忙谒见智者腓勒德力并催促他把案件交给教皇。腓勒德力反而召了调解派的领袖伊拉斯姆来，征询他的意见。伊拉斯姆紧闭着嘴，一言不发。腓勒德力力请，“路德犯了两样罪行，他攻击教皇的皇冠和修道士的肚腹。”腓勒德力大笑。

这样，胸有成竹的腓勒德力，遂与皇帝商议并获其允诺，路德未经听讼便不应定罪。我们不知道他根据什么理由说服了查理，他心目中想的是哪一种听讼，我们也不知道。威丁堡大学迅速建议：听讼可在不久即将在沃木斯召开的德意志下届国会之前举行。腓勒德力把这提议转知皇帝的议员们，并从皇帝陛下获得复示，选定日期为十一月廿八日，信上并且说：“亲爱的腓勒德力叔叔：我们切愿您务将上述之路德解到在沃木斯开的国会来，在那里他将受到有资格人士彻底的审讯，不公平或任何违反法律的事均当制止。”他没有说什么法律，也没有说审讯应由谁主持，或路德是否可随意为自己的见解辩护。路德应当来，只此而已。上诉该撤的事已蒙应允。这十一月廿八日的邀请，显示当局政策上令人惊异的逆转。这位信仰的维护者，他的著作已被人焚烧，现在竟请这个著作被烧的作者来听讼。皇帝被伊拉斯姆的政策争取过来了吗？是否一些令人不安的政治消息迫使他激怒教皇并教化德意志人呢？他是怕引起民众暴乱吗？他的动机令我们感到困惑。只有一点我们知道：邀请函已经发出去了。

那是十一月的事，但路德实际并未在国会出现，他是直到次年四月才出现的。这期间，邀请函曾撤消又重新发出。各方所有的争论都集中于一点：应否容许路德在俗世的裁判所出庭应审有关信仰的事？“决不，”是亚良德的决定。

至于我自己，我会乐于面对这个撇但，但教宗的权

> 柄不应因平信徒的判断而受损害。一个已被教皇、红衣主教、和高级圣职者定罪的人，只应在狱中听讼。平信徒，包括皇帝，都不合身份审讯这案件。唯一能胜任的裁判便是教皇。若彼得不在掌舵，教会怎能被称为彼得的船？挪亚若不是舟长，她怎能被称为挪亚的方舟呢？倘若路德想听讼，他能得到前往罗马的安全通行证。或者皇上陛下可以把他送往西班牙的异端裁判所。他能完全撤回他说过的一切，然后回到议会来得到赦免。他要求在一个不被猜疑的地方听审。除了德意志以外，有什么地方对他来说而不被猜疑呢？除了胡腾和那些诗人以外，有哪些裁判他会接纳呢？大公教会岂是已经死了千年，只有马丁把她苏活过来么？岂是全世界人都走入了迷途，只马丁才有眼睛能够看见么？

皇帝深受感动。十二月十七日他撤消了解路德前往国会的邀请。所指明的理由是六十日的期限已经过期，因此路德若到沃木斯来，这座城就会收到教皇的禁谕。人可能怀疑真正的理由并不在此。皇帝撤回邀请的动机，与他发出邀请的事一样令人难以捉摸，因路德尚未被正式逐出教会；而且，即使他已被逐出教会，也可以得到教皇的特赦。查理可能忿于路德焚毁教谕，因由西班牙来的消息而沮丧，且切愿抚慰教廷而被亚良德说服了。他的理由无论是什么，只要他等待的话，便可省却一次公开取消的责任，因智者腓勒德力推翻了对路德的邀请，理由是案件由于焚烧路德的著作明显是已有判词，而他确知焚书之事皇帝是无须负责的。腓勒德力极可能是故布疑阵，因就在迈因兹焚书的那一天皇帝已发出邀请路德函。腓勒德力定意要查理澄清自己的立场，并负起全部的责任。

为了这个缘故，选侯便问路德，若直接由皇帝亲自邀请，他是否愿意来。路德回答道：

尊上问在下，若奉皇上亲召，在下将如何。在下即使病得厉害，不良于行，亦必前往。倘若该撒召在下，即上帝召在下，在下必前往。若用暴力，极可能会如此，在下已将此讼事交托上帝。他现在活着，并统管一切，他曾搭救三个青年脱离巴比伦王炽烈的火炉，他若不救在下，在下的头颅与基督的相较，何足论哉。这不是顾虑安全之时，在下必须留意福音不因我们惧怕承认并惧怕用我们的血印证我们所传而蒙受耻辱。

路德的心情更充分地显露于致施道比次函中：

这不是畏缩的时候，而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被定罪，被辱骂，并被亵渎要大声疾呼之时。你若劝我要谦卑，我就劝你要自豪。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我们看见基督受苦。倘若我们至今都应缄默谦卑，我问你，现在在那可称颂之救主被讥笑时，我们是否不应当为他争战。我父啊，危险要比许多想象的大得多。福音书上的话："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现在要加以应用了。我坦白地把这话写给你，因为我恐怕你在基督与教皇之间，虽然他们完全相反，会犹豫不决。让我们祷告吧，主耶稣会用他口中的气毁灭那灭亡之子。你若不愿跟随，且容我前往。我因你的屈服而大大悲伤。在我看来，你现在与一向传讲恩典和十字

架的那一位似乎是大不相同的施道比次了……。我父，你记得吗？我们在奥斯堡时，你对我说，“弟兄，要记得，你是奉主耶稣的名开始此事。”我从未忘记这话，我现在用这话对你说。我起初恐惧战兢地焚教皇的书，但我现在心中比我有生以来都更轻松。那些书在我想象中比瘟疫危害更烈。

皇上负全责

亚良德不知对路德有了新的建议，认为这时机应有利皇上颁布一道不须与国会磋商的诏书。皇帝的回答是：他不能单独行事。迈因兹的总主教尚未来到；即使早一个月以前他自己授权焚烧路德著作，及至他到来时，他却又反对发这诏书。萨克森的选侯也尚未到达。他到达的那一天恰巧是三王节，他乘马进沃木斯城时，就像三博士之一带着礼物来给年青的皇帝一般，他从他获悉政策的另一次逆转。查理已承诺要负起路德案件的责任。路德获得了这个消息便回答腓勒德力道，“在下衷心高兴皇上陛下自己会承担此事，此事非属在下，乃属整个基督教及德意志全国人民的。”

但查理的这种承诺，意思显然不是指路德在国家议会有一次公开的听讼。相反地，却指派了一个委员会处理其事，而且准亚良德向委员会陈辞。他的有利地位一开始便被他搞得一团糟，他着手证明路德是个可憎的传异端者，其实他应前后一致地辩明由平信徒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没有裁判权。他反而设法从中古世纪的一份稿件证明教皇制的年代至少与查理曼(Charlemagne)一样悠久。这一切在来比锡辩论会上已辩够了，为这一点辩论的时候已成为过去了。教皇于此际已有陈词了；而国会之所以被邀请，不是要批准，而只是执行教皇的裁决。委员会听过指控，而且说他

们要等待。

耽延成了酝酿城中群众暴乱心情的时机。我们从各敌对方面得到的报告，显示宗教战争即将发生。亚良德以殉道者的心情报告道：

> 马丁的画像，头上有光环罩着，上端还绘有一只白鸽。群众亲吻这些像。这些像销出的数量极大，而我竟无法得到一张。有一张漫画，显示路德手持一本书，胡腾则全副武装持剑相伴，标题为“基督徒自由的战士”。另一张则路德在前，胡腾在后，他们抬着一个大箱，箱上有两个圣餐杯，刻着“真信仰的柜”。伊拉斯姆在前头，他像大卫一样，正在弹竖琴。在背景中有胡司约翰，路德最近宣布他是他的圣徒。在这张漫画的另一端，教皇与众红衣主教都被卫兵捆绑。我不能到街上去，因那些德意志人持剑，并向我咬牙切齿。我希望教会会赐我一张无限期的赎罪券。假如有什么事发生在我身上，请照顾我的众弟兄姊妹。

沃木斯的一个人文主义者，在写给胡腾的一封信上，则从另一方面描述扰乱的情况：

> 一个西班牙人撕掉你复印的教谕，并把它践踏在泥土中。有一个人，携带了六十本“被掳于巴比伦”(The Babylonian Captivity)小册子，被皇帝的一个军牧和两个西班牙人逮住了。众人赶忙来救他，那些攻击者才急忙避难于城堡中。我们之中有一个人，被一个西班牙骑兵追捕，他穿过一扇门才得以逃脱。那个西班牙人勒缰

上马过急，结果坠马，而爬不起来，直到有个德意志人扶他起来。每天都有两、三个西班牙人骑骡疾驰，穿过市场，众人得急忙逃避。这是我们的自由。

那些诋毁性的小册子的散播，继续引起公然的暴乱。亚良德说，那些嘲弄性和辱骂性的单张，就如下面仿使徒信经的讽刺祷文，涌至沃木斯的，何止车载斗量：

我信教皇，天、地以及地狱的捆绑者，并信西门尼(指买卖圣职)，他的独生子，我们的主，由教会律例感孕，从罗马教会所生。在他权力下真理受苦，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葬了，借着逐出教会下到阴间，透过福音和保罗又复活了，被带到查理面前，坐在他右边，将来要统管属灵与属世的事。我信教会律例，信罗马教会，信圣徒信心和交通的毁灭，这使罪与炼狱的刑罚都得赦免的赎罪券，信肉体复生过享乐的生活，因为是由圣父教皇赐给我们的。阿门。

皇帝被激怒了。二月六日，当人把路德的上诉递给他时，他把它撕掉，并用脚践踏。但他随即恢复镇静，并于二月十三日召开国会全体大会。所定计划是重新草拟一道谕旨，用皇帝的名义颁布，但经国会同意。所给亚良德的机会是使他有时间预备心思，作为时三小时的演讲。他再次让这良机从指缝中溜走了。他现在所处地位，乃改正他在委员会中陈词所造成的错误。教皇革除路德教籍的教谕，两天前已到了他手中。他把它提出来，缓和那请国会宣布一尚未被教会驱逐的人为非法的反对便成。这一次亚良德秘而不宣，因为教谕所提的字不但有路德，还有胡腾。那份文

件没有呈示出来。国会便径自进行审查异端的案件，这就是说，是亚良德自己，而不是路德，要负起把俗世的会议变成教会议会的责任了。

亚良德无疑对路德作了非常有理的指控，比那教谕作的指控要充分得多，那教谕中所说的只是把较早以前“主啊，求你起来”教谕中的谴责合并在一起，对一五二〇年更多摧毁性的小册子则未作新的审查。亚良德对这些文件整段整段的都能记得，于是再次开始证明路德是

> 传异端者，他把胡司约翰从地狱中带上来，而且不是赞同他的一部分文章(译按：指他的信仰声明，下同)，而是赞同他全部文章。结果他也必须赞同威克里夫所否定主真正临在圣餐中[其实他并没有否定]，和威克里夫所作没有基督徒能用律法捆绑别的基督徒的主张。这一点路德在“论基督徒的自由”那篇专论中已加以陈述[其实他并没有陈述]。他背弃修道誓愿。他抛弃仪式。他向议会上诉，又排斥议会的权柄。像所有传异端者一样，他求助于圣经，然而当圣经不支持他时又抛弃圣经。他要否定雅各书，因其中包含临时膏油圣礼的证明经文[这当然不是路德的理由]。他是个传异端者，而且是个固执的传异端者。他请求听讼，但怎么能把听讼给予一个不愿听从由天而来之天使的人呢？他也是个革命分子。他声言德意志人应在拥护教皇的人之血中洗手[所言显然是指路德所作反对蒲莱利亚之过激言论]。

在国会面前加于路德的指控，没有比这指控更具损害性的了，这指控请求赞同皇上宣布路德为一个波希米亚的传异端者和革命

分子的谕旨，并指他不久便会被教皇正式革除教籍了。(那教谕当然秘而不宣了。)除非他被赦免，否则便会下在监里，他的著作也会被毁灭。那些不与这谕旨合作的人，便会犯欺君之罪。这谕旨一发表，便突然引起一场风暴。萨克森和布兰登堡的选侯被红衣主教兰格(Cardinal Lang)这谕旨的发言而分开了。巴列丁奈得(Palatinate)选侯，平常是沉默寡言的，竟咆哮如牛。各阶层人士都要求给予时间，并在十九日答复道，路德的教训在民间已根深蒂固，不给予审问而定罪，会引致严重暴动之虞。为今之计，应给予他安全通行证，带他到国会来，由有学识人士审问。应带来回答，不是来辩论。他若愿意放弃自己所说过反对信仰的话，其他各点可以商议。他若拒绝，然后国会就会支持这谕旨。

重邀路德

皇帝于是重新同意他较早以前以路德应到国会来的决定。那谕旨便要修改。欺君之罪的刑罚只好作罢。该谕旨应以各阶层人士名义，而非单以皇帝名义发出，而且路德应被带来国会接受审问。皇帝于是重新草拟了邀请路德的信。信的日期是六日，但直到十一日才发出，因为在这期间作了另一种尝试，就是说服腓勒德力负责带被告前来。但他又直接把责任推回给皇帝，皇帝终于把称对方为"我们高贵的、亲爱的、且尊敬的马丁·路德惠鉴"的公文发出去。亚良德见到那公文时叫道，"咄！绝不应当这样称呼一个传异端者。"那公文接着说："我们和国会已决定给你安全通行证，前来国会答复关于你的著作和教训的事。准你于二十一日之内报到。"没有清楚说明讨论会被排除。邀请并非由公众邮差传递，而由皇帝的传令官施图梦(Caspar Sturm)亲手送交的。

路德愿意来吗？这的确成为疑问。他写信给施道比次说：

> 我会答复皇上，邀请我若只是要我收回前言，我便不会来。若所要的一切就是收回前言，我在此便可以全部照办。但他若邀请我要我死，那末我必定会来。我不希望别的，只希望那些拥护教皇者的手染满我的血，使基督作王了。愿主的旨意成就！

他给另一个人写道：

> 现在我要收回我在沃木斯说过的："从前我说教皇是基督的代理者。我现在撤回这话。现在我说，教皇是基督的仇敌，是魔鬼的使者。"

路德显然已决定前往。

他在路上获悉有一道没收他的著作的谕旨。这道谕旨的发表已经延期，也许是怕他若看见的话，便会推断这案件已经裁决，便不会来了。但他的评论是："除非我被武力阻挡，或该撤取消他的邀请！否则我必定会在基督对抗地狱权势的旗帜下进入沃木斯。"他对那可能的结果不存幻想。在耳弗特接受了热烈的欢迎后他表白道，"我已经经历了我的棕枝主日。我想知道，这壮观是否只是一种试探，或是否也是我那可能就要发生之受难的记号。"

在期待他来临时，另一篇讥嘲的文章，以"德意志人的总祷文"(Litany of the Germans)为题在沃木斯发表了：

> 基督啊，求你垂听德意志人的恳求；基督啊，求你垂听德意志人的恳求。主啊，求你救查理脱离那些邪恶的议员。求你救马丁路德在赴沃木斯途中脱离毒害，主啊，求你保护胡腾。主啊，求你不容人把你重钉十字架。

主啊，求你铲除亚良德。主基督啊，求你垂听德意志人的恳求，那些教皇的钦使在沃木斯与路德作对，求你从天上击杀他们。

然而，大公教那些温和派人士则希望朝廷会放弃这个案件。这一派人的领袖是听皇帝告解的革拉派安(Glapion)。他是否为真诚的伊拉斯姆派，抑或为口是心非之徒则成疑问，但在别人对他产生怀疑之前，他已开始游说，希望改变路德前往沃木斯的念头，直到安全通行证期满之后。革拉派安从前带了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论据，来见智者腓勒德力。他说，路德较早期的著作令他心悦诚服。他完全同意攻击赎罪券，而且在"论基督徒的自由"中见到奇妙的基督徒的心灵。但当他阅读了"被掳于巴比伦"之后，他简直惊骇。他不相信路德会承认那本书。它不是用他通常的笔法写的。倘若是他撰写的话，他必定在被激怒时写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应当准备按教会的意义来给它加以解释了。倘若他同意的话，他会有许多支持者。问题应私下了结，否则魔鬼会挑起争端，战争和暴乱。公开的争论不会有好结果，而且路德在沃木斯出现只会对魔鬼有利。

这种恳请十分讨好人，因为十分真实、情见乎词。倘若路德愿意放弃攻击圣礼的话，他很有可能鼓励德意志民族团结起来削减教皇的势力和勒索。国会可能已从教皇手中夺得他对法国、西班牙和英国那些强国所作的让步。分裂可能已被遏止，宗教战争也可能已经避免了。对象智者腓勒德力这样的人来说，这必定是一种非常令人心动的建议，但他决意不推翻前议，以免给皇帝机会规避责任。

革拉派安于是转移阵地，向别处下手。为什么不透过西金恩和胡腾呢？首先，给胡腾保证可以有一份皇帝的恩俸；然后邀请

路德到西金恩在爱冰堡的城堡开会。革拉派安有勇气亲自前往，亲自进入胡腾和西金恩的虎穴。他非常同情路德，而且使皇帝似乎十分赞成胡腾获得恩俸(后来又加以拒绝了)，西金恩便差遣他的牧师布塞珥拦截前往沃木斯途中的路德，并交给他这个邀请。但路德已定意前往耶路撒冷，不愿改变他的方向。虽然鬼魔多如沃木斯房顶上的瓦片，他都要进去。胡腾深受感动。他写信给皮克海麦道，“此事已明如光天化日，他遵照上帝的引导而行。他不理人一切的理由，完全听命于上帝。”并对路德说：“这是我们之间的区别。我们仰赖人。你，已经更加完全了，凡事都倚靠上帝。”

路德现身国会

四月十六日，路德与几个同伴坐着二轮马车进入萨克森的沃木斯城。皇帝的传令官穿着他有鹰饰的大衣作前导。当时虽然是吃午膳的时候，却有二千人出来护送路德到他住宿的所在。次日四时，路德由传令官及皇帝的司礼官随伴，他们避开群众，秘密地护送他去会见皇上，各选侯，以及一部分高层人士。这位修道士站在君王面前，君王大声说，“那家伙决不会使我作一个传异端者。”

现场适宜作戏剧性的描绘。这一边是查理，他乃大公教最高统治者悠久家系——祖为喜幻想的马克西米良，父为大公教徒斐迪南(Ferdinand)，母为东正教徒依萨白拉——之继承人，哈布斯堡族之后裔、奥地利、勃艮地(Burgundy)、低地国、西班牙和拿波里(Naples)之领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统治着比任何人(除了查理曼以外)都更加广大的领土，是中古时代大联合的象征，是一宗荣耀继承产(虽然正渐渐消失)的化身；在他面前的是一个朴素的修道士，是个矿工之子，除了他自己所信的上帝的道

之外，没有什么支持他。在这里过去与未来相遇。有人则会以此刻为现今时代的开始。这个对比真是够真实的。路德自己对这对比是有几分意识的。他全然知道自己被抚养长大，并不是要做法老女儿之子，但那压倒他的，并不是见大人的恐惧心情，就象他现在站在皇帝前的这种情形，而是他和皇帝一样，都要被召到全能的上帝面前答辩。

路德由特里尔之总主教的一个名叫厄克的手下审问，这个厄克当然不是来比锡辩论会的那个厄克。路德面对着一堆他的著作，主审官便问他这些书是否他的著作。由这个问题，使革拉派安的建议又重新开始。路德现在可以抛弃"被掳于巴比伦"，并请求讨论教宗制之财政与政治的权利。这是他鼓励德意志团结的机会。他用几乎不能听见的声音回答说，"这些书是我的著作，我还写了更多哩。"

门被关上了，但厄克又把门打开。"你为所有的书辩护，或是你喜欢抛弃一部分？"

路德大声谴责道，"这著作论及上帝和他的道。这著作影响灵魂的救恩。论到这一点基督说，'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父面前也必不认他。'说得太少或太多，都会是危险的。我请求你给我时间仔细考虑。"

皇上和国会在商议。厄克带来了答案。他表示惊异，因一个神学教授竟不愿意立即为自己的论点辩护，特别是由于他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来的。他认为不容他有所考虑。然而，皇上仁慈宽厚，准他到明天才答复。

厄克的惊异，有些近代史家亦有同感，认为使人联想到路德的要求是预先安排的，是智者腓勒德力拖延战术的一部分。但任何记得路德第一次主持弥撒时颤抖的人，便一定不会这样解释他的踌躇。正象那时他想逃避祭坛一样，现在他也非常害怕在上帝

面前给皇帝作答。同时我们必须承认：正是路德在神圣威严上帝面前的颤抖，使他被带到国会全体大会面前来。次日，就是十八日，会场选了一间较大的会堂，人很拥挤，除了皇上外，简直没有任何人可以坐下来。对圣者的惊骇，共同促成了给路德在德意志民族面前发言的机会。

他被传召明日下午四时到来，但繁重的工作，使他直到六时才来到。这一次他声音洪亮。厄克重述先一天的那个问题。路德回答道，"最安详的皇上，最显赫的诸亲王，最仁慈宽厚的诸领主，若我没有提到诸位之中有些人正确尊称，务请诸君原谅我。我非朝臣，而是个修道士。你们昨天问我那些书是不是我的著作，并问我是否愿意抛弃。那些书都是我的著作，至于第二个问题，那些书并不属同一种类。"

这是技巧的一着。路德把他的著作加以区分，便给他有机会演讲，而不必简单地作是或否的回答。

他接着说："有些论及信仰和生活，非常简明，而且是福音性的，连我的仇敌都不得不当它们配称为基督徒读物。甚至教宗的教谕都没有当我所有的著作是同一种类。我若要抛弃这些，我便是世上唯一咒诅友人与仇敌都承认之真理的人。我的著作的第二类，猛烈抨击因教皇之邪恶生活和教训所造成基督教世界的荒芜。当普世的诉苦者都在说，因教皇的法令，众人的良心都感痛苦时，谁能否认这一点呢？"

"不！"皇上突然说。

路德未被激动，接着讲到吞吃德意志这个民族那"令人难以置信的暴虐"。"要我在此时收回前言，我便会给更多暴虐和不虔不敬大开方便之门，我若应神圣罗马帝国的建议要这样行，那结果便会更加坏。"这是对德意志国家主义一种技巧的辩解，这主义在国会中有一班阵容坚强的追随者。甚至大公教的乔治公爵率先

陈述那些苦况。

"第三类，"路德继续说，"包含对个人的攻击。我承认我比我的职业相称的要求更加苛求，但我爱审断，不是因我的生活，而是为了基督的教训，而且我也不能抛弃这些著作，因为这样一来，暴虐和不虔不敬没有不增加的。当基督站在亚那面前，他说，'提出证据来。'我们的主，他是不会犯错误的，若是他要作出这种要求，为什么象我如虫的人不可以要求用先知书和福音书证明来判定我的错误呢？若给我指明了我的错误，我必首先把我的著作都抛入火中。我的教训所产生的冲突提醒了我。我只能用主的话作答，'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倘若我们的上帝是这样严厉，我们就得小心，免得我们开启了战争的洪流，免得这位高贵的青年查理的统治成为不利。我们应以法老、巴比伦王和以色列诸王为戒鉴。上帝是使智者惶惑的上帝。我必须存敬畏主的心而行。我说这话，并不是叱责人，而是因为我不能逃避我对同胞的义务。我把自己交托陛下手中。愿你不让我的仇敌使你不能无故向我怀恶意。我说完了。"

厄克回答说，"马丁，你区分你的著作尚有所不足。较早期的著作要不得，较晚的更要不得。你恳求要从圣经听到的指证乃是传异端者时常作的。你不作别的，只把威克里夫和胡司的错谬翻版罢了。犹太人会怎样、而土耳其人又会怎样因听见基督徒讨论他们这些年来是否错了而欢腾大喜啊！马丁，你怎么能假定你是唯一了解圣经意思的人呢？你想把你的判断置于偌多著名人士之上，并声称你知道的比他们所有的人都多么？你没有权怀疑那最神圣的正统信仰，这信仰由基督那完全的颁赐律法者所制定、由众使徒传给全世界、由殉道士殷红的血所印证、由神圣的众议会所证实、由教会详细解明，我们所有祖先都相信而至死不渝，并且是赐给我们作嗣产的，而且，现在教皇与皇上都禁止我们讨

论，免得辩论永无休止。马丁，我问你——要坦白的回答，勿退缩——你抛弃或不抛弃你的著作和其中包含的许多错谬呢？"路德回答说，"既然由于陛下要有一个简明的答复，我要毫不退缩、也毫不愤怒的回答：除非用圣经和明白的理由证明我有罪——我不接受教皇和议会的权威，因为他们彼此矛盾——我的良心是被上帝的道束缚的；我不能而且不愿撤销任何东西，因为违背良心是不对的，也是不安全的。愿上帝助我。阿门。"

最早的版本加上如下的话："这是我的立场，我不得不如此。"这些话，虽然不是现场的记录，但可能是真实的，因为那些留心聆听的人此刻可能太受感动而停笔了。

路德是以德语发言。人请他用拉丁语重述一遍。他在淌汗。有一位友人大声叫道，"你若是做不到，博士，你已经做够了。"路德再以拉丁语肯定他所言，高举双臂，作胜利武士的手势，在西班牙人的嘘声中悄悄溜出已昏暗的会堂，前往住宿的地方，腓勒德力也到他住宿的地方去，并且说，"马丁博士在皇上、众亲王和各阶层人士面前，以拉丁语及德语讲得妙极了，但在我看来，他太大胆了。"次日，亚良德听到报告，说六个选侯全部准备宣布路德为传异端者。那样便会包括智者腓勒德力在内。施巴拉丁说，腓勒德力确实非常忧虑，想知道路德有没有被圣经证明为有罪。

沃木斯谕旨

皇帝邀请各选侯和许多亲王，征询他们的意见。他们要求给予时间。皇帝说："很好，我现在要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然后便给他们念出他自己在一张纸上用法文写下的话。这不是由秘书代撰的一篇讲词。这位哈斯堡家族的青年，其实是在宣认他的信仰：

> 朕出自这高贵德意志民族基督徒君王、以及大公教西班牙诸王之悠久家系，是奥地利大公和勃良地公国君主。他们至死都忠于罗马教会，而且他们维护大公教信仰并且尊敬上帝。朕已决定步他们后尘。单独的一个托钵僧，反对千年来的所有基督教，必定是错误的。所以朕决定以朕的领土，友人，身体，血，生命和灵魂都投下作赌注。不但朕，而你们这高贵的德意志民族，若因我们的疏忽，不但异端和非常令人怀疑的异端会因此而复苏的话，我们将会永远蒙羞。昨天听过路德顽固的辩护之后，朕悔恨耽延如此之久才着手进行反对他错谬的教训。朕不会再理会他。他可以凭他的安全通行证回去，但不准传道或骚乱生事。朕将以他为一声名狼藉之传异端者，并请求你们自己宣告你们向朕承诺的。

许多听皇帝讲话的人脸上现出死的色彩。次日，那些选侯都宣布完全与皇帝一致的话，但六个选侯中只有四个签了字。持异议者是巴列丁奈得的卢得威和萨克森的腓勒德力。路德已进入无遮挡的旷地了。

皇帝觉得现在他有足够的支持，着手颁谕旨，但当晚在沃木斯大会堂门上和别的地方，都张贴了一张盖有绑带皮靴(Bundschuh)印的招贴。这是农民叛乱的标记，工人穿的木底靴与贵族穿的马靴成对比。一个世纪来农民的不安状态已令德意志苦恼极了。这招贴强烈地暗示：路德若被定罪，农民便会起义。招贴来自何方，只能猜测。胡腾猜想它是拥护教皇的人张贴的，为的是破坏追随路德者的名誉，但亚良德对招贴的来源，同样是无辜的。无论谁作的，都使迈因兹的亚尔伯特惊惶不置。天一亮，他便急忙赶到皇帝住处那里，皇帝却嘲笑他。但亚尔伯特放心不下，

便请了自己的兄弟约雅斤来，后者乃是路德的死对头。贵族阶层人应这两个的建议，请求皇上再审路德。皇上回答说，他自己不愿理会这件事了，但他们可以有三天时间去进行。

于是又开始了要借一个委员会粉碎路德的企图。这种考验的严酷，虽然少戏剧性，却比出现于公众之前更加艰苦。在公众会议之前能给以一个响亮的"不"字的路德，以他的全部感觉，会发现更难抵挡这些人苦口婆心说不要使德意志瓦解、不要使教会分裂的劝阻。委员会由特里尔的总主教格来芬克劳的理查，即基督无缝内袍之保管者为首，智者腓勒德力长久以来便推荐他作仲裁者。与他同受委任的成员，有些是路德的朋友，有些是路德的仇敌，乔治公爵便在其中。

象革拉派安要路德部分言论的尝试又再开始了，方式稍有不同。路德对销售赎罪券的攻击，又再被他们证明为正确，而且说他公开指责罗马的腐败是振奋人心的。又说，他关于善功和十诫的著作都写得非常好，不过"论基督徒的自由"就会使大众弃绝一切权威。人们注意到这一次所攻击的并非集中于"被掳于巴比伦"中对圣礼体系的推翻，而是集中于"论基督徒的自由"那本小册子所言对公众安宁的威胁。路德回答说，他并没有这种意思，而且会主张甚至服从邪恶的长官。特里尔恳求他不要扯破基督教那无缝的袍。他用迦玛列的忠告作答，说要等一等，看看他的教训是否出于上帝或是出于人。人提醒路德，他若倒下去，墨兰顿会随着他被拉下去。听见这话，他的双眼满了泪水；但在被问及提名一位裁判，他会接纳谁时，他又坚挺起来，并且回答说，他会提名一个八、九岁的小孩子。他表示，"教皇不是给上帝的道和信仰问题作裁判的，是基督徒必须为自己去审察并加以判断的。"委员会向皇上报告他们的劝告失败。

五月六日，皇帝陛下向人数已减少的国会发表由亚良德草拟

的沃木斯谕旨的最后草稿。路德被控以依照被定罪的那些波希米亚人的方式攻击七项圣礼之罪。

> 他玷污婚姻，轻视告解，并否定我们的主的身体与血。他使各种圣礼的功效倚赖接受者的信心。他乃否定自由意志的异教徒。这个魔鬼，在他作修道士的习惯中，已把古时的错谬积聚在一个发臭的污池中，并且还捏造了许多前所未见的错谬。他否定钥匙权，并鼓励平信徒在圣职人员的血中洗手。他的教训鼓励人反叛，分裂，战争，谋杀，抢劫，纵火，以及基督教崩溃。他过禽兽的生活。他焚烧教谕。他也蔑视逐出教会与刀剑(译者按：指佩剑者——政府)。他危害平民尤多于教会当局。我们曾苦心规劝他，但他只承认圣经权威，这圣经他只按他自己的意思去解释。我们从四月二十五日起，已经给他二十一天的期限。我们现在召集了高层人士。路德现在被视为已被定罪的传异端者[然而革除教籍的教谕仍然没有发表]。限届满时，不准人庇护他。追随他的人也要被定罪。他的著作要从人的记忆中被铲除。

亚良德把这谕旨带到皇帝面前，请他签署。他拿起笔。“然后，”亚良德说，“我想不出是什么缘故，他又把笔放下，并且说，他必须把这谕旨提交给国会。”皇帝知道为什么。国会议员们都回家去了。智者腓勒德力已离开。巴列丁奈得的卢得威已经离开。那些留下来的人，都是最后准备定路德的罪、且都不是重要人物。虽然那谕旨的日期是五月六日，它直到二十六日都还没有发表。在那一段时间国会人数已减至足够可以同意了。皇上于是签了字。亚良德记录：

> 皇帝陛下亲自用他有福的手以拉丁文和德文签署，并微笑着说，“你现在会满意了。”“是的，”我回答道，“教皇陛下和整个基督教界的满意就必更加大了。”我们赞美上帝赐给我们一位这样虔诚的皇帝。愿上帝在他一切神圣的道路上保护他，他已获得永久的荣耀，和在上帝那里的永恒赏赐。当我忆起这是宗教上一件特殊的大事时，我要背诵俄维丢(Ovid。译者按：俄氏乃罗马著名诗人，公元前四十三年至公元十八年)的一首凯歌。所以，因神圣之三位一体广大无边的怜悯，颂赞要归给他。

沃木斯谕旨，就是由一个应追随路德者之请求，以及对抗之拥护教皇者之反对，而受委托处理异端案件之俗世裁判会通过的，它立即被追随路德者加以否定，认为它只是由少数人通过的，而且是由拥护教皇者赞助的，因为它肯定大公教的信仰。罗马教会，就是曾那样费力地设法阻止沃木斯国会变成一个教会议会的，从结果来看，无疑已变成俗世裁判所有宣告异端者的最大拥护者了。



敌基督(十五世纪的一幅漫画)

第十一章　我的拔摩岛

当代的人认为路德在沃木斯的受审是基督受难的重演。杜勒耳在他五月十七日的日记上记录了如下这篇祷告："主啊，你愿意在你面前出现的审判，就是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要死于祭司手下，并从死中复活又升到天上，如今甚至使你的门徒马丁路德都要效法他。"在世俗化的二十世纪，当人们步入不断上演的受难剧中时，与十六世纪的这种情况比较起来便更加令人震惊。有些匿名的小册子作者毫不迟疑的用福音书的言辞叙述在沃木斯的诉讼过程，以亚尔伯特为该亚法，兰格为亚那，腓勒德力为彼得，查理为彼拉多。我们所得着的沃木斯焚烧路德著作的唯一记载，便是这文件，其上说：

于是巡抚[扮演彼拉多角色的查理]便把路德的著作交给他们焚烧。祭司们把那些著作接过来；当那些亲王和众人离开时，国会议员在大祭司的华厦前堆起一大堆柴堆，他们便在那里焚烧那些书，把一幅路德的像置于顶上，像上写着"这是福音的博士马丁路德。"有许多罗马教徒念那名字，因为焚烧路德著作的那个地方距主教的庭院不远。这名号是用法文，德文和拉丁文写的。

那时，大祭司们和罗马教徒对巡抚说，"不要写'福音真理的博士，'而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福音真理的博士。'"

但巡抚回答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

与他一同被焚烧的是另外两个博士，就是胡腾和迦勒斯大的像，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但路德的像烧不着，直到兵丁们把它折叠起来，放入一瓶松脂中才把它化为灰烬。有个伯爵看见所作的这些事情，他感到惊异，并且说，"他真是一个基督徒。"在场的群众看见所

发生的这些事情，都挺着胸回家去了。

次日，众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会同罗马教徒到巡抚那里说，“我们记得这个迷惑人者说，他希望后来写更惊人的事。所以，请你下令，他的书在全球各地都不准售卖，免得后来的错谬比先前的更加厉害。”

但巡抚说，“你们自己有看守的兵。去张贴那些教谕吧，你们知道怎样用伪造的革除教籍令去做的啦。”他们于是出去，假借罗马教宗和皇帝的名义发出令人战栗的教谕，但直至今日那些教谕都没有人服从。

这幅以查理比作彼拉多对教会人士勉强附和的图画，当然与事实不符。在他私人领土中，开始的反改革运动，正认真地继续进行。亚良德回到荷兰，而烧书的事也进行得不亦乐乎。有个修道士正在监督烧书的火堆，一名旁观者对他说，“若路德的书的灰烬吹入你眼中，你就会看得更清楚了。”他是勇敢的人，敢说这样露骨的话。伊拉斯姆在卢文，他若不愿意成为异端裁判者，便会经常受到骚扰，为了逃避这种骚扰，他迁居到瑞士巴色城(Basel)去了。

杜勒耳在荷兰获得消息，说路德的受难已经完结了。他在日记中反映说：

我不知道他是否活着或是被谋杀了，但无论如何，他已经为基督教的真理受了苦难。我们若丧失了这个比许多世纪以来的任何人都撰写得更清楚的人，愿上帝把他的灵赐给别的人。他的著作应保持大受人敬重的地位，它不应因皇帝命令而加以焚毁，应焚毁的该是他那些仇敌的著作。上帝啊，路德若死了，从今以后谁会给我们

解释福音呢？在以后十年或二十年，若没有他为我们写作，便会怎样呢？

在瓦特堡

路德没有死。他的友人们开始接到“从旷野”，“从拔摩岛”寄来的信。智者腓勒德力早已决定把他藏匿起来，并指示朝臣善作安排，不可泄露详情，甚至对他自己都不例外，使他可真实地假装不知情。然而，施巴拉丁可以知道。路德和一个同伴获告知这个计划。路德对这计划并不很高兴。但他已定意回威丁堡，要来的让它来吧。当他与几个同伴坐着马车进入埃森纳(Eisenach)村外的树林中时，武装的骑士们向这一伙人进攻，又咒又骂，动作又粗鲁，把路德从车上拉下来。他的那一个同伴，尽了他的本份，率直地痛骂那些绑架的人。他们使路德骑上一匹马，并整天带他在树林中走迂曲的路直到黄昏，这时瓦特堡城堡巨大的轮廓才隐约出现于天际。晚上十一时这一队人马才在城门前停下来。

这个古堡标志着往昔的日子，那时候，德意志武士精神正如鲜花盛放，而毫无疑问的，神圣是人最高的目的。君王和吟游诗人，武士与异臣，都是聚集在这里的人物，在这里圣以利沙伯留下她神圣的遗骸。但路德无意对历史存幻想。因他在那几乎无人居住的棱堡卧房中躺下来时，猫头鹰与蝙蝠在黑暗中盘旋，对他来说，魔鬼似乎就在天花板上投掷坚果并把桶从楼梯上滚下来。比幽暗之君的这种戏谑更加阴险的是那未减轻的问题，“惟独你有智慧？偌多世纪以来都错了？若是你错了，并使偌多别的人都与你一同永远灭亡，那便怎样呢？”早晨他推开那个有障格的窗门，望见色林吉亚(Thurngian)美丽的丘陵。远处，一道烟柱从烧木炭的窑中袅袅上升。突然一阵风吹来，烟云便消散得无影无踪。此情此景很象他的疑惑被驱散，他的信心恢复了。

但只一会儿。以利亚在何烈山的心情又在他心中涌现。巴力的众祭司的确已经被杀死了，但耶洗别寻索先知的性命，他嚷道，“主啊，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吧！”路德不断地在自我谴责中思索。倘若他没有犯错误，那末他维护真理够坚定吗？“我的良心令我不安，因为在沃木斯我屈服于友人们的强求，并未扮演以利亚的角色。我若再在他们面前的话，他们便会从我听到不同的说法了。”当他默想那结果时，他觉得并不怎么受鼓舞。他写信给墨兰顿说，“罗马敌基督之国度的景象是多么可憎啊。施巴拉丁撰写了那些敌对我最残酷的谕旨。”

然而，所有外在的危险对内在的挣扎来说就算不得什么了。“我能告诉你，在这闲散的孤寂中与撒但有千场战事。与成了肉身的魔鬼——那就是与人——争战，比与天空中属灵气的恶魔争战要容易得多。我往往倒下去又再被上帝的右手扶起来。”孤寂与闲散增加他的痛苦。他写信给施巴拉丁道，“现在是用我们的能力祷告抵挡撒但的时候。他正阴谋攻击德意志，我怕上帝会准他这样做，因为我这样懒于祷告。我对自己非常不满，也许因为我孤单。”他并不很孤单。那里有两个看守的人和两个仆童，但他们根本不像以前的施道比次，对施道比次，他是可以倾吐心意的。他受了警告，不要结交外人，不要以他人为心腹，免得泄露自己秘密。修道士袍被弃置一边。他穿武士装，并留了长长的胡子。看守的人尽所能提供消遣，包括带路德去狩猎。但他起反感。他反省说，“追捕熊，豺狼，野猪，和狐狸有些道理，但为什么追捕像兔子那样无害的生物呢？”有只兔子逃避猎犬跳在他腿上，但猎犬咬穿了布并把兔子咬死。“正像教皇和魔鬼对待我们一样，”这个顽梗的神学家评论道。

他很懒惰，他自己这样说。无论如何这里使他远避喧嚷。他写道，“我不想到这里来。我愿意在吵闹中。”又说，“我宁愿在燃

着的煤上焚烧，而不愿在这里腐烂。”

孤单并缺乏公众活动，又加上身体的疾病，这都不是新奇的事，却被环境大大地加重了。还在沃木斯时他已有严重便秘，现在也许由于经过艰苦日子之后还加上神经性的涸竭。在瓦特堡受限制的饮食和定居的方式都使病症恶化。人提醒他，为了到耳弗特求医而泄露自己藏匿之所，会有性命危险。疾病从五月延续至十月，这时施巴拉丁才能把通便剂寄来。

另一种疾病是失眠症。这正如于一五二〇年，是因企图补偿耽搁了的古教会祈祷时刻（译按：古教会祈祷时刻分为①夜间，②六时，③九时，④十二时，⑤三时，⑥六时[晚祷]，⑦九时[一日结束]）而起。在他与罗马争论那段时间，自始至终他仍然是个修道士，有义务要作夜间(matins)，九时(tierce)，三时(nones)，六时(vespers)，和九时(complin)的祷告。但当他成为大学的教授，乡村教会的传道，和十一间修道院的主任时，他简直太忙，无法保持这习惯了。他会累积一周，二周，甚至三周的祷告，然后用一个星期日或在一次特别的时机用三天工夫不饮不食，直到他“通通都祷告完了”。一五二〇年在这种时间过长的祷告之后，他的头晕眩。五天之久他睡不着，躺在床上如同死人一般，直到医生给他一服镇定剂。在康复期间，祷告书令他厌恶，他积欠了三个月祷告时间。然后他便放弃了。这是他与修道主义断绝的阶段之一。这经验的后遗症便是失眠。

路德在瓦特堡的沮丧中发现了一种疗法，那就是工作。“使我在我的拔摩岛上可以不致懒惰，”他对西金恩口授一篇专论时说，“我撰写了一卷论启示录的书。”他不是撰写了一卷，而是差不多有一打之多。他给斯特拉斯堡的一位友人解释道：

> 把我的著作寄给你是会不安全的，但我已请求施巴

拉丁看看能不能办到。我已经完成了对迦他利诺(Catharinus)的答辩，另一本则是对拉妥幕(Latomus)的答辩，和一本用德文写的论认罪的著作，诗篇六十七篇和三十六篇的注解，一本尊主颂的注释，和一本墨兰顿答复巴黎大学的译本。我正着手使徒书信和福音的讲章集。我抨击迈因兹的红衣主教并讲解那十个痲疯患者。

在这一切之上，他把全部新约译成德文。这是他那一年指定要做的工作。有人怀疑，他的沮丧不外是工作和疲乏的反应。

威丁堡的改革运动：修道主义

他其实也并不是与喧闹隔绝。威丁堡的改革运动以令人不安的速度前进，而且就以缓慢的联系和他藏匿所容许的情况而论，他是与那运动保持并肩前进的。人继续恳求他的意见，而且他的答复影响了那些发展，即使他并不处于主动地位。领导的责任落在大学希腊文教授墨兰顿；城堡教会的会吏长迦勒斯大；和路德自己所属奥古斯丁修会一个修道士慈威凌(Gabriel Zwilling)诸人身上。在这些人领导下，改革运动初次形成明确地为普通人认识的一种形式。

路德迄今所作的，当然除了对赎罪券攻击之外，与普通人的做法并没有任何分别，而攻击也尚未特别证明是有功效的。在瓦特堡，路德获悉迈因兹的红衣主教亚尔伯特在继续进行往日的买卖。一五二一年十二月一日，路德通知他阁下，若他以为路德已死便大错特错了。

阁下可能以为在下已离开喧闹，但在下将会作基督徒爱心所要求的，不管阴间的权势，遑论那些不学

> 无术的教皇，红衣主教们和主教们了。在下求求阁下，要证明自己不是一头豺狼，而是一位主教。赎罪券已经够明显是垃圾和谎言。要注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因此，现在教皇本人已焦头烂额了。同一位上帝现在仍然活着，迈因兹的红衣主教虽然由四个君王加以支持，他能抵挡他。这一位上帝是轰破利巴嫩的香柏树并使硬心的法老谦卑下来的。阁下别以为路德死了。在下会证明一位主教与一头豺狼之间的分别。在下要求立即的答复。阁下在两周内不作答复，在下将印发一本攻击阁下的小册子。

红衣主教回答说，弊端已被抑制。他自认是个发恶臭的罪人，愿意接受惩戒。

那真是了不起。然而，当路德身在瓦特堡时他不能说，在威丁堡他自己的教区中赎罪券已经被废止了。于是在一五二一年和一五二二年他不在时，一种一种的迅速得令人张惶失措的革新接踵而来。祭司们结婚了，修道士们结婚了，修女们结婚了。修道士甚至与修女结婚。剃度的让他们的头发长起来。酒在弥撒中给平信徒，他们要把饼和酒放在他们自己的手中。祭司不穿祭袍，只穿普通的衣裳举行圣礼。弥撒的各部分以德语背诵。为死者举行的弥撒已被废止了。守夜祈祷停止了，晚祷更改了，塑像被捣碎了。斋戒期吃肉。捐赠之基金或财产由赞助人收回了。各大学的注册人数减少了，因为学生不再由教会的俸给支持。这一切都逃不过德意志人民的眼目。教理可能被他们当作耳边风，但礼拜仪式是他们日常宗教生活的一部分。他们现在体会到改革运动是有重要意味的，而且这种情形开始使路德担忧。上帝之众子荣耀的自由有变成衣裳，饭食和理发问题之虞。但最初他是称赞这些

改变的。

首先是祭司结婚。路德在"被掳于巴比伦"里面曾说，人的律例不能取消上帝的命令；而且由于上帝已定规了婚姻，祭司与他妻子的联合是真实而且永远有效的联合。在"致德意志公侯书"中他说，祭司必须有个女管家，而且把男人和女人这样放在一起，就象把火与麦秸摆在一起而期望不发生什么事情一般。虽然全部教会律例解体，都应让祭司有自由结婚。让不贞的贞节终止吧。路德的忠告已被人付诸实施。一五二一年有三位祭司结婚，而且被迈因兹的亚尔伯特逮捕了。路德寄给他一封措辞温和的抗议书，亚尔伯特便与威丁堡大学磋商。迦勒斯大以一部论独身生活的著作作答，在这本书里面他甚至肯定到一种程度，断言祭司不但可以结婚，而且也应为人父。他要以有约束力的婚姻生活和父职父道代替有拘束力的独身生活。而且他自己也结了婚。据称那个女子系出名门，既不漂亮，亦不富有，年龄约十五岁。迦勒斯大把一份正式的通告寄给选侯。

> 最高贵的亲王，在下注意到圣经中没有那种地位比婚姻崇高而值得赞美了。在下也注意到圣职人员是容许结婚的，因为没有婚姻，而使许多祭司在魔鬼的地牢中受到极端的痛苦。所以全能的上帝若许可，在下特于圣色巴斯田之夜(St. Sebastian's Eve)与安那摩招(Anna Mochau)结婚，在下希望阁下批准。

路德确实赞成。他写道："迦勒斯大结婚令我非常高兴。我认识那女子。"

然而，他自己没有意思这样做，因为他不但是个祭司，也是个修道士。起初，当迦勒斯大也指摘修道士的独身生活时，他感

到惊骇。“天呀！”他写道，“我们威丁堡人会把女儿嫁给修道士吗？他们不愿把女儿嫁给我啊！”但在慈威凌激昂的讲道的影响下，奥古斯丁修道会的修道士开始离开修道院。十一月三十日，有十五名修道士退出了。修道院副院长报告选侯道：

> 有人讲道说，穿修道袍的修道士没有人能得救的，修道院是在魔鬼的掌握下，修道士应逐离，修道院应夷平。这样的教训是否根据福音，我大大地怀疑。

但现在应强迫这样的修道士回去吗？如果不应该，应该让他们结婚吗？墨兰顿请教路德。他回答说：“我希望我能与你讨论此事。”

> 修道士的情形，在我看来似乎与祭司的情形不同。修道士已自愿地立下誓愿。你指出修道院的誓愿是没有约束的，因为它是不能履行的。凭着那个凭据你会取消所有神圣的教训。你说誓愿惹起苦役。未必。圣伯尔在他的誓愿下过着快乐的生活。真正的问题不是誓愿能否持守，而是誓愿是否由上帝吩咐的。

要找答案，路德自己定意查考圣经。他不久便下了决心，而且很快便把关于誓愿的一些肯定命题寄到威丁堡去。当这些肯定命题被念给威丁堡圣职人员和教授圈子里的人听时，城堡教堂的祭司布根哈根(Bugenhagen)便宣布判断说，“假若路德的教义对此点没有说明的话，这些主张将会推翻那些公共机构。”这些肯定命题之后，又有“论修道誓愿”(On Monastic Vows)的一篇专论。路德在前言“致我至亲爱的父亲”一栏中公开表示他现今明白，上

帝使他作修道士而违背他父母的意愿，为的是让他从经验中证明要反对修道主义。修道士的誓愿在圣经中是无根据的，而且是与爱和自由抵触的。“婚姻是善，童贞更善，但自由最善。”修道誓愿以错误的假定为依据，说有个特别的召命，一种圣召(a vocation)，由这圣召要求优越的基督徒完全遵守所有的教训，而普通的基督徒则只履行那些命令；路德说，其实，根本没有特别的宗教召命，由于上帝的召命在公众的工作上临到每一个人。约拿斯(Jonas)说，“这就是使修道院修道士都走光的著作。”路德的专论，在威丁堡自己所属的奥古斯丁修道会，在一月的一次聚会中，非但没有用来警戒修道士，反而规定从此以后任何成员应有自由随意去留。

弥撒

其次是礼拜仪式的改革，这改革更密切地接触到普通的人，因为它变更了他日常的灵修。在举行圣餐时请他喝主的杯，要他把杯和饼都放在自己手中，领圣餐不须先认罪，听见用本国言语设立圣餐之言。并广泛地参与吟颂圣歌。

路德给最有意识的改变奠下了理论的基础。他的原则是：弥撒不是献祭，而是感谢上帝以及与信徒的交通。弥撒的意义不是抚慰上帝的一次献祭，因为他无须人加以抚慰；而且弥撒的意义不是呈献一种祭品，因为人不能把什么献给上帝，而只能接受。那末，在弥撒中像“这神圣的祭，”“这祭品，”“这些奉献”这些说法应当怎样做呢？在“被掳于巴比伦”一书中，路德把它们加以象征的解释，但在瓦特堡他更加激进地结论：“那些在祝圣文中的话是清楚的；圣经中的话是清楚的。让祝圣文服从福音。”礼拜仪式因此就得更改了。

有一种特殊形式的弥撒建基于献祭的特性以外。这是为已

离世之人灵魂的益处而举行的私人弥撒，祭司为他们献祭，而且由于他们不可能在场，他是单独举行圣餐。这种形式的弥撒被称为私人弥撒，因为是私下授与的。它也是私下举行的。路德首先反对献祭的本义，其次反对没有会众在场。在“被掳于巴比伦”里面他愿意容忍这种弥撒，作为祭司和私人的祈祷，当然假定这些弥撒都以祈祷的心情举行，而不是马马虎虎急急说出、完成那一天承担的部分例行的态度去做的。在瓦特堡他已得到更加确切的见解。他于八月一日写信给墨兰顿道，“我永远不会再举行私人弥撒了。”路德结果写了一本论废除私人弥撒的小册子，恳求智者腓勒德力热心仿效十字军巴巴罗撒腓勒德力(Frederick Barbarosa)解放圣墓(the Holy Sepulchre)。让腓勒德力废止所有私下授与人的弥撒，解放在威丁堡的福音。顺便提一提，在城堡教堂为了吟诵这样的弥撒，雇用了二十五名祭司。

关于胡司徒提出的老问题，酒和饼是否应递给平信徒，路德和威丁堡人士都一致愿意恢复使徒时代的做法。至于举行圣餐之前的禁食和认罪，路德是不重视的。关于祭司是否应把饼酒举扬，则有不同的看法。迦勒斯大看那个动作是献上一个要被弃绝的祭物，然而路德只看是一个要保持下来的尊敬的记号。

暴乱爆发

这协议当然已足够发动行动，而且墨兰顿于九月二十九日开始在教区教堂给少数学生举行两种结合形式的圣餐。在奥古斯丁修道院慈威凌对弟兄们传讲充满热情的恳求，要他们拒绝举行弥撒，除非弥撒已加以改革了。修道院副院长回答说，与其举行删改不全的弥撒，他宁愿不要弥撒。所以，十月二十三日起，奥古斯丁修道院便不举行弥撒了。十一月一日，城堡教堂在诸圣日，

就是展览古圣遗物并分配赎罪券的那一天，约拿斯(Justus Jonas)诋毁赎罪券为垃圾并大声要求废止守夜祈祷和私人弥撒，说，除非有领圣餐的人在场，将来他不会举行这样的弥撒。公众的暴乱开始了。学生和市民恐吓那些老信徒到这种地步，以致那些忠诚的奥古斯丁修道会人士为他们自身的安全和他们的修道院担忧。选侯感到烦恼。作为一个亲王，他要负起公众安全的责任。作为一个基督徒，他关心正确的信仰。至于圣经的意义他希望得到启迪，于是委派了一个委员会。但委员会意见不能一致。在威丁堡没有一班人的意见能一致，大学，奥古斯丁修道会人士，和城堡教堂的理事会也是如此。施巴拉丁说，“我们的处境是多么糟啊，人人都在做别的事。”

那个古老的修道会说明理由而主张说：上帝不会让他的教会长久被欺骗。改变至少应该等到达成一致意见之时，而且圣职人员不应被骚扰。而且，智者腓特德力对那些革新者指出，弥撒是授与能力的；弥撒若停止举行，那些授与便会停止。他无法了解一个祭司怎能期望结婚，怎能停止吟诵弥撒，而仍然支取他的薪俸。他指出，更改弥撒关涉到整个基督教；如果像威丁堡一样的小城不能下决心，其余的世界便不会受影响了。最重要的是，不要有分裂和骚乱。福音派人士的答复指向基督和众使徒的榜样，他们虽然只一小撮人，并没有因怕骚乱而阻碍改革。至于授与弥撒的先祖们，他们若能回到世上，便能得到更佳的教导，他们会愿意用更佳方法使用他们的金钱扩展信仰。老信徒反驳道，“你们无须认为你们是一小撮人，所以你们便处于基督和众使徒的地位。”

路德此刻是同情那一小撮的人，而且他感到沮丧，因为事件进行太缓慢。他已经把他“论修道誓愿”，“论废除私人弥撒”(On the Abolition of Private Masses)和“轰逐因兹总主教”(A

Blast Against the Archbishop of Mainz)小册子的稿件都寄给了施巴拉丁。没有一种问世。路德决定化名前往威丁堡，要明了究竟是什么原因。

第十二章　放逐者回来了

从瓦特堡来的那个亡命者，胡须满脸，足以瞒过亲母，于一五二一年十二月四日在威丁堡街头出现。他非常高兴他的同事们最近借着改革所引进的一切，但使他生气的是他最近写的那些小册子仍未出版。若是那些稿件被施巴拉丁扣押下来，不交给印刷商的话，那就要提醒他，还会有措辞更厉害的取代那些稿件。施巴拉丁于是把论誓愿以及论私人弥撒的专论付梓，而炮轰亚尔伯特的那一篇则仍扣押下来，这一篇以后也始终未出现过。路德还让威丁堡人知道，腓勒德力若不散尽所搜集的那些古圣遗物，并将装饰遗物的金银捐作济贫基金，他正考虑也要为文攻击他。此刻路德明确地加速改革运动。

但不是使用暴力。他抵达威丁堡的前一天，曾有一场骚动。学生与市民，外衣内藏着刀子，强入教区教堂，从讲坛上攫去弥撒仪式书，并把那些祭司驱逐出去。并向那些向童女马利亚像念诵私人祷文的人掷石。翌日，就是路德抵达的那一天，方济会的人士(Franciscans)都受到恐吓。这还不算最糟的。路德也许会原谅这场骚动，视为学生们的一次恶作剧，但从瓦特堡特访的来去途中，他已意识到群众中酝酿着革命的情绪。所以，他急忙作出警告，反对人求助于暴力。"要牢记，"他警告道，"敌基督，正如但以理说的，不是用人的手砸碎的。暴力只会使他更加强大。要传道，祷告，但不要打斗。并非无视所有的压抑，而是必须交由职掌的当局去执行。"

然而，在这期间威丁堡的执政当局是抑制的。选侯于十二月十九日颁了一道命令，在命令中他表明讨论可以继续进行，但在未达成一致意见以前，弥撒不应有所改变。迦勒斯大却公然置之不理，并声言新年轮到他主持弥撒时，他会给全城的人两种圣餐。选侯加以干涉，但迦勒斯大先发制人，把自己的轮值期与圣诞节的轮值期调换，而且只在先一晚向公众发出邀请。民众都骚动起

来，结果圣诞前夕是用暴乱庆祝的。暴徒强入教区教堂，打烂灯饰，恐吓祭司，并高唱"我的女仆失落了她的鞋"那首歌，歌声响彻教堂，又在院子里作猫叫，骚扰诗班。末了，他们又到城堡教堂去，当祭司祝福时，他们便以愿瘟疫与地狱的火临到他作回应。

骚动

圣诞日，有二千人聚集在城堡教堂中——有个编年史作者说，"全城的人"都聚集在那里。这话已非常接近事实，因为全城人口只有二千五百人。迦勒斯大没有穿祭袍，只穿黑色便袍，主持聚会。他讲道时告诉会众，说他们预备领圣餐时无须禁食认罪。说他们若觉得必须先蒙赦罪的话，那便是对圣餐本身没有信心。说，所需要的单是信心，这信心是连同至诚的渴慕和深切的忧伤痛悔的。"你看，你若相信，就明白基督是怎样使你有份于他的祝福。你看，他要怎样借着他的应许洁净你，使你成圣。不但如此，你看，基督正站在你面前。他现在把你的一切挣扎和怀疑都从你身上除去，使你可以知道你是借着他的道蒙福的。"

然后，迦勒斯大便以拉丁语背诵弥撒，是以非常简洁的形式，省略了所有涉及献祭的经文。在给饼酒祝圣及分发时，他不用拉丁语，而只用德语。聚集在那里的二千人，他们生平第一次听见用母语对他们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的永约，是灵和信心的秘诀，这血是为你们流出来，使罪得赦。"有个领餐者，情绪过于激动，竟把饼掉在地上。迦勒斯大叫他拾起来；然而，他虽然曾有勇气从盘中取了那神圣的小块放在手中，及至看见那小块掉在地上被污辱，遂感自己亵渎上帝身体而恐惧万分，便再也不敢碰它了。

威丁堡市议会，在迦勒斯大倡导下，发了第一道改革运动的法令。说弥撒如今要照迦勒斯大所作的那样去举行。路德关于社

会改革的概念已付诸实施。行乞是禁止的。真正赤贫的人应由公益金救济。娼妓应禁止。然后又出现了颇有新意的一点：塑像都应从教堂中移去。

圣徒、童女和十字架苦像的肖像、图像与雕像的问题，在前几周已引起了极大的扰乱。慈威凌已领导过一次破除偶像的骚动，推翻了祭坛，捣碎了圣徒肖像和图像。这种主意的创始者是迦勒斯大。他一丝不苟地依据圣经："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像，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圣经上的话由他自己的经验增强了。他曾极其迫切的依恋那些肖像，以致使他真正的敬拜变了质。"上帝是个灵，"真正的敬拜只应当在灵里。基督是个灵，而基督的肖像是木的，银的，或金的。默想十架苦像的人，只联想到基督肉体的受苦，而未联想到他灵里所受的大痛苦。

与对宗教艺术的这里攻击联结在一起的还有对宗教音乐的攻击。迦勒斯大说，"把风琴，喇叭和笛子，都贬谪到戏院去吧。"

> 一篇至诚的祷告，比千篇诗篇的吟诵乐曲更佳。风琴奏出的那挑逗性旋律，只引发人想入非非。我们在应默想基督受苦时，却联想到比拉慕(Pyramus)和西丝碧(Thisbe)。或者，若是要有歌唱的话，就只要独唱吧。

威丁堡虽然这样受到破除偶像的震撼，却还从邻近波希米亚边境的慈味考(Zwikau)来了三个半信徒，他们自称是主的先知，并且说全能者曾与他们有亲密的交谈。他们不需要圣经，只依赖圣灵。圣经若是重要的话，上帝会直接从天上掷下来。他们拒绝给婴孩施洗，并宣扬屠杀不敬神的人以迅速建立敬神之人的国，不论是借着土耳其人或敬神之人自己的手。墨兰顿目瞪口呆地倾

听他们的议论。他写信给选侯道:

> 在下简直无法奉告尊上在下受感多深。除了马丁以外，在下不知有谁可以评判他们。由于福音面临危机，在下认为应安排他们与他会晤。他们亦如此希望。问题若非如此紧急，在下便不会上书尊上。我们必须当心，免得我们抵挡上帝的灵，也免得我们被魔鬼所附。

但在马丁看来，作这种辩论对他和对威丁堡来说似乎都是危险的。这座城市的麻烦已经够多了，这是施巴拉丁的意见。

路德基于宗教的理由在信中拒绝了那些先知，因为他们讲得太油腔滑调了。

> 那些在属灵的事上成了专家的人，已经历幽谷。当这些人谈到被提到三层天和那种甜蜜的事时，不要相信他们。神圣最高权威并不直接对人讲话。上帝是烈火，而且圣徒的梦和异象是可怖的……。要试探诸灵；你若不能这样做，就要接受迦玛列的忠告：等候！

在另一封信上，他附加道:

> 我确信，我们能不用剑便能抑制这些煽动者。我希望亲王手上不会染上杀他们的血迹。我看不出有什么由于他们的缘故要我回家。

智者腓勒德力因一次接一次的骚乱而烦恼。然后，又受到从右方而来的打击。威丁堡事态的扰攘已传入边界那一边的乔治公

爵耳中，信仰宣认上的割裂又扯上了萨克森两大家族之间自古以来的竞争。路德不久便能完成他与教皇、乔治公爵和魔鬼三者的对抗。此刻三者之中最活跃的是公爵。他当时在纽伦堡国会，他说服了封侯们差二人去见智者腓勒德力和梅森的主教，因他们拥有威丁堡区教会事务的裁判权，以下是他们所传达的命令：

> 我们听见祭司以平信徒的习惯举行弥撒，省略了那些必要部分。他们以德语给那神圣的圣礼（圣餐饼酒）祝圣。接受圣餐的人不需要先认罪。他们把饼和酒都放在自己手中。我们之主的血不是盛在圣杯内，而是盛在普通的杯中递给人。圣餐还递给儿童。祭司被人强力从祭坛上拉下来。祭司和修道士娶妻，平民受了煽动，都变成轻浮和暴戾了。

梅森主教对这公文的反应是：他请求智者腓勒德力准许在他领土内作一次视察，腓勒德力也同意了，不过没有应许要惩罚犯规者。于是腓勒德力于二月十三日给大学和城堡教堂的理事会发出他自己的指示。

> 我们走得太快了。平民受煽动变成轻浮，无人得了造就。我们应考虑到软弱的人。肖像应被留下直等进一步通知。求乞的问题应加以研究。弥撒必要的部分都不应省略。那些悬而未决之点应加以讨论。迦勒斯大不应再讲道。

这个文件不能形容为完全废止改革。腓勒德力只是叫停并邀请人作进一步的考虑，但他确实慎重地废止一月发出的城市法令。

倘若要有改革地话，他决定改革不应由城市着手，而应由各地开始，正如德意志后来的模式一样。迦勒斯大服从，并且同意不讲道。慈威凌则离开了威丁堡。

应邀回来

但市议会决定不理选侯而邀请路德回城。邀请书用“威丁堡全市市议会”的名义寄给他。选侯若取消他们的法令，那末他们便会把整个运动的创始者请回来。他们大概期望路德运用缓和的影响力。迦勒斯大和慈威凌是冒烟的火把。墨兰顿则在战栗，想离开，躲避那些急进分子，而且坦白地说，“堤决了，我堵不住洪流。”市议会除了向瓦特堡，不知向何处寻求领导，而且不与选侯磋商，或甚至不通知选侯便邀请路德回来。

他并非不愿回来，因为老早在十二月他已经说过他无意藏匿到过了复活节。他会一直留下来，直到把一本讲章集和新约的译本完成了。然后他建议翻译旧约，并定居威丁堡附近，为的是他可以与在希伯来文上比他更精通的同事共同工作。当时这些学术上的关注对他的激励比在威丁堡掌舵的任何愿望都强。但当直接的邀请来自该市和会众时，在他看来乃是从上帝而来的唤召。

路德有礼貌地把他的意向告诉选侯。腓勒德力回答说，他体会到自己也许作的不够。但他应当怎样做呢？他不想违背上帝的旨意，也不想引起骚动。纽伦堡国会和梅森的主教威吓要加以干涉。若一定要路德回来，教皇和皇帝准备插手加害于他，选侯便会为此感到不安。但选侯若一定要阻挡的话，当地便会大乱。就以他本人而论，选侯是准备受苦的，但他想要知道是为了什么。倘若他知道十字架是从上帝而来，他就会背负，但在威丁堡无人知道谁是厨师谁是侍应。国会会议不久就会召开。在这期间让路德静待吧。时间可能使事情起大变化。

路德答复道：

在下上书，乃为尊上，非为在下。使在下烦恼者乃福音在威丁堡已名誉扫地。在下若不确知福音是在我们这一边，在下便会放弃了。在下所有的一切忧虑无一能与此相比。在下乐于为此付上自己的性命，因我们为所发生的事既不能向上帝也不能向世人交代。魔鬼在这件事上工作。至于在下本人，在下传的福音不是从人而来。让步只带来藐视。在下对魔鬼不能作丝毫退让。在下隐匿经年，在下为阁下所作已足够。在下如此行非出于怯懦。魔鬼知道，纵令沃木斯的鬼魔多如屋顶上的瓦片，在下仍会进入此城，即使乔治公爵如雨点那样降落来比锡九天之久，在下现在都会骑马进去。

在下愿尊上知道，在下来威丁堡乃带着比阁下更强的保护。在下不要求尊上保护在下。在下会保护尊上多于尊上保护在下。在下若想到尊上保护在下，在下便不会来了。这不是一件涉及刀剑的案件，而是涉及上帝的案件，而且由于尊上信心软弱，尊上不能保护在下。尊上问及尊上应如何行，并认为尊上作得太少。在下说尊上已作得太多，尊上不应再作什么，只将它交给上帝。在下若被捕或被杀，罪不在尊上。作为亲王，尊上应服从皇上，不作抵抗。除了受命使用武力的人，无人应使用武力。否则便是背叛上帝。但在下希望尊上勿作控诉在下之事。尊上若开方便之门，便已足够。他们若设法使尊上多做别事，在下将会禀告尊上如何应付。阁下若具慧眼，必会看见上帝的荣耀。

返回威丁堡

返回威丁堡实在是无比的勇敢。路德从未处于这种危险之中。与迦耶坦会晤以及在沃木斯时，教会及皇帝尚未下令将他逐出教会，而且腓勒德力愿意提供庇护。但这一次路德已被明示，他若被国会或皇上下令引渡，便不能期望有人保护。在沃木斯，当时西金恩，胡腾和诸骑士那里可以是他的第二道防线。但这一道城墙很快便崩溃了。西金恩在沃木斯事件之后，便牺牲各地的亲王和主教而着手于阻挡要毁灭德意志武士的冒险。攻击的焦点集中于亲王主教格来芬克劳，他是特里尔的选侯兼总主教。许多较早以前表示帮助路德的武士都投效西金恩，但他从事的活动一开始便注定失败，因为他从前劫掠的那些受害者前去帮助特里尔，并把西金恩围困在他自己的一座城堡中，他在那里因伤身亡。胡腾在这次战役中不能与他并肩作战，因为他在爱冰堡染了梅毒。但在休养期间他已经从事他自己的侵掠行动。他称这行动为祭司之战，主要是劫掠修道院。西金恩失败，他逃往瑞士，在苏黎世湖(Lake Zurich)一个岛上过他流星式的劫掠生涯。有份参与西金恩勋业的那些武士，他们的田产被没收。路德若依赖他们的话，便会证明他们是一根压伤的芦苇。但他老早已经决定单单倚靠万军之主，他并不时常搭救他的儿女脱离狮子的口。

路德还乡的详情由瑞士一位编年史作者记录了下来。他歉意地把自己深夜与一位同伴前往威丁堡途中，因暴风雨在色林吉亚村黑熊旅店门口停下来的经验，以消闲小品引进一个当时隐秘的史实。旅店主人带那些衣衫濡湿的旅客进入一个房间，在那里坐着一个满脸浓密胡子、穿着紫色外衣和羊毛紧身衣的武士，手按剑柄正在阅读。那个武士站起来，有礼貌地请那些满身泥泞的旅客坐下，与他一起喝杯酒。他们注意到他阅读的书是希伯来文写

的。他们问他路德是否在威丁堡。"我非常确定他不在，"他说，"但他必定会到那里去。"然后他问瑞士人对路德有什么看法。旅店主人注意到这两人对这位改革家有好感，便私下告知其中一位，说那个武士便是路德本人。那个瑞士人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为他必定弄错了是胡腾。次晨离店时他们让那个武士知道他们当他是胡腾。"不，他是路德，"旅店主人插嘴道。那个武士大笑。"你们当我是胡腾。他当我是路德。也许我是魔鬼。"一周内，他们在威丁堡又再次遇见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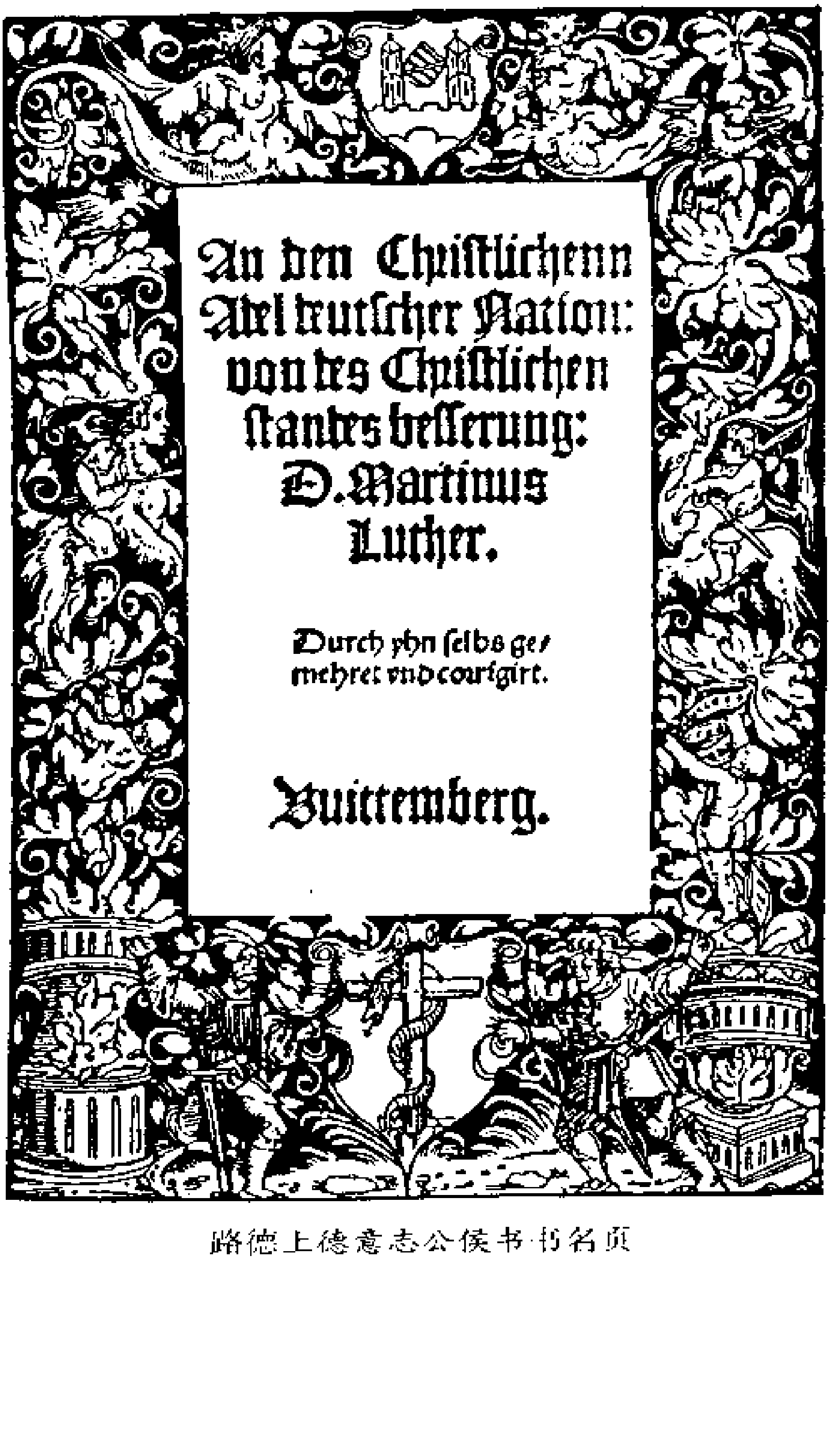
路德最开心的是恢复信任和秩序。他以强健的体魄和流畅的声音登上讲台，传讲忍耐，爱心和对软弱人的体恤。他提醒他的听众，无人能为别人舍命，无人能替人相信，无人能为别人答复。所以人人在自己心意中都应当充分信服。无人能被威迫而相信。那些毁坏祭坛，捣碎塑像，拉祭司头发之人的暴行，在路德看来比教皇所曾加于他的任何打击都大。他开始体会到他与罗马也许比与他自己那些分离分子毕竟更加接近。他深感伤痛，因为攻击他者预言，说他会成为"分裂、战争和叛乱"的原因，已全部实实在在应验了。他恳求道：

> 给我时间。我费了三年工夫研究，反省和讨论，达到今天所处的光景。身为一个平凡的人，在这些事上未受过教导，能期望他于三个月中走完同样的距离吗？不要以为毁坏被妄用的物件便能消灭那些弊端。男人能因酒和女人误事。那末我们便禁酒并废除女人么？日，月，星辰已被人敬拜。那末我便把它们从天空摘下来么？这样匆忙和暴虐表明对上帝缺乏信心。请看他能借着我已经作成何等多的事，然而我作的不过是祷告和传道罢了。圣道作了一切。我若愿意，我可能在沃木斯已燃起燎原

> 大火。但在我静坐下来，与腓利(Philp。译者按：即墨森亲王，改革运动的拥护者)和安斯多夫(Amsdorf。译者按：即路德在威丁堡之左右手)喝啤酒时，上帝便给教皇以重重的打击了。

对这些恳求的答复，慈威凌同意放弃在他的扁圆羊毛小帽上插上羽毛主持圣餐，路德也真诚地推荐他担任萨克森选侯辖下一乡镇亚田堡(Altenburg)的牧职。迦勒斯大接管了附近的俄尔拉门(Orlamünde)的一间教会。威丁堡已在控制之下。

然后路德便转过来处理与选侯有关的事，选侯要他写一篇呈交纽伦堡国会的书面声明，表明自己从瓦特堡回来与亲王无任何共谋之嫌。路德欣然同意，但在那封信中说，事情的解决在天上与在纽伦堡是不同的。腓勒德力建议用“在地上”代替“在纽伦堡”。路德又同意了。


An den Christlichenn
Adel teutscher Nation:
von des Christlichen
standes besserung:
D. Martinus
Luther.

Durch yhn selbs ge/
mehret vnd corrigirt.

Wittemberg.

路德上德意志公侯书书名页

第十三章　没有别的根基

从外在来说，路德已到了他的事业的转折点。敌对派的领袖竟被任命为政府首长，纵令是在一个非常细小的地区。破坏者竟被召来做重建的工作。改变当然不是绝对的，因为他一直都是有建设性的，而且他至终从未停止严责教皇制度。然而，由嘲骂"敌基督可咒教谕"的角色，转为给教会、国家、社会、教会新结构、新礼拜仪式、和本国语新圣经提供新模式这种角色之间的改变，却是巨大无比的。

要完成这种任务，有两点要加以考虑。第一点与路德想具体实现的那些原则有关，而第二点则与这些概念要实现于构成那个领域的人民有关。路德的那些观念，在他回到威丁堡时已大致成熟了。争论只会强化那些着重点。虽然多年来在讲台和教室中是有丰富实例可提供理由，实地经验才是指挥进退之路线的。

路德在宗教上和在伦理上的那些原则都是不容忽视的，否则他的为人便是无法了解而且甚至是琐屑的。在他来说，最关注的总是宗教的最卓越地位。这个路德，曾因天使的歌声而出神，因上帝的忿怒目瞪口呆，在奇妙创造前哑口无言，为神圣怜悯而感动抒发情怀，因上帝而火热的人，大步跨进一个赌博、酗饮、卖淫的下等人社会——沃木斯国会被称为一座名副其实的爱神山(Venusberg。译者按：音译作维努斯女神堡。在此为意译)是在较上等的人士都归荣耀于人的成就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人看来，除了"我怎样站在上帝面前？"这个问题之外，其他便不甚重要了。路德决不会规避例如劝选侯修理城墙、免得农夫的猪只蹂躏村民菜园之俗世工作，但他并非特别关心猪只、菜园，城墙，城市，亲王，或这必朽生命中任何有福气和讨厌的事物。那最终极的问题总是上帝和人与上帝的关系。因此，政治和社会的形式对他来说是一个比较不重要的问题。无论什么能培养对上帝的道的了解，和实践的事，都应当加以鼓励，无论什么会妨碍的事都

必须加以反对。这就是为什么问路德是否为民主党人，是否主张贵族政治，是否拥护专制政治，或任何其他政见都是无用的。在他看来，宗教是人最主要的中心，其余一切都是次要的。

而且，他心目中的宗教，当然是基督徒的宗教。在他那个时代的人，出于民族或欧洲人的自豪，不管有无别的理由，人人都会这样说的。但路德这样说是因为他已经验到：除了借着上帝自己在耶稣基督里的自我显现去经验上帝以外，任何其他的途径全都是死路。"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

大自然、历史和哲学

大自然不能启示上帝。大自然的确非常奇妙，人若具慧眼，便会看见创造的每一微粒都显示上帝的作为。但困难正是在这里。倘若人已经相信上帝的仁慈，那末他在夜未转为日、日未转为夜、但见一丝微光不知不觉地驱散了黑暗而破曙，就会使他颤抖惊奇而喜不自胜。穹苍、云彩高悬，无须柱子支撑，是多么令人惊异！天空的飞鸟，与田间的百合花，又是多么美丽！"你若能明瞭一粒麦子，你会惊奇不已。"上帝在这一切之中。他在每一样受造之物内，在内在外，贯乎其中，在上在下，在前在后，所以没有什么比上帝更内在、更隐藏的。"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没有他，便一无所有。上帝充满全宇宙，但他并不被包括在宇宙之中。"我往哪里逃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但谁看得见这一切呢？只有信心和灵看得见。伊拉斯姆的难处在于他并不因孩子在子宫中神奇成长而惊愕。他并不以虔诚惊异的心情默想婚姻，也不因花朵的奇异或种子发大使桃红岩石爆裂而赞美感谢上帝。他看这些奇事，就如一头母牛凝视一扇新造的门一般。信心的不足，由缺乏

惊奇而显示出来，因为只有那些事是先从上帝领受了启示的人，才可以从大自然中得到启示。

历史也强不了多少，历史也不能启示上帝，因为乍看之下全部历史不是别的，不外是“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这节经文的注释而已。上帝让强大的帝国——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和罗马——在世界舞台上高视阔步一时，然后，在每个帝国变成过于自负时，上帝便把剑交在另一人的手中，助他打倒那个自负者，而依次地，在他高视阔步一时之后，又会被打倒。这正是奥古斯丁学派的另一个命题，所不同的，在奥古斯丁看来，历史是人的统治欲和上帝贬抑傲慢者的公义的说明而已。但路德想晓得上帝是否以此傀儡戏自娱。

甚至更令人困惑的是：很多的时候，上帝并不打倒强权者也不高升卑微者。他倒是让卑微者在穷困中得不到报答，也没有为他们报仇。历史始终都是圣徒被藐视，被弃绝，被虐待，被辱骂，被践踏在人的脚底下。例如，约瑟无缘无故地被兄长抓住，投入井中，卖给以实玛利人，并像奴隶一样被带去埃及。他在埃及，正因为他品格高尚，被诬奸淫而下狱。童女马利亚，天使加百列告诉她要作至高者的母亲之后，便要受自己丈夫的猜忌。约瑟的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还没有成亲，而且她有三个月不在家而与她的表姊在一起。他没有从好处去为她着想，直等到天使在梦中指教才明白。但上帝为什么一直等到马利亚受辱之后才给他解除疑惑呢？

有些临到义人的苦难，在路德看来是魔鬼的工作，在此他是遵循奥古斯丁的二元论，以上帝之城与撒但所操纵的世上之城之间存有永恒的冲突。路德因此在困扰中能支取安慰，因为知道魔鬼必定攻击信心，而困扰就是那信心存在并受攻击的明证。上帝是一位借着逆境工作的上帝。童女在进入荣耀之先，要被置于羞

辱之中。约瑟成为埃及首相及解救者之先，要被诬控受辱。此时此际，上帝似乎隐藏了。约瑟必定要经过一番可怕的挣扎。他会说，“噢，要是我能返回父家就好了，”然后他会抓紧自己并且说，“要坚强。我只要能走出这监牢就好了。要坚强。我若在这监牢中蒙羞而死，那便怎样呢？要坚强。”身心极度的痛苦与慰藉就是这样交替地袭击他，直到他能辨认出是上帝的手在掌管一切。

黑暗的恐怖是无法逃避的，因为上帝就是这样的：“在他显明为上帝以先，他总令人以为是魔鬼。我们必须升入天堂以先，必须下入地狱。我们不能成为上帝的儿女，除非我们先作魔鬼的儿女。再者，在能看出世界是虚谎之先，它总令人以为是真理。”

似乎必须如此。然而，上帝并没有真的离弃了我们，他只是隐藏起来，而且借着直接的方法我们是无法找到他的。上帝为什么要向我们隐藏起来，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我们知道：我们的本性担当不起他的威严。“大卫并未直接向那位绝对的上帝说话，在绝对的上帝面前，我们若不愿灭亡，我们是必须畏惧的，因为人的本性与那位绝对的上帝是不能和解的仇敌。人的本性担当不起这种威严的压力，但人的本性就是应当被这种威严压制的。所以大卫不能直接与那位绝对的上帝说话，而是与那位以道为衣冠披戴的上帝说话。”

哲学也无法启示上帝。路德这个主张，部份是响应晚近经院学者的言论；他是由他们的著作培养出来的。俄坎(Occam)主义的追随者已摧毁了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综合法：由本性与理性经历连续不断的阶段而引至恩典与启示。相反地，在本性与恩典之间，理性与启示之间，这些神学家引进了一道鸿沟。以致哲学与神学不得不求助于两种不同的逻辑和甚至两种不同的数学。典型的例子便是三位一体的教理，这教理肯定三个位格是一位上帝。按照人的数学，这是荒谬的，然而按照神圣的数学，这

是必须相信的。路德在这个要点上胜过他的老师们，并且断言：虽然由人理性标准二加五是七，然而上帝若要宣布它们相加是八的话，人也必须违反理性并违反感觉去相信。这一切路德都能与他的老师们附和，但他甚少关注这类无确定答案的问题。

哲学的不足，对他来说是更加明显的，特别是在他的师尊奥古斯丁所强调属血气者与蒙救赎者之间割裂的那些要点上更加令人沮丧，同时因而扩大了自然宗教与启示宗教之间的缺口。奥古斯丁坦承人在有些方面仍肖似上帝，人是照他的形像造的。亚当的堕落并未把一切痕迹毁灭，但那些痕迹的意义对不熟悉原来模式的人是无法了解的。晚期的经院学者夸张了这一点，说像草场上的牛足痕迹一样，只对以前看见过牛的人才显明是牛留下来的足迹；照样，人的理性、记忆和意志这三样合一的结构显示出上帝三位合一的结构，但惟有对那些已被启示这种教理的人才显明。路德把这种思想方式全部接受过来，并以更加激烈和深入的方式加以应用，因为那些难题在他看来并非像宗教的难题那样难了解。关键不在于上帝的结构，而在于上帝的本性。他的结构仍然是一种无法解答的奥秘，我们最好不去探索，但我们必需问：他善良吗？他公正吗？他有善待我么？奥古斯丁得到了那轻省的轭之后，他的心再没有不安了。但路德决定不住地思考这些折磨人的古老问题。

基督乃唯一启示者

路德为了要得到他的答案，被驱使到上帝所选择显示自己之处，就是在我们的主、上帝的唯一启示者耶稣基督的肉身那里寻求他。

> 先知以赛亚说，“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

光。"你不以为这是一种难以形容，使我们能看见上帝的心和神性之深度的光吗？而且使我们也可以看见魔鬼的思想和罪是什么，以及怎样脱离罪，和死是什么，以及怎样从其中被拯救出来。还有，人是什么，世界又是什么，以及人在其中怎样行事为人。从前无人确知上帝是怎样的，或是否有鬼魔，罪和死是什么，遑论怎样从其中被拯救出来了。这一切都是基督的工作，而且在这段经文中他被称为全能者和奇妙。

他是人类唯一的救赎主，拯救人脱离罪奴役和死亡的权势。惟独他是世上任何持久社会的唯一希望。何处的人不认识伯利恒的圣婴，他们便发狂言，发烈怒，并斗争。当日天使宣告在地上有平安，对于那些认识并接纳这圣婴的人的确是如此。耶稣基督不在的地方便会怎样呢？世界若不是十足的地狱，除了充斥撒谎，欺诈，贪食，狂饮，纵欲，争吵，和谋杀之外，还会有什么呢？那正是魔鬼本身。没有仁慈，也没有尊荣。人人都信不过别人。人必须视友如仇，有时更变本加厉。这是世上的国，是魔鬼作王统管的地方。但那些天使在所唱的歌声中显示：那些认识并接纳圣婴耶稣的人，不但将荣耀归于上帝，也以和平的态度对待同胞，对待他们如同对待神明一般，乐于帮助并劝教任何人。他们不嫉妒，不争吵，因为基督徒的生活方式是安静，友善，和平，并彼此亲爱，如手如足，人人都乐于尽力善待别人。

这样看来，一切似乎都会很简单。"当信主耶稣基督，你就必得救，"但信基督决不是简单容易的，因为他是一位令人惊骇的王，他非但不是维护属他的人，反而放弃他们。他要救谁，他必

先使那人成为陷于绝望的罪人。他想使谁智慧，必先把人变成愚蠢人。他想使谁活，就必先把他置于死地。他想使谁得尊荣，就必先把他带进羞辱中。他是一位奇异的王，他在遥远时就最接近，他在近处时便最遥远。

伊拉斯姆要把基督教信仰简化的企图，在路德看来是完全白费心机的，因为基督必定深感不悦。在人的心眼能被开启以先，他的败坏是必须受到攻击的。有个路德的学生记载道：

> 一五三八年圣诞前夕，马丁路德博士心情非常愉快。他的言语，诗歌，和思想，全都涉及我们的主的道成肉身。然后，他叹息一声，说，"啊，我们这些可怜的人，对所赐给我们这大喜乐，竟这样冷淡，竟这样漠不关心。这确实是最大的恩赐，远超过上帝所创造的一切。虽然天使把这事宣扬，传讲，而又歌唱，而我们竟信得这样没精打彩，而且，天使的诗歌里实在美好，概括了基督徒的整个宗教，因为"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与上帝"正是敬拜的中心。这是他们为我们而有的愿望，并在基督里带给我们的。因为世人自从亚当堕落以来，既不认识上帝，也不认识他的受造物。啊，人若没有堕落的话，他会有多么纯良、美好和快乐的思想呀！他就会在所有受造物中默想上帝，他应当在最小且最平凡的花朵上看见上帝全能的智慧和慈爱！每一棵树和枝子，都会比它若是金的银的更加被尊重。而且适当地细察每一棵绿树，就会觉得它们比金子银子更加可爱。诚然，默想整个创造，特别是田野间最常见的草和地面的装饰，便证明我们的主上帝是无人能比的艺术家。亚当及其儿女已经以这一切为荣耀了，但现在由于可悲的堕落，造物主遂被侮辱

并被诽谤。这便是那些亲爱的天使为什么召唤堕落的人，要再接受信基督和爱基督的心，使他们可以将荣耀单单归与上帝，并在今生可以与上帝以及其余的人彼此和平相处。”

信心为什么这样困难，以及理性为什么这样不济的理由，是一个比逻辑更加深奥得多的难题。路德常常奚落理性，结果他被人形容为在宗教上一个完全没有理性者。这是完全误会了他的意思。他使用逻辑意义的理性到了最大的极限。在沃木斯，以及很多时候在别处地方，他常就圣经和理性方面向人求教。按这种意义而言，理性是指从已知的那些前提而作的合理的推论；而且，当路德奚落他所谓如同荡妇般的理性时，他是指别的意思。常识也许是较佳的翻译。他心里是想到人通常行事为人，感觉，和思想的方式。上帝向人所说的并不是难懂的，而是上帝所作的令人全然无法理解的。

当人告诉我，说上帝已经成为人，我听得懂这种概念，但我就是不了解它是指什么意思。因为有谁，他若是上帝的话，若照着他天性的激励，会自卑地躺在驴子饲料箱中或挂在十字架上吗？上帝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放在基督身上。

这是上帝那难以言喻和无限的怜悯，是人心微小的容量所无法领悟而且更是无法表达的——上帝对我们的爱是那种无法测度之深度和炽烈如焚的热诚。而且上帝的怜悯之广大不但令人难以相信，更叫人不敢置信。因为我不但听说全能的上帝，造物主和万有的创造者，是善良而且是有怜悯的，也听说那至高者因为关心我这个

> 失丧的罪人，这个遭忿怒和该受永死之子，竟不吝惜他自己儿子，而把他交出来，让他遭受最羞辱的死，被挂在两个强盗中间，使他为我这个被咒诅的人成为咒诅、成为罪，使我可以成为义，蒙受福气，成为上帝的儿子和后嗣。谁能完全述说上帝这至大慈爱呢？所以圣经论到的，是比哲理或政治远为高超的问题，乃是论到无法形容而又完全神圣的赐与，是远超过天使和世人所能了解的。

唯独在上帝里面人类才能得到平安。也只有借着基督人才能认识上帝，但基督的作为又同样是那样不可思议，人怎么能找到他呢？答案是不凭眼见，只凭欣然步入黑暗的信心。然而，人又怎样获得这种信心呢？信心是上帝赐与的，不是光凭意志所能生发的。

道与圣礼

然而人并不是完全无望的。他可以使用上帝所定为要显示他自己的那些渠道。那些渠道总括起来便是上帝的道。它不等于圣经，也不等于圣礼，然而它借着他们运作，也唯有借着它们运作。道不是成文的圣经，因为"福音确实不是包含在用字句所撰写的书本内，而是口头所传讲的活泼的道，轰传全球而且是公开宣扬的声音。"这道必须被人听见。这道必须加以揣摩。"并不是借着思想、智慧和意志便能使信基督的心在我们里面油然而生，信基督的心乃是借着圣灵隐秘的和不可思议的运作而来的，这圣灵是人在听道时单因信基督而得的，而不是因我们任何其他行为而赐给我们的。"所要求于人的，也不只是简单的阅读而已。"多读、多思索，并因此能明白。还有一间较高级的学校，人要在那里学

习上帝的道，人必须进入旷野。然后基督便来教他，他就变成能审判世界的了。"

同样地，上帝也借着一些外在仪式，就是上帝定规为启示工具之圣礼，将信心赐给凡遵行的人。

> 因为他虽然无所不在，且住在一切受造之物中，故我可以在石头，火水，或绳索中找寻他，他必在那里但他并不要我在道以外寻见他，故我无需跳进火中、水中、或用绳索把自己吊起来去寻找他。他虽然无所不在，但他并不要你到处寻找他，而只需在道所在的地方寻找他。在那里，就是道所在之处，你若寻找他，你就必寻见。这些人并不知、也不看是谁说基督没有可能临在于饼、酒之中，在监牢中和殉道士的死中基督当然与我同在，否则我还该在何处呢？他诚然在那里与道同在，然而与在圣餐中的同在并不是同一意义，因为他把自己身体和血与道连属，而且在饼、酒中是有形体地被人接受了。

路德的信仰原则如下：宗教是最重要的，基督教是唯一需要凭信心去理解的真宗教，而信心则是借着圣经、道的宣讲以及圣礼等渠道支取得来的。

从这样的见解得来的实际结论是不言而喻的，社会全体上下都必须尊崇提倡宗教。圣经的研究必须在教会和学校中加以推行。在教会中讲坛与圣坛必须互为支柱。

另一些更进一步但不如此明确的后果，也是不问而知的。宗教若是这样重要，那末人的一切关系都必须由它加以制约。盟约，友谊和婚姻，若是建立在共同信仰上，就必稳固。当时的人有时感到惊骇，因路德会为教理的一小点而中断与人的相互关系或教

会间的协调。他对这惊骇的答复是：人们也可以告诉他，单单为了被人勒死妻子或孩子这一点而与人断绝友谊是不合理的。在一个要点上否定上帝，等于全面攻击上帝。

此外路德给予基督教的排他性，势必导致对其他宗教（如犹太教）论断和排斥。他对那些拜假神的人可能还抱着仁慈之心，但他们的错误他绝不予宽恕。至于那些轻视、或经他断定为误释圣经和圣礼的人，他也不会宽容对待的。

对道德的威胁

在道德方面，许多人觉得他对宗教之偏重是危险的。尤其是他坚持人不能凭着正直行为而向上帝有所企求，这种看法会削弱好行为最强有力的动机。路德的反驳与保罗的反驳如出一辙。假如我们得救，不靠功劳，而只靠怜悯的话，"那末，让我们犯罪吧，好叫恩典可以显多。"保罗和路德都回答说，"断乎不可。"而且任何紧紧追随路德的人都会知道，他对道德决不是漠不关心的，然而上述的指摘并非全然荒谬的。路德的确曾经说过一些话，听起来似乎意要败坏道德的。典型的例子便是那千夫所指要勇敢犯罪（pecca fortiter）一语，说，"尽管去犯罪吧。惟有放任无度的罪人上帝才能赦免。"以此语作为路德伦理的概括，显然是不公平的，因为它是一段调侃患贫血症之墨兰顿的游戏文章，因墨氏为良心的顾忌，动辄处于战栗状态中。路德的忠告，实际上与施道比次给他的忠告如出一辙，因他常去忏悔室忏悔，施氏遂对他说，在他未去忏悔室之前，最好先去犯一件真正的罪，例如弑父母之类。施道比次当然不是劝路德谋杀亲父，路德也十分知道他的调侃不会引致纯洁的墨兰顿放弃十诫。路德只是说，如果他的操行一旦蒙上污点，也许对他有所帮助。

这的确是路德多次表明的一个要点，即需要有一样罪去作医

治另一样罪的良药。人在操行上毫无瑕疵，会产生所有罪中最坏的罪，就是骄傲。因此，偶然一次的失败，有助于使人谦卑。但路德实际所建议破坏操行的事，只是叫人稍为多吃一点，稍为多饮一点，懒睡稍久这些罪而已。这些有节制的放纵，也许可以抵抗骄傲的入侵。

然而，他的确说过别的含有不道德意味的话，说善功没有信心"便是无用、该死的罪。"伊拉斯姆听见他这样非难正直和正当行为，便不寒而栗。但路德的意思决不是说，从社会的观点看，好行为不优于不坏行为。他的意思是指人若洁身自好，只是为了怕损害自己名誉的话，这在上帝眼中便是无用和该死的罪，比忧伤痛悔之犯罪者的坏行为更坏得多。路德所说的，其实是圣经中悔罪税吏比喻的另一版本，而且看出是在讲反话。

但路德对道德最深重的威胁，也许就是他为挽救道德而作的努力。他不容许人降低新约中那些骇人的要求。基督说，"把你的外衣给人，不要为明天忧虑，人打你右脸就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变卖一切分给穷人，撇下父母妻子儿女。"中古时代的大公教会，有几种降低那种无情要求的方法。说人要把基督徒和那些英雄人物加以区分，只后者才承受福音那些更难忍受的命令。又说，那些要人作完全人的指示，是托付给修道士的。路德废弃修道主义，无形中便关闭了这一道门。另一种分法认为在那恒常者与那间歇者之间应有所区别。奋勉的基督徒应不间断地爱上帝、爱邻居，但普通的基督徒爱上帝、爱邻居，只需按常理而行。路德蔑视这一切诡辩；当人提醒他，说没有这种降低的说法，福音中的那些教训便不可能做到时，他会反驳道，"的确是不可能的，上帝就是命令我们做这不可能的事。"然而，这时又出现了那老问题：若无法达到目标，为什么还费力去行呢？

在此必须清楚指出：路德称目标无法达到，这话真正有何含

意。他非常清楚地表明：人最高贵的成就，在上帝眼中仍是不够的。所有人都是罪人。但他们并不是为了这个缘故而都成了坏人。一定水平的道德并不是达不到的。甚至犹太人，土耳其人，和外邦人，都能遵守十诫所包容的自然法则。

> "不可偷盗"应被面粉厂东主印在面粉袋上，应被面包师傅印在面包上，应被鞋匠印在鞋楦上，应被裁缝印在布料上，应被木匠印在斧头上。
>
> 试探当然不能避免，但正如我们虽无法阻止飞鸟在我们头顶飞过，可也没有必要容许它们在我们头发里筑窝。

这样看来，真正的道德行为，甚至在基督教之外，仍有一个广大的基础。

但伦理上的危险又再次出现了，因为上述的一切都不够。上帝不但要求行为，也要求态度。他象那个要求她女儿烧饭或挤牛奶的母亲。女儿可能欣然遵命，也可能勉强地服从。上帝不但要求我们不可奸淫，他还坚持地要求思想纯洁并尊重婚姻。这些是我们达不到的标准。"一匹马能以金马勒控制全身，但有谁在利害当头而能够控制自己呢?"甚至我们对上帝的探索都是一种只图私利的伪竣形式。追求完全更是令人绝望，因为那目标是倒退的。每一善行都为另一善行开启门户；我们若不进去，我们便失败了。此刻所有的义由于下一刻的不足而成为罪。甚至更令人不安的是发现我们有的罪是我们不知道的。路德在忏悔室已经认识到回忆或承认自己亏欠的困难。就连承认我们是罪人都是信心的一种行动。"必须单凭着信心相信我们是罪人，而且更多的情形是：我们似乎对不利于己的事一无所知。因此我们必须准备受上

帝的审判并相信他指我们为不义的话。"

善良根基

批评路德的人再次起来问，若是人最后在上帝那里没有地位，他是否应努力为善。路德的答覆是：道德必须建基于自助与追求报答之外。有一句似非而是的隽语是：在上帝能使我们成为义以先，他必须摧毁我们里面有义的一切幻想。首先我们必须放弃一切要求承认善良的权利。消除有罪感觉的方法就是自认有罪。然后我们才有希望。"我们是罪人而同时又是义人"——这就是说，我们无论怎样坏，都有一种能力在我们里面工作，这能力能够而且必定会把我们作成有用的材料。

> 这是可信的奇妙消息，即救恩来自我们外面。虽然在我里面有罪，不义，和死的恐惧，但我现在被称为义并蒙上帝接纳。然而我必须往别处看，而不看罪。这是奇妙的，不看我所看的，不感觉我所感觉的。在我眼前我看见一个银币，或一把剑，或火光，我必须说，"没有银币，没有剑，没有光。"罪得赦免就象这样。

它的效果是：那蒙赦免而不自负的罪人，远比那骄傲的圣人有更加巨大的能力。

罪人的义不是虚构的事。它必须必定会产生好行为，但好行为若是为了它们本身的缘故而行的，便决不是好的了。好行为必须从新人的泉源涌流出来。"好行为并不使人变好人，而是好人作出好行为。"路德用各种方法描述善良的根基。有时他会说，所有道德都出自感恩的心。为食物和衣服，为天地，并为所赐无价救赎感恩，乃是无法抑制的举动。道德又是圣灵居住在基督徒心

中的结果。或者说道德是人与基督如同新郎与新妇联合而产生的行为。我们无须告诉相爱的人应该做什么和说什么，所以对那些与基督相爱的人也是无须任何规则的。包含这一切的唯一个字眼便是信。它除掉从忧虑而起的一切禁制，因着人与上帝和基督的关系，使其他的一切也自趋完善。

路德的那些见解没有比在“**基督徒的自由**”短文中的词句所表达的，更加不修饰和生气勃勃。

用坚定信心固守上帝应许的人是与那些应许联合，被那些应许吸收，被那些应许之能力渗入，浸透，鼓舞。倘若基督的触摸是医治，在灵里最软柔触摸的果效就更加奇妙，对道的全神贯注，把道的一切品质传递给人，以致他变成可信任的、温和的、自由的、充满一切善良，变成上帝的一个真正的儿女。从这一点我们非常容易看见为什么信心能做偌多的事，没有好行为可以象它，因为从上帝的道而来的好行为没有一样能象信心的。好行为不能在人里面，但道和信心能在人里面掌权。道之于人，就如铁藉着与火焰联合而成火红一般。那末信心很明显是够为基督徒行事的。他无须行为使他成义。这样他是脱离了律法。

但他并非因此就可以懒惰或松懈。好行为并不使人成为好人，但好人作出好行为。一个主教并非因他给一间教堂祝圣便是主教，但他给一间教堂祝圣乃因他是一位主教。除非一个人已经是信徒和基督徒，否则他的行为根本没有价值。这些行为是愚蠢的、怠惰的、非常坏的罪恶，因为当好行为拿出来作称义的基础时，好行为便不再是好的了。要明白：我们并不拒绝好行为，而是

> 大大称赞好行为。使徒保罗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并且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保罗的意思是说，当基督完全为上帝的形象时，他有一切的丰盛，所以他使人得救无须有任何行为或任何受苦，他不自夸，不张狂，反而受苦，工作，忍耐，甚至使自己象别人一样死，仿佛有人的一切需要，仿佛没有上帝的形象。他作这一切，是服事我们。当上帝以他绝对的怜悯，不以我有任何功劳而赐给我这样无法形容的丰盛时，那末我岂不该自愿地，喜乐地，一心一意地，不须催促地做我知道会讨他喜悦的一切事么？基督为我舍己，我要效法他为邻舍舍己。

这些话应作为路德伦理的概括，即基督徒必须作他邻居的基督。路德继续解释这真理所带来的意义。

> 我甚至必须把别人的罪放在自己身上，如同基督把我的罪放在他身上一般。因此我们看见基督徒不是为自己活着，乃是本着爱心为基督和他的邻居活着。凭信心他高升超越自己归到上帝那里，又从上帝那里因着爱他降卑以低于自己身份出现，而且总是保持在上帝里面并在爱里面。

人在哪里会找到比这更高尚的伦理的重新提倡，人在哪里会找到比这对伦理更具破坏作用的呢？基督徒是要这样与他的邻居认同，把不是自己的罪担当在自己身上。父母担当儿女的罪，公民担当国家的罪。路德责备人不应以保持自己清高为主要目的。基

督徒象基督一样，必须按某种意义与罪人同在并为罪人成为罪，而且象基督一样分担那些因罪与上帝分离者的孤寂。

第十四章　重建城墙

路德新译的德文圣经，有一种版本用一幅很古雅的木刻作插图，这木刻的题材取自旧约以斯拉和尼希米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事，而景色则取自萨克森。那些建筑城墙的人是从巴比伦回来的犹太人。石块、灰泥、木料、锯子、手推车、倾斜的高台和起重机，则正是那些被用来修理威丁堡城墙的。这与路德用以重建社会的基督徒原则非常相似。宗教居首位，基督教信仰为独一而全备，基督徒有作邻居之基督的义务——这些都是那些原则。应用之法是保守的。路德来，不是要破坏，乃是要成全，而且针对所有对他的教训之误解，设法说明传统的基督徒伦理仍旧完整无缺。论善功讲章集(The Sermons on Good Works)，不是环绕八福，而是环绕十诫，就是摩西视为与自然律同等之律法核心讲解的。路德象那些在他以前的人一样，把孝敬父母的命令扩展至包括尊敬所有掌权的，例如主教，教师，和长官。他的家庭伦理师承保罗和民族的传统，经济伦理师承多马肯培(Thomas Kempis)派，而且主要是农业方面的，政治伦理则师承奥古斯丁而是属于小市镇模式。

召命

路德一方面是比大公主义更加保守，因为他废除修道主义，因此便剔除了一个追求更高的义的特选范围。结果福音只能表现于俗世的召命中，所不同的是路德拒绝称那些召命是俗世的。因为他已扩大祭司职责至所有信徒，他也照样扩展了神圣的召命，就是所谓天召的观念至一切有价值的行业中。

我们所用“天召的引导”的说法，是直接来自路德。上帝叫人作工，因为他一直都在作工。他一直在普通的行业中作工。上帝是裁缝，他给鹿缝制一袭耐穿千年的外衣。他也是鞋匠，给鹿预备比它寿命更耐久的长靴。上帝是最佳厨师，因太阳的热力供应

所在烹煮的热力。上帝是司膳，他给麻雀设盛筵，而且每年花费在它们身上的费用比法王的全部税收还多。基督作木匠。路德在讲台上说，“我简直可以想象在审判之日的拿撒勒人。他们会到主面前说，‘主啊，你岂不曾替我建造房子吗？你怎会得到这样的尊荣呢？’”童女马利亚也作工，而且她的谦卑所表现最令人惊异例子是：在她得到那令人惊异的消息，说她要成为救赎主的母亲之后，她并不嚣张，回去照常挤奶，洗涤锅罐，打扫房子，象任何婢女一般。彼得作渔夫，并且以自己的技能自豪，但当主叫他把网撒在船的另一边时，他并不过于傲慢而不接受主的建议。路德评论说：

> 我会这样说，“主啊，你瞧，你是传道人，我不会不自量力教你怎样传道。我是渔夫，你无须教我怎样打鱼。”但彼得是谦卑的，所以主使他成为得人的渔夫。

那些牧羊的人作工，他们有一份卑微的工作——在晚间看守羊群，但看见了圣婴之后，他们遂自回去了。

> 那必定是记载错了吧。我们应当改正这段经文，把它写成“他们便去剃头，禁食，数他们的念珠，并穿上修道士袍。”相反地我们读到“牧羊的人就回去了。”回到哪里去呢？回到他们的羊群那里去。他们若没有回去，羊群便会处于可怜的状态。

因上帝、基督，童女马利亚，首席使徒，和牧羊的人都作工，照样，我们在自己的召命中也必须作工。上帝自己没有手，没有足。他必须藉着人作器皿继续他的作工。愈卑微的工作愈佳。挤

奶的女仆和运肥料的马车夫，都做着比卡都新派修道士(Carthusian。译者按：该派创于一〇八四年，生活谨严，衣食缺乏，隔室而居，除每日灵修外，一星期内只彼此交谈一次)吟唱诗篇更讨上帝喜悦的工作。路德从不厌倦地为那些备受贬抑的召命而辩护。做母亲的常被认为低于守童贞的。路德回答说，做母亲的展示上帝的爱之模式，他这爱胜过罪恶，正如她的爱胜过肮脏的尿布一般。

> 劳力的人倾向于瞧不起劳心的秘书和教师。士兵常夸口以披铠甲，乘骏马，挨受炎热、霜寒、尘垢、苦渴为艰辛工作。我真想看看这些骑士能否整天坐着看书。把两腿悬于坐骑两边是毋须多大技巧的。他们说，写作只是摇动翎毛(译者按：西方人最初用羽毛蘸墨水书写)，但我注意到他们把剑悬于腿间，而把羽毛作为极高荣誉的帽饰。写作并非只用腕力或足力，身体其余部份就可以讴歌嬉笑，而是要人全身都通力合作的。至于教书工作，是极费心费力的，人没有下过十年苦工便不应担任这种工作。

路德较喜把他的社会思想集中于各种召命之上，并按人们所处岗位加以探讨，但他不能纯从个人方面而不注意较广之关联去透彻讨论所有行业。路德承认人类关系的三大领域，这些领域都是好的，因为都是上帝在创世之初人类未堕落以前设立的。这三个领域便是教会领域，政治领域，和包括经济在内的家庭领域，而在经济方面，路德主要是按建立家庭的意义设想的。在这些领域中他只在教会领域方面才有较详尽的理论学说。政府在他看来，通常不外乎地方的长官，不过他的确曾想象国家为一互利机构，

而且由于人的堕落，便特别把制约行动的权力授与它。在经济领域方面，他认为抽象的供求规律并没有买卖、借贷双方个人的关系那样重要。他对婚姻和家庭的见解稍后会加以叙述。

经济

路德在经济领域中，与在神学领域中一样是保守的。在两个领域中他都要求他当日的教会改革，并召请他同时代的人回到新约和中古初斯。新欧洲在野蛮人入侵之后已均分土地，而且教会对农业最为推崇，其次是手艺行业，最后才是商业。这也是路德衡量价值的尺度。他不愿接受十字军引进的改变，十字军给基督徒恢复了地中海的贸易，因此大大助长了商业的发达。新的局面大大影响了借贷的合理的利息。中古世纪初期，在饥荒中借的食粮，所偿还的若较所消耗的为多的话就有如勒索一样。但在为了利益而作的商业冒险中，这种情形便不同了。圣多马(亚基那St. Thomas)有见及此，认定借方若是也分受损失的话，便可以分享利益。一种共同负风险责任的合约是可以接受的，但预定如数归还的合约便不同了，即使安东尼欧(Antonio)的船触礁，还是要照合约偿还向狠毒无情的高利贷者所借的钱。然而在文艺复兴时代，冒险家们宁愿下更高的赌注，银行家们则更佳的保证，而不在乎较低的利润。教会愿意容纳二者，因为她本身已卷入以银行事务，簿记，以及信贷这新兴资本主义的整个过程中。福格上家族(The Fuggers)不惜以金钱赞助神学家厄克(John Eck)，专为当时各种违反定例收取利息的不正当做法而辩护。

另一方面，路德成了资本家经济将兴时期的斗士。他的思想是怎样侧重农业，已生动地在他论高利贷那本小册子书名页上的一幅漫画例示出来，在那幅漫画中显出一个借鹅的农夫，他不但归还所借的那只鹅，连那只鹅在租借期间所生的蛋都归还物主。

路德是以申命记禁止高利贷和亚里斯多德指金钱不能生育的理论为依据。路德说，一个银币不能生育出另一个来，赚钱的唯一方法便是工作。修道生活的怠惰是一股恶臭。亚当若没有堕落，他会仍然做耕种和狩猎的工作。求乞应加以禁止。那些不能自保的人应由社区加以赡养，其余的人都应当工作。只有一种例外。年老而有钱的人可以不超过百分之五或更低的利息借钱给人，利息的高低视乎那企业的成功而定。那就是说，路德赞同那种共同担负风险的合约。否则，借贷在他看来是在爱心的项目之下的；而且，路德虽然蔑视方济会的守贫誓愿，他自己在慷慨的施舍上却是个方济会士。

路德虽然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精神的，而且天真地把价格上涨归咎于资本家的贪婪。同时，他不知不觉地归咎于自己，深悔自己助长那些发展。废止修道主义和剥夺教会财产所有权，将贫穷说成即使不是耻辱，至少也是一种不幸的标志，并赞扬工作为效法上帝，都清楚地鼓舞了经济企业的精神。

政治

至于与政府的关系，路德其实并非热中政治，而是由于他的地位，使他无法规避政治。现实的情况紧迫着他，而他便立即加以评论。对查理皇帝禁止他译的圣经，他的反应是——无法忍受！对腓勒德力选侯对他的支持和人身的保护，他认为——可以接纳！对教皇废除传异端的统治者，他认为——是篡夺！对教会煽动十字军，他认为——是可憎之事！对分离份子拒受一切政府的管辖，他认为——简直就是魔鬼！当路德构思他的政治理论时，象对神学一样，他仍是依赖保罗和奥古斯丁。

基督徒所有政治思想的出发点，一直都是罗马书十二章，圣经在那里吩咐人要顺服在上有权柄的人，因为他们是上帝所命的，

而且不是空空的佩剑，他们是作上帝的执法者，要刑罚作恶的。路德非常清楚明白高压的政治是无法消除的，因为社会决不会基督化。

> 一般世人虽然受洗，并且名义上称为基督徒，但他们始终无法基督化。因此，人若冒险用福音管治整个社区，就会象牧人把豺狼、狮子、鹰和羊群都放在一个圈中一般。羊群或者能够维持和平，但不会持久。世界是不能用念珠来统治的。

路德所言及的剑，在他看来是指行使抑制的力量，保持国家内外的和平。警察的力量，在他那个时候与军事是不可分割的，军人负有双重的职责。

统治者及其下属使用武力，是作上帝的器皿行事。“那些坐在长官衙门中的人，是坐在上帝的位上，他们施行审判，是如同上帝从天上施行审判一般。”路德被邀赴沃木斯时说，“皇上若召我，便是上帝召我。”这似乎肯定了基督徒能作长官的问题，但并不一定，因为上帝能使用最坏的罪人作他的器皿，正如他使用亚述人作他忿怒的杖一般。无论如何，基督教无须坚持要有一个政治健全的政府，因为政治属于自然领域。路德一方面否定人可以成为完美，另一方面却笃信人有向善的本质。人若不受抑制，便会象鱼一般，彼此相咬相吞，但同样真实的是：所有的人，由于理性的启迪，都承认谋杀，偷窃和奸淫是罪恶。社会中有适当的等级，在路德看来同样是显而易见的事。“我无须圣灵告许我，迈因兹的总主教比布兰登堡的主教的地位高。”理性在它自己的领域中可以毫无困难告诉人怎样照管牛只，建筑房屋，并怎样统治国家。是以“有人报告说，世上没有政府比土耳其人治下的政府

更好，他们即没有民法、也没有教会律例，却只有可兰经。”属血气的人，假定他不企求人拥护自己，只在法律和政府框架内运作，肯定能够辨识并执行公义的。他若企求人拥护的话便不能加以信任。“作长官的若被私心盘据，那他便是魔鬼。他有权按法定方式寻求补偿，但不能利用职权，公报私仇。”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非基督徒若能这样妥善治理国家的话，为什么基督徒要作政治家呢？而且，国家若是由于要对付罪而命定的，为什么不派罪人去管理，而让全体圣徒采用修道法典，并放弃使用一切武力呢？路德对这些问题的答覆是：基督徒若单为自己的话，应任由自己被掠夺，但他没有权利要他的邻居作同样的放弃。这话听起来彷佛是说，基督徒社区的伦理法典应由较软弱的肢体来制定。自己愿意放弃保护的基督徒，必须确保别人获得公义。基督徒独善其身，政府便可能不够力量提供必要的保护。这样看来，基督徒不是为自己，而是出于爱心，为邻居接受并支持掌权者。

这样，他岂不是牵涉双重伦理吗？人曾指摘路德，说他把基督徒伦理归于私生活，而把国家交给魔鬼。这是对他的严重误解。他的区分不是公私之间，而是个人与集体之间。其要点是：人对自己妻儿、学生、教区教友、和同胞负有责任时，不能随意行事，彷佛只涉及自己一般。倘若那些权利是别人的权利，人便没有权利不顾那些权利。那条界线不是介于国家及其他一切组织之间，因为路德把家庭置于国家之下，并视作父亲的与作长官的同属一类，同样负有严格约束下属的责任，然而方法可能大不相同。可以看出路德认为应该在个别的相互关系上严格遵守山上宝训的。他不要个人为自己辩护。人也许借着异能可以漠不关心的态度这样做，但其过程是非常冒险的。另外必须承认的一点是：个人与团体之间的区分法并未能代表路德所有的类别法。作牧师的也可

能为自己或为任何别的人而禁止使用武力，因为所负的职责不同。作长官的使用武力，作父亲的使用拳头，作牧师的则用口。换句话说，行为的法典，根据自命是各有不同的。路德在这一切的事情上，引伸并简化圣奥古斯丁的说法，奥氏于战争伦理中假设了四个类别：即属于长官的一类，由他裁定诉讼并向敌对行为作宣判；属于公民私人的一类，只在长官下令时他才使用武力；作牧师的一类，禁止使用武力，因为他的工作是在祭坛那里；和属修道士的一类，他自禁自戒，因为忠于作完全人的心志。路德接受了这些分类，只删除了修道士的一类。

但对于这一切的法典，必须有一共同志向。合一的因素便是基督徒的爱心态度。这便是把山上宝训应用于所有关系，甚至应用于战争的意义，因为杀害身体在奥古斯丁和路德看来与爱心是不能两立的。在战争中的砍杀和掠夺，犹如为了拯救人的性命而切除手足。由于武力的运用为维持和平所必需，战争可以视为以小祸防止大祸。然而，这样一来，路德又会把这问题从人身上转移到上帝身上了。

> 当法官定一个并未伤害他的人死罪，他并不是作那人的仇敌。他这样做，是遵照上帝的吩咐。在他心中不应有怒气或苦毒，而只有上帝的愤怒和剑。在战争中也是如此，人为了防御而砍劈，刺杀，而且焚烧，在那里全是愤怒和报复，但那不是从人的心而来，而是从上帝的报应和命令而来。

因此，路德的问题，到末了都是神学的。他相信上帝已把全人类淹没在洪水中，已用火烧灭了所多玛，而且已毁灭土地，人民和帝国。上帝所行所为，使人不能不断定他是全能而且可畏的。

但这是那位自隐的上帝，而且信心坚决相信他的严厉到末了必定会显明是怜悯。"所以出于大怜悯之政府的武力必须是无情的，而愤怒和严肃的措施则必须全然是出于慈爱的。"这里二元论不显露于表面，只隐藏于上帝和人的心中。因此长官的衙门必定是充满忧伤的心。"敬神的法官，因定犯人的罪而悲伤，并因公义判处他们死刑而难过。刽子手会说，'亲爱的上帝，我杀人并非出于本意，因为在你眼中我并不比他敬虔。'"

教会与国家

关于教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就复杂得多，因为路德引进了另外两个十分不相同的实体。他称它们为基督的国和世上的国。二者其实都不存在于世界上。倒不如说，它们乃是相反的原则，象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与世上之城一样。基督的国，是人被基督的灵感动时行事为人的方式，在这种情形中他们无须用法规来加以约束或用武力来加以恐吓。然而，这样的社会显然无处可觅，甚至在教会本身也寻不着，因为教会包含稗子和麦子。而世上的国，则是人不受法律和政府抑制时行事为人的方式。但事实上他们是有这种抑制的。这样看来，教会与国家和基督的国与世上的国，并不是同一的，不过教会与国家二者，都是被鬼魔的和神圣的拉力撕裂的。

教会与国家领域的划分，粗略地是与贯穿于上帝与人本性之间的二元论相应的。上帝发愤怒，也施怜悯。国家是他用以发愤怒的工具，教会则是他用以施怜悯的器皿。人是分为外在与内在的。罪行是外在的，且属于国家范畴。罪则是内在的，且属于教会范畴。善行是外在的，且落入国家范畴。信心则是内在的，且落入教会范畴，因为

> 信心是一种自由的工作，无人能加以强迫。异端是属灵方面的事，不能用强迫加以制止。武力可以用来增强信心，也可以用来增强异端，或用来粉碎正直并把一个传异端者变成心口不一的假冒为善的人。宁让人犯错误，好过迫他们撒谎。

路德的政治思想最重要的区分，是介于人的较低与较高的能力之间，在一方面与天性和理性相应，在另一方面则与恩典及启示相应。属血气的人，处于超然的心境时会有足够的正直和见识，按公义、公平、甚至宽宏大量管理国家的。这些是政府的美德。但教会谆谆教诲的是要人谦卑，忍耐，坚忍到底，和有爱心——基督徒的美德——这些甚至几乎只有那些领有特别恩典的人才做得到，因此不期望大众也是如此。社会所以不能用福音来统治，理由便是在此。神权政治所以不可能，也是同一道理。况且其中还包含了不同的层面。那属于国家的上帝是尊大的上帝，他叫卑贱的升高，叫狂傲的降卑。那属于教会的上帝是客西马尼园的上帝，他在人的手中受苦而不报复或恶言相向，并禁止为了他而用剑。

这些区分都指明教会与国家应该分开。但在另一方面，路德并不把上帝分裂，也不把人分裂。而且，即使他未考虑过基督化的社会，他也不甘安于世俗的文化。教会必须冒被同化的危险，而不把国家交付给冰冷无情的理性之光。当然，作长官的若不是基督徒的话，分开就成为理所当行的。但他若是令人深信不疑的教会成员，可让全体民众得到宗教利益，教会便不该轻视他的帮助。作长官的应当成为扶育教会的慈父。这样的一种并行论使人想起了但丁(Dante)从未实现过的梦想，其实，因为在教会与国家连结之处，一方总是强于另一方，结果不是神权政治制，便是

国王兼教宗制。路德拒绝把教会与国家分开，并扬弃神权政治，因而给国王兼教宗制大开方便之门，然而这是与他的意向相去甚远的。

他被人非议，说他培植政治专制主义，不让公民矫正暴政，使良心向国家投降，使教会屈从当权者。这些指控确有少许事实依据，因为路德谆谆教诲人要尊崇政府并反对背叛。因为他被那些拥护教皇的人控他颠覆政府，他的语气就更趋沉重。他用一贯惯用的夸张论调为自己辩护加以反击，因而又使他受到另一方说他对政府卑屈谄媚的指摘。他说，“自从使徒时代以来，对在上掌权者的赞扬从未有人象我这样的”——他这话的意思是指从未有人这样勇敢抵挡教会对国家的侵犯。路德肯定的指出：基督自己放弃神权政治的任何意图，让自己诞生于该撒亚古士督谕令之下。路德用最直爽的言辞断然否定反叛，他说，因为叛变的暴民若不受控制，结果便不会是一个暴君，而是会出现上百的暴君了。在这个要点上，他赞同圣多马的见解：以叛乱结束暴政，这种手段只在暴力所造成的破坏预计要小于要纠正的恶事才可以使用。

这一切并不是说路德让受压迫者求助无门。他们可以祷告。路德重视这一点，并非只是敷衍之词，而且，他们还有权利上诉，封建社会是分等级的，每一封王都有他的大封王。普通老百姓若被封王冤枉，可以向大封王投诉，这样一级一级，一直上告到皇帝。例如，当符腾堡的乌利赫(Ulrich)公爵谋杀一名胡腾党人并强占其妻时，胡腾党人便向帝国上诉，结果公爵被逐。至于皇帝自己也受众选侯的弹劾。若问路德对民主政治采何种态度，就必须牢记民主政治是一种复杂的观念。普及的选举权，除了在瑞士以外，在他那个时代是不受人推荐的，但政府对人民意愿和福利的关注，在他那个封建社会紧密的家长式，是比近代庞大而不易控制的民主政治有更佳效应的。

良心也未向国家投降。叛乱属违法，并不排除民众的违命。这并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种依据两个条款的义务："假如作长官的违背十诫关于宗教的头三诫，就要对他说，'亲爱的尊长，我的生命财产都负有对你顺服的义务。请按你在地上的权限吩咐我，我必顺从。但若废弃那些书(指路德译的新约)，我必不顺服，因为在这件事上你是暴君。'"其次，亲王若要求人在一场显然是不义的战争中服役，就如布兰登堡的约雅斤征募士兵，表面上是对抗土耳其人，其实是对付追随路德的人，就不要顺从。他们逃亡了，得到路德衷心的赞许。"由于上帝要我们为他的缘故离开父母，他当然要我们为他的缘故离开那些尊长。"

教会方面对作长官的卑屈谄媚，乃是令路德嫌恶的。他说，牧师奉派，是要在这些长官面前作贤明而又忠实的顾问的。

> 我们应当洗净作长官者的皮衣，并清洁他的口，不论他是笑是怒。基督已教导我们传道人，不可不把真理传给主治者，而且要劝戒他们，斥责他们的不义。基督并没有对彼拉多说，"你没有权柄审问我。"他说彼拉多的确有权柄，但是他说，"你有的这种权柄不是来自你本身。这权柄是上帝赐给你的。"所以他斥责了彼拉多。我们也照样行。我们承认权柄，但我们必须为我们那些彼拉多的罪行和自恃斥责他们。那时他们对我们说，"你们是诽谤上帝的最高权力。"我们对此要回答说，"你向我们所作的我们会忍受，但你做错了却要人闭嘴，让人看来似乎你做得对，我们便不能也不愿这样做了。"我们必须承认真理，并谴责邪恶。忍受不义，与闭口不言，二者之间是有巨大差异的。我们应当忍受。我们不应当闭口不言。基督徒必须为真理作证并为真理舍命。但他

若不先承认真理，他怎能为真理舍命呢？因此基督给彼拉多指明他的确是行使从上帝而来的权柄，同时却斥责他所犯的错误。

在这里路德回到召命这个主题上来。作长官的有其召命；作牧师的有其召命。每一个人都必须按自己的职责服事上帝。一个召命并不强于另一个召命。一个召命并不比另一召命轻省。对于每一个召命都有特别的试探。做丈夫的有情欲的试探，做生意的有贪婪的试探，作长官的有傲慢的试探。而且，职责若忠心地履行了，便会有更多的十字架。

倘若作镇长的尽自己的义务，便难得有四个人会喜欢他。做父亲的若惩罚自己的儿子，便会令那少年人厌恶。到处都是这种情形。作亲王的无缘无故受痛苦。有人会说，"让魔鬼当镇长好了。让路西弗(即撒但)传道好了。我要到旷野去，在那里服事上帝。"爱邻舍如同自己不是轻省的工作。我活得愈久，愈令我烦恼。但我不会发怨言。只要我仍有工作要做，我要说，"我并没有为自己开始这工作，我也不会结束这工作。这工作是为了上帝和那些想听见福音的人，我不会规避所当行的。"

但工作的精神不应当是消极的。让雀鸟在这里教导我们一个功课吧。

倘若说："喂，小鸟儿，你为什么这样快乐呢？你没有厨师，没有储藏室。"它会回答说，"我不种，我不收，也不积聚在仓里。但我有个厨师，他的名字叫天父。愚

蠢的人哪，你真丢脸！你不唱歌。你整天工作，因忧虑而不能成眠。我唱歌，我仿佛有千副喉咙哩。”

总之，路德对经济和政治问题的态度，在某些要点上是不问而知的。他不会容忍人对古人之道作任性的滋扰。背叛在他是不能忍受的；但由于唯独宗教是人所最关注的，外在生活的形式是无足轻重的，可以让环境去决定。



路德在沃木斯第二次受审

第十五章　中庸之道

路德的计划若要实现，显然需要有一群委身于他的理想的人。有一个时候甚至希望全欧洲都来参加改革，看来也并非不可能的。路德天真地假定，教皇本人注意到那些弊端时，便会迅速地加以纠正。随着这种希望的减退，期望便转向德意志民族的公侯，包括皇上，但这种梦想也证明是虚幻；而且当路德回到威丁堡时，他已处于教会和帝国二者的驱逐令下。

然而，甚至在那些情况下，当教皇制的性质出现改变时，一种普及改革的希望似乎并不是完全妄想的。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轻率无礼的教皇，已由反改革运动时期的其中一位严峻教皇继任，这个教皇像路德一样，极其关心道德与财政弊端的纠正。这样的一个教皇便是哈德良六世(Hadrian VI)，一个在弟兄会共同生活传统中长大的荷兰人，他短促的教皇任期虽不足以扫除教皇制的积弊，但至少应该可以定出一套关于路德的新政策。然而事实适得其反，斗争变得更加剧烈。这在路德看来，正是应有的情形。自始至终他都声明，争论在于信仰，而不在于生活，而且，道德若改正了，教训仍然会不健全的。伊拉斯姆的判断仍然是正确的：分裂是无法弥补的，即使改革派的教皇愿意作出某些妥协，例如：容许东正教派复合教会的圣职人员婚娶，准许胡司徒众在圣餐中饼酒同领，准许西班牙和法国成立由罗马管治的国家教会，甚至在天特(Trent)议会中正式维护因信称义的教义。但在其他方面则毫不让步，例如：减少圣礼的数目，女性参与弥撒，信徒皆祭师的教义等等，至于教皇无错误说就更不必提了，虽然未正式颁布，但也绝无放弃的意思。

遭受革新教皇的敌对

路德并没有作什么去讨好他们。他重建的工作以更进一步的破坏作开始。赎罪券仍然在威丁堡被宣扬。路德要求选侯加以废

止，因赎罪券是在他庇护下发行的。说服腓勒德力并不困难，大概因为赎罪券已变成极不受人欢迎，以致在一五二二年万圣节宣布售卖赎罪券的那位传道人，说赎罪券是垃圾，而且群众都用嘘声迎接那些古圣遗物。腓勒德力在一五二三年的万圣节已不再作这种尝试了。

当问及在这种情形他是否想举行一年一次的古圣遗物展览会时，他的答复是否定的。展览古圣遗物的目的全为了宣传赎罪券。然而要销毁或散尽他毕生积聚的搜集品他还拿不定主意。他还认为有几件最精选的古圣遗物应置于祭坛上，其余的则存放在圣器收藏室，以备应外来访客要求可以观赏。这位为了多求一根圣骨曾到东方旅行并与帝王们以及教会显要商谈的选侯，如今要放弃他珍爱的嗜好，城堡教会以及大学也从此失去最可观的收益了。

路德其次的攻击集中于城堡教会的追认弥撒，这间教会雇用了二十五名教士为萨克森家族已去世成员的灵魂举行这种仪式。这些为私人所献的祭，在路德看来已变成为拜偶像，亵渎圣物，和亵渎主。他部份的义愤是由那些教士的不道德行为所激起的，因为在二十五人中他计算一下不犯奸淫的不超过三个。不过，这并不是他攻击的最主要理由。他总是强调他与从前那些改革家不同，他们攻击生活，而他则攻击教理。作为保护人的腓勒德力，当然要压制这丑事，但这样一来，便会解雇犯罪者，而雇用较好的人选了。路德对这种做法不会感到满意。弥撒必须废弃。腓勒德力显然需要说服。最好是圣职人员也会同意。但路德已准备有所行动，或者同二者磋商，或不理会任何一方。最重要的总是改革，或由亲王制定而不与圣职人员磋商，或由圣职人员制定而不与亲王磋商。一致默许固然最好不过，但不应强求。软弱的饰词可能变成邪恶的包庇。“在约西亚治下，并不是巴力所有的祭司都相信他们的礼仪是不虔敬的，但约西亚并不加以注意。在无足

轻重的事上容忍软弱人是一回事，但在清楚地是不敬虔的事上容忍人，这件事的本身便是不敬虔了。”有一群暴徒捣毁牧师住宅的窗户，当那些滋事者减至三人时，路德便谴责他们以分离精神抵抗普世教会的合一——仿佛威丁堡便是整个基督教。这话听起来显然似乎不可思议地天真，但路德想到的既不是数字，也不是时间，而是想到教会如他所了解的是建基于上帝的道上的。市议会则更加突然。他们通知那些教士，说举行弥撒是犯了一种该死的罪。教牧人员终于一致宣布他们已被说服。到了一五二五年初威丁堡遂终止这类弥撒。不能准确地说它是被武力制止的，但那压力，虽然不是突如其来，却是很剧烈的。路德从瓦特堡回来之后，这类弥撒还继续举行了两年半之久。

这样的改变引起了拥护教皇的人剧烈的敌对，教皇哈德良给了智者腓勒德力一篇名副其实的反改革运动宣言。

> 在基督里的亲爱的阁下，我们已忍受够了而且超过了限度。我们的诸前任已劝戒阁下要制止马丁路德败坏基督教信仰，但吹响的号角归于徒然了。我们受如父之爱和怜悯的感动，现在要给阁下慈爱如父的劝告。萨克森人一直以来都是信仰的保护者。但现在，谁迷惑了你们呢？谁蹂躏了主的葡萄园呢？谁？那岂不是一头野猪么？教会现在没有会众，会众没有祭司，祭司没有尊荣，和基督徒没有基督，这一切都拜阁下所赐。圣殿的幔子裂开了。不要因为马丁路德乞怜于圣经而被他欺骗。每一个传异端者都是这样做的，但圣经是一本用七印封严的书，一个属肉体的人不能象所有神圣的圣徒那样好好的把它解开的。这个邪恶者的恶果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个劫掠众教会的强盗，煽动人捣毁圣像，打破十字架。

他勉励平信徒要在祭司的血泊中洗手。他扬弃并败坏各种圣礼，否定借着禁食除掉罪恶的事，并拒绝每日举行弥撒。他把诸教宗的教令付之一炬。这种情形在阁下听起来象基督抑或敌基督呢？阁下要使自己与马丁路德分开，而且要用口罩罩住他亵渎的嘴。阁下若愿意这样作，我们将会与天上所有天使一同为一个罪人得救而欢乐。但阁下若拒绝，那末，奉全能上帝和我们在地上代表他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阁下在地上将不能逃避刑罚，将来也不能逃避永火。教皇哈德良与皇帝查理都意见一致。所以在阁下感受这两支利剑之先就悔改吧。

腓勒德力回答道:

教宗陛下，在下作基督徒，且作神圣基督教会顺命之子，一向行事为人从不逾越，今后亦当如是。在下深信全能上帝必赐在下恩典，使在下余生在他的圣道，圣工，平安，与信心上得以巩固。

但决定路德及其改革运动命运的，并不单在教皇、皇帝、或选侯，而在纽伦堡举行的德意志国会会议。象在沃木斯举行的国会一样，各方的意见是分歧的。大公派由教宗钦使重振旗鼓，他直率承认弊端，但把那些弊端归咎于已故的利奥，并吁请人服从他高尚的继任者。平信徒领袖的地位，则因皇帝缺席而落在皇弟奥大利的斐迪南的身上，他在短短一周的会期中凭自己权力试图施行沃木斯谕旨，却迅速被国会拒绝了。于是大公派诸亲王的小团体便形成了那后来之联盟的核心。其中有布兰登堡的约雅斤，曾于选举中投皇帝的反对票，现在他为反对路德主义而大发热心，

以缓和皇上对他的不满。还有红衣主教兰格，他是哈斯堡家族的发言人。巴伐利亚人，始终都是大公派，而且巴列丁奈得一派还向他们靠拢。以上罗列的还不足以组成一个固定的阵线。

智者腓勒德力，本着他温和的阻挠主义，当然不说出大公派平信徒共同的心意。还有其他乐意接受教皇警告的亲王们。其中主要的人物便是乔治公爵，他反对异端的热忱，足以使莱茵区成为火海。路德对自己曾炮轰这位公爵已感到非常不安，曾有修好之意，却被拒绝了。乔治说:

> 我写信，不是出于憎恨，而是使你认清是非。身为平信徒，我不能穿上扫罗的军装，与你争论圣经，但我能看见你已得罪了你的邻居。你不但辱骂了我，也辱骂了皇上。你已把威丁堡变成逃走的修道士和修女的庇护所。你的福音的果实是亵渎上帝和圣礼，和背叛政府。修道院何曾有过更多的败坏呢？何时比你开始传道以来有更多破裂的婚姻呢？不，路德，你留着你的福音吧。我则要以身与灵，财产与荣誉，固守基督的福音。但上帝是有怜悯的。你若回头，他会赦免你，那时我会设法求皇上饶恕你。

亨利八世(Henry VIII)是另一位与路德过不去的大公派亲王，他丝毫不受马丁路德自称为“靠上帝恩典作威丁堡的牧师”并称他为“靠上帝恩典作英国国王的亨利陛下”的回信的安抚。即使路德后来有意修好，亨利还是以他为一个“对自由无餍足”的传道人。明显地，那些“拥护教皇的人,”不论是圣职人员或平信徒，都是参巴拉之徒，他们会阻碍城墙的兴建。

大公教温和派伊拉斯姆退缩

大公教温和派人士的反应不同，是可以想象到的——伊拉斯姆学派，和人文主义者，曾在沃木斯组成中间派。若不是那些压力那么剧烈，简直无中立之余地，他们的立场的确会不同的。那些调解者被迫都勉强地投入了其中一个阵线。他们各走相反方向。有些非常杰出的人材转向罗马，其中有纽伦堡的皮克海麦。使路德感伤最深的是鹿特丹(Rotterdam)的伊拉斯姆所采取的立场。他的见解在实质上并未改变。他仍然觉得路德作了极多有益的事，而且不是传异端者。这是迟至一五二四年伊拉斯姆出版的对话集中公开说的。但他悲叹基督教的分裂。他所抱欧洲亲睦的梦想，已被沃木斯国会结束前法国与这帝国间爆发的战争粉碎了。巧合地，教会的分裂也把基督无缝之袍割裂了。伊拉斯姆较喜爱担任调解的角色，但他不断地被他敬重的人物——帝王们，红衣主教们，和他的老朋友哈德良教皇——所催迫而表明态度。他终于屈服，并同意表明在哪一点上他与路德不同。不同点不在于赎罪券。不同点不在于弥撒。不同点乃在于人的教理。他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名叫"论自由意志"(On the Freedom of the Will)。

路德感谢他把讨论集中在这一点上。"唯独你进到这问题的中心，而不辩论教皇制，赎罪券，炼狱和那些类似的琐事。唯有你能进到那核心，我为此感谢你。"路德与大公教会基本的破裂是对于人的本质和命运，而且对于命运比对本性更加关注。这是为什么他与伊拉斯姆完全没有争执。伊拉斯姆主要的兴趣在道德方面，然而路德的问题是：正直的行为，即使是可能的话，能否影响人的命运。伊拉斯姆成功地使路德的注意力离开了这条思路，问他福音书的伦理教训若不能履行有何意义可言。路德以其典型和好辩的卤莽还击，说人象一匹不是被上帝就是被魔鬼驱策的驴，

这话似乎暗示人不论决定作好作歹都没有自由。这的确不是路德惯用的思想。他其实想说，甚至属血气的普通人都能实践公民的美德作负责任的丈夫，作亲切的父亲，作可敬的公民，并作正直的长官。人能表现古时的罗马人或今日的土耳其人所表现的正直和勇气。福音书大多数的教训在外表上都能遵守。但在上帝眼中"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动机不可能是纯洁的。最高尚的行动都被傲慢，利己，眼目的情欲和权力欲污损了。从宗教的观点来看，人是罪人。所以他没有权利要求上帝承认他。倘若人还有可挽回而不致完全失丧的余地，就只因为上帝纡尊降贵额外地眷顾他。

于是问题便从人转移到上帝那里了。伊拉斯姆关注在上帝并在人本身的道德。上帝创造人，而人竟不能履行得拯救的条件，然后突然因他不能自救便拯救他或罚他下地狱岂不是不公义么？路德回答道："这当然是一块绊脚石。"

> 常识和与生俱来的理性，对那被称为大有怜悯而又慈爱的上帝，只随己意遗弃人，使人心硬，罚人下地狱，仿佛他喜欢罪恶，喜见人受永苦，是会大为反感的。上帝有这样的观念似乎是邪恶，残酷，而又令人无法忍受的，因此历世历代以来许多人都反叛了。我自己不止一次被投入绝望的深渊中，以致我希望我从未生在世上倒好。用智巧的识别设法摆脱这绝望是没有用的。与生俱来的理性，不论它是多么反感，都必须承认上帝全知和全能的重要。

但是，这正是伊拉斯姆与生俱来的理性所不愿承认的。他觉得冲突存在于上帝的权能与慈爱之间。他宁愿限制权能，而不愿

丧失慈爱；路德则相反。无论如何伊拉斯姆不愿作出过份的肯定。他承认有困难——例如，有人生来是低能者，上帝要负他们这种状况的责任——但为什么把这些人生之谜投影于永恒并把这些奇论加插入教义之中呢？路德反驳道，“它们不是我的奇论。它们是上帝的奇论。”伊拉斯姆问路德怎么能知道这一点，他引证使徒保罗的话还击，说以扫和雅各的命运在他们出母腹以前已经定了。伊拉斯姆回答说，圣经别的章节表示不同的意义，所以这问题是不清楚的。倘若这问题是清楚的话，为什么许多世纪以来对这问题仍争论不休呢？圣经须要加以解释，而且追随路德的人声称有圣灵，且凭圣灵作解释，但在他们的行为表现上却看不到有圣灵的果子。

路德对伊拉斯姆的答覆归咎于他有怀疑，善变，和不虔敬的心。平静地讨论人命运这件事本身便显明对上帝威严没有感觉。伊拉斯姆渴望把自己限制于清楚简明的概念内，在路德看来这是表示抛弃了基督教，因为基督教对于属血气的人不可能是简单而又明显的。

> 在整个宇宙中给我看看一个人，不论多么正直而且神圣，在他心思中永远都不会相信这样一种救法，一位神而人者，为我们的罪舍命，复活并坐在父右边。哪一位哲学家曾看见这事呢？众先知中谁预知其事？十字架在犹太人看来是丑事，在外邦人看来是愚拙……。上帝罚那些不该罚的人下地狱，这就很难相信他是有怜悯而又慈悲的，我们必须记住，上帝的公义若凭人的了解才能被承认为公义的话，那公义便不会是神圣的。由于上帝是独一的真神，他是人的理性全然无法了解而且无法接近的。所以他的公义也必然是无法了解的。“深哉，

上帝丰富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

它们向人性的光隐藏起来，只向荣耀的光显明出来。路德说，“伊拉斯姆，他没有超越人性的光，可能象死于摩押平原的摩西，没有进入那与敬虔有关的那些更高修养的应许之地。”

伊拉斯姆以如下这些话描述他自己的见解：“聪明的航海者会在斯其拉(Scylla)与迦律比地斯(Charybdis)之间航行(译者按：意即避开斯其拉巨石与迦律比地斯的大旋涡)，我已尝试要作这悲剧的旁观者。”这种角色并不容许他担任，而且也经受不起这信条的压力。人在哪里再能真的找到他这种优雅的大公派学者，混合着宽容，自由，而献身于复兴团结基督徒，复兴古老基督教的呢？复原派的领导地位势将移到新经院哲学派，而大公派的领导地位则要转移到耶稣会士身上了。

路德在抨击他人之余，对于别人对他的指责说他严酷暴烈不符合使徒精神，并非毫无介怀的。他已经激怒了亨利八世，已使乔治公爵生气，并疏远了伊拉斯姆。他或许也已使年老的施道比次伤心，他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写信了。路德便去信询问，施氏回信道：

我对你的爱是不改变的，过于妇女的爱情……，但在我看来，你似乎谴责许多外在的事，那些事对称义并无影响。为什么修道士袍在你鼻孔中有一股恶臭呢？许多穿过这种服装的人，一直过着圣洁的生活哩。没有事情是没有弊端的。我亲爱的朋友，我求你记住软弱的人。别公开指责那些无足轻重之点，那些无足轻重之点是能真诚保留的，不过在信仰问题上决不要缄默。马丁，我们非常感激你。你把我们从猪栏带到生命的草场。要是

你与我能长谈，公开我们心中的秘密，那就好了！我希望你在威丁堡有美好结果。我的祷告与你同在。

路德接到这封信不久之后，他便得到施道比次博士的死讯。因此，当时在大公派阵容中的情形是：教皇深仇莫解，亨利八世在奚落，乔治公爵在发烈怒，伊拉斯姆在驳斥，施道比次撒手尘寰。

清教徒迦勒斯大变节

这样看来，倒塌的城墙显然只能由那些明确地与罗马决裂的人来重建。然后又来了第二个打击，大得令人目瞪口呆，比第一次更甚。那些与罗马决裂的人彼此并不团结。有的脱离路德主义，有的独立兴起各种形式福音派主义，从而展示出各式各样的模式。路德惊呆了。威丁堡最初的骚乱给他的冲击比从教皇而来的任何打击都更加厉害，他已经开始察觉到他与罗马已比与那些急进分子更为接近了。无论如何他是介于中间。他说，“我采取中间路线。”他发现自己正处于沃木斯会议时伊拉斯姆派人士从前所处地位。当他们束手无策之时，追随路德的人以中间派出现，夹于拥护教皇的右派与分离分子的左派之间。

整个变迁最奇特方面之一，是许多方面那些急进分子都是伊拉斯姆的继承人，伊氏看见大公主义的最大弊端，不是路德所见的高举人，而是将宗教外在化。分离分子强调内在和灵，引致对教会的理论和生活有激烈的影响。灵是与圣经的字句针锋相对的，正如那些兹味考的先知所显示的。灵被认为能免除所有外在的帮助，不论是艺术或音乐，正如迦勒斯大刚才说过的，或甚至论到圣礼乃无形恩典的外在渠道。灵里的经验被视定为作教会肢体的必要条件。婴孩洗礼，甚至所有洗礼，都是基于外在的水，因是

"无益的"而被拒绝了。国家或是地区教会的概念都被抛弃了，因为任何指定区域的全体人口通不过这样苛求的测验。属灵的教会必然要与社会隔离以保持它的正直，或是借着圣徒的统治试图支配世人的。这就是所有复原派神权政治的观念。在属灵的团体中领导权落在圣灵充满的人身上，不论他们是教牧人员或平信徒，结果极可能废除专业化的事奉。

伊拉斯姆派的另一种概念，与第一种概念并不完全一致，就是回复原始基督教。所定下复原的细节便是那些通常与灵意化宗教生活相符的事，但尝试复原这件事很快便使其本身成了新的形式主义和律法主义。

这些概念的整个模式对路德来说是陌生的。他不能把灵与肉分开，因为人是整体的。所以艺术、音乐和圣礼都是宗教适当的表现。把教会建立在一个有选择性的基础上，这做法确实令他困惑，而且他对分离分子的烈怒大大被自己内心的矛盾加强了。但复原派神权政治的概念对他来说与教皇君主政权是同样可厌。在诸细节上回复新约的努力，在他看来含有新律法主义和外在化的意味，他不惜借用急进分子的口号提出抗议，以致他自己也变成以灵意对抗字句的斗士了。

最先将这模式的大部分付诸实行的是路德自己圈子里的人，而且可以视为是背叛他的行列。威丁堡的环境提供了阵地，而那些领袖又是迦勒斯大和闵次尔(Thomas Müntzer)。这是不幸的，因为二者虽然是敏感而且有恩赐，但都不平衡也不稳定。倘若路德先在慈运理与有节制的重洗派人士中接触过这种概念的话，他就不会这样缺乏了解并且在态度上不会这样难以和解。

迦勒斯大的最厉害的急进主义，是他退到俄尔拉口教区后发展的。除了从前对塑像和教会音乐的攻击之外，还加上进一步否定在祭坛的圣礼中有基督真正的临在。反对在所有三个步骤中用

物质作为与上帝交通的媒介。上帝是个灵，他不可能在饼酒中。基督只说，“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因此饼和酒只是助人记忆的东西，甚至不是象征，遑论为渠道了。迦勒斯大解释基督所说“这是我的血，这是我的身体”意思是指“这是将要擘开的身体。这是将要流出来的血。”路德反驳道，如果这章节有一点模糊不清，另一处的经文却怎样说明呢？“……杯，岂不是同领基督的血么？……饼，岂不是同领基督的身体么？”（林前十 16）。“这是无可幸免的灾劫。如果是五年前，我可能会被迦勒斯大的见解说服，有这样有力的武器对抗教皇，我本应感激，但我无法违背圣经。”人想知道圣经是否真有断定性。路德和迦勒斯大的角色，在他们从塑像的问题转到主的晚餐时，便调换过来了。迦勒斯大是按字面的意义理解摩西所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的话，路德也按字面的意义理解基督所说“这是我的身体”的话。真正的问题在于物质对宗教是一种帮助抑或一种障碍。迦勒斯大的拘执圣经字句显然主要地是抑制自己不至于全然抛弃圣餐，正如贵格会（Quakers）人士作的。他保持这仪式是因为基督说，“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

他也反对婴孩洗礼。兹味考的先知们已经在他以前这样行了，而且重洗派已把这一点作为他们教派首要的教条。最基本的要点是成年人必须有宗教上确信的经验。在迦勒斯大所加添的要点，说外在的物质的水是没有功效的而且往往是毁灭性的，如同法老的军队在红海时被吞灭一样。有人希奇为什么他不把洗礼全然抛弃。他又强调谨守安息日是要使人放下俗务，使他们可以有安静的时间培养内心的生活。

在路德看来，他最大的离心是从他要提倡平信徒事奉的努力而来。路德已声言所有信徒皆祭司。自然结果便会象贵格会一样，根本不应有专业的牧师。迦勒斯大不愿走到这个地步，不过他希

望作牧师的人不要自视比同道高一等。教友们并不称呼他为博士或牧师，而只干脆称呼他为“好邻居”或“安得烈弟兄。”他放弃任何以资区别的装束，只穿一袭灰色便服，拒绝会众的供给，以耕种维生。

路德对这整个运动完全不表同情。他对学位虚衔毫无兴趣，但他极其关注有训练的事奉，而且领悟到迦勒斯大的运动若得势的话，结果必定不会是农夫所知与传道人一样多，而是传道人所知不会多过农夫所知。他揶揄迦勒斯大：身穿农服，口操希伯来语。至于便服和“安得列弟兄”的称呼，这些如果不是装腔作态，便是一种炫耀克己以赢取天宠的新修道方式。至于为糊口而扶犁，路德倒极愿意自己被逐离事奉岗位时，以劳作维生，但是自愿地离开教区到农场去，则含有规避责任的意味。“有什么使我不愿意离开一群难相处的会众，而去面对那些牲畜友善的目光呢？”

迦勒斯大运动的其他要点——诸如谨守安息日主义，教牧婚姻生活义务，以及弃绝塑像——在路德看来，似乎都是新的律法主义。他声言，迦勒斯大是把内外的关系颠倒过来了。借着给日子，服饰和身份，加上各种绝对的规定，他是把太多的重要性，全都附属在外表上了。在这里是应由心灵来决定的。明显地，在迦勒斯大的宗教中，除了强调属灵的事情以外，还有其他的着重点。他热切地追求圣洁，也渴望消除特权，使社会较为平等。在这些要点上路德会给以较大的宽容。若不是为了一个更为险恶之人物的叛乱，他可能也会愿意宽容迦勒斯大的。

圣徒革命与闵次尔

闵次尔(Thomas Müntzer)来自慈味考，曾复兴那城中先知们的一些概念，但他更大的吸引力是因为他有学问，有才能，而且有炽烈的热情。闵次尔对于灵与肉的分裂，比迦勒斯大所见更

大，他不但扬弃婴孩洗礼，也抛弃所有洗礼，而且把这种二元论应用在圣经的灵意与字句的对立上。他说，那些依赖字句的，就是那些被基督猛烈抨击的文士，又说，圣经只是一本白纸黑字的书。他大声叫道："圣经，巴别，泡沫(Bible, Babel, bubble)！"在这痛恨的后面，是一种对宗教的关切心怀。闵氏不象路德那样为着如何与上帝和好而苦恼，而是为着究竟有无一位可以和好的上帝而困扰。那只被他视为一本成文记录的圣经并没有给他确信，因为他注意到它只对于被说服的人才有说服力。土耳其人熟悉圣经，但仍然完全与它疏远。那些撰写圣经的人在他们撰写的时候并没有圣经，那末，他们从哪里获得他们的确信呢？唯一的答案只能是上帝直接对他们说话，我们现在要切实了解圣经，也必须他这样对我们说话。闵次尔与大公教会，都坚信圣经若没有一位蒙上帝默示的解释者是不足够的，但那解释者不是教会，也不是教皇，乃是先知，就是新的以利亚，新的但以理，领有大卫王的钥匙、开启用七印封严的书卷的。

闵次尔迅速地从圣经本身找到他对灵意见解的支持，经上说，"那字句是叫人死，精意(原文作圣灵)是叫人活"(林后三6)。路德回答道，字句没有灵意当然是死的，但二者不能分开，正如灵魂与身体不能分开一样。闵次尔的真正威胁，在路德看来是他高举现今的启示，因而毁坏基督教过去启示的独特性。路德本身绝对没有任何现代启示的经验，当他意气消沉而别人劝他依靠圣灵的时候，在他看来是绝望的忠告，由于在内心他只能发现一片漆黑。

在这样的时刻，他必须借着详实的文字记录，从上帝在基督里伟大的作为中获得保证。路德直率地公开承认他的软弱和他需要历史的启示。所以虽然"他已把圣灵，连羽毛和一切都吞了"，他并不愿听从闵次尔。在这一点上不但在闵次尔与路德之间存在

着极大的差异，在现代自由派复原教与其创始者的信仰之间也存在着极大的不同。

闵次尔若没有从他的见解引出实际的应用，路德可能会较为收敛怒气，但闵氏以圣灵的恩赐为教会成立的基础。他是复原派神权政治的祖宗，非如犹太教主要地以血和地土为基础，也非如大公教以圣经为基础，而是以圣灵注入的内在经验为基础。他认为经过这样重生的人能彼此认识，并能参加选民之约，而他们的使命便是建立上帝的国度。给教会扮演这样的角色，在路德看来是完全不可接受的。闵次尔不期望选民不经斗争而进人他们的嗣业，必要时他们要屠杀不敬虔的人。路德对于这一点感到震惊，因为剑是交给长官的，不是交给牧师的，遑论交给圣徒了。闵次尔坦白承认在斗争中许多敬虔的人会跌倒，而且他经常不停地说受苦和背十字架是选民的记号。路德被痛骂为"安乐椅博士和猫腿博士，"在众亲王的恩宠中取暖。他的答复是：外在的十字架既不须去寻求也不容规避的。常存的十字架是内在的受苦。形势再次改变过来，路德成了内在经验的维护者。

煽动者遭驱逐

一五二三年，闵次尔当选为萨克森亚尔斯忒(Alstedt)城的牧师。多至二千教外人涌来听他讲道。他报告说，有三十个单位已准备好去屠杀不敬虔的人。然而，唯一的公开的行动只是把一间奉献于童女马利亚的小教堂焚烧了。这是一五二四年三月间的事。

路德于是上书给萨克森的众亲王道：

> 这些亚尔斯忒人诽谤圣经，并以圣灵自夸，但他们在哪里显示圣灵仁爱，喜乐，和平，与忍耐的果子呢？

如果他们把自己限制于传道的职责内便不要干预他们。让诸灵去打个水落石出吧，但当剑拔弩张时，尊长们就应当加以干涉，不论是他们或我们采取主动。尊长们必须把犯法者驱逐出境。我们的职责只是讲道和受苦。基督与众使徒并没有捣碎塑像和教堂，而是用上帝的道赢取人心。旧约中屠杀不敬神的人的事是不可效法的。如果这些亚尔斯忒人想除灭不敬虔的人，他们必会导致血浴山河。但尊长们是受上帝任命维持和平的，尊长们决不可袖手旁观。

年轻的王子腓勒德力约翰，智者腓勒德力之侄并当然继承人，与其伯父及其父亲共同管理萨克森政务。一五二四年八月他修书致一下属说：

我对亚尔斯忒的撒但至感棘手。和善与书信都不足使其就范。上帝所命罚恶的剑必须大力使用。迦勒斯大也在推波助澜，魔鬼妄想做上帝。

迦勒斯大与闵次尔被相提并论。对于迦勒斯大来说，这是不公道而且是不幸的。他曾写信给闵次尔，说他不愿与他的约、也不愿与流血的事有关系。但在俄尔拉门和亚尔斯忒两地破除图象的暴乱似乎属于同一性质。迦勒斯大被召往耶拿(Jena)会晤路德，使后者确信控告他叛乱的事有欠公允。然而，当路德亲自访问俄尔拉门，并注意到会众的革命情绪时，便对这个否认者的诚实表示怀疑，并勉强同意驱逐迦勒斯大，迦氏被迫离开萨克森，让他身怀六甲的妻子和子女后来才与他会合。他离开时用路德离开沃木斯之后说过的话，说他“未曾获得申述机会又未证明有罪”

便被定罪，而且说驱逐他的是他从前的同事，是那加倍拥护教皇者，又是敌基督的表亲。

闵次尔既被召往威玛尔(Weimar)，在智者腓勒德力及其兄弟约翰公爵面前讲道，竟卤莽地设法要他们支持他的运动。他选取但以理给尼布甲尼撒王解梦的经文，而且一开始就说，教会在未被文士们败坏以前一直都是未被污的童女，那些文士谋杀了圣灵，并断言上帝不再象古时一样显示自己了。他还进一步说：

> 但上帝的确显露自己于灵魂深渊的内在世界中。没有得到上帝的活见证的人，虽然他可能吞了十万本圣经，但对于上帝其实是一无所知。上帝在梦中临到他亲爱的人，如同他临到列祖，众先知和众使徒。他特别在苦难中来临。这就是为什么"安乐椅弟兄"弃绝他。上帝把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现在圣灵向选民启示要来的一次巨大而且无法抵挡的改革运动。这是但以理关于第五王国之预言的应验。你们萨克森的亲王们，你们需要一位新的但以理，给你们展开这启示，并给你们看见你们的角色。你们不要以为把剑收在鞘中生锈，上帝的能力便得彰显。基督说，他来并不是带来太平，乃是带来刀兵，而且申命记上说，"你们是圣洁的子民。不要宽宥那些拜偶像的人，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塑像，焚烧他们的木偶。"剑放在你们手中是要消灭不敬神的人。你们若拒绝，剑便会从你们手中夺去。那些抵挡的人不应加以怜悯，而应加以屠杀，正如以利亚杀巴力的先知一样。讥笑福音的祭司和修道士应处死。不信上帝的人没有生存的权利。愿你们象尼布甲尼撒一样，任命一位但以理，便能知道圣灵的引导。

萨克森的亲王们无意任命闵次尔担任这样的职位。相反地，他们把这案件交给一个委员会。闵次尔并没有等待那篇报告，而是在夜间翻越亚尔斯忒的城墙逃走，并且离开了萨克森。为了抑止宗教上的放任，宗教的自由受到亏损。迦勒斯大的政权会是严酷的，而闵次尔之圣徒的统治对不信上帝的人是不宽容的。然而事实不能否认：那些煽动者是被长官的武力驱逐的。路德悲伤地沉思这嘲弄：非但未成为殉道士，自己反而在制造殉道士了。



重建耶路撒冷城墙

第十六章　河马、鳄鱼与洪流

重建工作的范围，由于对立的福音派主义，即慈运理主义和重洗主义个别地兴起而缩小了。这些对手便成了路德的“河马”和“鳄鱼”。之后，在农民战争的洪流爆发时，宗教上的骚动又与社会上广大的叛乱连结起来。结果便立即限制了路德重建之运作范围，而他对人类的信任也减低了。

新兴的运动大都是各自独立的，但与威丁堡最近的骚乱并非完全没有关系。迦勒斯大被逐出萨克森，他便前往德意志南部各城活动。路德不久之后便接到斯特拉斯堡牧师们的信。“我们尚未被迦勒斯大说服，但他的论据有许多是有份量的。我们感到困扰，因为你这样不人道地把你的旧同事驱逐出去。在巴色城和苏黎世有许多赞成他的人哩。”“从爱之象征的主的晚餐，竟产生了这样的仇恨。”

巴色城是伊拉斯姆的居留地，为了他那些卤莽的徒众对他的学说妄用滥申，一方面提出驳斥，另一方面却加以鼓励。他不肯赞同因为基督的肉体在圣餐中是无益的，所以那肉体并不存在的说法。但同时他向一个友人吐露心事，说若不是为了教会当局，他会赞同那些革新者。

竞争者：慈运理以及重洗派

一个与众不同的改革运动在苏黎世兴起，要与威丁堡分庭抗礼，而且被称为改革宗。领袖是慈运理。他一向受人文主义的训练，而且作为大公教的一个教士，他把他的牧师住宅地面的一层作为教区办公室，楼上则作为古典文学的图书馆。伊拉斯姆的新约一问世，他从此使用希腊文背诵使徒书信，结果便肯定路德对于保罗书信的了解并无可取之处。但慈运理在保罗书信中强调的是“那字句是叫人死，精意(原文作圣灵)是叫人活”这句经文，他把这经文与约翰的“肉体是无益”的话连结起来。肉体，慈运理是

按柏拉图所指身体这种意义来了解的，然而路德则是按希伯来人所指邪恶的心这种意义来了解，这心不一定是物质的。慈运理从他轻视身体的观点作出一个具有特色的推论，说艺术与音乐不适于作宗教的使女——关于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他自己是熟练六种乐器的音乐家。下一步便容易了：否认圣餐中有主真正的临在，进而把圣餐简化为记念基督的死，如同逾越节是纪念以色列民逃出埃及一样。当路德求助于"这是我的身体"那句话时，慈运理便以耶稣所说的亚兰方言还击，在亚兰方言中那个连系动词是省略了的，所以他所说的只是："这——我身体。"（在希腊文路加福音相连的经文作"这杯新约。"）在这片语中人有完全的权利不加上"是"而加上表明。"路德立即意识到慈运理的见解与迦勒斯大的见解类似，而他是不依赖迦氏的，倒与伊拉斯姆的见解有关，他是醉心于伊氏的见解的。对伊拉斯姆类似的谴责也加于慈运理，说他对宗教不认真。慈运理反驳道，"他怎么知道呢？他能洞见我们心中的隐秘吗？"

路德注意到慈运理还有一点与闵次尔相似的，就是热衷政治，也不反对使用武力，甚至在宗教事务上亦然。慈运理是瑞士的爱国者，而且把诗篇廿三篇第二节译作"他使我躺卧在阿尔卑斯山青草地上。"然而在那里他却找不到可安歇的水边。福音派的问题使他所爱的联邦政府受到瓦解的威胁。因为大公派人士投向传统的仇敌哈斯堡家族。奥大利的斐迪南被他们利用作了讨论慈运理圣餐理论之巴登（Baden）会议的召集人。这是他的沃木斯国会，而且结果使他确信假如与德国路德宗组成福音派联盟，来对抗大公派与奥大利的联盟，必要时使用武力，福音在瑞士就有救星，联邦政府就得以保全。但为了维护福音作军事联盟，这概念的本身在路德看来会有闵次尔的意味。

之后，在慈运理圈子里兴起了对政治问题极端相反的一派。

这些人便是重洗派。他们的出发点是伊拉斯姆之运动的另一面，也是慈运理珍视的。这便是恢复原始的基督教，他们的意思就是采用山上宝训为所有基督徒必须逐字遵行的法典，他们禁止发誓，不论在战争或国家政府中都不用武力，没有私有财产，身上不装饰，也不荒宴醉酒。非战主义，热心宗教，凡物公用，纯朴和节制是他们的群体的特征。教会应由重生，委身于宗教戒律之约的人组成。在这里我们又再碰见选民的观念，见于其中有关属灵经验和道德成就这两种考验。教会不应依赖施行于婴孩的洗礼，而应依赖重生，以成年时的洗礼为准。每一个肢体都应当是祭司，牧师，和宣教士，随时准备周游布道。这样的教会，虽然寻求使世人归主，但决不能包括那未归主的群体。如果国家包括所有居民，那末教会和国家就得分开。无论如何，宗教是不应该出于强迫的。慈运理惊骇地看见中古时代的统一被粉碎，而且在恐慌中求助于国家的武力。一五二五年，在苏黎世的重洗派人士都被判死刑。路德对这样野蛮的权宜之计未肯同意，但使他惊讶不置的是：在他看来这似乎是回复修道主义，用更高的义去赢取救恩之企图。离开家庭从事宣教行动的事在他看来只是推卸家庭的责任，而且放弃用武力的做法促使他对长官和士兵之神圣召命重新作出评定。

宗教与社会不安

于是社会大动乱和改革运动的纷扰都汇集在一起，这时路德的那些原则在他看来都被曲解了，分离分子的急进主义则导致无政府状态。没有别的使路德为农民战争太过激烈的离弃中古时代的模式而退缩得那样厉害。

农民战争的起因与十六世纪的宗教问题没有任何直接的连系，因为农耕方面的不安已酝酿了整个世纪。叛乱出现于整个欧

洲，而特别是在德意志南部，在那里农民特别因各种变化而受苦，其实那些变化至终是有利于他们的安全和繁荣的。封建时代的无政府状态已被统一的权力所取代。在西班牙，英国，和法国，这种情形已发展至全国，但在德意志只以区域为基础；而且在每个政治单位中那些亲王借受薪法院官员之助正努力使施政集中化。所需费用便靠增收地税来支付。由农民付账。法律已加以统一，以有利于罗马法的法律取代了各种不同的地方法律，农夫因而又要受苦，由于罗马法只知有私人财产，所以危及了公地——由社区按德意志古传统所分享的森林，河流，和草地。罗马法也只知有自由公民，重获自由之公民，与奴隶；并没有类似中古时代农奴一类的人。

另一种变化，与十字军以后城市商业的复兴结合在一起的是以钱币代替了以货易货的交易。贵重金属需求的增加提高了它们的价值；而农夫起初以获付固定金钱而非几成的货物而受惠，如今发现因通货膨胀而身受其害。那些无力担负贡赋的人便从不动产拥有者沦为租户，又从租户沦为农奴。当初农民联想到的解决办法是干脆抗拒他们社会中的变迁，回到旧时的好方法。他们起初并不要求废止农奴制度，只阻止劳役偿债制度进一步的扩展。他们大声要求的，如同从前的日子一样，只是免费伐木，取水，和使用草地，减贡赋并恢复德意志旧时法律和地方惯例。用来达到这些目的的方法起初是保守的。有特别冤情时，数以千计的农民会不约而同地聚集在一起，并会向统治者陈述他们的请求，要求公断。通常都以家长方式解决了事，担子也减轻了几分，然而从未采用适当的措施以预防事件重演。

另一方面，农民阶级并非一律变成赤贫；而且主动为民请命者并非来自受压制的一群，倒是来自那较兴旺和较富于创业精神、本身拥有土地而且有相当能力的人。他们的要求当然不止于谋求

经济的改善，而是确保他们在政治上拥有与他们财富相称甚或更大的影响力。这运动向北推展至莱茵河广大地区，那里的农民也是市民，由于工匠就是农夫，那些要求也同样改变了。在这个地区中都市人的热望也附加于农人之上。莱茵河更往下游地区所争取的便几乎完全是都市性的，典型的运动便是在市议会中争取更民主的形势，减少同业公会会员资格的限制，要求教牧人员同负市民负担，以及让市民自由从事酿酒业。

在亚耳沙斯(Alsace)运动中许多派系刚在改革运动开始以前已合并在一起。这叛乱用一五二五年农民大战时作特征的绑带皮靴(Bundschuh)为象征。这名称来自农民穿的皮鞋。用来结纽皮鞋的狭长皮带称为绑带(Bund)。这个词有双重的意义，因为Bund也是联盟、盟约的意思。闵次尔用这个词代表他的选民之盟约。在他以前农民已采用这个词语作革命的协约。这个绑带皮靴联盟的目的以政治为中心，并没有象热中于经济那样热切。斧头应放在树根上，除了教皇和皇帝以外，所有政府人员都要革除。这些是基督教传统的两把剑，是普世社会的联合统治者。普通老百姓总是求他们保护以对抗大封主，主教，大主教，武士和亲王。绑带皮靴联盟想借着铲除所有中间阶级，只留下两个大主宰，就是该撒和彼得来完成他们的大计划。

在一五二五年的农民战争以前，这种运动往往是反对教牧参与政治而并不反对大公教的。主教们和修道院院长们被人憎恨为剥削者，但“打倒主教”并非意味“打倒教皇”或“打倒教会。”绑带皮靴联盟的旗帜上在皮靴旁边往往还有某种宗教象征，就如马利亚的肖像，十字架苦像，或教皇的冠冕。本书所附的木刻插图显示十架苦像竖立在一只黑靴上。右边一群农夫在宣誓效忠。在图中他们的上端有其他农夫在耕种田地，旁所示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为祭则作为联盟会员所付代价的表记。

路德与农民

这样热中于宗教的一种运动只可能是受到改教运动的影响的。路德所标榜基督徒的自由纯是宗教性的，但很容易变成社会性。信徒皆祭司的意义在他看来并非平等之义，但迦勒斯大却有这种想法。路德曾经大力攻击高利贷，而且于一五二四年出版了另一本论这题目的小册子，在小册子里面他也谴责"年息"的狡猾手段，高利贷按这种方法借贷给人的本金要人年年偿还利息。他对修道主义的态度同样成为农民垂涎修道院产业的最佳借口。农民们有良好理由觉得他们的志趣与路德非常投合。有一幅漫画显示路德在向教牧解释上帝的道时被农民们环绕，而当一五二四至二五年大动乱出现时，有位大公教徒则以另一幅作反击，显示路德穿着全副军装坐在炉火前擦亮一只绑带皮靴。大公派亲王们一直都认定路德应负叛乱之责，而且近代天主教史家杨森(Janssen)极力证明这个路德激烈弃绝的运动实际上是由他发起的。这样的解释简直没有把改革运动以前一个世纪农业方面不稳定的状况考虑在内。

有一个难解之辅助性的因素则与路德的想法全无关联，那就是占星学。墨兰顿对此有所涉猎，路德则从未涉足，占星学的臆测大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一五二四年秋与一五二五年春有这么多农民叛乱同时发生。在一五二四年所有行星都汇合于双鱼宫星座。这是在二十年前就有人看见的，而且已预言那一年有大动乱。当这个时候来临时，那种预感是强烈的。一五二三年多至五十一种论这题目的小册子面世。象在下面的一幅木刻双鱼宫显露在天上，地上便发生大暴动。农夫带着旗帜和连枷在一边注视；皇帝，教皇，和教牧则在另一边注视。有一部分农民曾在一五二四年稍作容忍，希望皇帝会召开国会，并平反冤情。国会并没有召开，那

条大鱼便放下大水。

这一切与改教运动并没有关系。但将改教与农民战争完全分开是无法说得过去的。借着逮捕路德派的牧师以执行沃木斯谕旨的企图，曾多次造成农民徒众麇集要求释放他们的事件，而且路德被他们视为友人。当人间有些农夫，他们愿提名谁作仲裁时，名表上第一个名字便是马丁路德。正式的法庭从未设立过，依法的裁判也从未作过。但路德对农民的要求的确宣告过判决，正如在他们最流行的宣言十二条款(The Twelve Articles)中表达的。这些条款以如下使人忆起路德本人的片语作开端："谨致基督徒读者，愿上帝的平安与恩惠借着基督归与你们……。福音不是叛乱滋扰的原因"倒是那些拒绝这种合理要求的人本身才是扰乱者。"如果听从农民是上帝的旨意，谁敢抗拒他呢？他岂不曾垂听以色列人并把他们从法老手中拯救出来么？"第一条款和教会有关。会众应有任免牧师之权，而牧师则有义务"传讲神圣的福音，不附加人的东西，"这话听起来极象路德说的。牧师要由会众从出产的所谓"大什一奉献"适度的比例来供给。其余的应用作救济贫困并预防战争紧急课税之用。关于家畜的所谓"小什一奉献"，应加以废止，"因为主上帝创造家畜供人自由使用。"那些主要的条款把古时公共野地，森林，水源农耕计划加以具体化。农夫应准予自由渔猎，并保护自己的田园，不容他人狩猎。在监督之下他可取木料作柴火与建筑之用。死亡税征取最佳外衣或最佳母牛，使寡妇孤儿穷苦，应加以废止。租值应依土地生产能力加以修改。新法律不应取代旧法律，社区的草地不应落入私人手中。超乎那些旧约要求的唯一条款是要求完全废除农奴制的那一条。土地应以规定的条件租用。倘若主人坚持要求超过合同规定的任何工作，他应根据工资标准支付这额外的工作。十二条款认定任何与上帝的道不一致的要求都应无效。整个运动是保守的，与旧封建制度

的经济一致。值得注意的是没有攻击政府。

那些条件的福音特性使路德高兴，但在对农民演讲中他斥责他们大部份的要求。至于会众选择自己牧师的权利，须视他们是否支付他薪金。即使他们支付，而亲王们不会容许他们，他们与其反叛，倒不如移居国外。废止什一奉献是拦路抢劫，废止农奴制是使基督徒的自由变成一件属肉体的事。路德既这样批评这运动，然后便转过来讲论实现这运动所用的方法。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平民都不可为自己使用武力，倘若每个人都把法律制裁掌握在自己手中，那么便会"没有掌权者，政府，也没有秩序或国家，而只有谋杀和流血。"但这一切并不是要替那些统治者所作难以形容的罪恶辩护。路德在一篇对众亲王的请愿中，他为农民的要求辩护多于他对他们讲话时所作的。会众的意愿在选择牧师上应受重视。农民要求矫正他们的苦况是合理而且正确的。众亲王对于这些叛乱不能怨人，完全是咎由自取，由于他们无所事事，在劫夺抢掠他们的臣民之余，只顾恣意游乐自娱。真正的解决办法是用公断的古法。

但那种方法双方都无意采纳，路德的预告应验得太实在了，不会发生别的，只有谋杀和流血。路德早已宣告，他决不会支持私人武力，不论理由如何正当，由于这种手段必然引致伤害无辜。他想不出会有一种有秩序的革命，这在十六世纪是难于想象的，由于当时没有可能借着说服或武力造成一个联合阵线。少数派系于是便不可能攫取国家组织，也不可能借着有组织的武力控制社会，也没有现代的宣传工具可以利用。

农民战争缺乏清教徒革命的结合力，因为没有具体的计划，也没有适合的领导。有些派系要农民独裁，有些派系要无阶级社会，有些派系要恢复封建制度，有些派系要废除所有统治者，只保留教皇和皇帝。那些首领有时是农夫，有时是分离分子，有时

甚至是武士。各别的团体并不协调。甚至在宗教上都不合一，因为大公教徒与复原教徒两边都有。在亚耳沙斯，所标榜的计划是要求除去教皇，这场斗争演成宗教战争的形势；公爵和他担任红衣主教的兄弟追杀那些农夫，以他们为"不信的，离开的，无纪律的路德派，蹂躏劫掠他们象对待匈奴和汪达尔人(Vandals)一样。"那些群众毫无问题是无纪律的，志在掠夺城堡和修道院，搜捕猎物，竭泽而渔。

下面抢劫修道院的图画是农民战争的典型。请注意图上端左方那一群人用网在鱼塘中打鱼。有些人运走粮食。流血不当一回事。有个人只断了一只手。到处都是农民在狂饮，呕吐，有人抨击这场斗争不是"农民战争"，而是"酒战"，确是不幸言中。

从一个女修道院院长的一封信可以从另一方面瞥见他们的行为，她说她那间修道院被抢劫一空，连一只蛋或一小团牛油都没有留下。修女们从她们的窗户能望见平民被虐待和被焚烧城堡的烟雾冉冉上升。战争结束时，在色林吉亚有七十间修道院被夷平，在法兰科尼亚(Franconia)有二百七十座城堡和五十二间修道院被破坏。当巴列丁奈得向农民降服时，扰乱的情况是如此严重，以致他们自己的领袖要请求从前执政当局回来协助恢复治安。但执政当局宁愿等候，直到农民们被打败后才回来。

还会有别种可能么？曾有任何人能设想并完成一种建设性的计划使农民适应新的政治和经济的制度吗？最具战略性的人物就是皇帝了，但没有皇帝会企图担任这个角色。只有另一个人，他在全德意志最知名而且人们相信他做得到。那人就是马丁路德，而他却拒绝了。在他看来，一个牧师佩剑领导农民，就会如他所想象的抛弃了自己的职责。他既推翻教皇的神权政治，就不想再设立圣徒或农民的一个新的神权政治来作为代替。长官应维持和平。长官应挥剑。路德不是作领导胡司徒众的齐次革(Ziska)，

或领导铁骑兵之克伦威尔(Cromwell)这种角色的人。

闵次尔煽动叛乱

然而若非有人企图扮演正是路德所嫌恶的角色的话，他决不会那样厉害地谴责那些农民。在萨克森，没有闵次尔其人便不会有农民战争。他被逐之后便前往波希米亚，然后又回来并隐居在萨克森一个村落中，赢得了支配当地政府的权力，而且终于在农民中组织了选民的联盟(Bund)，这些人是要屠杀不敬虔的人并建立圣徒的国度的。要点不是矫正经济的苦况，这在萨克森并不严重，因为农民制早已废除了。闵次尔对改善经济发生兴趣只是为了宗教，他的确有洞察力见到他那一代别的人未曾注意到的，即信心在物质枯竭时不会健旺。他大声疾呼:

> 路德说穷人有信心就够了。他岂没有看见高利贷和苛捐杂税阻碍人接受信仰吗？他声言有上帝的道就够了。他岂不知道那些时刻挣扎求存的人没有时间学习阅读上帝的道吗？众亲王以高利贷吮吸老百姓的血，并把河中之鱼，空中飞鸟，和野地的草视为己有，而谎言博士则应声'阿门！'猫脚博士，威丁堡的新教皇，安乐椅博士，有什么勇气作晒晒太阳取暖的阿谀者？他说，不应反叛，因为上帝已把剑交给统治者，然而剑的能力属于整个社区。在以往美好的日子，当有宣判时人民会旁观，免得统治者颠倒公理，而且那些统治者已颠倒公理了。他们将会从他们的座位上被推下来。天空中的飞鸟会聚集来吞吃他们的尸体。

闵次尔以这样心情来到米尔豪生(Mulhausen)，而且在那里

他负有煽动农民的责任。在讲坛前他展开一面丝质长旗，旗上有彩虹为饰，并有“主道永存”的标语。他大叫道：“现在时机已经来到了，你们如果只有三个人完全委身于上帝，便不必怕十万敌人。冲！冲！冲！格杀勿论！不事上帝者哀求时，别怜恤他们。要牢记上帝对摩西所发全然毁灭、不可怜恤的命令。全国在动荡中。杀！铛！铛！冲！冲！”

乡间的确在动荡中。农民已全然被唤醒了。智者腓勒德力心力交瘁，奄奄一息。他写信给他的弟弟约翰道：“也许借着对上帝的道的阻碍已给与农民叛乱的恰当时机。穷人在许多方面已被那些统治的人虐待，现在上帝将他的愤怒加诸于我们了。倘若是他的旨意，平民便会掌政；倘若不是他的旨意，结局很快便会不同。那末让我们祷告，求上帝赦免我们的罪恶，并把这件事交托给他。他必定会照他的美意和荣誉成就。”约翰弟兄把政府征收什一奉献的权利交给农民。他写信给腓勒德力道，“作为亲王，我们破产了。”

路德进入农民中间并作抗议，企图围堵洪流。他们报以嘲笑和虐待，他于是撰写了“斥亦凶亦盗农民暴众”(Against the Murderous and Thieving Hordes of Peasants)这本小册子。在他心目中地狱已成真空，因为所有鬼魔已进入农民中间，而大鬼魔便是闵次尔，“他不做别的，只鼓励人抢劫，谋杀，并流别人的血。”象智者腓勒德力这样的基督徒统治者，的确应省察己心，并谦卑求主帮助他抵挡魔鬼，由于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属灵气的恶魔争战。”而且，亲王应越过自己职务向那些疯狂的农民提出条件。他们若拒绝，他就必须立即使用武力。路德并不用智者腓勒德力所主张静坐把结果交给主的策略。黑森亲王腓利(Philip of Hesse)倒更合他的心意，他说：“若不是我反应得快，在我这一区的整个运动四天内便无法控制了。”

路德说:

> 倘若那农民公然反叛，那末他便在上帝的法律庇护之外，因为反叛不单是谋杀，也象大火一样，烧毁全地使地荒凉。因此，反叛给全地带来的全是谋杀和流血，使多人变为孤儿寡妇，并使一切颠倒象一大灾难一般。所以，让每一个暗地里或公开地能打，能杀，能刺的人要牢记：没有什么比一个叛徒更恶毒，更害人，或更象魔鬼。那正是象一个人必须杀死一条疯狗的情形一样；你若不攻击他，他便攻击你，而整个大地与你都不能幸免。

有些亲王早就准备攻击刺杀；而闵次尔也巴不得即时激怒他们。乔治公爵和腓立伯爵(Landgrave Philip)便是其中反应够迅速的人。闵次尔和农民正向法兰垦豪生(Frankenhausen)附近前进。他们给众亲王传言，他们不企图获得什么，只寻求上帝的公义，并且切望避免流血。众亲王回答道，"把闵次尔交出来。其余的人都宽宥。"这提议是引人动心的，但闵次尔施展了他雄辩的本领："不要惧怕。基甸用一小队人便击溃了米甸人，大卫也把歌利亚杀了。"正在那一刹那一道彩虹出现天际，彩虹正是闵次尔旗帜上的标记。他指那彩虹便是一个神迹。农民们精神都为之一振。但众亲王利用休战的机会把他们包围起来。只有六百人被俘。五千人都被屠杀了。闵次尔逃走了，但被捉回，受折磨，并被砍首。众亲王然后便把乡间清理一番。

动乱对改革运动之影响

其他徒众的遭遇不见得好些。斯华比亚联盟(Swabian

League)的军队由一位将军领导，他在寡不敌众时会求助于外交手腕，虚词和策略，最后才不惜一战。他设法孤立那些团体，远交近攻，作个别击破。农民们中计，最后寡不敌众。据称，有十万人被杀戮了。当康拉得(Conrad)主教骑着马凯旋进入符兹堡(Wurzburg)那一天，以处决六十四名市民和农民作为庆祝。然后主教由他的刽子手陪伴巡视他的教区，这个行刑官处理了二百七十二人，课以超额的罚款，然而农民阶级并没有全部被消灭；贵族们无力彻底消灭耕地的人。他们的繁昌也未被摧毁，因为他们能付得起罚款，但他们有份于德意志政治生活的希望便告一段落。因为有三个世纪之久他们变成无角的公牛。

不幸地路德那本厉害的小册子迟迟才出版，面世时正好在农民被屠杀之时。他尝试用另一本小册子消除那种影响，在那本小册子中仍然说反叛者的耳朵必须用子弹来开塞，但他无意要公开谴责对那些俘虏的怜悯。他说，所有的鬼魔现在不是离开农民而回到地狱里去，而是进到那些胜利者里面，他们只是发泄他们的仇恨。

但这本小册子未受注意，而且路德所说"能打、能杀，能刺"这句话带给他的污名决不会被人忘记。他被农民斥责为出卖他们的人，然而大公派众亲王从未停止指摘他要负这场全面大火灾的责任。结果农民势必在重洗派中找到他们属灵的家，不过这一点决不可过于夸张。重洗运动在农民中得势决非全然是农民战争的结果，而更多是城市比农村更加容易整肃之逼迫的结果。农民也没全体脱离，路德的会众在他离世前大部份是由接近威丁堡周围的农民构成的，虽然如此，路德的立场促成农民的疏远。

同时大公派的众亲王认定路德应负全面暴乱的责任，并大事渲染、指控谓有数以百计之路德派牧师，不论是否自愿或被迫曾参与农民一方。大公派领地内的统治者从此以后便竭力排除福音

派传道人，巴伐利亚和奥大利的大公主义不是溯源于反改教运动时期，乃始自农民战争。

受创伤最深的乃是路德的心灵。他异常害怕宗教上的无节制会引致社会动乱，以致他有时变得难以接近和不讲人情。

这样看来，路德活动的范围是在不断缩小中。大公教徒，不论是圣品人员或平信徒，都是硬心肠的。瑞士人，德意志南部那些复原派城市，和重洗派人士都发展了分歧的形式。甚至威丁堡都经历了叛乱的运动，而且可能无法避免分离分子的渗透。但在余下的范围中路德决心要重建。



智者腓勒德力与路德跪在被钉十字架基督面前

第十七章　培养德性的学校

路德受阻挠，受剥夺，受限制，仍尽其所能去作。在这些原则上最令人意外，且最富戏剧性的证据乃是他自己的婚姻。倘若不能改革整个基督教，无论如何他能够而且确实已建立了复原派牧师的俸禄制。他从未想过要做这种事情；他居留瓦特堡之际，听到修道士中开始有人结婚时，他惊叫道，“天呀！他们不会把女儿给我作妻子的。”在这种事件之后他说，在沃木斯若有人告诉他，六年之内他会成家的话，他是不会相信的。

但从他的教导而发生的实际情况，使思想有了改变。不但修道士，连不少修女，也离开了修道院。在一个邻近村落的一些姊妹，鉴于她们对福音派的坚定信念，便来请教他，要他指示她们应当怎样行。他把这件事奉为己任，给她们安排逃走的途径。这是棘手的，因为诱拐修女是死罪，而且乔治公爵坚决要求执行这种刑罚。智者腓勒德力可能没有那么严厉，但是他并不喜欢人公然犯法。路德暗中得到高葡（Leonard Kopp），杜尔高一个受人尊敬公民的助力，他是一名六十岁的商人，常常运送一桶一桶的鲜鱼到女修道院去。一五二三年复活节前夕，他把十二名修女包裹在他那覆盖的马车中，仿佛她们是空的桶一般。三个回到她们自己的家里去了。其余九个到了威丁堡。有个学生告诉一位友人，说，“有一车贞洁处女刚到达城里，都急于结婚过了谋生。愿上帝赐给她们丈夫，免得有更糟的事临到她们。”

路德觉得有责任，为她们寻找家庭，物色丈夫，或找个职业。有一个明显的解答是：自己娶其中的一个。有人建议他这样行。一五二四年十一月三十日，他在闲谈中还没有这种意思，并不是因为他是一块无情的石头，也不是因为他敌视婚姻，而是因为他日日期待着会被当作传异端者那样被处死。五个月以后，施巴拉丁显然重提这个建议。他回答道：

> 至于你所写关于我结婚的事，不要惊奇我不结婚，即使我是十分富于热情的人。你应当更加惊奇的是：我自己写了偌多关于婚姻的文章，而这个题材又多多涉及妇女，但我并不钟情女人，遑论结婚了。然而你若要我的实例，这可多啦，因为我现在同时拥有三个妻子，而且深爱她们，深爱到情愿把两个给别人作妻子。第三个我只是用左手拉着，眼看就快要被别人从我手上攫去了。你真是怯于示爱的人，娶一个过来也不敢。

以诙谐的说法提到的那三个妻子，当然是指那最后三个等待安置的修女。

凯蒂波拉

到后来，除了凯蒂波拉(Katherine Von Bora)之外，所有修女都有归宿。逃出来两年之后，她仍在做家庭中帮佣的工作，也因此而得到了非常好的料理家务的训练，但她在等候一个较好的解决办法，而且有意与一个在威丁堡求学之纽伦堡贵族青年订婚。那个青年回到家里，大抵家里的人都反对。波拉因无消息而感到难过，并请路德查询真相。结果那个纽伦堡人与别人结了婚。路德于是另想办法，给她挑选了一位姓格拉慈(Glatz)的博士，她也愿意无条件接受了。但她的地位是微妙的。她十分清楚整个事件对路德来说只是一个尝试，这种事情发生在农民战争中便倍加困难，而且她是受拖延最久的一个，在盛行早婚的当日，一个女子到了二十六岁，可能已开始想到自己已到了失婚年龄的边缘。她在局促不安中，向到威丁堡来作访客之马得堡的安斯多夫博士(Dr. Amsdorf。译者按：安氏乃路德在威丁堡之左右手)坦言路德，请他转告路德，说她不能等待格博士。她这样做会不会不合

理？并说她宁愿许配安氏本人或路德。提到这两个人，大概因为他们是不成问题的了，因为他们都已经超过习惯的结婚年龄了。路德已年届四十二岁。

直到他回家省亲以前，他都没有对这个建议作出认真的反应。他所记述的，也许当作是说说笑话，说是遵父命行事。说他老人家愿望自己的儿子成家立业，传宗接代。这个建议开始引起路德的兴趣，完全为了另一种理由。他若于一年内会在火刑柱上被烧死的话，他就很难作出成家立业的打算。然而，他借着婚姻便立即能给波拉一个身份，而且可以给他的信仰作见证。一五二五年五月，他暗示自己死前会与波拉结婚。在六月初，迈因兹的亚尔伯特想效法他布兰登堡的堂兄世俗化自己主教的职权时，路德写道，“倘若我结婚的事会激励他的话，我是愿意的。我信婚姻，我要在离世前结婚，即使一个象约瑟的婚约也无妨。”这不是爱情的姻缘。路德说，“虽然我珍爱我的妻子，我并不迷恋。”他在另一场合明白表示：“就是拿法国或威尼斯跟我交换波拉，我也不愿意，因为上帝已经把她赐给我，别的妇女有更坏的过错。”他概括他所以结婚的理由有三：取悦他的父亲，羞辱教皇和魔鬼，并在殉道前给自己的见证捺上印记。

一旦作了这种决定时，随之而来的婚姻便迅速遏止了谣言和抗议。路德说，“我所有的挚友都嚷道，‘为天国的缘故，不要与这个结婚。’”有个法学权威预言，“世人和魔鬼都会讥笑，路德的工作都会破灭。”真是奇怪，就在这个时候施巴拉丁问路德，对于长期的订婚有何想法。他回答道，“别拖到明天！汉尼巴(Hannibal)因耽搁便丧失了罗马。以扫因耽搁，便丧失了长子的名份。基督说，‘你们将要寻找我，却找不着。’因此，圣经，经验，和万物都证明上帝的赐与必须立即接受。”那是六月十日的事。十三日路德便公开与波拉订婚，而且在法律的观点上他便因此而成为

有妇之夫了。继之而来的公开仪式只是一个正式宣布的集会罢了。

这是社交事件。日期订于二十七日，路德发出请帖，他给施巴拉丁的信上说，“务请驾临我的婚礼。我已使众天使欢笑，使众鬼魔哭泣。”他给另一友人的信上则说，“我结婚的谣言，无疑已传到你耳中。我自己简直不相信这回事。但见证行列太强大了。婚礼会在下星期四，家父家母将在场主婚。我希望你亲临，并带备一些野味前来。“他在写给曾为凯蒂作媒的安斯多夫的信上说，“我结婚的谣传是正确的。我不能拒绝家父传宗接代的愿望，而且在偌多的人都这样胆怯之时，我要证实我的教导。切盼你能来。”又在致一个纽伦堡人的信上说，“我的小册子大大触怒了农民。若非如此，我才难过哩。在我正在想着别的许多事情时，上帝突然使我与凯蒂结婚。我现在邀请你观礼，切勿送贺礼。”致协力完成修女逃亡之高葡信上说：“我就要结婚了。上帝喜欢施行奇事并愚弄世人。务必前来观礼。”希奇地，还有第二封给高葡的邀请函。威玛尔版之路德书信编辑对其来源真实性表示怀疑。那信上说，“我将于星期四结婚。我主凯蒂与我恳请你运送一桶最佳杜尔高的啤酒来，若酒味不佳，就罚你自己把它全部喝掉。”

到了那一天，早上十时，路德领着凯蒂，穿过威丁堡的街道，来到遍彻钟声的教区教堂，就在大门口，在群众的瞻礼下，举行了宗教仪式。跟着在奥古斯丁修道院有一个宴会，晚饭后在城市厅举行舞会。黄昏时又有另一个宴会。十一时正，所有宾客在法官的谕请下依依不舍地踏上归途。

家庭生活

婚姻给路德的生活方式带来好多改变。“未婚时，床铺整年都没有收拾，而且因汗水而发臭。但我那样辛勤工作，疲累至极，倒在床上便睡而未加注意。”婚后有凯蒂清理房子。还有别的调整

要做。路德回想道："结婚的第一年有很多事情必须习惯，一早醒来，发现一对辫子在枕头上，这是以前没有的。"他不久便发觉丈夫必须考虑妻子的愿望。凯蒂的眼泪和恐惧阻止了他参加施巴拉丁的婚礼，由于在途中会有被农民行刺的危险。即使马丁诙谐地言及他妻子为"我的肋骨，"他倒很常称她为"我主。"有时他甚至用俏皮话，把凯蒂(Katie)的名字改为德文的杰帖(Kette)，就是锁链的意思。

婚姻也带来败政上新的责任，因为他们开始时都不名一文。凯蒂还在襁褓时慈母已见背。她父亲把她付托一间女修道院，并且再婚。他至今都没有为她尽父职。路德只有书籍和衣服。他没有资格享受修道院的收益，由于他已抛弃修道士袍。他没有从他的著作得到过分文，他大学的薪给则不够维持婚姻生活。一五二六年他装设了一部车床，并且学会了木细工，在必要时他能靠做木工养家。但别人可能怀疑他是否曾认真有过这种思想。他一心完全献身于服事道的工作，而且他确信天父会预备。天使加百列必定颇忙于暗示路德周围那些大量资产的人。选侯把奥古斯丁修道院交给路德和他的新娘，把他的薪水增加了一倍，而且常送猎物，衣服，和酒给他们。而且迈因兹的总主教，就是布兰登堡的亚尔伯特，送了二十个金币给凯蒂，但她的丈夫决定婉却。

倘若婚姻给路德带来新的责任，在凯蒂来说责任就更加重大了。为这样不事积蓄的丈夫理家不是轻省的工作。他的赠送这样慷慨，以致艺术家兼银行家的克拉纳(Luas Cranach)拒绝支付他的汇票。路德的评语是："我不信人会控告我吝啬。"他是令人生气地爽快。他说，"我不为那些债项担忧，因为凯蒂付了一宗，另一宗又来了。"她监视他，她须要监视他。在一封信中他对一位朋友说，"谨奉上一个花瓶作为结婚礼物。附笔：凯蒂把它收藏了。"有一个时候他真是好帮手。他料理菜园，园中种有生菜，包

心菜，豌豆，蚕豆，甜瓜，黄瓜，凯蒂照料在村庄后面的果园，供给他们苹果，葡萄，梨，核桃，和桃子。她也有一个鱼塘，可网获鳟鱼，鲤鱼，梭鱼，和鲈鱼。她照料谷仓旁的院落，豢养母鸡，鸭，猪，和母牛，而且由她自己宰杀。从路德在一五三五年写的一封信中可瞥见她的活动:"我主凯蒂问候你。她栽种我们的田地，草地并贩卖我们的母牛，等等(这等等包含了多少呢？)闲暇的时间她开始阅读圣经。我应许，如果她到复活节念完的话，会给她五十个银币(他期望从哪里得到这些呢?)她努力地念，而且现在已念到申命记的末了。"在后来的岁月中，她得到了苏尔斯村(Zulsdorf)的一个农场，她管理这农场，一年中有几个星期在那里料理。在这样的时机中他写信给她说:"致苏尔斯村的富有贵妇，身在威丁堡而心在苏尔斯村之路德博士太太，"又说，"致我亲爱的妻子凯蒂，路德博士太太，猪市场女主人，苏尔斯村贵妇，和无论什么其他适合夫人之尊称。"

照料他是极繁重的工作，因为他常常生病。他一时患痛风，一时又失眠，感冒，痔疮，便秘，结石，晕眩，和耳鸣，象哈勒(Halle)，来比锡，耳弗特和威丁堡所有的钟声一般。凯蒂是药草，膏药和按摩专家。她的儿子保罗，后来作了医生，说他母亲是半个医生。她禁止路德喝酒，只给他啤酒，用啤酒作医治失眠的镇定剂和结石的溶剂。而且她自己酿制啤酒。当他离家在外时，他是多么赏识她的服事啊！结婚一年后他写信给一个朋友说，"我的凯蒂在一切事上对我是那样热心帮助而又那样令我喜悦，我不愿以我的贫穷交换克理萨斯的富足。"当他称圣保罗的加拉太书为"我的凯蒂波拉"时，他是对她表示最高的称赞。他开始对自己的热爱有一点忧虑:"我信赖凯蒂多于信赖基督，他为我作的其实更多得多啊。"

儿女与桌边谈

凯蒂不久要想到的就不单是路德了。一五二五年十月二十一日，路德悄悄告诉一位友人说，“我的凯蒂正履行创世记一章二十八节。”一五二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他写信给另一位朋友说，“一个修道士和一个修女就快要生一个孩子了。这样的孩子必须有个大领主作教父。所以我邀请你。至于时间，我现在还不能确实知道。”六月八日发出的消息是：“我亲爱的凯蒂昨天两点钟靠着上帝的恩典把小儿汉斯(Hans)带到世上来。我必须搁笔。休养中的凯蒂在叫我。”当婴孩被捆束在襁褓中时，路德说，“小家伙，踢啊，教皇就是这样对待我，但我挣脱了。”汉斯的生活记录(curriculum vitae)的下一条目是这样写着：“汉斯正生乳齿，并且开始牙牙学语。这些是婚姻的乐事，是教皇不配享受的。”生了一个女儿时他写信给一位预期的教母说，“亲爱的女士，上帝使我和我妻凯蒂生了一个小外邦人。我们希望你愿意成为她属灵的母亲并帮助她使她成为基督徒。”他们一共生了六个儿女。他们的名字和诞生日期如下：汉斯，一五二六年六月七日；以利沙白，一五二七年十二月十日；抹大拉，一五二九年十二月十七日；马丁，一五三一年十一月九日；保罗，一五三三年一月二十八日；玛加列，一五三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除了儿女之外，还有所有那些路德家收容的人。就在结婚的那一晚，当客人们已于十一点以前离去时，另一不为长官所知的客人出现了。原来是迦勒斯大，逃避农民战争前来请求收容；而曾费力使他离开萨克森的路德，在婚姻之夜接纳他进自己家中，迦勒斯大当然并没有无限期地留下来，但又有别的人来了。由于修道院地方宽敞，适于作医院，也收容了病人。进一步讲，路德家除了他们的六儿女之外，已抚养亲戚的四名孤儿。为增加财力

以应付开支。他们以家庭作公寓，收寄宿学生。这个家庭成员多至二十五人。

凯蒂当然不能为这样大的家庭做所有家务。他们有女仆和男仆，但她要监督一切。然而，她所处地位最为难部份也许是她著名丈夫给她所加上的阴影。她已预料到这种情形而且并不愤恨这种情形。她总是称他为博士，而且用有礼貌的您(Ihr)，而不用对熟人说的你(Du)称呼他。然而有时她心里必定已经有点不安了，因为他在每种情形都是谈话的中心。那并不全是他的错。那些寄宿学生，视用膳时间为他们继续受教育的好机会，总是带备笔记来，把他健谈的口所说的每句金言闲语都速记下来。凯蒂认为他应当向他们收取费用。路德自己有时被激怒了，不过他从未中辍。有时是他自己惹来的。他大谈特谈自己与撒但交手的事，并认为人要有了经验才有资格谈。凯蒂是不服输的。一天，她从餐桌旁站起来，退到自己房中，昏了过去，后来报告道，她经历了与恶者的恶斗(multa perniciosa)，而且她是用拉丁语当众说的。从那时起，凯蒂便够资格谈了。

路德的桌边谈(Table Talk)，若不是为了别的理由，单为了篇幅就值得加以注意。它一共有六千五百九十六个条目，而且是他的著作中较为著名的，因为是他的学生在他死后选录，分类，并印成一本便于翻阅的作品，书中并饰以路德及家人在餐桌边的木刻。分类隐晦了原作包罗丰富和变化多端莫测的特色。从全能上帝难以形容的威严以至易北河(Elbe)的青蛙都是路德谈话的范围。猪，教皇，妊娠，政治，和格言，都荟萃在一起。信手摘录一些样本可以约略表示出来：

修道士是全能上帝皮裘上的跳蚤。

人问路德为什么这样激烈，他回答道，“一根树枝

用切面包的刀就可割断，一棵橡树就得用一把斧头了。”

上帝以色欲促使人结婚，以雄心促使人负责，以贪欲促使人赚钱，并以恐惧促使人相信。

人身体的构造教皇无法控制的唯一部份是大小便。

印刷术是上帝所用以把真宗教散播于全球最后且最好的工具。

我是教皇的一根柱子。我死后，他处境必定会更糟。

飞鸟缺乏信心。我进入果园时，他们便飞走了，然而我对它们并没有恶意。照样，我们缺乏对上帝的信心。

有谣言说世界到一五三二年便会完结。我希望它不会太久。那最后的十年似乎象一个新世纪。

有一幅漫画把我画得象一个七头的怪物。我必定是所向无敌的，因为我只有一个头时他们都不能胜过我。

狗是最忠心的动物，愈是平凡，愈加珍贵。

一个忧郁症患者自称是只雄鸡，而且神气十足地周围走着啼着。博士说他也是只雄鸡，而且有好几天与他在一起啼叫。然后患者说，“我不再是一只雄鸡了，而且你也改变了。”这方法产生了效力。

德意志是教皇的猪。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给他偌多的薰肉和腊肠。

古圣遗物周围放置着什么呢？有人声称有一种天使加百列翅膀上的羽毛，迈因兹的主教有摩西所见焚烧荆棘中的一团火焰。基督只有十二使徒，怎么会发生有十八名使徒埋葬在德意志的事呢？

路德沉思地说，我想不出我们在天堂要找什么事来做。“没有改变，没有工作，没有吃喝，没有事做。我认为有许多东西可以看。”“是的，”墨兰顿说，“‘求主将

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啊，当然啦，”路德回答道，“那景象就足够叫我们知足了。”

挪亚的方舟长三百肘，宽五十肘。它若不是记载在圣经中，我便不会相信。我若曾在方舟中，我便会死了。它里面漆黑一团，它比我的房子大三倍，而且装满了动物。

他们企图使我成为一颗固定的星。我其实是一颗不固定的行星。

在土耳其战争中一名军官对部下说，他们若战死，他们会与基督在乐园里吃晚餐。那个军官逃走了。人问他为什么不想与基督共进晚餐，他说他那天禁食。

一五三八年五月二十六日下倾盆大雨。路德说，“赞美上帝。他正在赐给我们价值十万银元的东西。就是赐下玉米，大麦，葡萄酒，包心菜，洋葱，草和奶。我们得到的所有美物都是免费的。而且上帝赐下他的独生子，而我们却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路德说：“我是农夫之子，祖父之孙，曾祖父之曾孙。他想使我成为市长。他到曼斯菲德(Mansfeld)做矿工。我作了大学学士和校长。然后我脱了褐色扁帽作了修道士，我父亲并不喜欢我这样做。之后，我触怒了教皇，并与一个变节的修女结婚。谁能从星宿中读到这样的事呢？”

上面的摘录已足以说明其内容的大概了，但有一句可用的评语是关于路德庸俗的谈吐的，因为他往往被描述得过度粗鲁，而且桌边谈是用例证引证的。无可否认，他不是吹毛求疵的，他那一代的人也不是。生活本身便带有臭味。人在威丁堡绕一圈，准

会闻到猪栏，垃圾和屠房的气味。甚至最上流社会的人关于日常经验的事实也不会避而不谈。有一天，路德不能参加聚会，问凯蒂关于会众的情形，她回答说，“教堂挤满了人，臭味难闻。”路德说，“对，他们的皮靴上沾有肥料。”伊拉斯姆毫不迟疑地撰写了一篇屠夫与鱼贩互赞对方货物难闻的对话。路德比他那个时代许多文人雅士更不喜欢可厌之物；但他若放任的话，他在这方面正如在言辞其他范围一样是非常擅长的。然而，粗俗的份量在他全部的著作中是轻微的。那些挑剔者从他九十巨册的沥青铀矿中筛成几页放射性的庸俗谈吐。但有几本作品所包含的只不过象使徒保罗提到“有损的万事，”说它们是粪土，为要得着基督。

关于路德饮酒的习惯在此可以有个交代。他饮酒，而且颇以饮量自豪。他有个筒状大杯，这杯由下而上有三个圈。他说第一个圈代表十诫，第二个圈代表使徒信经，而第三个圈则代表主祷文。路德以能饮干主祷文而引为极大乐趣，然而他的友人雅其科拉(Agricola)则欲越十诫而不能。但并没有记录说路德曾因饮酒过量而狂放的情形。

婚姻观

现在把话题回到婚姻上来。这位为了证明他的信仰而结婚的路德，确实建了一个家庭，而且比以后四个世纪中其他任何影响德意志家庭关系品质的人所作的都多。我们在这个时候可以合宜地思考一下他的婚姻观。在这里，如同在别处一样，他是追随保罗和奥古斯丁的脚踪的。他关于婚姻的见解自始至终都染有家长制的色泽。照路德的说法，男人是妻子的头，因为他先受造。她不但要爱他，也要尊重他并顺服他。他要温和地照管她，但不是统治她。她有她的范围，而且她用一个指头给儿女作的比他用两个拳头能作的还多。但她要使自己限于自己的范围中。假如路德

确实没有说儿女、教会、和厨房是妇女的活动范围的话，他确实说过给妇女的臀部造得大，就是要她们留在家中，并且是用来坐的。儿女服从父母，而且特别顺从父亲，父亲在家庭中行使的权柄是与长官在国家中行使的是同样的权柄。不孝敬父母便是违背十诫。有一次路德三天之久拒绝赦免他的儿子，虽然那孩子求他饶恕，而且凯蒂和别人也曾代求。要点是：那忤逆他父亲的孩子已得罪了上帝的威严。若有时路德能让上帝置身事外，那就好了，他便会更加慈悲。然而必须牢记的是：据他的意见，管教应恩威并施。

路德把婚姻的整个制度，都放在家庭关系的框内，没有留下余地使人可以行使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择偶应由家人来做；然而父母不应强行撮合，同样地，儿女也不应因迷恋而拒绝长辈合理的选择。这整幅图画是直接从中古世纪延续下来的，在中古时代天公教的圣礼主义和农业社会倾向于使婚姻成为家庭永固、财产永保的一种制度。在法国，男女爱情的浪漫革命起初只限于婚外恋，罗曼史和婚姻的联合只是在文艺复兴时代才实现的。

对于这些潮流，路德是完全陌生的。他的理想模范是利百加，她接受由家庭给她选择的配偶。雅各在他眼中是应受谴责的，因为接受了利亚之后，利亚为他生养儿女，他为了迷恋脸孔漂亮的拉结又再作工七年。然而，路德对这失败感到高兴，因为这事证明他是因信得救，而不是因行为得救。但在这方面路德即使遵循中古时代的观点，而在别的场合他又打破这观点，特别是否定守童身为崇高理想。由这一行动便开启了婚姻浪漫化和文雅化的途径。但它直接的影响却适得其反。在路德初期的论战，婚姻被贬低到最基本的肉体的水平上，为了拒绝教会的干涉，路德强调性交乃象饮食一样需要和必然的。那些没有纯洁恩赐的人必须寻找满足感。拒绝它们便是宁爱通奸而不要婚姻生活。然而，在解释

这些话时，人必须小心。路德真正的意思并非指外在的纯洁是不可能的，而只是指没有性的满足，许多人必定被情欲折磨，因为这种缘故婚姻便是一种比修道主义更纯洁的情况了。然而，直到一五二五年那些争论性的小册子都确实是轻率地造成一种印象：即婚嫁的唯一目的是用来作为对罪的一种补救方法。

但他自己结婚之后，他开始描绘婚姻为陶冶德性的学校。按这种意义婚姻取代了修道院，因修道院曾被教会视为德行训练的场地和上天堂最可靠的途径。路德拒绝一切赚取救恩的说法，却不排除刚毅，忍耐，仁爱和谦卑。家庭生活是苛求的。家长毕生为日用的口粮忧虑。作妻子的要生养儿女。怀孕时她会晕眩，头痛，作呕，牙痛和腿肿。产痛时她丈夫可能安慰她说，"亲爱的，想想你是女人，你的工作是取悦上帝。要在他的旨意中喜乐。把孩子生出来。你若有不测，那是为了一种高尚的工作并且是顺服上帝。你若不是女人，你应当希望是女人，使你可以为上帝这样宝贵和这样尊贵的工作受苦和牺牲。"养育儿女对于作父母的都是试炼。路德对他的一个孩子说，"孩子，你作了什么要我这样爱你呢？你号哭使全家不安。"有个婴儿哭了一个钟头，作父母的智穷力竭时他说："就是这种事情已使教父们诋毁婚姻。但上帝在末日来临以前，已给婚姻和长官恢复他们固有的尊严。"作母亲的当然是首当其冲。但作父亲的可以把尿布挂在外面，使邻居发笑。"让他们大笑吧。上帝和众天使在天上微笑哩。"

在婚姻配偶之间有许多烦恼。路德突然喊叫道，"慈悲的上帝啊：结婚的难处何其多啊！亚当把我们的本性弄成乱七八糟了。试想想，亚当和夏娃在他们一生九百年的过程中必定会有的一切争吵。夏娃会说，'你吃了苹果，'而亚当反驳道，'那是你给我的。'"

路德有一回在餐桌边津津有味地详细答复学生的问题。当他停顿下来时，凯蒂插嘴道，"博士，你为什么不住口，并用餐呢？"

路德高声说，“我愿女人开口以前先背诵主祷文。”学生试图引他重入话题，但他已为食物所分心了。

凯蒂不时也会被她的丈夫捉弄。有一回她大声祷告求雨，路德插嘴道，“主，是啊，为什么要降雨呢？我们逼迫了你的道，并杀了你的圣徒。我们应得到你好好的酬报。”

一部份的困难是路德和他的妻子作息的韵律并不一致。成天料理儿女，牲畜，和仆婢之后，她需要一位闲话家常的对象；而他讲道四次，授课并在餐桌边与学生谈话之后，则想坐下来，埋头看书。这时凯蒂会开口了，“博士先生，普鲁士首相是公爵的兄弟吗？”

路德说，“我一生都忍耐。我要忍耐教皇，传异端者，我家人，和凯蒂。”但他承认这对于他是有益的。

但瞬息之间也不可假定他把爱心排除在婚姻之外。路德说，基督徒当然应当爱自己的妻子。他要爱人如己。他的妻子是他最接近的人。所以她应当是他最亲爱的朋友。路德给凯蒂的信、签署的是爱你并忠于你的（Dir lieb und treu）。上帝最大的恩典是在婚姻中恒久的爱。“起初的爱是沉醉的。当这极度兴奋的沉醉消失之时，然后婚姻的爱才来。”配偶应努力讨好对方。古时，如下的话是对这新娘正确的忠告：“亲爱的，要使你丈夫晚上带着快乐的心情跨过他的门槛”；而对新郎则忠告说，“要使你的妻子舍不得你离开。”“最宝贵的生活是与敬虔、甘心情愿、而且顺服的妻子平静和谐共处。”“肉体的联合算不得什么。也必须有态度和心志的联合。”“凯蒂，你现在有一位爱你的丈夫。让别人去作皇后吧。”

当凯蒂生病时，路德嚷，“啊，凯蒂，不要有三长两短撇下我。”

当他生病以为就要死时，他转脸对他妻子说，“我最亲爱的凯蒂，若是上帝的旨意就逆来顺受吧。你是我的。你要确信这一

点，并坚信上帝的话。我确曾想写另一本论洗礼的书，但愿上帝的旨意成就。愿他看顾你和汉斯。”

凯蒂回答道，“我亲爱的博士，倘若这是上帝的旨意，我宁愿让你与我们的主同在，好过留在这里。但我并不单想到自己和汉斯。还有偌多的人需要你。你别忧虑我们。上帝会看顾我们。”

家庭的慰藉

路德充分地欣赏他的家庭，有一回他的同事约拿斯(Jonas)说，他看见上帝在果实中的祝福，因此他把一根樱桃枝子挂在他案上。路德说，“你为什么不想到你的儿女？他们时常都在你跟前，你从他们会比从樱桃树枝还学到更多哩。”但路德期望他学习的并不是感情方面的功课。“亲爱的上帝啊，亚当必定是非常爱该隐，然而他却变成谋杀胞弟的凶手。”当路德于一五二八年注视他的家人时，他说：“基督说，我们必须变成小孩子才能进入天国。亲爱的上帝，这太难了。我们要变成这样的白痴么？”人会希奇，路德要剪碎汉斯的裤子缝补他自己的裤子，孩子是否曾感到希奇谁才是白痴。然而，孩子所不会乐意饶恕的一个父亲，怎会写给他一封如下的信呢？一五三〇年八月二十二日，路德写信给那时才四岁的汉斯：

> 我最亲爱的儿子：
>
> 我真高兴知道你勤力读书并用心祷告。我的孩子，要继续努力，到我回家时，我会把整个义卖会都给你带回来。
>
> 我知道有一个可爱的花园，在那里有许多穿金色长袍的儿童在树下收拾红苹果，和梨，樱桃，以及李子。他们唱歌，跳跃，而且欢乐。他们有雅致的小马，马勒

是金的，马鞍是银的。我问园丁，这些儿童是谁，他说，“他们是喜欢祷告、读书，并守规矩的儿童。”我说，“善心人，我也有个儿子，名叫路德汉斯。他能否也到园里来，吃红苹果和梨，骑一匹漂亮的小马并和那些儿童玩么？”那人说，“他若喜欢祷告，读书，并守规矩，他也可以到花园里来，利普(Lippus)和乔斯特(Jost)〔墨兰顿和约拿斯的儿子〕也可以来；他们都齐集在一起时，他们还会有金笛子和铜鼓以及漂亮的银弓。”但时间还早，儿童们尚未吃早餐，所以我不能等着瞧这舞蹈。我对那人说，“我要立即回去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汉斯，叫他用功读书，好好祷告，并守规矩，好叫他也能来到这个花园中。但他有个姑母莲那(Lena)，他也会带她来。”他说，“那没有问题。回去写这好消息给他吧。”

因此，我亲爱的儿子，要用功读书和祷告，并告诉利普和乔斯特也这样做，好叫你们都可以一起到那个花园里去。愿亲爱的上帝看顾你。替我衷心问候莲那姑母，并替我亲亲她。

爱你的父亲马丁路德手书

路德非常喜欢家庆时节，圣诞露天剧“从高天”(Vom Himmel Hoch)，剧情欢乐与童心未泯的特色，极可能便是为汉斯和小连那(Lenchen)而撰写的。如下这首简短的圣诞歌也同样令人着迷：

小耶稣，我们赞美你
下凡经历人世路途。
由童女诞生成为人，

众天使也都歌颂你。

本为永恒天父之子，
如今躺卧于草床上，
自有永有神竟显现
在我们血肉与泪中。

地球哪能容得下你，
今抱在马利亚怀中。
这微不足道的婴孩，
竟是全宇宙的主宰。

当抹大拉十四岁临死之时，路德祷告道："上帝啊，我这样爱她，但愿你的旨意成就。"他转过来对她说，"小抹大拉，我的小女儿，你愿留在这里与你父亲同在，还是喜欢与天父同在呢？"

她说，"是的，亲爱的父亲，照上帝旨意。"

路德谴责自己，因为上帝给他的祝福是千年来的主教都没有得到的，然而他在自己心中竟找不到对上帝的感激。凯蒂悲不自胜，避开了；路德双臂抱着那孩子，她便安息了。当她被放在床上时，他说，"你，最亲爱的小抹(大拉)(Du liebers Leuichen)，你必定会复活，而且会发光，像星星和太阳一样。多么奇异，知道她平安，而且一切都很好，然而又这样悲伤！"

第十八章　政教分治

路德的活动，不论被过失缩减了多少，他的确建立了一个教会。如火如荼的宣教活动要在十年内为改革运动赢得德意志北部大多数地区。这种成功是借着宣传的浪潮作成的，至今无与伦比，而且它精确的形式也从未重现过。所用的最主要的工具是小册子和漫画。在德意志，从一五二一年至一五二四年这四年中，所发行小册子的数目，超过该国历史上直到目前为止的任何四年内的数量。这当然不是说当时比自有报纸和刊物之后有更多人阅读，而只是指小册子的数目比别的时期都多。在这一切之中路德自己居先，他自己的小册子用本国文字印发的数以百计；不过有一大队人员协助他，而且，那些出版这些富争论性资料的印刷商，都是大无畏的族类，他们冒自己事业和性命的危险去做。这种地下活动所表现的团结精神与机敏显然可以从一间印刷所的例子显出来。它所印攻击康士坦斯的主教容忍并征收祭司之私生子税项的小册子，无任何标志可资辨认。另外有两百种印制品，从纸张和所用的字体，都可以看出是这间印刷所印制的，然而这间印刷所从未被人揭发。大公派人士当然以牙还牙，然而在数量上便瞠乎其后了。

传播改革

约略的看一看这一类小册子的内容，也同样显示出为了广传所用的方法和所选择的题目。罗马教会所有有目共睹的弊端，都易于为文加以讥嘲漫骂。基督与教皇之间的强烈对比也是热门话题。在一篇讽刺文字中，提到基督说，“我没有枕头的地方。”教皇则注释道，“西西里(Sicily)是我的。科西嘉(Corsica)是我的。亚西西(Assisi)是我的。秘鲁住(Perugia)是我的。”基督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教皇则说：“捐献而获得赎罪券的必蒙赦罪。”基督说：“喂养我的羊。”教皇则说：“我剪我的羊的毛。”基督

说："收刀入鞘吧。"教皇则说："教皇犹流一天之中便杀了一千六百人。"在一幅漫画上，穿着军装的教皇骑在一匹战马上，由一名鬼魔陪同，及至看见骑着驴的基督，手持大十字架，便把他的长矛掷落于地。

修道主义，塑像，和魔术，都大受嘲弄。"鸟笼中三只鸣禽，比修道院中百名修道士更加欢乐地赞美上帝。"有一个小册子作者，描述童女马利亚的一个塑像，说她的头颅是挖空的，眼中有许多针孔，水能从那些针孔喷出，使她流泪。在斯华比亚，有一个属大公派的母亲，她有一个儿子在威丁堡求学，寄给她一具蜡质的小羔羊，羊羔上刻着：上帝的羔羊（Agnus Dei），她的用意是借此保护他免遭灾祸。他的回音于一五二三年被刊登出来了。

亲爱的母亲：

您不应因马丁·路德博士的教训而烦恼，也不必为我而忧虑。在这里比在斯华比亚更加安全。你寄给我那个上帝的羔羊小蜡像，要保护我不遭枪击，刀刺，和跌倒，我得感激。其实，它对我不会有任何好处。我不能把我的信心放在它身上，因为上帝的道教导我，要单单倚靠耶稣基督。我现在把它寄回来。我们要用这信给它做彻底试验，看看它是否受到保护，不被侵扰。我对你的感激一点也不会减少，不过我在祷告上帝，求他使你不要再相信圣盐、圣水、以及这一切华而不实、且属鬼魔之物。我希望你不要把这只蜡羊羔寄给弟弟。还有，最亲爱的母亲，我希望你能使父亲让我在威丁堡能多待些时候。使我可以阅读马丁路德译的新约。它在来比锡有售。我打算在威丁堡买一顶褐色帽。请问候亲爱的父亲、弟弟、及妹妹们。

那些小册子未忘称扬路德。有一本小册子，描述一个农夫邂逅一位穿华服的人物，便问他是不是上帝。所得到的答复是："不，我是人的渔夫，名叫彼得，我刚从威丁堡来，在那里与我同作使徒的马丁路德因上帝的美意起来告诉众人我从未作过罗马主教的事实，我也从未作过剥削穷人的人，因为金银我都没有。"

魔鬼也被双方用来作攻击对方的工具。有一幅大公派的漫画显示他正向他的心腹马丁路德附耳说话。另一方面，有一幅改革运动的插图，则描绘路德坐在书桌旁时，魔鬼带着一封信突然闯进来，信上说：

> 我们路西弗，永远黑暗之主兼世上所有国度之统治者，向你马丁路德宣告我们的愤怒与不满。我们从我们的教宗钦使坎伯利(Campeggio)和兰格(Lang)红衣主教处得知你复兴圣经给我们所造成的破坏，这圣经在最近四百年来受命于我们，是没有多大用处的。你又劝诱修士修女离开修道院，他们在修道院中服事我本是好好的，而你也是变节，脱离我们的工作的，所以我们要用烧死你，淹死你，砍你首级的方法逼迫你。这是正式的宣战，不另行通知。印鉴：我们地狱的印于一五二四年九月最后一日盖于灭亡城。

戏剧加强了小册子的意味。有一幕戏显示：建立教皇制以倾覆基督的国，做得如此成功，以致撒但要邀请教皇和他的随从参加一个盛大的宴会。当他们吃腻了所烤制的王子和用穷人的血制的香肠时，有个报信者闯了进来，说，因信称义的消息在威丁堡已传开了。地狱遂陷于混乱，基督于是把它接管了。

这些例子说明了对罗马教会弊端的攻击。路德所作正面的教训便没有那样生动，而且更难通俗化；但纽伦堡的鞋匠诗人撒克斯(Hans Sachs)，成功地用押韵的对句形容路德为“威丁堡的夜莺”倒还写得不错：

路德教导众人，我们全都卷入亚当之堕落。
人若细察自己内心，便感罪击咒诅锋利。
人被绝望恐怖抓住，才会忧伤痛悔下跪。
这时明光向他照耀，这时福音大显权能。
这时他见主乃神子，他为我们创造一切。
律法成全、罪债还清，死被胜过、咒诅消除，
地狱崩毁、魔鬼被捆，恩典为我们找到神。
羔羊基督使罪全消，我们得胜单因信主。

用这样简明的概要，便把路德的教训带进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当路德被人谴责，说他讨好平信徒时，有个小册子作者作了如下的答复：

你们这些狡猾的愚昧的人哪，我告诉你们，现今在纽伦堡，奥斯堡(Augsburg)，乌尔姆(Ulm)，在瑞士，并在萨克森，有许多主妇，少女，婢女，学生，手艺工人，裁缝，鞋匠，面包师，武士，贵族，亲王，就如萨克森选侯，他们明白的圣经，比巴黎和科伦所有的学校以及世上所有拥护教皇的人明白的都多哩。

教会的实际问题

然而，正是这种传播福音的方法，给教会的组织带来许多实际的问题。路德在这主题上的见解从未得到澄清。在他看来，真教会总是蒙救赎者的教会，是只有上帝才知道的，显示于世界各地，人数少，受逼迫，而且往往是隐藏的，无论如何分散，而只有在圣灵的连系中是结合在一起的。这种见解，除了以一种没有具体形式的神秘团契来表示之外，难于用任何别的言辞来表明。这是路德以基督的国一词所指的意思。他不伪称它是能具体化的，然而他也不准备让教会成为无形的。其次的可能性是把能聚在一起的热心人士聚在一起。而路德于一五二二年就差不多已组成了这样的一个团体。他指示那些愿意酒与饼同领的人，另行领受圣餐。当这种圣餐成了通行的形式之后，他仍然要求集合真信徒形成一个内阁的团契，然而并不舍弃那由广大社区组成的教会。他宁愿组成一个小组织在那包罗丰富之身体的结构内。然而，有些实际的困难在他看来是无法克服的，到了一五二六年他表明他的梦想是不可能的。这一点他错误了，因为重洗派人士成功了，不过他们的做法是完全与地权教会断绝关系。路德则陷于进退两难中：他既要一个宣认信仰的教会，以个人的信仰和经验为基础，同时又要一个地权教会，包括所在地区全体人士的。若是他不得不要有所选择的话，他会从众，而且这是他所走的方向。

要这样做，就得在组织的方向有所努力了。到了一五二七年，萨克森选侯的整个领地都可以被视为福音派。除旧布新的结果，在许多方面都产生混乱。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事例是教会财产和财政处理。修道院已被放弃了。那末所归给它们的捐赠和岁收应怎样处理呢？有些捐赠者已逝世数世纪之久，他们的后人已无法寻觅也无法鉴定。有些土地有被强邻侵吞之虞，而岁收毕竟已减

少了，因为目标变更后，那些农民便不愿意把出产交出来了。而且，礼拜仪式的改革也产生了混乱，因为路德嫌恶古板和守旧。每一乡村甚至每一教堂都有不同的变化，不久，同一城市个别教堂都各有不同点，甚至同一教堂在实际应用上变化也层出不穷。这种转变和不可预测性，对于那些在宗教安全感上有赖于圣化惯例的人是真正感到困扰的。路德已开始感觉到统一性是要建立的，至少每一城市应有其范围。

最糟的，是教理上的差异已危害到公众的安宁。大公主义的死灰复燃了，慈运理主义和重洗主义也渗进来了。这是正面冲突所导致的局面。因此，路德便认为一种宗教除了应公开、并只在一既定地点举行仪式之外，便没有其他解决办法。要怎样促成其事，他心目中也没有定见，因为他受到那些互相冲突的原则的压力。他视弥撒为拜偶像和亵渎，但他也不愿意强迫人如此相信。他不得不承认那些竞争的信仰有其宣认的权利。结果地权教会信仰的宣认是属于所在地区之多数人，少数人则可以自由移居有利地域。这个原则是否只应适用于大公教或者也适用于分离分子，则又是另外的问题了。

但是，谁应采取主动，终止这种混乱呢？路德直到如今都一直倾向于会众自治主义的主张，而且坚决反对亚田堡一个主事人能违背教众意愿辞退慈威凌的做法。但独立的地方性教会，其所处地位不能应付这些影响整个地区的问题。这些问题是要由主教们处理的，但那些主教们尚未接受改革；而且，即使他们接受了，路德也不会授与他们原职，因为他坚信新约以每个牧师为主教。因此，他在称他的同事为“罗潮(Lochau)主教”或“杜尔交(Torgau)主教”时，并非只是开开玩笑。因此，必须找出某种代词用来称呼主教。答案便是要设立监督的职份，可是又怎样选监督，而且他应由谁选出来呢？若由众教会来选，谁能作召集人呢？

敬虔的亲王

对于这一切问题，路德除了暂时属意于亲王之外，便看不出有何答案。亲王不应以长官身份行事，而是以居有利地位之基督徒弟兄为应付紧急需要充当主教。教会一切财产，至少暂时应交由他保管，但可以把岁收转为支持牧师，教师，以及济贫之用。至于礼拜仪式与信仰的一律性，倘若大多数人的意思是有决定性的话，情况就需要作全盘考虑了，应在萨克森作一次调查。这种观察的工作，以往是主教们作的。现在可以让选侯为了这个目的任命一个委员会。这件事便这样做了；而且观察员，包括以路德为首的神学家们，以及处理财政问题的法学家们都被派定。墨兰顿撰写有关视察的文件，以备印发给每一教牧。路德在文件的前言中强调整个计划的临时性质，而选侯在提及那些委员时，则称他们为"我的巡察员，"而墨兰顿所作的报导，不是作为一种问卷，而是作为要制定一种方案的指示了。路德已无意中开始走上引导地权教会服在亲王权下的道路了。

视察员在两个月中调查了三十八个教区，查询财政，行为，礼拜形式，以及信仰的情形。在财政问题上，他们发现情况非常混乱，而且被忽略了。教牧的住宅，处于令人悲叹的状态。有个牧师诉苦说，因为房子漏水，价值四个金元的书籍都被损坏了。视察员遂决定要教区教友负责修理。道德行为还不大骇人。礼拜仪式要在限度之内加以标准化。关于信仰，最具决定性的一点是全萨克森都属福音派的局面。所以改革的实施不能视为是把信仰勉强加于大多数居民。不过，有持异议者存在，而且为了公众安宁的利益起见，不能容许两种宗教并存。因此，大公主义的残余必须消除。拒绝接受改革的祭司被解职，倘若被解职者还年青，便让他们自谋生计。倘若年事已高，便给他们养老金。有个牧师，

在那些视察员到达时与他的厨子结婚。问他为什么不早些结婚，而他则回答说，他盼望她快死，那末他便能与较年轻者结婚。他被判定为拥护教皇者，遂被革职。还发现一种情形，就是一个教牧兼两个教区，一个在大公派区内，一个在福音派区内，分别依照各教区礼仪服务该教区。这种做法被认为不能接受。

对于分离份子，不论是慈运理派，或重洗派，都严密加以注意。但路德还不愿象慈运理派人士那样对付重洗派，他们压制重洗派，并且定他们死刑。迟至一五二八年六月，路德在被诘问下才作了如下的答复：

> 你问到长官是否可以杀死假先知。我对杀戮的判决，即使罪有应得，我还是迟疑的。在这个问题上，我因那些拥护教皇者和那些在基督面前之犹太人的例证而感到震惊，因为依法可以杀死假先知和传异端者时，结果当时所发生的情形只是最神圣和无辜者被杀而已……。我不能苟同假教师应被治死。驱逐出境就够了。

但甚至驱逐出境，在理论上都须要加以若干的调整。路德仍然坚决地反对任何强迫的信仰。不过，这并不排除对公众宣认信仰的限制。他坚信：宗教外在的表现，必须服从有利社会秩序与安宁的条例。在这一切之中，路德决不梦想他要把教会屈服于国家之下。这种制度，后来被引进英国，使国王为教会之元首，这大概是不合他的心意的。不过，在他看来，身为基督徒的亲王们，确实有责任助长真宗教。路德关注的，总是信仰要不受妨碍。任何人都可以协助；人都不可阻碍。倘若亲王愿加以协助，便要加以接受。他若是加以干涉，那末便不要服从他。这一直是路德一生持守至死不变的原则。然而，他给教会与国家范围之间所划鲜明

分界线，在一五二三年“论国家政府”(On Civil Government)那本小册子里面已经逐渐模糊了。

抗议

这种情形越来越严重，因为福音派的主张在政治领域中已受到威胁，而且无可避免地辩护的工作已落在平信徒的领袖身上了。从现在起，不是神学家们，而是众选侯，众亲王，以及自由城市的代表们，要起来说，“这是我的立场”了。路德自己作信仰宣认者，并不如在信仰宣认方面作众人的良师那样重要。他的责任是鼓励，督责，引导，忠告，并警告人不可作不适当的让步或成为可耻的工具。

路德主义的命运，有赖于德意志国会和皇帝或其代表斐迪南共同的决定。现在依次把从沃木斯国会以至奥斯堡国会那些大事中要求承认路德主义的奋斗以及路德所扮演的角色作简略回顾。

沃木斯国会之后，德意志社会各阶层随后的每次会议都不得不忙于处理路德派的问题。首先便是一五二二年纽伦堡国会。它与沃木斯国会不同的地方是中间派没有了，深仇派与不妥协派短兵相接。大公派甚至开始组织含政治意义的联盟。萨克森的乔治公爵是最好战的，以激动其同僚为己任，亲笔誊录路德所有著作中那些最令人不快章句。布兰登堡的约雅斤，哈斯堡家族，和巴伐利亚人构成其核心部份。

另一方面，属帝国的那些自由城市极赞成改革。奥斯堡和斯特拉斯堡，虽然他们都有主教，却受异端感染。纽伦堡——国会正在那里开会——宣告说，教皇虽然在他冠冕上多了三重冠(译者按：表明三种权威，现世权、灵性权、及炼狱权)，他却不能说服他们放弃道。智者腓勒德力永不放弃他一贯谨慎言行的作风，禁止人抑制威丁堡城堡教会行弥撒直至国会完毕，但同样拒绝驱逐路

德。

双方都高估了对方。斐迪南报告皇上，说在德意志千人中无一人不受路德主义污染。但腓勒德力的代表报告，说他曾遭受经济制裁之虞。在武力方面旗鼓相当，即使没有中间派，妥协是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而且大公派人士更愿意让步，因为他们不能否认腓勒德力的代表所说的话，说路德事实上成了抑制扰乱的堡垒，没有他，那些追随他的人便很难驾驭，而且他违背他亲王的意愿返回威丁堡抑制纷乱是非常必要的。

一五二三年三月六日国会在会议中同意暂时措施，即直到全体大会举行之前路德及其追随者不应印发宣传品，而且不应传讲与基督教会核准解释神圣福音著作不一致的言论。当会议于次年又在纽伦堡重开时，新教皇革利免七世就职，他出身美迪奇望族，其世俗化与利奥十世不相上下，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一五二四年四月十八日所采纳的措施是："福音应按与普世教会一致的解释传讲。每一亲王在自己的领土中应尽自己所能执行沃木斯谕旨。"这里是那尚未萌芽"谁的领地即属谁的宗教"(cuius regio eius religio)的原则，即每一地域都应有它自己的宗教。

人人都知道这只是缓兵之计，一五二五年的农民战争加剧了这冲突，因为大公派的亲王们把路德派的牧师一批一批地吊死了。结果一个新的路德主义派系出现了，带有政治的性质。这个运动的发起人是个新近归主的人，名叫黑森亲王腓利。他年轻，有冲劲，而且非常活跃。在农民战争中萨克森诸亲王采取听天由命态度时所触怒的人就是他。腓利服膺三个原则：他不愿强迫人相信；他宁要斗争而不强迫自己受苦；他愿与那些不同信仰的人结盟。他急于显示他忠于福音。当帝国的国会于一五二六年在斯拜尔(Speyer)重开时，腓利率领二百骑兵和路德派传道人浩浩荡荡操入城中，那些传道人曾被禁止在讲台上讲道，现在却站在旅店

的阳台上，对四千群众演讲。腓利于星期五供应一只公牛佐餐以表明自己的信仰。一个来自斯特拉斯堡的代表希望他选择一种比在禁食日烧烤更具意义的见证。这样声明狼藉的炫耀古时习俗，假如皇帝在场的话，是决不会容忍的。但他于一五二五年打败了法国，因此便卷入与教皇的纠纷中，遂不能前来出席国会。结果是采取了另一次的姑息措施，让每一个成员对宗教问题都按"自己向上帝和皇帝负责"的原则而行。这决定实际上是承认领地宗教自择的原则。

这拖延历时三年之久，在这段时间德意志北部大部分地方已属路德派，而且在南部斯特拉斯堡，奥斯堡，乌尔姆，和纽伦堡诸城市也是如此。康士坦斯接受改革，与哈斯堡家族断绝了关系，并加入瑞士联邦。一五二九年，巴色城投入了改革派的阵营。

这是在斯拜尔召开第二次国会的那一年。这次会议的意义是它已巩固信仰的宣认，并把德意志分为两个阵营。在国会开会前夕情形并不是这样。福音派人士在信仰和策略上同样地分歧。黑森亲王腓利受骗，相信大公派人士考虑发动一次攻击，已与法国和波希米亚，就是哈斯堡家族的世仇磋商，而令萨克森诸亲王大惊，因他们无意使帝国解体。大公派人士在政策上亦分歧。皇上赞成温和手段，他的兄弟斐迪南则赞成使用武力。斯拜尔会带来明朗的局面，因为斐迪南要抑制他的兄弟查理的指示，后者又再次不在场，而且要求除尽异端。他的尝试，即使只有一点点的成功，已巩固了福音派人士。时间显示对他们的镇压有利，因为法国、教皇，和土耳其人在此刻已受到控制或是威胁不大了。但国会对斐迪南的愿望并不是太愿意服从，而且那命令也远非如想像的那样严厉。沃木斯谕旨只为大公派的领地重加肯定。暂定在那些如受压制便不免骚乱的地区，要容忍路德主义，直到召开全体大会之时。在路德派的领土内，大公派人士必须遵守宗教自由的

原则，然而在大公派的领土内同样的自由却不会给予路德派人士。福音派人士对这种不公平的安排表示抗议，这便是抗议宗(Protestant。译者按：普通译作复原派，即今基督教统称)之名称的由来。他们争论说，一个国会的大多数不能撤消上次会议全体一致的行动。他们质询这是否皇帝的意图，而且他们言中了。他们断言，在他们的领土中要使公众安全不受威胁，便不能有两种宗教并存，倘若对他们的抗辩置若罔闻，那末"他们必定抗议并在上帝面前公开证明他们不能同意任何违背他的道的事。"

他们的立场已被人作了种种误传。在复原派的阵容中过份强调第一个词"抗议"，而不是第二个词"证明"。最重要的是他们宣认他们的信仰。在大公派那一方面所作的误传是罪恶昭彰的。历史家杨森说，他们是对宗教自由表示抗议。按一种意义而言他们当然是对宗教自由表示抗议。无一方有宽容的心怀，但所反对的是那种不公平的安排：为大公派人士要求自由，而对复原派人士则加以拒绝。在这个抗议中慈运理派与路德派人士都联合在一起。

复原派联盟：马尔堡对话

黑森亲王腓利相信更迈进一步的时机已经来临。这次国会的法令也只是暂时的。那末复原派本身便应以信仰声明和共同联盟来表示抗议。他希望把路德派人士，瑞士人，和斯特拉斯堡人联合起来，后者对主的晚餐采取中间的立场。但路德并不热中政治同盟。他说，"我们在良心上不能赞成这一种联盟，因可以引致流血或其他灾祸的后果，我们会卷入其中而无法脱身，即使我们想退出也不能了。情愿接受十次死亡也不愿见到我们的良心忍受这灾祸所带来无法忍受的重担，或见到我们的福音成为流血的导因。我们宁愿作被宰的羊，不报仇，也不保护自己。"

共同信仰的声明又是另一回事，而且路德带着一些疑惧接受

了邀请，在腓利那风景如画的城堡与一群德意志和瑞士神学家集会，那座城堡在俯瞰细长的拉恩(Lahn)谷地和马尔堡堡垒的小丘上。一群著名人士会集在一起，这里只提那些比较著名的：路德和墨兰顿代表萨克森，慈运理来自苏黎世，埃科兰巴狄(Oekolampadius)来自巴色城，布塞珥来自斯特拉斯堡。大家都热切地愿意联合。慈运理欢乐地望着路德和墨兰顿的脸，眼中带着泪水宣告说，没有别人比与他们契合会使他更加快乐。路德也鼓励要联合。然而，当路德用粉笔在桌上划了一个圆圈并在其中写上"这是我的身体"时，一场恶战便开始了。埃科兰巴狄强调必须当作比喻解，因为肉体是无益的，而且基督的身体已升入天堂。路德问为什么不把升天也视作比喻。慈运理断言肉体与圣灵是不能两立时，他已进到这问题的核心。所以基督的临在只可能是属灵的。路德回答说，肉体与灵能联合，而且灵体，无人加以否认的，并不排除肉体。他们似乎已到了相持不下的地步，但实际上他们已有了实质的收获，因为慈运理从他以主的晚餐只是记念的观点推进至基督灵里临在的见解。而路德则承认肉体临在的性质无论是怎样，没有信心领受圣餐是无益的。因此任何神奇变化的观点都被排除了。

观点上的相近提供了意见一致的希望，而且路德派人士采取主动提供一个协调的方案。他们承认至今都误解了瑞士人。他们表明"基督是真正地临在，那就是实际上，实质上的临在，而不是容量上，质量或地方上的临在。"瑞士人反对这种说法，认为未有清楚地保护主晚餐的属灵性质，因为他们不能了解有什么东西能临在但又没有一个实质存留的所在。路德告诉他们几何学的观念不能用来描写上帝的临在。

共同的信仰声明不能达成。瑞士人于是建议：虽然意见不一致，但可以实行联合领圣餐，对于这一点"路德暂时同意了。"我

们从布塞珥的见证得知这点，“直到墨兰顿不顾斐迪南与皇上而加以干涉”为止。这句话是具有非常重大意义的。这是意味路德并未扮演通常所加于他的那种全然无法和解的角色，而且是倾向与瑞士人联合的，直到墨兰顿使他知道与左派合并便会疏远右派。墨兰顿仍然抱着改革全基督教的愿望，并借着路德派与大公派的和解保存接近中古时代的协调。斯拜尔会议的联合在他看来似乎并不是确定的，但他意识到所付的代价将会是抛弃分离分子。路德对于大公派是不存奢望的，宁愿见到有一个团结的复原教，但他服从唯一的朋友墨兰顿，他总是能够改变他不妥协的道路。路德的判断终于要得到证实；而且当墨兰顿已竭尽一切努力与大公派修好时，在马尔堡放下的联系得以恢复，并且在威丁堡的协同书中刊印出来。

联合的信仰声明不能达成，联合领圣餐也是如此。但黑森亲王腓利争论说，联盟依然应有可能，众人所信的即使不完全相同，他们应当能够联合起来保护信仰自由的权利。他的辩解好象是非常合理的。那些辩解不但交给神学家加以研究，也交给萨克森的信徒领袖研究。路德受谴责的原因若是由于他愿意接受太多从国家而来的帮助，我们则必须记得当日的政治家是基督信徒，他们准备为他们的确信把一切当赌注，而且比路德自己损失的要多得多。给黑森亲王腓利草拟复函的是萨克森的国务总理。总理不象路德反对任何政治联盟，也不象腓利对信仰声明的基础漠不关心。双方的论据都加以检讨。赞成结盟的，认为在追随慈运理的人中无疑有许多并不赞同慈运理的好基督徒，而且无论如何，政治联盟甚至与异教徒也是可以缔结的。对这一点的答复是：与异教徒结盟会比与背教者结盟更为合理。信仰是最高无上的，所以那可能由瑞士人给与的值得考虑的协助就必须放弃，并且把结果全然放在上帝的手中。

这便让瑞士人要照顾自己了。一五三一年第二次的卡伯尔战争(Kappel War)中慈运理在战场上手中持剑死亡。路德认为他的死是对他的报应，因为作为一个牧师的他竟挥剑。

奥斯堡信条

路德派人士也只好自己照顾自己。一五三〇年查理皇帝终于有空驾临德意志。既挫了法国和教皇的锐气，他带着仁慈的邀请来到德意志，要每个人为了宗教都应有所表白，但若用较温和的手段无效，便不惜用严厉措施。他不准路德出席国会。有六个月之久路德又在“旷野”栖身，正如他在瓦特堡时一般，这一次则在另一个叫做费斯忒柯堡(Feste Coburg)的城堡。他并不很孤单，因他有秘书照应他，从秘书笔下寄给路德妻子的一篇报告可瞥见他的生活点滴。

亲爱仁慈的路德太太平安：

要安心确信你主以及我们因上帝的恩典都强壮而且健康。你把〔他女儿抹大拉〕肖像寄来给博士真是好极了，因为照片使他转忧为喜。他把照片挂在选侯套房我们用餐之餐桌对面的墙上。起初他不大能认出她来。“天呀，”他说，“小抹太黑了。”但他现在喜欢那照片，而且愈来愈能看出那像是小抹。她的口，眼睛，和鼻子，实际上整个脸都酷似汉斯，而且会愈来愈肖似他了。我只要写信告诉你这一点。

别挂虑博士。赞美上帝，他状态良好。他父亲逝世的消息起初使他震惊，但过了两天他已恢复常态。接到那封信时，他说，“我的父亲死了。”他取了他的诗篇单行本，到他的房里去哭，以至他两天之久不能做什么，

但以后便没事了。愿上帝与汉斯和小抹以及全家同在。

像在瓦特堡一样，路德专心研究圣经，并对那些在奥斯堡从事维护福音事工的人照样发出儆戒和忠告。他的不在场和他们的成就，证明运动没有他也能继续存在。最伟大的见证这一次不是由这位威丁堡的修道士或甚至那些牧师和神学家作的，而是由那些平信徒亲王作的，他们丧失他们的高位和性命也坚定不移。当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驾临奥斯堡时，那些显要人物都出去迎接他。当那些贵族摘冠下拜，接受红衣主教坎伯纠的祝福时，萨克森的选侯则直立不动。次日，出现了历史上一个最色彩缤纷的中古时壮观华饰游行行列。帝国的众选侯，穿着用丝绸锦缎，金色的织绵，深红色和代表每一王室家族的颜色外袍在前行，随后是他们序列之中身份最高的萨克森的约翰，照着古时的惯例携带着皇上闪烁之剑。在他后面是迈因兹的总主教兼科伦主教亚尔伯特，奥地利的斐迪南王，和他的兄弟皇帝。他们游行至大座堂，在那里皇帝和所有人都跪在那高高的祭坛前。但萨克森和有领地管辖权的选侯约翰，黑森亲王腓利伯爵则仍然站立不动。次日皇帝召集路德派的众亲王在一边。约翰和腓利当然在其中，还有年事已高的布兰登堡的侯爵乔治。皇帝告诉他们，说他们的牧师不许在奥斯堡讲道。众亲王拒绝了。皇帝坚持牧师们无论如何不许传讲争论性的讲章。众亲王又加以拒绝。皇帝告诉他们次日会举行基督圣体节(Corpus Christi)游行，希望他们会参加游行。众亲王再次拒绝了。皇帝继续坚持，这时侯爵站出来说，“在我让任何人从我夺去上帝的道并要我否认我的上帝以先，我会跪下让他斩下我的头。”

皇帝虽然面对这一切的拒绝，却表示愿意让复原派陈述他们的案情。这种委托便落在墨兰顿身上。他仍然对皇帝、并对迈因

兹主教，就是曾送结婚礼物给路德的亚尔伯特所领导的温和派人士寄以希望。确然地，厄克和坎伯纠正在发狂言并散播谎言和各种讹传，但他们毕竟不是整个大公派教会。

墨兰顿本人与伊拉斯姆派有很深的过节。他是一个既不想否定马丁路德也不想作挪开拱心石而让基督教的拱门塌下来的人。他坐在他的房中哭泣。同时他探索每一条和解的途径，甚至到一个地步，说路德派人士与大公派人士之间的差异并不比在弥撒中使用德语更加严重。

路德极其关心，并且写信给他，说他们之间的不同是在私下辩论中墨兰顿顽强而路德忍让，但在公众争论中则适得其反。路德是想到在马尔堡的讨论，他已经让步，而墨兰顿则倔强。现在墨兰顿甚至要承认教皇，然而路德觉得与教皇不可能和好，除非他废除教皇制。真正的要点并不在私下和公众争论之间，而是在左派和右派他们各别的判断之间。墨兰顿在他与大公派和解的努力中有削弱改革之虞。

但他并没有削弱。奥斯堡信条是他所拟，而且终于作了坚定的信式正如由诸亲王所作任何信式一样。路德对这信式非常满意，并且认为它温和的语调比他所能作成的任何作品都更佳。在奥斯堡信条的初稿中只以选侯所辖的萨克森的名义发言，但定稿中则承认是全路德派人士的信仰。甚至黑森亲王腓利，虽然他倾向于瑞士人，也签了字。但论主晚餐的声明是如瑞士人所拒绝的并提出了他们自己的声明。斯特拉斯堡人士也拒绝签字，他们也提出另一种信式。在奥斯堡一共有三种复原派的信式提出来。重洗派人士当然根本得不到发言的机会。然而在福音派的阵营中虽然有这些分歧，奥斯堡信条对巩固复原主义并以之对抗大公主义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人可以以一五三〇年六月二十五日，就是奥斯堡信条公开宣读之日，可以定为神圣罗马帝国死亡之日。从这日起，

两种信式彼此对立，互相争持。查理五世宽限福音派人士直到一五三一年四月表示屈服。如果他们到那时仍然拒绝，将遭受武力对付。

针对这种威胁，路德修书给罗马阵营和解派领袖，他的老对头和友人迈因兹的总主教亚尔伯特，吁请缓和情势，内文如下：

> 事已如此，在信仰上无统一的希望，我谦恭地恳求阁下努力使对方保持和平，深信他们必定会容许我们相信这已被宣认而且认为无可责难的真理。如所周知，任何人，不论是教皇或皇帝，都不应也不能强迫别人相信，因为上帝自己从未认为用武力强迫任何人相信是适当的。那末，他那些卑微的受造者怎么胆敢强迫人相信，甚至要人接受那些他们自己也必须视为谎言的事呢？愿上帝使阁下或任何别的人会挺身而出，作个新迦玛利，推荐这和平的忠告。

路德的忠告终被采纳，不是依据原则，而是迫于形势，因为皇帝在其后十五年内都不能再干预这事了。



路德与路西弗结盟

第十九章　信众良师

视察制度确立了教会外在形式，但路德非常了解属灵的教会不能靠长官的权力产生。真正的基督教会是道借着每一种可用的传递媒介所作成的工作。一开始路德便意识到把圣经从原文译成德文的必要。对于青年也同样需要有一套教导的材料。仪式要加以修改，以消除教皇的弊端并使人获得启迪。会众的歌颂也要加以培养，使它有默示性和教导性。这样，德文圣经，基督教教义问答，仪式书，和赞美诗集便构成了这些需要，而这四样都要由路德自己加以解决。

翻译圣经

关于翻译圣经，路德利用被强迫居留瓦特堡的空闲在三个月内便译好了全部新约。旧约是后来才译的。德文圣经是路德最卓越的成就，可惜没有翻译，因为每个国家都各有其直接翻译的版本。对于德国人来说，路德的译本是无与伦比的。他超越了千年的传统。在他以前已经有人把圣经译成德文，最早的译本可追溯到乌斐拉(Ulfilas)把圣经译为哥特(Gothic)方言。甚至圣经中有些部分不是译自武加大拉丁文译本，而是译自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但没有一种在语言的权威上，在字汇运用上，以及本色化和信仰的精辟方面能与路德译本相比的。他说，“我努力把摩西变成像德国人一样，使人不会怀疑他是犹太人。”

所选用作为基础的德语方言是选侯领地萨克森法庭用语，加上路德旅行各地所熟悉的许多方言，遂使词藻更加丰富。他殚精竭虑搜求适当字眼。最初的译文他并不满意。他译的新约于一五二二年九月始问世，但直至一五四六年他死之日仍一直在修订。他曾过目的最后版本乃是他最后修订的校样。旧约的翻译是他从瓦特堡回来后开始的。整本圣经的翻译工作直至一五三四年才完成。但他会同由他的同事组成的一个委员会经常把这译本重加修

订。

路德往往一下笔便竟成了最恰切的译法。有时却苦思多时。这时候，他会先按原文字眼次序一一直译。然后他会分别取出每一个字，不厌其烦地把同义词写出来。从这些同义词中不但会选出意义最适合的，而且是对语句的平衡与韵律都有贡献的字眼。然后又把这一切都放在一旁，以便作出那最能掌握语句精意的流畅翻译。最后才把那拘泥细节的与那流畅的结合在一起。有时他穷于词语，便会着手搜求同义字眼。为了给启示录二十一章那些宝石有正确的名称，他曾检视萨克森选侯宫廷的珠宝。关于圣经中的钱币，他请教过威丁堡搜集钱币的收藏家。当他要描述利未记的祭礼并需要山羊和雄牛的内脏名称时，他多次到屠房去请教屠夫。旧约的鸟兽确实是令人难解的结。他写信给施巴拉丁道：

> 关于晚间的鸟——雕，乌鸦，角鸮，狗头雕，夜鹰——和食肉鸟——兀鹰，红头雕，鹰，鹞鹰——我都了解。牡鹿，小种牡鹿，和小羚羊我能应付得来，但像taragelaphus、pygarpus、oryx 和 camelopard（武加大译本上动物的名字）我怎么办呢？

另一个难题是翻译惯用语。在此路德坚持一种语文的惯用语必须翻译成另一种语文相等的惯用语。他瞧不起武加大译本"万福马利亚，满有恩典"的译法，"倘若直译的话，德国人怎会明白呢？他知道钱袋装满了金子或小桶满了啤酒的意义，但使一个少女满有恩典是什么意思呢？我宁愿干脆的说，'亲爱的马利亚'（Liebe Maria）。哪一个字眼比'亲爱的'（liebe）这个字眼意义更丰富呢？"

无疑地，它是一个丰富的字眼。但它的涵意与"蒙赐与恩典"

的意思并不完全一样，而且路德在他正式的版本中并没有用这个词。在这里便是翻译者的难题。他应当总是用一个本色化且具有地方特别涵意的词语吗？如果法国人称呼百夫长为gendarme（宪兵），德国人称呼太守（procurator）为burgomaster（市长），巴勒斯坦便西移了。这是在路德的翻译中确实时常发生的。犹太被迁至萨克森，而由耶利哥至耶路撒冷的路便穿过色林吉亚的森林了。借着措辞的细微差异和变化，路德使地方性的意义更加生动。当他读到"有一道河，这河的水流使上帝的城欢喜"时，他拟想到一座中古世纪有城墙和堡垒的城市，有壕沟围绕，在壕沟中有活水涌流，欢笑地冲洗着那些粗大的桥柱。

在言辞上有所不能表达时，便提供了图画。路德译的圣经有很多插图，特别是旧约前头那一部份和新约的启示录。把插图限于圣经这些部份，在德国已经成了一种习惯。福音书和书信只把起首的字母加以装饰。为什么应当是这样是很难明白的。当然，给福音书加上插图是无人反对的；杜勒耳的"马利亚生平画传，"或耶稣受难木刻，或宋高耳（Schongauer）的耶稣降生图都可资证明。在当代的限度来说，路德译的圣经的插图是丰富的。在他有生之年问世的各种版本中约有五百幅木刻。那些木刻并不是最精美的艺术作品，但它们的确把圣经德国化了。摩西和大卫几乎被人误认为智者腓勒德力和腓勒德力约翰了。

从路德译的圣经先后版本所用的插图家，我们可以细察出有趣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从克拉纳至兰伯格（Lemberger），人可以意识到从文艺复兴转变到巴洛克式艺术的意味。读者可以比较他们对雅各与天使摔跤的画法。克拉纳注意空间平衡，衬以产生艺术效果的背景。兰伯格则显示紧张状态的压力，甚至那些树木都参与斗争。

不幸地，关于启示录的插图全都变得太当代化了。那幅试探图，太强烈地使人辨认出教皇便是敌基督。在一五二二年九月的初版新约里面，坐在七座山上穿朱红衣服的女人戴着教皇的三重冠冕。那条巨龙也是如此。从深渊上来的兽穿着修道士袍。倾倒了的巴比伦显然是罗马。人准可以在图中看出望远楼，万神殿，和圣安哲罗城堡(the Castelo de St. Angelo)的景色。乔治公爵因这些图画而大发雷霆，并给智者腓勒德力发出一封措辞激昂的抗议信。结果，一五二二年十二月印行的那一版，木刻中的三重冠冕便鋻成单层无中伤含意的冠冕，但其他的细节则没有改变，而且一点也不吸引人注意，以致恩麦色尔((Emser)，路德之大公教的对头，原封不动地从克拉纳借了那些木刻给他自己译的圣经作插图。一五三〇年印行的新约，路德加上注解，说明从龙口出来的青蛙是他的对头发柏(Faber)，厄克，和恩麦色尔。智者腓勒德力死后，在一五三四年完成的新旧约全书中的木刻重刻，教皇的三重冠冕又恢复了。

翻译教理时的问题

在翻译中最困难的工作不是使情景生动，而是捕捉心境和概念。“翻译不是人人都能从事的一种艺术。它需要一颗公正、敬虔、忠诚、殷勤、敬畏上帝、熟练、而又实际从事的心。”路德并不以为要加上训练有素的头脑，但他有他关于圣经的概念，这些概念也同样有几分影响他所作和他不作的。他并不企图给不同点作任何较小的调和，因为他并不计较那些无足轻重的错误。即使不时地他会说圣经的一点一画都是神圣的，而在别的时候他对较小的瑕疵，就如在新约中偶然误引旧约，则爽快地认为无关宏旨。在他看来，圣经与上帝的道并不是完全同一的。上帝的道是在基督里的救赎工作，这救赎的工作在圣经中成为具体的，正如上帝在

基督里变成在肉身中道的化身；而且基督借着道成肉身并未被剥夺人的特性，因此圣经作为道的媒介并未剥除人的限制。因此路德没有丝毫调和新约引证先知之言和旧约经文的念头。他也不关心去调和彼得不认主的预言与不认主记载的本身的不同点。

但当牵涉到教理的问题时，情形便不同了。路德从保罗的信息义人因信得生、不是靠律法行为的亮光去读新约。他指出，这教理在新约整卷书里并不是同样着重地宣布的，而且，他并没有忽视雅各书对此一教理的否定，遂于一五二二年版新约的前言中把雅各书贬为"无价值的书信"。路德有一回说，任何人能调和雅各与保罗的说法，他愿意把他的博士扁圆小帽相赠。然而他不敢把雅各书抛弃于圣经正典之外，而且不时自己作出调和赢回他自己的博士帽。他写道，"信心是一样活泼好动的东西。他不能不发生作用。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但如果没有行为，便必定在信心上有所差错了。"这只是把保罗书信的结构加在雅各书上。结论是新约内的价值分类。路德把约翰福音置于第一位，然后是保罗书信和彼得前书，在它们之后是三卷福音书，而在次要地位的是希伯来书，雅各书，犹大书，和启示录。他不信任启示录，因它含糊不明。他说，"一部启示录应该是显明的。"

这些先设影响了翻译，但很轻微。然而偶然地有一种过份附从保罗书信的倾向是能辨认出来的。最著名的例子是路德把"因信称义"译作"唯独因信称义。"当人因他这种自由译法责备他时，他回答说，他不是直译，而是意译，为了要把原文的意义表达出来，在译成德文时加上那个词是必要的。他有生之年所做的一切修订工作，自始至终都没有删除"唯独"这个词。在另一个例子中他则较有弹性。一五二二年他把意义为"靠律法的行为"的希腊文译成意义为"靠行为的功劳"的德文。一五二七年他改为直译。那必定曾令他伤心。他是个诚实的工人，新约那些连续的版本显示

译法愈来愈接近原文。有些地方的译法并非有任何不正确，然而路德特有的见解使译文有了细微的差异。在祝福词中，路德把"上帝出人意外的平安"译作"超越一切理性的平安"，人不能准确地挑剔这种译法。他最好把它译作"超过一切的了解，"但他确信人的理性不足以衡量天的高度，虽然这是他最不喜欢的，但却是铁一般的事实。

在路德看来，假如新约是一本保罗写的书的话，那么旧约便是基督徒的一本书了。只有犹太人的礼仪法规才被取消。道德律仍然有效，因为它是与自然律一致的。但比伦理更重要的是神学。旧约预示了救赎的戏剧。亚当例示了人的堕落。挪亚尝了上帝的忿怒，亚伯拉罕因信得蒙拯救，而大卫则表现了忧伤痛悔。先在的基督借着众先知和诗人的说话，在旧约中自始至终都在作工，流行于路德时代旧约基督论之解释的一个引人注意的见证，在他所译圣经的插图中可以找到。在数以百计的木刻中只有一幅耶稣降生的图画，而且不是编排于人期望会在其中找到的福音书中，而是置于以西结书的标题页上。用这种方式读旧约，路德简直不能逃避意义基督徒化的阴影。"主的慈爱"变成"恩典"；"以色列的拯救者"变成"救主"；"生命"译作"永远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巴哈(Bach)能把诗篇第十六篇当作一首复活节的诗歌了。

路德的自由在诗篇中表现得最淋漓尽致，因为他深有同感。那些诗篇乃是灵里挣扎的记录，是他经常经历的。他最喜爱的那些挣扎(Anfechtungen)的辞语是不能加以排除的，英文圣经诗篇第九十篇论到"隐恶"(secret sins)的地方，路德便把它译作"未承认的罪恶"(unrecognized sins)。他是想到他在修道院时曾竭力查察自己的每一样罪过，好加以承认并获得赦免却徒劳无功。英文圣经译作"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路德则明说，"求你教导我们思考到死亡，好叫我

们行事有智慧。"

路德便是这样把自己的生活与诗篇打成一片而增高它们的价值。在原文中言辞的变化有时是突然的，意义时常也不是明显的。路德便把它简化和明朗化。当他读到那发出他守夜之挣扎心声的章节时，他便别出心裁地加以意译。今举诗篇第七十三篇他的结语的译法为例。

> 我心受伤，我的骨头无力，我必定是个兽，一无所知，在你面前必定像兽类一般。然而我要永远紧紧依附你。你用你的右手托住我，并用你的忠告引导我。你最后必定用尊荣作我的冠冕。若是我得如所愿，那就好了，我便不会求地上或天上的事物。当我的身体和心灵不中用时，你永远是上帝，是我心的安慰和我的(福)份。(译者按：此为诗七十三21～26。中文和合本译文附录于此，以便读者作比较：因此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上帝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份，直到永远。"

圣经，正如它在路德的翻译所表明的情形，是一种伟大的教育工具；但对于那些几乎同样是无知的小童和成人，显然还需要更多的东西。儿童应当在教会，在学校，并在家中受教导；而且为了这个目的，做牧师的，和做父母的应当预先接受训练。因此路德大声疾呼，说大公教的学校应由包括有宗教科目之强迫教育

制度的自治学校取代。路德指出，“人不识字便不能了解圣经，要识字就只有进学校。做父母的若无力使儿女受全日制的教育，至少要让他们进似半日制的学校。我愿打赌，在德意志半壁江山中在校的学童还不到四千。我真想知道，从现在起的三年之后我们到哪里去找牧师和教师。”

基督教教义问答

然而，只训练牧师，教师，和父母是不够的。还必须给他们提供适用于儿童的宗教教材。中古时代所提供的可以模仿的很少，因为那些基督教教义问答是为成人预备的。人文主义者已作了开路先锋，正如在“伊拉斯姆对话集”(Colloquies of Erasmus)里的；还有波希米亚弟兄会，他们给儿童预备一本问题书；但资料是如此缺乏，以致一般人都认为，为青年所写的第一本宗教教材应归功于宗教改革并非言过其实。路德极其忙碌，他曾尝试把这作业委托别人去做，而他们也热心从事。从他回到威丁堡至他自己撰写的基督教要理问答面世之间的七年中，那些与他合作的人预备好的教材包括五套的现代再版本。

它们大部分的内容都是粗浅的，可以浓缩成这样：“你是个坏孩子。你该在地狱永远受刑罚；但由于上帝使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代替你受了刑罚，你若愿意尊敬、愿意爱、并愿意顺服上帝，你就会蒙赦免。”那个若字烦扰路德，因为它使人的功劳重现，如同大公教悔罪手册的说法一样。甚至墨兰顿也过于看重道德化了，因为他所编手册搜集的内容不外是新约的伦理部分加上异教圣人的格言。有些教义问答使圣经的话表里的意义相对，有些甚至把那些圣礼加以灵意化。换句话说，那些急进分子正把教义问答方法据为己有。是路德自己担负起这种工作的时候了！

一五二九年他撰写了两本教义问答：为成人写的基督教教义

大问答，有很长的一段论及婚姻，简直不适合青年阅读；基督教教义小问答是为儿童。二者都围绕着五个要点：十诫作为反映罪的一面镜子，使徒信经作为赦免的宣扬，主祷文作为怜悯的接纳，而洗礼和主晚餐这两种圣礼则作为恩典的渠道。

在基督教教义大问答中解说比较充份，而且语调有时是辩论的。只敬拜主的那条命令便成了谴责大公派敬拜圣徒的依据，而论圣礼的那些段落便用来驳斥那些急进分子。为儿童写的基督教教义小问答完全没有辩证，是直接正确的肯定信仰。论基督之死的那一段不强调代受刑罚，只强调胜过黑暗的一切势力。

> 我信耶稣基督……当我失丧并被定罪时，便救了我脱离一切的罪和死以及魔鬼的权势，不是用金银，乃是用他自己神圣的宝血以及他无罪而受苦受死，使我可以属于他，并生活在他国中，以善良、无罪、并在喜乐中永远服事他，正如他从死里复活，永远活着并永远掌权。这实在是这样。

路德说，他所有的著作都消灭，只留下对伊拉斯姆的答辩和基督教教义问答，他就会感到快乐了。

> 别以为基督教教义问答是小事，匆匆阅读便放在一边。我虽是博士，我正如小孩一样，每天早晨和无论何时我有时间时，我便逐字逐字念主祷文，十诫，信经和诗篇。我每日都得这样做，然而我并不能如我所愿的稳立不跌倒。但这些精明能干的人，读过一遍便想成为博士的博士。所以我请求这些聪明的圣徒要接受劝告，他们并不是如他们想像的那样伟大的博士。要被上帝的道

充满，帮助你抵挡世界，肉体，魔鬼，以及一切恶念。
这是真正的圣水，用以驱逐魔鬼。

路德的心意是：基督教教义问答应用于教会作为讲章的基础，但更加特殊地要应用于家庭中。做父亲的应至少一周一次考查儿女，也要考查仆人。倘若做儿女的不愿学习，就不可吃饭；仆人若拒绝，便应当把他们解雇。

基督教教义问答，用了适于每一要点之圣经插曲的精巧木刻，便变得生动有趣。"我信上帝全能的父"自然需要一幅显示创造的景色。"愿你的名为圣"便用一幅传道情景的插图来说明。"当守安息日"显示有一群虔诚的人在教堂内，而堂外则有一个人在拾柴。然而，路德并不是严格的谨守安息日派，有时他并不选择这些图片。伴随第六诫的木刻是非常含蓄的，在那里手抚竖琴的大卫看见正在洗脚的拔示巴而受了引诱。路德建议学道班结束时唱一篇诗篇或一首圣诗。

礼拜仪式

路德另一伟大的贡献表现于公众礼拜的领域中，他起初是为了去芜存菁而后来用作教导媒介而修改礼拜仪式。仍在瓦特堡时，他已经体会到礼拜仪式中的一些改变是必要的，而且赞许迦勒斯大所作的最初的努力。然而路德自己在这样的事情上是非常保守的，而且愿意尽少改变所爱的弥撒。最主要的一点，是人的功劳的一切口实必须排除。路德于一五二三年着手依据福音教理的本质作最少的修改。他作的"弥撒规程"(Formula Missae)是用拉丁文写的。弥撒的祝圣文消失了，因为这是涉及献祭的部份，路德恢复初期教会所强调主的晚餐乃感谢上帝并借着基督与上帝以及彼此相交的一种行动。路德派最初的弥撒只是一种敬拜的行动，

在这种行动中真基督徒作的是赞美和祷告，使里面的人得着坚固。

但路德很快便认识到，一种敬拜的行动对于会众中的许多人来说没有解释是不可能的。教会包含了社区，会众是由威丁堡的市民和周围乡村的农民组成的。这些农民对他修改的拉丁文弥撒能了解多少呢？当酒和饼递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当然会意识到那些是改变了，而当那些听不明的部份被停止时，他们会意识到有些事情已经变更了。但由于弥撒仍然用一种外国方言举行，他们很难想像献祭的概念已经没有了。所以弥撒就得用德语来举行。其他人士在路德以前早已感觉到这一点，而且闵次尔已预备了一种用德语进行的弥撒，路德对它非常喜爱，而一直都不知道是闵次尔写的。路德逐渐地得到了结论，就是他必须自己做这种修订的工作。一五二六年他实行用德语举行弥撒。

除了希腊文的重叠句"求主怜悯"(Kyrie eleison)以外，所有语句都用德文。那些改变仍然让基本结构保持完整；一五三六年一个由瑞士来习惯于较简礼拜仪式的访客，觉得路德派人士保持着很多大公教仪式的成份：屈膝，圣衣，转向圣坛听众，读经台与讲台各在一边。甚至保持举扬饼酒的做法直到一五四二年。在路德看来，这一切要点都是无关宏旨的。他不愿用一种新的形式主义代替旧的形式主义，并让礼拜仪式的问题上有非常广大的自由和变化。最主要的一点是，在用德语如同用拉丁语举行时一样，弥撒的祝圣文已没有了。代替祝圣文的只是召请人来领受圣餐的劝勉。但仪式的整个品质在两方面变更了：有更多经文和更多的教导。祝圣文删除了，福音书和书信便承担更主要的地位；施圣餐时所说的话现在改用德语；讲章占有较大的地位，报告像讲章一样长并非罕见。教堂不但因此变成祷告和赞美的殿，也变成了课室。

音乐

在礼拜仪式中影响最广远的是关于音乐方面，就是在三个要点上：祭司吟诵的单音歌，诗班的唱和，，会众唱的赞美诗。路德自己开始积极地做修订这三方面的工作。纵令他不是负责执行，至少在指导和激励上是胜任的，由于他能拉奏鲁特琴并且歌唱，即使他自认在作谱方面不怎样熟练。近代的专家们对于有多少诗歌是由他自己配乐的意见并不一致。有十首公认是他作的。他当然知道怎样作简单的曲调，和音以及配曲。除此以外，最重要者是他能激励别人，因为他对音乐的热诚非常大。他说：

> 音乐是上帝极美好而又极可爱的一种赐与，常常唤醒并感动我传道的喜乐。圣奥古斯丁无论何时感受到自己喜爱音乐时便觉良心不安，因为他以为音乐是邪恶的。他是一个小心选择的人，他若活在今天，就会与我们一致。鄙视音乐的古怪的人于我没有用处，因为音乐是上帝的一种赐与。音乐驱逐魔鬼，并使众人快乐；使众人因而忘却一切愤怒，鄙俚，傲慢等等。仅次于神学，我给音乐最高的地位和最大的荣誉。我不愿意以我所晓得的一点音乐与什么重要的东西交换。经验证明音乐仅次于上帝的道，堪称为内心情感的管家和褓姆。我们知道鬼魔对音乐是感到厌恶而且无法忍受的。我的心对音乐所起的反应是沸腾和满溢的，音乐时常都令我焕发并且搭救我脱离可怕的烦恼。

也许杜勒耳与路德一老一少各自热烈拥抱改革的事实，可以有几分说明为什么在德国路德主义喜欢用音乐表达信仰，而在绘

而艺术上使衰落了。

礼拜仪式首先要改革之音乐部份是祭司吟诵的部份，包括书信和福音书。由于路德切愿每一句经文都应明确地被人听见并了解，人便希奇他为什么不完全放弃音乐而鼓励用自然的语调来诵读。答案在于教堂建筑的结构，这种结构使声音唱出来比说出来传得更远。但路德确实曾使用每一种策略把那意义表明出来。一个音符应当只用于一个音节，伴奏的琴音不应掩盖了言辞。礼拜时琴音自始至终只用于唱和诗歌。福音书经文不应混合，基督的十架七言不应从四福音取出混杂。信义宗的传统说明巴哈为什么撰写"圣马太受难记"(St. Matthew's Passion)。其意义应进一步加以戏剧色彩。贵格利式作书信与福音书之吟诵，除了在末了降低声调之外都是单音的。路德为福音书作者的记载，基督说的话，和众使徒说的话，采用不同的音域。那低的音域他都提高了，因为他自己的声音是男高音，但他解释说，他提供的只是建议，每一个主领仪式的人都应看出并采用适合他自己所用礼拜仪式的音乐背景。再者，音阶应有所不同：第六度音应用于福音书，因为基督是喜乐的，而第八度音应用于书信，因为保罗是更加冷静的。这个术语必须加以解释。今日我们有许多音调，而只有两个音阶，即大调和小调(或称长调与短调)。所有音调之间的音程都是C调的那些音程，在变调时用那些临时符号来保存。在十六世纪时，八个音阶流行用不同的音程，那些音程由第八音的每一个音符开始往上升而组成，没有临时符号。路德对诗歌体的经文以本土音乐配衬这方面的关注，给圣乐预备了道路。

他在这工作获得协助的程度见于与他合作的窝特尔(Walther)所作的报导中，他写道：

四十年前，当路德想预备他的德语弥撒时，他请求

> 萨克森的选侯和乔治公爵召鲁普夫(Conard Rupff)和我到威丁堡，在那里他可以讨论八个贵格利式诗篇音阶的音乐和性质。他给书信和福音书预备音乐，照样也为祝谢基督真正的身体和血所说的话预备音乐；他给我吟诵这些经文并要我对他的努力发表意见。那一次他留我在威丁堡有三周之久；我们讨论书信和福音书可以怎样适当地配合。我消磨了很多愉快的时刻与他一同唱歌，而且往往发现他似乎简直唱不厌或唱不够似的；除此以外，他总是能滔滔不绝地讨论音乐。

要修订的第二部份是诗班的唱和部份。在这方面，荷兰的多声宗教音乐丰富的背景可资利用，路德对这种音乐的钦佩过于他的一切。贵格利式的吟诵曲调被用来作基础，并有三、四个或更多个的声音用精巧排列的旋律配合法围绕着它交替地唱。路德自己在一五三八年的音乐集的前言中，他将对荷兰多音唱和所作前所未有最恰当的描述，他对音乐的赞美，都结合在一个简短的篇章中：

> 马丁路德博士愿恩惠平安从父上帝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与所有爱好音乐自由艺术的人。我愿全心颂扬上帝在高尚音乐艺术中的宝贵赐与，但我简直不知道从哪里说起，在哪里结束。世上没有一样事物不含韵调。甚至看不见的空气被杖击时都歌唱起来。在鸟兽中歌声仍然是最为奇异的。大卫自己是个音乐家，以惊奇和喜乐见证雀鸟的歌声。那末对于人的声音我要说什么呢？简直没有什么与它相比。异教哲学家们曾极力解释都无法说明人是怎样用舌头借言语和歌声、笑声以及哀歌表达

> 心中的思想。音乐仅次于上帝的道，要加以赞美，因为借着她，所有情感都受到影响。在上没有什么更大的能力使哀者乐、乐者哀，使沮丧者振作，使傲慢者柔顺，缓和浮夸者，或软化报复者。圣灵自己记录这样的事迹，说大卫弹琴时，折磨扫罗的恶魔便被赶走了，这就表明圣灵自己敬重音乐。教父们切愿音乐应时常留在教会中。这便是所以有偌多诗歌和诗篇的原因。这宝贵的赐与单是赐给人的，使他们联想到他们受造是要赞美主并尊主为大。但当自然的音乐被艺术强化美化时，人便开始惊奇地看见上帝在他音乐之奇妙工作中伟大而又全备的智慧，一个声音唱主音，而有三、四或五个其他的声音围绕着它，跳跃，迸发，旋转，奇异地装饰主音，像极乐世界的双人舞，点缀着舞伴亲切的鞠躬，拥抱，和纵情的摇摆。凡是察不出这是主难以形容之异能的人，便真是一团泥土，而且不配被认为是一个人。

照路德所说，音乐的功劳是毋庸争论的。他从未在歌唱中争论。荷兰那些伟大的多音的诗班唱和是天公教的，但路德并不因此而不爱戴、而不用那些诗歌。再者，当巴伐利亚的公爵们成了他极凶暴的仇敌，他们那一区的人接到他的一封信便有杀身危险时，他还冒险写信给巴伐利亚的作曲家辛夫尔(Senfl)说："我对音乐的爱好，也引致我希望我的信不致对你产生任何危险，因为甚至在土耳其，有谁会谴责爱好这艺术并赞扬艺术家的人呢？无论如何，我赞扬你们巴伐利亚的公爵们，即使他们不喜欢我，我尊重他们过于所有其他的人，因为他们培养并尊重音乐。"伊拉斯姆曾想法子在政治上保存欧洲的联合，路德则在音乐上保存联合。

多音的唱和得有个诗班。路德为了训练诗班所作的努力是非

常专心的。劳乔治，就是公爵之诗班主领者和来比锡辩论会十二组歌唱的指挥，被请到威丁堡来作宫廷和教会诗班的主领者。那些由德国亲王们支持的诗班是值得特别提及的，因为他们成了训练有素现成可用的歌唱团体。当约翰腓勒德力为节省经费，停止支持这长久由智者腓勒德力的慷慨维持的诗班时，路德感到非常难过。他在各城市中组织诗班促进会作为补偿，尤其是儿童在学校中都接受充份的训练。

最终且是最大的改革是会众所唱的诗歌。在中古时代礼拜仪式几乎全部限于仪式主持人和诗班。会众只偶尔用本国语作回应。路德开展了这一部份，他实在可以被称为会众唱圣诗之父。这是他众信徒皆祭司之教义得到最具体的实现。这一点，而且单单在这一点，路德主义是彻底地民主的。所有的人都唱。礼拜仪式中的一些部份：使徒信经和三圣颂（Sanctus）变成了赞美诗。会众不唱"我相信，"而唱"我们相信只有一位上帝。"会众唱先知以赛亚怎样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并听见撒拉弗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

赞美诗集

除此以外，一五二四年路德出版了一本赞美诗集，其中二十三首的歌词和也许部份的曲调是他作的。十二首是从拉丁文赞美诗自出心裁意译的。六首是把诗篇分节改编而成。他自己所受大痛苦和得到拯救的经验，使他翻译时能非常自由地把个人的感觉溶入在些诗篇中。"从深处"变成"在最可怕的困境中。"改革运动那首伟大的战歌"神为其民坚固城墙，"只出现于较晚的一本赞美诗集中。在这里，有如在别处一样，我们有路德的词和曲，而且我们在这里比其他地方更多见到路德之宗教特征的缩影。这首赞美诗是以武加大版本的诗篇第四十六篇为基础，因为路德在私人

灵修中继续使用他向来所受教导的拉丁文。虽然在这篇诗篇中希伯来文的意思作"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而拉丁文则作"我们的上帝是一个避难所。"类似地路德一开始便作"坚固的堡垒是我们上帝(直译)。"虽是以诗篇第四十六篇为基础，却非常自由地加以处理并编织了保罗书信和启示录的许多回忆。用丰富而又严肃的辞语配上庄严的音调，而引出严阵以待的天军。这首圣诗直到结尾都热烈洋溢着在宇宙战争中、万军之主上帝打击黑暗之君，并为殉道圣徒辩护的弦外之音。

路德的追随者都学习歌唱。在周日为全会众定出练习的时间，在家庭中则建议家人在学道的时间之后唱歌。有个耶稣会士作见证说，"路德的赞美诗比他的讲章杀死更多的恶灵。"那些诗歌怎样传给众人，在如下从马得堡市编年史中的一段摘录可以显示出来：

> 在复活节与圣灵降临节之间的圣约翰日，有个年老的织工，经过城门来到鄂图(Otto)皇帝的纪念碑那里，他在那里一面唱赞美诗一面兜售那些赞美诗活页。市长做完早晨的弥撒出来，看见那些群众在那里，便问他一个仆从发生何事。仆从回答道"那边有个无赖，他在唱而且在销售那个传异端之路德的赞美诗。"市长便逮捕他，并把他下在监里；但有二百名市民求情，于是把他释放了。

他在马得堡沿街唱的赞美诗中有一首是路德作的'从深处'"(Aus tiefer Not)：

在最可怕的困苦中，

　上帝，我向你呼求，
切愿你垂听我祈求。
　父，求你与我亲近。
你若究察我的罪恶，
　以及所犯的过错，
　谁能站立你面前？

在你有赦免的恩典，
　永远饶恕人过犯。
我们凭着最好行为
　不能站在你面前；
人所夸赞亦不能近。
　人见你无不战惧，
　惟你恩典能拯救。

所以我来倚靠上帝，
　否定我自己一切。
我必须单单相信他，
单单依赖他恩典。
他已起誓向我保证；
　他所言是我安慰，
　我要持守到永远。



积凡亨利殉道图

第二十章　牧者典范

路德在翻译圣经，撰写教义问答，改革礼拜仪式，和创作圣诗都同样杰出外，他在讲台上讲道，在教室中教授，以及在楼房上祷告也同样擅长。他的多才多艺真令人惊异。在他那一代无人能望其项背。

讲道

改革运动的中心是讲章。讲坛高于祭坛，因为路德坚信救恩是借着道，没有道，那些要素（译者按：指饼、酒、和水）便没有圣礼的性质，但道，除非是说出来，否则便无效。这一切并不是说改革运动发明了讲道。在路德以前的那一个世纪中，单单韦斯发里亚（Westphalia）那一省印行的讲章便有一万篇，而且虽然用拉丁文保存下来，而那些讲章原来是用德语传讲的。但改革运动的确高举了讲章。在上一章所述一切教育策略，都在讲坛上得到最高的发挥。威丁堡的改革家们借着讲章从事宗教教导影响广远的运动。在星期日有三次公众聚会：早晨五点至六点讲解保罗书信，九时至十时讲解福音书，下午在不同的时候继续上午的题目或教义问答。教堂在周日并不关闭，每逢星期一和星期二的讲章都论及教义问答，每逢星期三是马太福音，每逢星期四和星期五是使徒书信，星期日晚是约翰福音。并非一人担当这全部的重担。是由一组圣职人员负责，但路德却占了大部份。在星期日，包括家庭的灵修，他往往要讲四次，并且负责为期两周、每周四日的教义问答。他现存的讲章，总数有二千三百篇之多。最高的数量是在一五二八年，这一年有一百九十五篇讲章，分布于一百四十五日。

他在讲坛上的卓越，部份由于他对讲道职事的热诚而来。牧师的工作是讲解真道，人生创伤的医治和永恒福祉的膏油只在道中才能找到。传道人必须天天因对别人的关注而舍己，免得领羊

群走入迷途。有时路德在讲坛上承认自己极乐于象那个祭司和利未人，想从路的另一边走开。但路德经常用他给一个沮丧传道人的忠告自勉，那个传道人向他诉苦，说讲道是一种重担，他的讲章总是很简短，而且表示自己若留在原来的职业就会更好。路德对他说：

> 彼得和保罗若在这里，他们会责备你，因为你想立刻就要有像他们一样的成就。即使人不能行走，匍匐前进也不错的。竭尽你所能吧。你若不能作一小时的讲道，那末便讲半小时或十五分钟吧。别设法仿效别人。要集中在最短和最简明的几个要点上，它们便是这件事的中心，并把其余的交托给上帝。单看他的荣耀，别看称赞。要祈祷，上帝必定会给你口才，并给你的听众恭听的耳朵。我告诉你，讲道不是人的工作。虽然我已上了年纪(他已四十八岁)而且有经验，每一次要我讲道我都惧怕。你定会发现三件事情：第一，你一定要用你所知道的勤恳准备你的讲章，而它却像水一样从指间漏掉；第二，你可能放弃你的纲要，上帝必定会赐你恩典。你必会讲出你最好的道。听众会满意，但你不会。第三，当你一直不能预先把各点连结来时，你会讲出对你的听众并对你自己都接纳的道。所以要祷告上帝，并把其余的一切交托给他。

路德的讲章是遵循教会年编定的程序并沿用长久以来每一星期日所指定的经文。在这个范围他并没有革新。因为他通常都在上午九点钟的聚会讲道，因此他的讲章大都份都是有关福音书而不是取自他喜爱的保罗书信。但取材对他的影响不很大。倘若他

没有保罗"义人因信得生"的话在他面前，他会迅速地从福音书中瘫子的例证引伸出同一要点，瘫子在蒙医治之先他的罪已蒙赦免了。路德年复年地讲同一的章节：将临期，圣诞节，显现节，预苦期，复活节，圣灵降临节传讲的是同一件大事。若读他三十年所讲同一题目的讲章，便会惊奇每一年讲章的新鲜感，显出了某一方面新的亮光。在人觉得这一次不会有什么令人惊讶之处时，闪光便忽然出现。他在讲述耶稣被卖的事。犹大退还那三十块银钱，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祭司们回答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路德评论说，由于甚至他那些同谋者都不同情他，没有孤单象卖主之人那样的孤单了，那些讲章包括从上帝的崇高以至猪的贪婪各种形式的题目。所作的那些结论常常是突然的，因为讲章会以宣布作结，其本身往往与讲章一样长，因为下周的所有大事都用适当或不适当的劝诫和谴责加以说明。举几篇讲章和宣布作例子就够了。

第一个例子显示他会怎样直接从讲章转到宣布上去。他提及的财政困难并未因亲王的干涉而获得解决，所以力劝每一会众成员奉献四分钱。路德指出他个人不受影响，因为他作大学教授是从亲王得到薪给。下面的摘录当然是非常浓缩的。

> 一五二八年十一月八日的讲章是讲论主人饶恕他仆人的事：路德说，这个主人是上帝的一个预表。这个仆人未蒙饶恕，因为他没有宽容他的同伴。相反地，他未对他的同伴作任何事以先，他已经得了饶恕。从这件事我们更看见有两种饶恕。头一种是我们从上帝那里得到的饶恕；第二种是我们从对地上任何人不怀恶意的操练中得到的。但我们不可忽视那两个管理当局，就是政府当局和属灵当局，因为亲王不能也不应饶恕。他统管的

与基督统管的不同，基督统管被压倒的和伤心的人。皇帝统管不认罪并抗拒且傲慢的无赖。那是为什么皇帝要佩剑，剑是流血的、而不是和平的表记。但基督的国是为良心不安的人。他说，“我不要求你一分钱，只要求这一样，我怎样对待你，你也照样对待你邻居。”那个比喻的主人并没有告诉那个仆人创立一个修道会，而只要他对他的同伴有怜恤的心。

但现在我要对你们威丁堡人说什么呢？我对你们传讲国家法律(Sachenspiegel)就会好些，因为你们想作基督徒而仍然从事高利贷，抢劫和偷窃。深陷罪中的人怎能期望得到饶恕呢？皇帝的剑在这里真正地适用，但我的讲章是为那些心灵被压、感到自己有罪而没有平安的人。这福音是足以应付这一切。

我了解到本周是教会募集款项的日子，你们许多人都不愿奉献一点点。你们忘恩负义的人应感到羞耻。你们威丁堡人已被免除负担学校和医院的责任，这些机构已由公益金当局接管了，现在你们想知道为什么还要你们奉献四分钱。这些钱是为众牧师，教师，和圣器保管者用的。第一种人为你们的救恩劳苦，把福音的宝贵宝藏传给你们，施行圣礼，在疫病中冒个人大危险探访你们。第二种人训练儿童作好长官，好法官，和好牧师。第三种人照顾穷人。到此为止是公益金一直照顾这些人，现在则请求你们奉献你们群起反抗努力保存的苦痛的四分钱。若你们不想福音被传讲出来，儿童受教导，穷人蒙救济，这便会意味什么呢？我说这话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未从你们得过分文。我是亲王的乞丐。但我现在感到难过，因我曾使你们脱离那些暴君和拥护教皇的人。你

们是忘恩负义的畜类，你们不配接受宝贝的福音。你们若不改善，我会停止讲道，不愿把珍珠丢在猪前。

还有一点：新人们在举行婚礼以前要牧师祝福的，应早些来。有规定的时间：夏天是上午八点和下午三点；冬天上午九点和下午两点。你们若迟来的话，我会自己给你们祝福，你们也不会为此感谢我。被请的宾客应准时来参加婚礼，别让鹅小姐(Miss Goose)等候鸭太太(Mrs. Duck)。

一五二九年一月十日，读的一段圣经是叙述加利利迦拿的婚筵。路德说，写这段经文是尊重婚姻。这里有三种身份：已婚，童贞，守寡。三种身份都是好的。无一要加以鄙视。童女并不高于寡妇，寡妇也不高于主妇，就象裁缝也不高于屠夫一样。没有身份比已婚是魔鬼更加反对的。教牧人员不想被工作和忧虑烦扰。他们怕唠叨的妻子，背逆的儿女，难应付的亲戚，或死猪死牛。他们想睡到日上三竿。我们的祖先熟知这种情形，并且会说，“亲爱的孩子，去做祭司或修女吧，愿你快乐。”我曾听见已婚的人对那些修道士说，“你们容易过活，但我们起了床，不知在哪里有饭吃。”结婚是沉重的十字架，因为偌多的配偶争吵。他们意见一致时，结婚便是上帝的恩典。圣灵说有三件奇事：兄弟同气，邻居和睦，夫妻同心。当我看见一对配偶是这样时，我便欢喜，好象自己在玫瑰园中一般。那是罕见的。

耶稣降生讲章

路德讲耶稣降生的讲章是最美妙而且是最具特色的。全篇讲

章似乎极其简明，他在预备时，他要精研奥古斯丁，伯尔纳，陶勒(Tauler)，萨克森的卢得威，就是基督传的作者诸人对这故事的解释。这样，所有前人的精华都被路德用他的奥妙神学融合并且被他生动的想象力活画出来。下面便是一个例子：

> 那些发生在地上而又这样在天上传报的事件是多么卑微而又简明啊！地上是这样发生的：有一个贫穷年轻的妻子，就是拿撒勒的马利亚，属于那城的最平凡的居民，简直不受人尊重，无人注意发生在她身上的大奇事。她安静，不夸耀，只服待她的丈夫，他既没有男仆也没有女仆。他们带着简单的行李离开家门。或许他们有一头驴让马利亚乘坐，但是福音书并没有提及这一点，我们大可以相信她是步行前往的。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到伯利恒的路程当然一天是走不完的，伯利恒是在耶路撒冷更远的一端。约瑟曾有个想法，“我们到了伯利恒，我们在亲戚之中便什么都可以借得到。”真是好主意！够糟的是：年轻的新娘，结婚不久，不能在拿撒勒她自己的家中生孩子，反而在身孕沉重时要走三天的路程！当她到达时竟没有地方安歇，就更糟糕了！客店里住满了人。无人愿把房间让给这个孕妇。她要到一间牛栏去，在那里把创造万有之主诞生下来，因为无人肯让出地方。卑鄙的伯利恒，好可羞！那客店应当用硫黄火烧掉，因为即使马利亚曾是乞丐般的女仆或未婚妈妈，任何人在这样的时候应乐于加以援手。在这里的会众中你们有许多人自己在想：“我若在那里就好了！我立即就会去帮助那婴孩！我会洗他的被单。我会多么高兴与牧羊的人同去朝见躺在马槽中的主！”是的，你会！你说这话，因

为你已知道基督是多么伟大，但你那时若是在那里，你会作的并不见得比伯利恒人好到那里。这些都是幼稚而且可笑的想法！你们现在为什么不作呢？你们有基督在你们的邻居中。你们应当服事他，因为你在你有需要之邻居身上作的，便是作在主基督自己的身上了。分娩仍然是更加令人同情怜悯的。无人注意这个年轻妻子诞生她头胎孩子的事。无人关心她的情况。无人关注在那个奇异地方生孩子所需要最低限度的东西。在那里毫无准备：在深夜，在漆黑中，没有灯光，没有火，无人来给予惯常的协助。蜂拥在客店中的客人正在宴饮，无人照应这个妇人。我自己在想，若约瑟和马利亚知道她的产期这样迫近，她也许就会留在拿撒勒了。现在试想一想，她能用什么作襁褓——也许是自己的衣裳，也许是她的面罩——当然不是约瑟的裤子，这裤子正在亚琛展览哩。（译者按：此处乃嘲讽敬拜圣徒遗物的人。）

妇女们，试想想，无人在那里给那个婴孩沐浴。没有热水，甚至没有冷水。没有火，没有灯光。那个母亲自己身兼助产士和女仆。冰冷的马槽便是床和浴盆。谁指示那可怜的少女要怎样做呢？她从未生过孩子。我惊异，那个小孩怎么没有冻死。别当马利亚是一块石头。因为愈是受上帝喜爱的人，愈是温柔的人。

然后，让我们默想一下耶稣的降生，正如发生在我们自己婴孩身上一样。请看基督躺在他年轻母亲的腿上。有什么比那婴孩更甜蜜，有什么比那母亲更可爱！有什么比她的青春更美丽！有什么比她的童贞更优美！请注视那孩子，他并不知道什么。然而万有都属于他，因此你的良心不应惧怕，要接受由他而来的安慰。丝毫不要

疑惑。在我看来，赐给人类的安慰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就是基督成为人，成为一个婴孩，在他最仁慈的母亲的怀中膝上玩耍。有谁看到这情景会得不到慰藉？现在你若来到这个呀呀作声的婴孩面前，并相信他来不是审判你，而是拯救你，你便有胜过罪，死亡，地狱，良心，和罪咎的能力。

讲解约拿

因路德的讲章往往都是教诲式的，因此他的讲授通常都是讲章式的。他时常在教导，不论是在课室或是在讲坛上；而且他时常都在讲道，不论在讲坛上或教室中。他关于约拿所作的讲授，甚至比多次在城堡教堂传的更加像一篇讲章。路德讲论约拿，正如他讲论其他每一位圣经人物一样——是作为他自己经验的一面镜子。下面是一篇讲解的摘要。

约拿奉命去指摘亚述大王。那是需要勇气的。我们若在那里，我们必定会想到孤孤单单的一个人竟去抨击这样的帝国是可笑的。若我们之中有一人负这样的使命到土耳其去，那会是多么可笑。单单一个人斥责教皇，又是多么荒谬。但上帝的工作总是看来愚拙的。

“约拿上了船，要往他施去。”不信上帝的人以为他们到人不认识他的一座城市去便能躲避上帝。约拿为什么拒绝呢？首先，因为指派的工作非常巨大；从未有先知蒙拣选是到外邦人那里去的。另一个理由是：他感觉到尼尼微的敌意。他以为上帝只是犹太人的上帝，而且他宁愿死也不把上帝的恩典传给异教徒。

于是上帝使海中起了大风。在对约拿的刑罚中，他为什么使别的旅客也牵涉在内呢？我们不是给上帝定规则的人，而且就那件事而论，在船上其他的人并不是无辜的。我们犯了罪。那风暴必定是非常突然的，因为那些人觉得这场风暴必定有特别的缘故。与生俱来的理性教导那些水手：上帝就是上帝。理性的光是一道大光，但它的失败在于它愿意信上帝是上帝，但不信上帝是你的上帝。这些人求告上帝。这证明他们信他是上帝，他是别人的上帝，但他们并不真正相信他会帮助他们，否则他们便不会把约拿抛入海中。他们尽他们所能挽救那条船，像那些拥护教皇的人设法靠行为得救一般。

约拿在船舱中睡着了。人犯了罪时就会这样。他们没有良心不安的感觉。上帝若忘记了约拿的罪，他便决不会再想到那罪。但当他醒过来，并看见船的状况时，他便记起他的罪。他的良心开始活动。然后他感觉到死亡的毒钩和上帝的忿怒。不但那只船，全世界在他看来太小了。他承认自己的过错并除掉了其他所有的人的疑虑。这是忧伤痛悔所作的，忧伤痛悔使全世界的人都无辜，只有你自己是罪人。但约拿还不愿意公开承认。他让那些水手挣扎，直到上帝表明他们会与他一同灭亡。无人愿意认罪。他们要掣签。创伤若不显露出来，便得不着医治，罪恶若不承认出来，便得不到赦免，有人说，他们掣签便是犯罪，但我看不见圣经中禁止人掣签。

约拿于是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那创造天地的上帝。”人若认罪，罪和良心的重量，就会变得更重大，这时信心便开始燃烧，虽然很微弱。当上帝的忿怒追上我们时，总会有两件事出现，就是罪觉和忧虑。有些人

让罪觉停顿，单集中注意力在忧虑上。这样做是没有用的。在信心和恩典都不在时，理性便叫我们忧虑。

当约拿认罪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拜那位真实的上帝。”时，情形就更加严重。这使他更加罪无可恕。约拿于是说，“你们将我抛在海中。”水手们以为认罪就够了，他们又再竭力荡桨。约拿要经历那大过千倍的羞耻，因为是敌对上帝。对于这样的人是无地可容，无处藏身的，甚至在地狱都不能。他并未预见自己的拯救。上帝把一切荣耀和一切安慰都挪去，只留下羞耻和悲愁。

死于是来临，因为死的毒钩就是罪。约拿宣告他自己的死刑，“将我抛入海中。”我们必须时常牢记：约拿看不见结局。他只看见死，死，死。而最糟的是，这死是由于上帝的忿怒。作殉道士而死便不会那样糟，但死是一种刑罚时，便真是可怖了。即使他感觉不到上帝的忿怒，谁在死面前而不战兢呢？但如果也有罪和良心的话，谁在上帝和世人面前能忍受羞耻呢？在约拿心中必定曾发生过何等不可思议的一种挣扎。他必定汗如血点流下来。同一刹那他要与罪，与自己的良心，与内心的感觉，与死，并与对上帝的忿怒争战。

仿佛海还不够似的，上帝安排了一条大鱼。当那怪物张开他那可怕的上下颚，只见锯齿像山峰交错。波浪冲进来，把约拿卷入鱼腹中。这是**挣扎抗拒**（Anfechtung）何等生动的描写。正是这样，良心在上帝的忿怒，死亡，地狱，和灭亡之前枯萎了。“约拿在鱼腹中三日三夜。”这是在日光之下所曾发生的最漫长的三日三夜。他的肺和肝脏受重击。他简直不能环顾，细察他栖息之所。他在想，“何时，何时，何时这种状况会终止？”

有谁能想像一个人三日三夜在鱼腹中，没有光，没有食物，绝对孤单，又能活着出来呢？倘若这件事不是记载在圣经中，谁不会当它是一个神仙故事呢？

但上帝甚至在地狱中。

“约拿在鱼腹中祷告主。”我不相信他在深海时能作一首这样美妙的诗篇，但这篇诗显示他当时所想的。他不是期望自己得拯救。他以为他必定死，然而他祷告说，“我遭遇患难求告主。”这就表明我们必须时常向上帝祷告。只要你能求告的话，你的大痛苦就过去了。你若能求告上帝，地狱便不再是地狱了。但无人会相信这是多么困难的事。哭号，战栗，叹息，疑惑我们都能了解，但呼救，这是我们所做不到的。良心，罪，和上帝的忿怒都绕着我们的颈项。本性不能呼救。当约拿到达他能发出呼救那一刹那时，他已经得胜。要在你身心极痛苦时呼求主，痛苦便会缓和下来。理性并不了解这一点，而且总想带什么来安抚上帝。但就是没有什么可以带来。理性并不相信止息上帝怒气所需要的一切就是呼救。

“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注意，约拿称波浪为你的波浪。倘若一些风吹草动能惊吓一支军队，海对于约拿还有什么作不到呢？上帝的威严在审判之日对于所有天使和所有被造物又会怎样作呢？“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主。”这是离开审判的上帝转向父上帝。但这不是出于人的能力，“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主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死的工具变成生命的代理者。

祷告

在一切之外，路德是个祷告的人，然而他的祷文我们能得到的比他的讲章和谈话记录为少，因为他成功地不让他的学生接近密室。所搜集的有他为礼拜仪式撰写的，有为圣器储藏室的祷文，和一篇被认为是他在沃木斯的同室者从旁听到的祷文。下面所摘录他给主祷文所作讲解，我们便有更确实的根据：

> 路德教导他的读者说：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我在祷告时不配向你举目或举手，但由于你已经吩咐我们并教导我们怎样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祷告，我就要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主，亲爱的父啊，请把你为这世上生活预备的福气赐给我们。求你仁慈地将你的平安赐给我们，并使我们免遇战争。求你把智慧和悟性赐给我们的皇帝，使他治理他地上的国度平安康泰。求你使所有国王，亲王，和领主都有智慧，使他们稳当并公正治理他们的领地，并特别保护我们本地的统治者。保守他们口不出恶言，把恩典灌注所有臣民，忠顺地服务国家。求你赐给我们风调雨顺，果实充盈。我们把房屋，土地，妻儿都付托给你。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会照管，建设，和养育。求你抵挡那败坏人者和那些阻碍这些事情的邪恶天使。阿门。
>
> "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主，亲爱的父，求你不叫我们受审判，由于在你面前无一人的生活能称为义。求你不要计算我们的过犯，也不叫我们忘恩负义，对你给我们身灵所有难以言喻的怜悯竟毫无感谢的心，而且我们日日失败多于我们所知或所

意识的。求你不要注意我们是多好或多坏，只求你借着耶稣基督把我们那不应得的怜悯赐给我们。也求你饶恕我们所有的仇敌和所有伤害和得罪我们的人，如同我们也从心里饶恕他们，因为他们自己犯了最大错误激动你敌对他们。但他们的损失对我们没有帮助，我们倒更愿他们蒙福。阿门。（有人在此若觉得自己不能饶恕人，就要祈求主赐他恩典，使他肯饶恕人。但这是属于讲道的一个要点了。）

第二十一章　信心的挣扎

比他的教导和讲道更亲密个人化的，是他的教牧辅导。在课室中或在讲坛上，并非完全缺乏个人化。但当这个医生从事医治灵魂时，他几乎只专注于自己所发现对同类疾病有益的疗法。为此之故，当他考虑如何抚慰忧伤的心灵时，他同时亦会进一步分析他自己的苦况，和那些他认为对自己及对别人有益处的补救方法。

路德长期的挣扎

路德患有长期的疾病，是无可讳言的事实。这个人，这样用信心去支持别人，而自身为了信心却是一场持久的战斗。他一生最严重的激变也许出现于一五二七年。这些沮丧的出现，使问题再次浮现，就是这是否生理上的问题，而且这问题确实无法加以解答。想找出他许多疾病与沮丧之间有相互关系的尝试，已证明不成功，而且关于这一点，人不可忘记他在修道院中身体的疾病开始以前，灵里的疾病已经剧烈了。若他的沮丧与外在因素有关联性，似是更加可信。那些危机都是被雷雨，被第一次弥撒，和一五二七年遭受激进分子彻底冲击、自己尚熟睡在床而追随自己者正为信仰而死的事实所突然引发的。当他从突然遭遇的震惊状态下惊魂甫定时，会以自己仍然活着而深深自责。他说，“我不配为基督流血，像我那许多承认福音的同志作的一样。不过，这种荣誉也没有给予主所爱的门徒——福音书作者约翰——他写了一本反对教皇制的书，比我写的更使人厌恶。”虽然那些外在事件影响他，心灵中之黑夜的本性是：它可能不是被任何明确的事物引起的。身体的虚弱，往往并不是因而是果。

沮丧的内容总是相同的，就是丧失以上帝为善良和他对我是善良的信心。路德于一五二七年那可怕的挣扎抗拒之后这样写道，“有一个多星期我临近死亡和地狱的门。我的四肢百体都战抖。

基督全然失落了。我被上帝的失望和咒骂所摇撼。"在后来岁月他的惨痛便更加剧烈，因为他是灵魂的医生；他为自己和那些灵魂开的处方若实际上是毒药的话，他的责任是多么可怕。在他看来最大的难题不是知道自己的沮丧从何处而来，而是知道怎样克服沮丧。这个题目，在他重复谈论这个题目的过程中，他为自己并为他牧养的教友找出了应付的技巧。

他提供的第一样慰藉是：对灵里剧烈的激变作反省，是有效解决灵性真正问题所不可少的。情绪上的反应可能非常激烈，因为魔鬼总是把一只虱子变成一头骆驼的。虽然如此，人与上帝相交之道不可能是宁静的。

> 我若活得长久些，我会写一本关于挣扎抗拒的书，因为没有挣扎抗拒，无人能了解圣经，信心，对上帝的敬畏或对上帝的爱。从未受过试探的人，便不了解希望的意义。
>
> 大卫必定曾被一个非常可怕的鬼魔所折磨。他若没有经历过那些严重的攻击，他是不可能有那样深邃的见识的。

路德差不多等于说，情绪上过度的敏感是启示的一种方式。那些倾向于陷入沮丧以及兴高采烈以至狂喜的人，可能不从普通人的眼光、而从异于常人的角度去看实况。然而那是正确的角度；当那难题或宗教动机一旦这样检视时，其他没有那样敏感的人便能从一个新的、有利的地位去看并证明那洞察力是有确实根据的。

他的沮丧

路德觉得，他的沮丧是必要的。同时，那些沮丧是可怕的，

是无论如何都要用一切方法加以避免并加以克服的。他毕生都与沮丧搏斗，都为信心争战。这是他使我们极感兴趣的一点，因为我们也沮丧，我们也会知道怎样缓和我们的沮丧。路德对付沮丧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正面攻击，另一种是迂回方式。有时他会与魔鬼直接对抗。这种特殊的舞台场景(mise en scène)，可能会令现代的读者发笑，会使读者倾向于不认真地去了解路德；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魔鬼对路德所说的，只是人内省时对自己说的，而更重要的是，只有那些次要的难处才归咎于魔鬼。在所有主要的对抗中，上帝自己是攻击者。魔鬼像是释放者。路德以比较方法把他的仇敌以个体的形式加以拟人化，使他能进击而无亵渎之虞。他津津乐道这些争战中的一些情形：

> 当我上床睡觉时，魔鬼总是在那里等我。当他开始折磨我时，我便给他这样的答复："魔鬼，我必须睡觉了。这是上帝的命令。'日间工作，晚间睡觉。'你给我滚。"倘若这样无效，他还把一张罪恶的目录单拿出来，我就说，"不错，老家伙，我都知道。而且知道还有一些是你遗漏了的。这里有几样便是额外的。把它们记下来吧。"倘若他仍然不愿离开，而且还竭力压迫我，控告我是罪人，我便轻蔑他说，"圣撒但，请为我祷告。你一生当然从未作过任何错事。唯独你是神圣的。到上帝那里去，为你自己索取恩典吧。你若想把我完全矫正过来。我就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

有时，路德也胆敢与上帝自己从事更重大的对抗。他说，"我极不耐烦地与上帝大大争论，我要他坚守他的应许。"那个迦南妇人在路德来说，是无穷奇事和安慰的一个根源，因为有胆量与基

督争辩。当她求他来医治她女儿时，他回答说，他奉差遣只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而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她并不与他的判断争论。她同意她是狗。她要求的，并不多于适于给狗的，就是祇尽从儿女的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她捉着耶稣自己所说的话。他于是对待她不是像对待狗，而是像对待一个以色列的孩子一样。

这一切，都是为安慰我们而写下来的，要我们看看上帝是如何深深地把他的脸隐藏起来，和我们怎样不可依靠我们的感觉，而只应依据他的话。基督全部的答复，听起来似乎是拒绝，其实他的意思并不是拒绝。他没说她不属于以色列家。他没有说她是一条狗。他没有说不。然而，他整个的答复，更像是否定，而不是肯定。这便显示我们的心在沮丧时是怎样感觉。我们的心看不见别的，只看见一个明显的不字。所以，我们的心必须转向那深藏在不字之下的是字，并以坚定的信心抓住上帝的话。

迂回法

然而，有时路德忠告人，不要靠自己的挣扎企图解决问题。他说，'别与魔鬼争论。他有五千年的经验。他在亚当，亚伯拉罕，和大卫身上，已彻底试验过他所有的诡计，而且他清清楚楚地知道那些弱点。"而且，他是固执的。他的第一击若没有把你打倒，他会开始用围困的消耗战，直到你精疲力竭而屈服。最好的应付之法是暂时把整个事情放下。找人谈谈毫不相干的事，例如，威尼斯现在怎么样。避免孤独。"夏娃独自在园中行走时，她陷于

困境。我那些最厉害的试探，是在我孤独时临到我的。”要找个基督徒弟兄，要找个有智慧的辅导者。要让教会的团契给你撑腰，给你支持。这时，也要找个开心的友伴，女性友伴，请吃饭，跳跳舞，开开玩笑，并唱唱歌。即使食物不很可口，总是勉强自己吃一点、喝一点。禁食是非常糟糕的权宜之计。有一回，路德列举了驱除沮丧三律：第一律是信靠基督；第二律是立即发怒；第三律是爱一个女人。音乐是特别推荐的。魔鬼恨恶音乐，因为他不能忍受欢乐。路德的医生说，有一回他与一些朋友来参加一个音乐晚会，却发现路德晕倒了；但当别人开始奏唱时，路德不药而愈，很快便与众同乐了。家庭生活是一种慰藉和一种消遣。当魔鬼在他守夜时刻攻击他时，他亦要妻子的同在。“这时我转过身来对我的凯蒂说，‘禁止我有这样的试探，并把我从那无益的烦扰中召回来吧。’”徒手劳动是一种解救。路德忠告说，驱逐魔鬼的一种好方法是策马在田中施肥。路德在他逃避骚扰的这一切忠告中，是用一种方法表明信心便是医治缺乏信心的处方。放弃争论，其本身便是类似神秘主义者之沉毅果决(Gelasreuheit)的信心表现，相信会重新得着从神而来的能力，或是人形役于劳务中，上帝在人的下意识中所运作的。

这便说明路德为什么喜欢细心观察那些欢欣愉快之享受生命者，如雀鸟和婴孩之类。当他看见他的小儿子马丁哺乳时，他便说，“孩子，你的仇敌是教皇，主教们，乔治公爵，斐迪南，和魔鬼。而你在那里却毫不介意地在啜奶呢。”

当亚拿丝替西亚(Anastasia)四岁时，模仿人讲基督，天使，和天堂时，路德说，“我亲爱的孩子，我们若是能够抓牢这信仰，那就好了。”

“爸爸，为什么，”她说，“你不信么?”

路德评论道：

基督已使儿童作我们的教师。我很懊恼，虽然我是如假包换的博士，我仍要与汉斯和抹大拉上同一间学校，因为在众人中谁能了解"我们在天上的父"上帝这句话的充份意义呢？凡是真正相信这些字眼的人，必定常常说，"我是天地和其中一切之主，天使加百列是我的仆役，拉斐耳(Raphael)是我的守护神，而且众天使在我的一切需要中是服役的灵。我在天上的父会吩咐他们保护我，免得我的脚碰在石头上。"虽然我肯定这种信仰，我父容许我被下在监里，被弱死，或被斩首。那时信心动摇，我在软弱中呼喊道，"谁知道这是否真实的呢？"

与天使摔跤

只细心观察儿童，并不能答复这个问题。对抗必须在直接的层面上重新开始。路德若因世界情况以及教会情况而困扰，他只要相信情况并不坏的明显事实，便借此能重获保证。路德在他晚年中虽然有许多悲观的意识，而他能够说，"我对我们的教会不存不好的印象，相反地，只想到教会借着纯正而未腐败的教训、以及美好的服事而日复日地兴盛、增长的景象。"

有时沮丧是关于他自己。有一个人想起他在瓦特堡情绪波动时的感受，怀疑自己是否脆弱或懦弱了。就他自己情形想得的答案，决非他对上帝有任何要求，而是上帝是否仁慈的问题。在人受到这种疑惑的攻击时，他会转向何处求助呢？路德会说，人决不知往何处求助，但总是有出路的。要探究路德之神学的起点，总是徒劳无功的。它开始于它能开始之处。基督自己似乎是变化多端的，有时是好牧人，有时又是报应的审判者。基督既然似乎

是敌对的，路德便会转向上帝，并且会想起第一诫，“我是主你的上帝。”这个宣告同时正是一个应许，而且上帝是必定坚守他的应许的。

> 在这种情形我们必须说，“让我一直以来所倚靠的一切都消失吧。主，只有你赐下帮助和安慰。你已说过，你会帮助我。我相信你的话。主，我的上帝啊，我从你那里已听见欢乐而又慰藉之言。我抓住这话语。我知道你不会骗我。不论你看来会怎么样，你必定会保守你应许过的，此外便没有别的。”

另一方面，上帝若把自己隐藏在那笼罩西乃山峭壁的暴风云中的话，那末来围绕马槽吧，注视那投向母怀的圣婴耶稣，而且要知道，世界的希望就在这里。又或者基督与上帝一样，也是无法接近的，那末就注视穹苍吧，并要因上帝的工作而惊异，他托住穹苍而不必用柱子。或者，拿最平凡的花朵来看吧，瞧瞧在最小的花瓣中上帝的工作吧。

宗教一切外在的辅助，都是要加以珍视的。路德把巨大的重要性加于他的洗体。当魔鬼攻击他时，他会回答说，“我已经受了洗。”正如在他与大公派和急进派人士冲突中，他借助于他的博士学位，重新肯定自己。这便给他权柄和说话的权利。

圣经磐石

但那唯一最真实、而且时时并超过其他一切的辅助，在路德看来乃是圣经，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里之启示的成文记录。“基督徒的真正朝圣，不是到罗马或是到康波斯特拉(Compostela)，而是到先知书，诗篇，和福音书面前。”在路德看来，圣经承担了

一种无与伦比的重要性，主要地不是作为反教皇论战资料来源的著作，而是作为确实的唯一基础。他已抛弃教皇和议会的权威，而且不能从内心作为开始，正如众先知不能以内心的道作为开始一样。他与他们争论的核心是，他在沮丧时在内心找不到什么，只发现一片漆黑。除非他在外面能找到什么是可以抓住的，否则他便全然失落了。而这个，则正是他在圣经中找到的。

从我们的观点来看，他不吹毛求疵地去看圣经，只是不轻信罢了。在圣经所有的记录中，没有比当事人的信心使他更感惊异了：马利亚信赖天使加百列的宣告；约瑟相信那消除他疑惧的梦；牧羊的人相信天堂开启和众天使的歌声；博士们信先知的话便立即前往伯利恒。耶稣降生含有三样奇事：一是上帝成为人，二是童女怀孕，三是马利亚相信。而这些奇事中，最奇妙的是后者。当博士们依赖他们的判断，而不仰赖那星的照引，迳自向耶路撒冷进发时，上帝便使那星从天际隐没，让他们不知所措而要问津于希律，希律于是召了他的智囊团来，他们便查考圣经。我们失落了那星时，这就是我们必须作的。

然而，这正我们今日有些人觉得路德的指引令人困惑之点。他们对他痛苦的描述，能与他具有同感，但不能遵照他所开的处方而行。他们熟悉晚近圣经批判学上的发现，而不能似路德一样的单纯回到圣经。在这里路德说过一句毕竟对人会有帮助的话，因为他说，福音是异能而不是奇事(non miracula sed mirabilia)。感觉奇事之方法，没有比请路德作响导更佳了。让他尽所能和深刻的笔法为我们描绘那些圣经人物灵里的沮丧，和他们能找到主的手的途径。

我们在他讲论约拿的事上已见过一个例子，现在让我们拿他描绘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作为另外一个例子。除了开始是上帝吩咐他献的小前提和天使在末了的干涉之外，其余的一切都是内心

挣扎的记录，那种内心的挣扎是不难译成一个露出洞察力或一个展示启示之故事的。请听路德怎样讲解这故事：

上帝告诉亚伯拉罕，他必须把他年老时借异能所生的那个儿子献为祭，他本是要借着这个子嗣成为列王之父和一个大国之父的。亚伯拉罕的脸色变成苍白。他不但会丧失儿子，而上帝也似乎会成为撒谎者。他已说过，"以撒才是你的后裔，"但现在他说，"杀以撒。"谁不会憎恨一位这样残忍而又这样矛盾的上帝呢？亚伯拉罕多么渴望有人与他好好探讨一番。他不能告诉撒拉吗？但他十分知道，他向任何人提及此事，必被劝阻，并且会阻止他实行这个吩咐。所指定献祭的地点摩利亚山，距离相当遥远；"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备上驴，带著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亚伯拉罕没有把备驴的工作交给别人做。他自己把燔祭的柴放在驴背上。他一直在想：这些柴会烧灭他的儿子，他寄予希望的子嗣。这孩子就将会被他捡起的柴烧死。这样可怕的事，他不该用工夫仔细加以考虑吗？他不能告诉撒拉吗？他心内流泪，他忍受何等的痛苦！他用带子把驴束紧，而且全神贯注，却简直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他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在这一刻，他里面的一切：撒拉，他的家人，他的家庭，以撒，全都如同死了一般。这是披麻蒙灰而坐所表明的意思。倘若他已经知道这只是一次试验，他便不会受痛苦。我们受试炼的性质便是如此：在试炼持续时，我们无法见到结局。"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的看见那地方。"在那三天之中，他忍受了一场何等的争战！亚伯拉罕把仆人

和驴留在那里，他并且把柴放在以撒身上，自己则拿着火把和宰杀祭牲的刀。他一直都在那里思想，“以撒，你若早知道，你母亲若早知道，你是要被献为祭的。”“于是二人同行。”全世界都不知道在这里所发生的事。他们二人同行。谁？那个作父亲的和那个最亲爱的儿子——一位不知道自己将会遭遇何事，却是愿意顺服的，另一位则确实知道，他必须让自己的儿子被烧成灰。这时以撒说，“我父啊。”他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父亲，火与柴都有了，羊羔在哪里呢？”他称他父亲，而且带着挂虑，怕他忽略了什么东西，亚伯拉罕说，“我儿，上帝必自己预备。”

当他们来到那座山，亚伯拉罕便筑坛，并且摆上柴，这时，他不得不把实情告诉以撒。童子听了不胜惊愕。他必定曾抗议道，“你忘了吗？我是撒拉的儿子，是她上了年纪由异能而生的，而且，你借着我，要成为一大国之父的啊！”亚伯拉罕必定曾经回答说，甚至从灰烬中上帝也会成就他的应许的。亚伯拉罕于是把他捆绑起来，并且把他放在柴堆上，这时作父亲的举起刀。童子也就引颈就戮。倘若上帝在那一瞬间睡着了，童子便会死了。我无法注目观看。我无法往下想像。童子是待宰之羊。历史上除了基督以外，从未有这样的顺服行动。然而，上帝，以及所有天使，都一直在注视的。作父亲的举起了刀；而童子并不畏缩。正在千钧一发之际，天使大叫道：“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瞧，在死亡的时刻神圣最高权威是多么近在咫尺。我们说，“在生命之中我们死亡。”上帝回答说，“不，在死亡之中我们活。”

路德有一回在家庭灵修中念这个故事。他念完时，凯蒂说，“我不信这个故事。上帝不会那样对待他的儿子。”

“但是，凯蒂，”路德回答说，“他的确那样对待了。”

请再听听路德怎样描述基督的受难。那个故事是放在最合乎人情的层面上讲的。他提醒我们，基督的死是最可怖的，因为是执行死刑。这意思是指在完全清楚发生什么事情，在一个已知的时刻中面对死亡。人老离世时，死亡天使往往掩蔽他的翅膀，让我们安静地悄悄溜走。耶稣迎接他的死，是拥有他全部精力之时。他受的苦，甚至比那些强盗受的还厉害。强盗只是被人钉十字架，并没有同时被人辱骂。讥讽的话是对基督说的：“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彷佛是说，“上帝是公义的。他不会让一个无辜的人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在此刻只是一个人，当魔鬼对他说“你是属我的”之时，此事对他来说是与现在对于我的是一样的。基督遭受辱骂之后，日头都黑暗了，大地也震动。一颗不安的良心，若因风吹草动的响声而战栗的话，在日头遮蔽而地大震动时，就必定更加可怕得多了。基督被迫发出绝望的呼叫。那些话：以利，以利，拉马撒巴各大尼？那就是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用原来的方言记录下来，使我们可以意识到难以言喻的孤寂。但要注意这一点，那个被弃绝者的祈告，一开始便说，“我的上帝。”绝望的呼叫是信仰的宣认。

这样看来，路德在自己沮丧最深重之年写下如下这些诗句，便不足为奇了：

神为其民坚固城墙，
　永不动摇之保障，
我们若遇困苦忧伤，
　主必拯救免危亡。

古老凶猛仇敌，
　攻击不留余地，
用他权能诡计，
作为可怕利器，
　世间无能与他比。

主民若仗自己力量，
　与恶战争必败亡。
幸有一位替我抵挡，
　已奉差遣从天降。
若问所遣何名？
耶稣基督至尊！
又称万军之主。
独一无二真神，
　惟他克敌致全胜！

任凭世上充满恶魔，
　如张巨口要吞我，
我还强立不觉惊慌，
　有主帮助必胜过。
幽暗之君猖狂，
信徒却不受伤，
魔鬼不能掌权。
因他已受审判，
　灭敌只要主一言。

太初之道仍立世上，

任何仇敌难损伤，
他必永远与我同在，
　赏赐圣灵与天粮。
仇敌纵取我身，
并我财产家人，
我都任其夺去。
他们仍非得胜，
　天国属我至永恒。

第二十二章　盖棺论定

路德生平，传记作家们通常都叙述他较早期的事迹，至于他最后的十六年，就是从发表奥斯堡信条的一五三〇年至他离世的一五四六年，他们若是没有完全省略的话，也只是粗略地带过而已。这种详前略后的做法是有几分理由的，因为在路德一生这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中，对于他的思想既不具决定性，对于他的成就而言也不是顶重要的。一五三一年他自我的批判并非只是对自己的冷嘲热讽，他说，"要是那些拥护教皇的用狮齿虎爪助我撕裂这罪皮囊，是要主这一次不想像他以前常常作的来搭救我，那么就愿称赞和感谢都归给他。我已活得够久了。非到我离开了世界，他们不会感到路德的全部重量的。"他是对的；他的思想成熟了；他的教会坚立了；他的同志能继续他的事业，因为在公众范围方面他们确实不能不这样行，因为他余下的岁月都在教会和国家的禁令之下。

伯爵重婚

被逐离公众场所的这种做法更加激怒了他，因为那些戏剧性年头的冲突和劳苦已损害了他的健康，使他未老先衰，成了一个暴躁的老人，性急，易怒，无自制力，有时还很粗鲁。这无疑是传记作家为什么对这个时期的一切宁愿略而不提的另一原因。有几件事是人想隐瞒的，但正因为这些事情往往被人用来破坏他的名誉，便反而被记录下来了。最损害他名誉的便是他对黑森亲王腓利重婚的态度。这个亲王，十九岁时未考虑自己的爱情——那就是纯为了政治的理由——便与乔治公爵的女儿结了婚。腓利不能把爱情与婚姻融合，便常在外面寻求满足。他归正之后，良心极其不安，使他不敢到主的桌子前领受圣餐。他深信若得一位他真正喜爱的伴侣，自己便能安份于自己婚姻关系内。有几种方法可以解决他的困难。他若仍然是大公教教徒的话，就可以婚姻有

某种过失为理由而离异；但由于他已成了路德派的人，无法期望教皇会对此事加以考虑。至于路德，他也不会准许他求助于大公教会。第二种解决的办法是离婚而后再婚。今天许多复原教的团体都会默认这种方法，特别是由于腓利在年轻时曾受制于一个没有爱情的配偶。但路德在这一点上严格的解释福音书，坚持基督借马太所报导的话，人惟独为了淫乱的缘故才准离婚。然而路德觉得的确应有某种解决的办法，他由旧约列祖承继权的习俗发现解决的办法，且见列祖重婚的，甚至实行一夫多妻，亦未见上帝有何不悦。遂向腓利保证他重婚可以良心平安。然而这样行便违背当地法律，所以应把重婚事秘而不宣。新娘的母亲却不同意这样做；路德便给他们出了一个撒谎的主意，说他的忠告是在当事人忏悔时给的，用撒谎保守忏悔中的秘密是被认可的。但秘密毕竟泄漏了，否认也无效。路德最后的批判是，从今以后，若有任何人想重婚的话，就让魔鬼在地狱的深渊中先给他沐浴一次吧。

整个插曲使复原派运动在政治上招致不幸的后果，因腓利为了要得到皇帝的赦免，遂与复原派解除了军事联盟。腓利卑屈求皇帝陛下施恩的情景含有某种讽刺意味，因为查理把私生女遍置全欧，而教皇则把他们加以合法化，为的是使他们可以在国中担任高职。路德解决这难题的方法只能称为一种可悲的遁词。他应首先攻击那把婚姻水平贬降至被政治利用的邪恶制度，他大可采纳复原派后来以离婚来解决的办法。

对重洗派的态度

在那些后来的岁月中的第二种发展是对那些分离分子，特是对那些重洗派的强硬态度。分离份子人数的增长对地方教会已构成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自从一五二九年斯拜尔国会获福音派人士同意将处死的判决加诸他们，那些殉道士之大无畏和无可非难

的生活便获得众多归信者的支持，使那些原有教会人数减少到受威胁的程度。黑森亲王腓利注意到分离份子的信心生活比路德派人士有更多的改善，有个写文章攻击重洗派的路德派牧师作见证说，他们到穷人中间去，为人显得非常谦卑，多多祷告，阅读福音书，特别讲论外在生活和善功，讲到帮助邻居，施舍和借贷，坚守物件公用，不威迫人，而且与大家过如同手足的生活。这样的人便是萨克森选侯约翰处死的人。但殉道士的血再次证明是教会的种子。

路德对整个问题感到非常烦恼。一五二七年他关于重洗派曾这样写道：

> 那样做法的确不对，穷人那样可悲地被处死，被烧死，而且残酷地被杀，我感到非常难过。要让人人信他自己喜欢信的。他若错了，受地狱火焰中的刑罚已经够了。除非有煽动叛乱的行动，否则便应当用圣经和上帝的道对抗他们。用火，你是不会成功的。

然而，这显然不是指路德认一种信仰与另一种是同样的好。他最着重的乃是，他坚信错误的信仰会引致地狱的火；而且，正确的信仰虽然不能由威迫而产生，它是能解除阻障的。作长官的当然不应让信仰被亵渎。路德于一五三〇年提出这样的见解，认为有两种罪行，即煽动叛乱的行动和亵渎，应加以处罚，甚至处死。这种强调，便将针对他们不正确的信仰转移到信仰在言行上的公开表现了。然而，这种见解对于自由并无多大利益，因为路德只把回避公职和兵役解释为煽动叛乱的行动，并将否定使徒信经的一个条款看为亵渎。

在一个于一五三一年由墨兰顿所拟、并由路德签署的备忘录

中，否定牧职被描述为不可忍受的亵渎，分裂教会为反对教会制度之煽动叛乱的行动。又于一五三六年由墨兰顿所拟、且由路德签署的备忘录中，则把爱好和平之重洗派与鼓吹革命的重洗派之间的区别加以剔除了。黑森亲王腓利曾问策于几个城市和几间大学，问他们要怎样处置他所拘捕的约三十名重洗派人士。他已坚决拒绝使用死刑，而最终也不外是驱逐出境。但这种措施是无效的，因为重洗派人士指出：大地是属于主的，而且拒绝离开。在腓利得到的一切答复中路德派是最严厉的，墨兰顿这一次辩斥说，甚至重洗派人士在弃绝政府，誓愿，私产，并拒绝与不信的人结婚，这些事迹本身便是破坏政府秩序，所以就是煽动叛乱的行动。重洗派抗议刑罚，指为亵渎，其本身便是亵渎，废止婴孩洗礼，会使社会变成异教社会并且与教会分离，而且组织教派乃是得罪上帝的。

在这些备忘录上签署的事，路德可能是不大高兴的。无论如何，他给每一个备忘录都加上按语。在第一个备忘录上他说，“我同意。用武力刑罚他们虽然似乎残忍，但他们非难圣言的事工，而且以没有充份根据的教理抑制真教理，而且用这种方法颠覆政府秩序，就更加残忍了。”路德给第二个文件的按语是一个恳求：即凡事应宽严相济。据他的“桌边谈”的报导，他于一五四〇年已回到黑森亲王腓利的立场，即只有那些有煽动叛乱行动的重洗派才应处死；其余的人只应驱逐出境。但路德错失了许多为那些乐意地自愿舍身作被宰杀之羊的人说话的机会。别人会认为他因艾尔伯(Fritz Erbe)的案件可能已受了感动，艾氏是在瓦特堡被监禁了十六年后死的。路德若知道艾尔伯的坚定已使埃森纳一半的人口归信重洗主义，他对这样严重的效果可能已加以考虑了。

要了解路德的立场，人就必须牢记重洗主义在每个实例中不是没有社会性害处的。甚至当路德在建议处死爱好和平之重洗派

人士备忘录上签字的那一年，便有一群重洗派不再和平了。受了十年不断的压迫，在一五二四年，他们得了从主而来的启示，要他们不再作被宰的羊，而要他们像那用镰刀收割庄稼的天使。他们强行接管韦斯发里亚那的闵斯特城，并开始了闵次尔所梦想的圣徒的统治。大公教徒和复原教徒联合起来镇压那些新兴的但以理和以利亚的统治。整个插曲对重洗派的声誉造成了无法估计的损害，他们在这之前和以后都是爱好和平的。但这次的叛乱，使人产生了狼披着羊皮的恐惧，觉得最好是在他们脱下伪装以前就处置他们。在路德方面，这件事让他进一步记起，在色林吉亚重洗派的首领是凌克(Rink)，而且他在法兰垦豪生曾与闵次尔并肩作战。然而，当这一切余波孀孀，人便不能忘记墨兰顿那要扑灭爱好和平者的备忘录有正当的理由，不是因他们是刚开始和暗中作革命分子，而是基于甚至以和平的手段否定国家这件事本身便构成煽动叛乱的行动。

在路德和墨兰顿的情形，同样要牢记的另一点是：他们极像那执行宗教裁判的教会一样，确信上帝的真理是能被人认识的，既要被人认识，保守它不被污损的最高职责便放在人类身上。重洗派被视为败坏人灵魂者。路德对他们的宽大比他的严厉更加值得注意。他确实始终都坚持信仰不是强迫的，一个人私自可以相信自己所愿意信的，惟独公然的叛乱或者当众攻击正统的教训才应加以处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惟独煽动叛乱的行动和亵渎，而不是异端，才应加以抑制。

对犹太人的态度

另一群持异议而吸引路德关注的人便是犹太人。他老早就相信他们是弃绝基督的顽固份子，但当代的犹太人不能因他们祖先的罪受指摘，而且他们因教皇制的腐败，使他们弃绝基督教是情

有可原的。他说:

> 我若是犹太人，若要我投靠教皇，我宁愿受十次拷问台的苦。
>
> 拥护教皇的人是那样贬低自己的身分，以致一个好基督徒会宁愿作犹太人亦不愿作他们的一员，一个犹太人会宁愿作母猪亦不愿作基督徒。
>
> 我们压制犹太人，诋毁他们，憎恶他们如狗一般，我们这样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我们拒绝给他们工作，逼他们要放高利贷，那有什么用呢？我们对待犹太人，不应当用教皇的做法，而应当用基督的爱的律法。即使他们有人是顽固的，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并非都是好基督徒啊。

路德自信自己的改革，借着消除教皇制的弊端，会促成犹太人的悔改归正。但归信的人很少，而且信心不坚定。当他努力想劝一些拉比改信基督教时，他们都转过来要说服他作犹太人。有个谣传，说有个犹太人已被拥护教皇的人收买，去谋杀他，他并不完全相信。在路德后来的日子里，有消息传来说，在莫拉维亚(Moravia)的基督徒，已被引诱走向犹太化，使他常常感到非常恼怒。他便写了一篇措词激烈的文字建议把所有犹太人都逐回巴勒斯坦去。要是做不到的话，就要禁止他们放高利贷，要强迫他们种地维生，应把他们的会堂焚毁，他们的书籍，包括圣经，都应没收。

人可能希望这小册子写成以先路德已经死了。然而，人必须清楚他建议的是什么以及为什么。他的见解完全是宗教的，与种族无关。在他看来，最大的罪是人固执地拒绝上帝在基督里的自

我启示。犹太人历世历代受苦，这件事情的本身便是上帝不悦的一个记号。地权主义的原则应当应用于犹太人。应强迫他们离开，回到他们的本土去。这是一个强制执行锡安主义的计划。但这计划若不能切实执行的话，那末路德便会建议强迫犹太人种地谋生。他不自觉地建议犹太人回到中古初期的情况，那时他们是务农的。他们被迫离开土地，才从事商业，既被迫离开商业，便进入贷款行业。路德想把这过程反过来，无意中给了犹太人更安稳的地位。然而，焚烧会堂和没收书籍则是走上斐费科仁的覆辙了。还有一句话是必须加上的：倘若在路德的日子类似的小册子未在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出现的话，那是因为犹太人已全然从这些国家被驱逐出来了。德意志，在这一方面如同在许多其他方面一样，各邦各自为政，犹太人被逐离一些地区，而在别的地区，如法兰克福和沃木斯，则容许他们继续居留。讽刺的情况是：路德求耶和华向那些与其他神明行淫的人发烈怒以证明自己正确。路德不愿听到对这幅描绘上帝正义感的图画有任何指责，但他可能也会想起圣经上不赞成人仿效上帝施报的做法。

拥护教皇者与皇帝

路德变得更加痛恨的第三种人是拥护教皇的人。他对教皇的辱骂已经更变本加厉，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可施为的。另一次公开的露面，就如在沃木斯的那次，本可作出更充份的表白，但这机会也被剥夺了，而临到别人的殉道光荣，也没有他的份儿。他便以愤慨而又尖刻的怒骂作为补偿。他在晚年曾印发一本小册子，其中有许多粗俗不堪的漫画。在这一切事上他全然没有节制。

在他对皇帝的态度上，情形便不同了。路德在此怀抱着他最后的大幻想。甚至在一五三一年他还因查理以前的仁义称赞他，而且不信皇帝会屈服于拥护教皇者的威迫之下。但是，假使皇上

是这样行，以武力镇压福音的话，他说他的臣民除了拒绝在他旗帜下服役以外，便应当将其余的一切交给那位把罗得从所多玛搭救出来的主。要是上帝不干涉，不保守属他自己的人的话，他仍然是主上帝，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臣民都不应向所立的掌权者动武。然而翌年，路德注意到使徒保罗所用“掌权者”(powers)一词是复数，虽然普通人不可使用那支交给那“掌权者”(Power)的剑，然而一个掌权者可以合法地甚至用剑抑制另一掌权者。换言之，政府的一个部门可以用武力抑制另一部门的不法。神圣罗马帝国是个立宪的君主政体，而且皇帝在加冕时已宣誓，凡德意志臣民若犯法，未经审问都不应定罪。虽然这子句未被引用来保护一个被传异端的修道士，然而当诸亲王与诸选侯要求介入时，这案件便改变了。查理若失信于那誓言，那么甚至较低级的长官都可以用武力抵抗他。因此由法律学者给路德提议的这条例，是注定会非常广泛地流行的。直到一五五五年，路德派人士得到合法的承认时，才加以使用。自此以后，加尔文(Calvin)派人士采纳这个口号，并把较低级的长官与法国较次的贵族视为同等。结果，英国的清教徒，便予国会以同样的认同。后世史家惯于视信义宗主义是政治性的，而以加尔文主义为不妥协的，他们最好要想到这教理是起源于信义宗的领土的。

但它并不是路德发明的，即使他承认它的可行性，然而决不是毫无顾忌的，他的态度也令人怀疑他所列的条件是否切合实际。他觉得，用武力抗拒皇帝是可以的，但不是为反对他重新引进弥撒，而是反对他强迫路德派人士参加弥撒。这种做法，皇帝只在路德死后才这样行，那时黑森亲王已被捕，而且在举行弥撒时要他在场。在那个场合中路德是否会觉得合法用剑(武力)的时候已经来到，我们将永无法得知的。他随时都愿意作个背逆者，但极其嫌恶举手反对主的受膏者。

这些是在后来的岁月中关注到的公众问题，但路德除了写备忘录以外，对于其中任何一样都不能有所作为了。他必须把他的劳苦专用于更受限制的那些工作上，而且他是本着喜好去作的。他说，"一头母牛不是借着供应奶而上天堂的，但它受造便是为此，"而用同样的道理他会说，马丁路德靠他的事工不能定规欧洲的命运，但他受造便是为了这事工。他为大学和教区的一切职责，毫不松懈地献出自己。他一直到末了都讲道，授课，辅导，和写作。在较早期的岁月中最崇高的挑战虽然可能使一个被疾病、劳碌、沮丧所折磨的人退化成乖张易怒，然而在有真正需要时，他总能恢复均衡的意识，做堵塞破口的工作。去世前的那些事件便是例证。因威丁堡少女们穿低领露肩装，使他极其惊惶而且厌恶，便离家出去，说他再也不会回来了。结果是他的医生把他带回来的。就在这时候曼斯菲德伯爵们因发生争执而请求派人去调停。墨兰顿病重无法前往。路德也病得差不多要死。然而他去了，而且使伯爵们和好如初，他在回程的旅途上便撒手尘环了。

然而，路德末了的岁月不可视作枯灯残焰而略过不提。在他那些争辩性的小册子中，即使有时他虽然显得蛮横粗野，但在那些构成毕生努力真正精华的工作上他是不断向着成熟和美妙的创作性方向增长的。圣经翻译工作的改进臻于极限。讲章和圣经注释已达到最高境界。关于以撒被献为祭的描述，如前所述，乃一五四五年之作品。本书中用以阐释路德之宗教与伦理原则的一些段落，也是引自此后期之著作。

盖棺论定

对路德要有所论定时，有三个范围会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第一个是他自己的德国。他称自己为德国的先知，他说，要对抗那些拥护教皇的笨驴，他必须当仁不让地用这种毫不顾忌的名号，

而且他是向自己亲爱的同胞说话。常有人说从未有人像路德那样塑造了德国人的性格。他们对政治的冷漠和他们对音乐的热爱已在他身上表露无遗。德国语言受他影响至深至远已到了无从辨认的程度。要是问一个德国人，路德所译圣经是否平淡无奇，他可能会回答说，那正是任何德国人会用的言语。理由很简单，每个德国人都是受过路德版本的教育的。这人对自己同胞的影响，最根深蒂固的是在家庭中。家庭事实上是改教运动深刻影响的唯一生活范围。经济走向资本主义之路。政治走向专制主义之路。但家庭接受了列祖亲切而且敬虔作风的质素，那是路德为他自己的家人所定的模式。路德对自己同胞最有力的冲突是在他们的宗教上。他的讲章在各教会宣读，他撰写的礼拜仪式被他们吟诵，他撰写的基督教教义问答由家长与家人一同背诵，他翻译的圣经鼓励了怯懦者，安慰了垂死者。没有一个英国人在自己同胞宗教生活中拥有类似的地位，那是因为没有一个英国人能有路德那样博学。在英国，翻译圣经是丁道尔(Tyndale)的工作，祈祷书是克兰麦(Cranmer)的工作，基督教教义问答是威斯敏斯特牧师们的工作。讲章的体裁由喇提美尔(Latimer)定型；赞美诗集由华滋(Watts)作成。而且，这些人并非全都生活在一个世纪范围内。路德作了多于五个人的工作。而且，单是他所用字汇的丰富繁多与文体的精通，就只有莎士比亚可以相比。

德国人自然以有这样的一个国民为荣。然而历代以来多少风云人物当中，却找不到另一个德国人，可以与路德相提并论。有个德国史家说，三百年来其实只有一个德国人曾真正了解路德，那人便是巴哈(Johann Sebastian Bach)。若是想找一些与路德等量齐观，能与上帝摔跤的信心伟人，就只有犹太的使徒保罗，拉丁的奥古斯丁，法国的巴斯噶(Pascal)，丹麦的祁克果(Kierkegaard)，西班牙的乌纳木诺(Unamuno)，俄国的陀斯妥

也夫斯基(Dostoevski)，英国的本仁约翰(John Bunyan)，和美国的爱德华滋(Edwards)。

在第二个范围，就是教会的范围，路德的影响力远远超越了他自己的国界。路德主义占据了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而且有影响广远的追随者在美国，除此以外，对发动或协助确立其他各种复原教主义，他的运动也时时给予冲击力。那些运动都有几分是从他而起。而且，他给自己同胞所做到的程度，他给别的人作的也是一样。例如，他的德文圣经译本影响了英文译本。丁道尔译本的序言便是取自路德所写的。他改革的礼拜仪式同样影响了“公祷书”(Book of Common Prayer)。甚至天主教也从他获益良多。常常听见人说，若路德从未出现，伊拉斯姆式的改革便会得胜，或无论如何会是西班牙模式的改革。这一切当然是推测的，不过很显然，天主教会因路德的改革运动受到巨大的震撼，并且频频驱使它依照它自己的模式从事改革。

第三个范围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而且是路德唯一关注的范围，即宗教范围。也唯有在这范围里可以真正认识他，他在宗教情操上是个希伯来人，而不是一个幻想众男女神明环绕清澈水池嬉戏或在奥林匹克山上宴饮的希腊人。路德的上帝，像摩西的上帝一样，是居于暴风云中并乘着风的翅膀而行的上帝。他点头，地便震动，万民在他面前就像水桶中的一滴。他是有威严和权能的上帝，不可测度，令人畏惧，使地荒凉，并在怒中施行毁灭。然而，那位全然可畏者也是全然怜悯者。“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主也怎样怜恤……。”但我们怎样知道呢？在基督身上，惟独在基督身上。这位生命的主，生于污秽的牛栏，被众人弃绝、嘲笑，并以罪犯的身份死去，呼求上帝，得到的答复只是地大震动、日头隐蔽，甚至被上帝离弃，就在那个时刻担当了我们的罪孽，除去我们的不义，且践踏地狱万军，在那全然可畏者的忿怒中显示他

向我们永不舍弃的大爱。如今，路德不再在风吹残叶的响声中战栗，不再求告圣亚拿，相反地他能站在暴风雨中嘲笑雷轰和闪电；是这种力量，使他坦然说出："这是我的立场。我不得不如此。愿上帝帮助我。阿门。"

路德年谱

一四八三年十一月十日	马丁路德诞生于埃斯勒本
一四八四年初夏	全家迁往曼斯菲德
一四九七年大约在复活节	路德往马得堡上学
一四九八年	路德往埃森纳上学
一五〇一年五月	在耳弗特大学注册入学
一五〇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获文学士学位
一五〇五年一月七日	获文学硕士学位
七月二日	猝遇大雷雨并许愿
七月十七日	入耳弗特奥古斯丁修道院
一五〇七年五月二日	第一次主持弥撒
一五〇八年冬天	在威丁堡教了一个学期
一五〇九年十月	回耳弗特
一五一〇年十一月	游罗马
一五一一年四月上旬	回耳弗特；调往威丁堡
一五一二年十月十九日	获神学博士学位
一五一三年八月十六日	开始讲授诗篇
一五一五年四月	开始讲授罗马书
一五一六年九月七日	罗马书讲授完毕
十月二十七日	开始讲授加拉太书
一五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	张贴九十五条肯定命题
一五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在海得堡参加辩论会
七月	蒲莱利亚攻击路德
八月五日	马克西米良函教皇
八月七日	教皇传路德往罗马

	八月八日	路德上诉于腓勒德力
	八月二十五日	墨兰顿到达
	八月三十一日	路德驳复蒲莱利亚
	九月二十六日	路德启程前往奥斯堡
	十月十二至十四日	谒见迦耶坦
	十月二十至二十一日	逃离奥斯堡
	十月三十日	回到威丁堡
	十一月八日	自此以后教谕
	十一月二十八日	路德上诉于大议会
	十二月二日	准备流亡
	十二月十八日	腓勒德力不愿放逐路德
一五一九年	一月四至六日	路德与米尔提次会晤
	一月十二日	马克西米良皇帝驾崩
	六月二十八日	查理五世当选皇帝
	七月四至十四日	路德与厄克在来比锡辩论
一五二〇年	一月	胡腾与西金恩愿助路德一臂
	五月	论善功讲章小册子
	六月十一日	百名武士请缨护驾；论罗马教皇制小册子
	六月十五日	主啊，求你起来教谕限路德于六十日内屈服
	八月	上德意志公侯书小册子
	十月六日	被掳于巴比伦小册子
	十月十日	路德接到教皇的教谕
	十一月四日	查理在科伦应许听讼
	十一月十二日	在科伦焚路德著作
	十一月	斥敌基督可咒教谕小册子；论基督徒

自由小册子
十一月二十八日　路德奉邀赴沃木斯
十二月十日　路德焚烧教皇教谕
十二月十七日　赴沃木斯之邀请被取消
一五二一年一月三日　罗马教宗相应教谕，声讨路德部署就绪
一月五日　腓勒德力抵达沃木斯
一月二十七日　沃木斯国会开幕
二月十日　查办路德教谕交亚良德
二月十三日　亚良德发表三小时演讲；退回教谕
二月十四日　革拉派安尝试调解
二月十七日　草拟谴责路德谕旨
二月十九日　遭遇强烈反对
二月二十二日　决定传路德
三月二日　重草谕旨
三月六日　邀请路德
三月八日　没收路德著作谕旨拟定
三月二十六日　发布谕旨
四月十日　革拉派安报告游说胡腾与西金恩使命失败
四月十六日　路德在沃木斯
四月十七日　第一次审问
四月十八日　第二次审问
四月十九日　皇帝发表自己的决定
四月二十日　国会要求成立委员会审理
四月二十三至二十四日　在委员会前审问
四月二十六日　路德离开沃木斯

	五月四日	路德抵达瓦特堡
	五月八日	沃木斯谕旨拟定
	五月二十六日	沃木斯谕旨实际发布
	九月二十二日	墨兰顿主持福音派的圣飧
	十一月十二日	十三名修道士离开奥古斯丁修道院
	十二月三至四日	威丁堡动乱；路德仓卒乡行去来
	十二月	开始翻译新约；编写讲章集
	十二月二十五日	迦斯勒大在弥撒中递酒给平信徒
	十二月二十七日	慈味考先知出现威丁堡
一五二二年	一月六日	解散威丁堡奥古斯丁修道会会众
	二月二十六日	威丁堡城堡教堂牧师约拿斯结婚
	三月一至六日	路德回威丁堡
	九月至一五二三年五月	西金恩从事反特里尔主教活动
	九月	路德所译德文新约出版
	九月十四日	哈德良四世获选任教皇
一五二三年	三月六日	纽伦堡国会谕旨行动受阻
	三月	论国家政府小册子
	圣灵降临节	论礼拜规程小册子
	七月一日	在布鲁塞尔改革运动首批殉道士被烧死
	八月二十三日	胡腾死
	九月	革利免七世获选任教皇
一五二四年		赞美诗集出版
	一月至二月	致诸议员……基督教学校公开信
	四月十八日	纽伦堡第二次国会拟定的谕旨
	九月	伊拉斯姆撰论自由意志

一五二五年一月	辟自居属天先知者小册子
三月	农民所提十二条款
四月十九日	和为贵小册子
五月五日	智者腓勒德力崩
五月五日	斥谋财害命农民暴众小册子
五月十五日	法兰凯豪生之战；闵次尔被俘
五月至六月	农民溃败
六月十三日	路德与波拉订婚
七月	关于严责农民一书之公开信
圣诞节前	厘定德语弥撒
十二月	论被奴役意志小册子
一五二六年六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七日	斯拜尔国会延缓沃木斯谕旨之行动
	约拿书讲解
一五二七年一月	士兵是否也可以得救小册子
四月	是否这些话：这是我的身体小册子
夏天	患病，异常沮丧
	作“神为其民坚固城墙”
一五二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对访客之指导小册子
三月二十八日	主晚餐的宣认小册子
一五二九年四月十九日	对斯拜耳国会的抗议
十月一至四日	马尔堡对话集；写作德文基督教教义问答
一五三〇年四月十六日	路德在科堡
六月二十五日	提出奥斯堡信条
	诗篇第八十二篇之讲解
	（因叛乱亵渎罪名被判死刑）

一五二一年	对亲爱同胞的警告小册子
一五三四年	德文新旧约全书出版
一五三六年	威丁堡与瑞士的相和信式
	重洗派在闵斯特暴动
	墨兰顿论将爱好和平重洗派处死刑之备忘录
一五三九年	腓利伯爵重婚
一五四三年一月四日	反犹太人论小册子
七月	创世纪注释(一五三五年至一五四五年讲义)出版
一五四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斥魔鬼所创之罗马教皇制小册子
一五四六年二月十八日	路德死于埃斯勒本

编 后 记

马丁·路德是十五—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基督教新教路德宗的创始人。他的学说和社会活动对欧洲社会的进步曾起过推动作用。在马丁·路德诞生五百一十周年之际，我们出版这本风行欧美的传记，旨在使人们对这位历史伟人以及基督教新教有更全面、深入的了解。

本书原由香港道声出版社用中文繁体字出版，经征得该社同意，我们决定改用中文简体字在内地出版；对原书中的文字，除明显的印刷错误外，一般不作其它改动。在出版这本传记时，我们得到美国国际路德会平信徒联盟(Int'ILLL)的大力支持，尤其得到中国基督教协会的韩文藻博士以及礼贤会台北堂顾问徐炳坚牧师的热忱帮助；香港道声出版社还无偿向我社转让中文版版权，使本书得以顺利出版，在此我们一并表示感谢。

译林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九月